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8n1646

居士傳

清 彭際清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646-A 居士傳序
  - 居士傳發凡
  - 題居士傳偈
  - 居士傳目錄
  - 牟安支二竺闕孫謝傳
    - 牟融
    - 安元
    - 支恭明
    - 竺叔蘭
    - 竺長舒
    - 闕公則
    - 孫興公
    - 謝慶緒
  - 劉遺民傳
  - 二張王宗周雷傳
    - 張萊民
    - 張秀實
    - 王喬之
    - 宗少文
    - 周道祖
    - 雷仲倫
  - 安陽董何魏陳劉傳
    - 安陽沮渠侯
    - 董吉
    - 何曇遠
    - 魏世子
    - 陳參軍
    - 劉謙之
    - 嚴恭
  - 何周到裴劉傅傳
    - 何彥悳
    - 周彥倫

    - 到茂灌
    - 裴幾原
    - 劉彥和
    - 傅宜事
- 竟陵文宣王傳
- 傅大士傳
- 荊山居士傳
- 昭明太子傳
- 劉明劉庾劉向馮李傳
    - 劉靈預
    - 明休烈
    - 劉士光
    - 庾彥寶
    - 劉宣文
    - 向居士
    - 馮兗
    - 李子約
- 張洪賑張廷珪辛替否傳
    - 張洪賑
    - 張廷珪
    - 辛替否
- 江劉張司馬李元萬朱二吳彭高傳
    - 江含潔
    - 劉士烜
    - 張孝始
    - 司馬喬卿
    - 李觀
    - 元紫芝
    - 萬敬儒
    - 朱康叔
    - 吳璋
    - 吳君平
    - 彭信宇
    - 高彙旃
- 李師政梁敬之斐公美傳
    - 李師政
    - 梁敬之
    - 裴公美

- 李樊牛于商鄭馬陸李傳
  - 李山龍
  - 樊元智
  - 牛思遠
  - 于昶
  - 商居士
  - 鄭牧卿
  - 馬子雲
  - 陸康成
  - 李知遙
- 李長者傳
- 顏清臣韋城武傳
  - 顏清臣
  - 韋城武
- 龐居士傳
- 王敬初陳操甘行者張秀才傳
  - 王敬初
  - 陳操
  - 甘行者
  - 張秀才
- 王摩詰柳子厚白樂天傳
  - 王摩詰
  - 柳子厚
  - 白樂天
- 楊大年李公武傳
  - 楊大年
  - 李公武
- 晁王文富張趙傳
  - 晁明遠
  - 王子正
  - 文寬夫
  - 富彥國
  - 張安道
  - 趙閱道
- 楊次公王敏仲傳
  - 楊次公
  - 王敏仲
- 張平叔傳

- 鍾離孫陸張孫馬左范胡孫朱二王吳張李陸閻錢咎吳陳傳
  - 鍾離瑾
  - 孫良
  - 陸浚
  - 張廸
  - 孫十二郎
  - 馬仲玉
  - 左伸
  - 范儼
  - 胡達夫
  - 孫忭
  - 朱進士
  - 王無功
  - 王衷
  - 吳信叟
  - 張掄
  - 李秉
  - 陸子元
  - 閻邦榮
  - 錢同伯
  - 咎省齋
  - 吳復之
  - 陳君璋
- 劉潘許郭陳吳傳
  - 劉興朝
  - 潘延之
  - 許叔矜
  - 郭功父
  - 陳體常
  - 吳德夫
- 蘇子瞻黃魯直晁無咎傳
  - 蘇子瞻
  - 黃魯直
  - 晁無咎
- 鄭介夫鄒志完江民表陳瑩中傳
  - 鄭介夫
  - 鄒志完
  - 江民表

    - 陳瑩中
- 張天覺傳
- 李伯紀傳
- 宗汝霖張德遠傳
    - 宗汝霖
    - 張德遠
- 三李馮蔡二吳顏呂 葛余張傳
    - 李似之
    - 李德遠
    - 李漢老
    - 馮濟川
    - 蔡子應
    - 吳元昭
    - 吳十三
    - 如如居士顏丙
    - 呂鐵船
    - 葛謙問
    - 余放牛
    - 張功甫
- 張子韶傳
- 王虛中傳
- 真希元吳毅夫傳
    - 真希元
    - 吳毅夫
- 李王董鄭胡傳
    - 李純甫
    - 王子彧
    - 董國華
    - 鄭所南
    - 胡汲仲
- 耶律晉卿國寶傳
    - 耶律晉卿
    - 國寶
- 宋景濂傳
- 劉萬李王薛傳
    - 劉祖庭
    - 萬民望
    - 李文進

    - 王道安
    - 薛元初
  - 趙大洲傳
  - 嚴敏卿陸與繩傳
    - 嚴敏卿
    - 陸與繩
  - 楊唐戈孫朱郭郝杜二吳張傳
    - 楊邦華
    - 唐體如
    - 戈以安
    - 孫叔子
    - 朱綱
    - 郭大林
    - 劉通志
    - 郝熙載
    - 杜居士
    - 吳大恩
    - 吳用卿
    - 張愛
  - 殷陳顧朱周蔡虞黃莊鮑傳
    - 殷時訓
    - 陳廷裸
    - 顧清甫
    - 朱元正
    - 周楚峰
    - 蔡槐庭
    - 虞長孺
    - 黃平倩
    - 莊復真
    - 鮑性泉
  - 李卓吾傳
  - 管楊陶焦唐瞿傳
    - 管登之
    - 楊貞復
    - 陶周望
    - 焦弱侯
    - 唐宜之
    - 瞿元立

- 袁了凡傳
- 袁伯修中郎小修傳
- 曾端甫趙凡夫劉玉受傳
  - 曾端甫
  - 趙凡夫
  - 劉玉受
- 王丁朱莊黃聞黃錢吳王陳駱程傳
  - 王孟夙
  - 丁劒虹
  - 朱白民
  - 莊平叔
  - 黃元孚
  - 聞子與
  - 黃子羽
  - 錢伯韞
  - 吳瞻樓
  - 王先民
  - 陳用拙
  - 駱見於
  - 程季清
- 周景文姚孟長傳
  - 周景文
  - 姚孟長
- 馬邦良 徐成民傳
  - 馬邦良
  - 徐成民
- 蔡劉三黃傳
  - 蔡維立
  - 劉長倩
  - 黃元公
  - 黃介子
  - 黃蘊生
- 金正希熊魚山傳
  - 金正希
  - 熊魚山
- 溫月峰崔應魁蔣虎臣李生傳
  - 溫月峰
  - 崔應魁

        - 蔣虎臣
        - 李生
    - 嚴仲慤宋文森畢紫嵐傳
        - 嚴仲慤
        - 宋文森
        - 畢紫嵐
    - 周安士傳
    - 知歸子傳
    - No. 1646-B 居士傳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646-A 居士傳序

知歸子現居士身說法。著居士傳。屬予為之序。序曰。知歸子學佛。歸心淨土。發決定往生之願者也。究論往生之因。因於一念之淨。一念之淨即成往生之因。況念念相繼有不決定往生得覩彌陀者乎。知歸子修淨土念念相繼。其學佛也可謂密矣。仰前修之匪遠。表萬法之同歸。自度度人度人自度。著書之心可謂切矣。若知歸子可以現居士身而說法矣。予故歡喜序之。以告世之讀居士傳者。同學汪縉撰。

居士傳發凡

佛門人文記載其專繫宰官白衣者。故有祐法師宏明集。宣律師廣宏明集。心泰佛法金湯。姚孟長金湯徵文錄。夏樹芳法喜志。其以沙門為主兼収外護者。則有志磐佛祖統記。念常佛祖通載。以及傳燈錄・續傳燈錄・五燈會元・東林傳・往生傳。諸書所錄事言。互有詳略。或失之冗。或失之踈。至朱時恩居士分燈錄。郭凝之先覺宗乘。李士材居士禪燈錄。並本五燈。止揚宗乘。於諸三昧法門有所未備。今節取諸書者十之五。別徵史傳。諸家文集。諸經序錄。百家雜說。視諸書倍之。裁別綴屬成列傳五十餘篇。詳其入道因緣。成道功候。俾有志者各隨根性。或宗或教或淨土。觀感願樂。具足師資。但自唐以前。簡冊無多。披覽易遍。自宋以後。文字浩瀚。耳目聞見搜討難周。更望博雅君子惠以珍藏。佐其不逮。

護法之文。須從般若光明海中自在流出。乃為可貴。是書所載。非其真實有關慧命者。概弗列焉。如王簡栖頭陀寺碑。王子安釋迦成道記。誠為典贍。然文過其質。於道何有。柳子厚制諸沙言碑銘。為蘇子瞻所推服。然如曹溪一碑和會儒釋。與六祖壇經之旨全無交涉。況摩詰夢得之文。抑又遜之。元明士大夫文字。類多出入儒佛。亦必其行解相應始堪采擇。否則祇成戲論。何足數也。

宗門冐濫者多。如夏竦・呂惠卿・章惇之徒。既不足道。即白蘇二公其在佛門亦別有長處。與宗門無與。諸書所載機緣。無可取者。他如韓退之・李習之・周茂叔・歐陽永叔諸先生。平生願力全在護儒。一機一境偶然隨喜。不足增重佛門。豈宜附會牽合莊黠門庭。反成謬妄。此於教理違背非小。故予是書持擇之間頗存微指。不敢將就影響。以誣古人。以誣自心。以誣教理。

龐居士之於宗。李長者之於教。劉遺民之於淨土。百世之師矣。三公者各專傳。尊師也。其他立專傳者。大都軼邁等倫。難為匹儷。

雖不盡以三公為繩。亦庶幾近之者也。
登地證果根基五戒。而五戒者全體五常。不踐五常何有五戒。南北朝諸臣罔明忠孝之義。妄談般若。裨販如來。至如魏収・蔚宗浪附通人。沈約・江總濫塵戒品。以身謗法。視崔浩・傅奕罪有甚焉。清淨海中不受死屍。削而投之豈為刻核。若王摩詰・柳子厚・郭功甫・張天覺之徒。先迷後復。情罪可原。善善從長。亦庶幾春秋之指與。
自昔言三教者。其莫善於大珠乎。或問三教異同。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在人不在教之同異也。達此義者。其宋之李伯紀・明之趙大洲乎。南北之朝。釋道相爭。唐宋之時。儒佛相角。總由不知性真常中本無同異。尋枝摘葉安有了期。至如周彥倫・明休烈・張天覺・李純甫數子之論。解紛挫銳不謂無功。究其實際亦多離合。獅子咬人韓盧逐塊。智者覩指知歸。昧者雙迷指月。世又安得盡大珠與之暢談三教哉。
列傳中有不得詳其事跡者。文富諸公是也。非繫於佛法。弗錄其事跡。自載正史舉而著之。非此書體也。有不容略其事蹟者。如宗汝霖・趙大洲・周景文・熊魚山諸公是也。其應於世者。其學佛之精神也。一切治生諧偶。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是書始事於庚寅之夏。削稿於乙未之秋。中間辨味淄澠。商量去取。則吳縣汪子大紳之助為多。瑞金羅子臺山往來。過蘇每相切磋。訂其離合。最後書成。婺源王子顧庭諷誦一周。讚歎歡喜。捐金付刻。普願見聞隨喜。發菩提心。證圓滿果。是則區區七年纂述功不虛施。青蓮華海香光無垠。一念歸誠同登彼岸。不亦樂乎。

題居士傳偈

菩薩戒弟子　彭際清　述

我聞觀世音　應身三十二　華嚴善知識
亦有五十三　比邱居士身　種種天人趣
譬如空中雲　隨風無定形　又如海上波
從日現五色　眾生眼所見　分別每熾然
豈知妙明心　非一云何二　憶我無始來
一念不自覺　生死六道中　念念入輪迴
貪染習已深　真色成晦昧　無明力所牽
顛倒惡叉聚　因緣值此生　得聞無上法
深心發悲淚　長跪向佛前　誓盡此報身

永息輪迴苦　一念阿彌陀　究竟成佛道
虔恭秉淨戒　懺悔從前非　諦觀法界身
如幻不思議　況逢此震旦　大乘所出處
火中生蓮華　時時現希有　良 哉東林賢
善權開方便　亦有龐與李　宗教扶雙輪
傳燈代有人　如虛空無盡　今雖末法中
典刑幸未沫　網羅舊文字　放此不夜光
如日月眾星　昭回四天下　一多互相攝
畢入菩提場　願以此功德　回施諸有情
現在及當來　有緣同聚會　讀我所著書
各發無上心　南無佛陀耶　同生極樂國

居士傳目錄

傳一
　牟融
　安元
　支恭明(支讖　支亮)
　竺叔蘭
　竺長舒
　闕公則
　孫興公
　謝慶緒(戴逵)
傳二
　劉遺民
傳三
　張萊民
　張秀實
　王喬之
　宗少文
　周道祖
　雷仲倫
傳四
　安陽沮渠侯
　董吉
　何曇遠
　魏世子
　陳參軍

劉謙之
嚴恭(荀生)
傳五
何彥悳(求點　胤)
周彥倫
到茂灌
裴幾原(劉士深　任孝恭)
劉彥和
傅宜事
傳六
竟陵文宣王
傳七
傅大士
傳八
荊山居士
傳九
昭明太子
傳十
劉靈預
明休烈(仲璋　山賓)
劉士光(彥度)
庾彥寶
劉宣文(張文逸　阮士宗)
向居士
馮衮
李子約
傳十一
張洪賑
張廷珪(李嶠)
辛替否
傳十二
江含潔
劉士烜
張孝始
司馬喬卿
李觀
元紫芝
萬敬儒

朱康叔
吳璋
吳君平
彭信宇
高彙旃
傳十三
李師政
梁敬之(李華)
裴公美
傳十四
李山龍(史阿誓　薛嚴)
樊元智
牛思遠
于昶
商居士
鄭牧卿
馬子雲
陸康成
李知遙
傳十五
李長者
傳十六
顏清臣
韋城武
傳十七
龐居士
傳十八
王敬初
陳操
甘行者
張秀才
傳十九
王摩詰
柳子厚
白樂天
傳二十
楊大年
李公武(端愿)

傳二十一
晁明遠
王子正
文寬夫
富彥國
張安道
趙閱道
傳二十二
楊次公(王仲回)
王敏中(葛繁)
傳二十三
張平叔(王邦叔)
傳二十四
鍾離瑾(景融松)
孫良
陸浚
張廸
孫十二郎
馬仲玉(永逸)
左伸
范儼
胡達夫
孫忭
朱進士
王無功
王衮
吳信叟
張掄
李秉
陸子元
閻邦榮
錢同伯
咎省齋(計公)
吳復之
陳君璋
傳二十五
劉興臣
潘延之

許叔矜
郭功父
陳體常
吳德夫(王韶)
傳二十六
蘇子瞻(子由)
黃魯直
晁无咎(以道)
傳二十七
鄭介夫
鄒志完
江民表
陳瑩中
傳二十八
張天覺
傳二十九
李伯紀
傳三十
宗汝霖(陳允昌)
張德遠
傳三十一
李似之(趙表之)
李德遠(嚴康朝)
李漢老
馮濟川
蔡子應(劉彥脩)
吳元昭
吳十三
顏丙
呂鐵船
葛謙問
余放牛
張功甫
傳三十二
張子韶
傳三十三
王虛中(張安國　李彥弼)
傳三十四

真希元(陳貴謙)
吳毅夫
傳三十五
李純甫(劉謐　沈士榮)
王子彧
董國華
鄭所南
胡汲仲(馮子振)
傳三十六
耶律晉卿
國寶
傳三十七
宋景濂
傳三十八
劉祖庭
萬民望
李文進
王道安
薛元初
傳三十九
趙大州(小洲)
傳四十
嚴敏卿(澂樸澤　拭濟)
陸與繩(馮開之　陸伯貞)
傳四十一
楊邦華
唐體如
戈以安
孫叔子
朱綱
郭大林
劉通志
郝熙載
杜居士
吳大恩
吳用卿
張愛
傳四十二

殷時訓
陳廷裸
顧清甫
朱元正
周楚峯
蔡槐庭
虞長孺(僧儒)
黃平倩
莊復真
鮑性泉
傳四十三
李卓吾
傳四十四
管登之
楊貞復
陶周望(奭齡)
焦弱侯
唐宜之
瞿元立(朱兆隆　鍾伯敬　玉弱生　平仲　與游　王宇泰　吳體中　應賓　董元宰)
傳四十五
袁了凡
傳四十六
袁伯修(中郎登)(小修)
傳四十七
曾端甫
趙凡夫
劉玉受(楊子澄　維斗　公幹　李子木　徐九一　劉公旦　姚文初)
傳四十八
王孟夙
丁劒虹
朱白民(婁子柔)
莊平叔
黃元孚
聞子與
黃子羽
錢伯韞

吳瞻樓
王先民
陳用拙
駱見於
程季清
傳四十九
周景文
姚孟長
傳五十
馬邦良
徐成民
傳五十一
蔡維立
劉長倩
黃元公
黃介子
黃蘊生(唐昌全　黃淵耀　陳俶　侯元演　元潔　夏雲蛟)
傳五十二
金正希
熊魚山(姜如農　張大圓)
傳五十三
溫月峰
崔應魁
蔣虎臣
李生(洞庭生)
傳五十四
嚴仲慤(周知微)
宋文森
畢紫嵐
傳五十五
周安士
傳五十六
知歸子

大清乾隆四十年吳縣龔履雲錄於齊門蔣民舘舍
No. 1646
居士傳一

牟安支二竺闕孫謝傳

佛法之東。自漢明帝始。永平三年。帝夢見神人。身長丈六。尺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明日博問羣臣。何神人也。傅毅進曰。臣按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平旦時。大風起宮殿。民居震動。其夜有五色光。氣貫太微。徧於四方。作青赤色。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降生。後一千年聲教被此土。王使鐫石記之。瘞於南郊天祠前。以年計之。今一千一十年矣。陛下所夢將是乎。帝以為然。遣郎中蔡愔・博士蔡景王遵等十有八人。西訪其道。至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持優填王所造氈像并四十二章經而東。遂與偕至洛陽。帝為立寺雍門外。由是象教興焉。其後王公貴人禱祀祈福者眾。實罕明其道。學士大夫格以五經之文。斥為異術。有蒼梧牟融者。作理惑論以解之。問曰。何以正言佛。佛何謂也。牟子曰。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能圓能方。或小或巨。或隱或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問曰。何以謂之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宛延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歿啟予手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牟子曰。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水從口出。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脩孝子之常。父命絕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泰伯斷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問曰。佛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也。牟子曰。身譬五穀之根葉。魂神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問曰。佛道崇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此得謂之無為耶。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皐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問曰。吾子之說。其辭富。其文熾。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亦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為之行。還

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溪谷。登嵩岱而見邱垤矣。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脩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曷為耽之哉。牟子曰。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赴趣閒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闚墻之士數忉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采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論凡三十七條。其大指如此。融才甚高。通百家之說。見漢末天下擾亂。屢被州辟不起。太守復委以使命。以母喪不果行。既而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故可貴也。於是銳志佛法。兼研老子五千言。肆志相羊終身不仕(佛祖通載・宏明集)。

安元

安息國人也。志性貞白。為優婆塞。嚴秉法戒。博通群經。漢靈帝末游宦洛陽。官騎都尉。常與沙門講論道義。時僧佛調方譯法鏡經。元口譯梵文。佛調筆受。詞旨兩得。見述後代(出三藏記集)。

支恭明

名謙。一名越。大月支人也。大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恭明年七歲騎竹馬戲於鄰家。為狗所嚙傷脛。鄰人欲殺狗取肝傅瘡。恭明曰。天生此狗。為人守吠。我若不來。終不見嚙。失在於我。非關於狗。殺之得差尚不可為。況無益而招大罪。由是鄉人數十家感其言。悉不復殺生。十歲學書。十三歲學梵書。通六國語。博覽經籍。兼綜藝術。嘗受業於支亮。亮又受業於支讖。當桓靈世。新出佛經多讖所譯。當世稱之曰。天下博知。無出三支。獻帝末遭寇亂。恭明與鄉人數十避地歸吳。初發日惟有一被。有客隨之大寒無被。恭明呼與共臥。夜將半客奪被而去。明旦同侶問被所在。語以故。咸曰何不相告。答曰。我若相告。卿等必以刼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殺一人乎。聞者歎服。既至吳。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即召見之。問經中深隱之義。恭明應機釋難無疑不析。權甚悅。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嘗譯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辭旨文雅盛傳於世。其後太子即位。遂隱於穹窿山。不交世務。從道人竺法蘭更鍊五戒。凡所游從皆沙門而已。年六十卒於山中(出三藏記集)。

竺叔蘭

本天竺人也。其大父婁陀。好學有節操。時國王無道。有為將者得罪懼誅。欲要婁陀共反。婁陀拒之。遂殺婁陀以作亂。婁陀子達摩尸羅。先在他國。聞亂即與其婦兄二人之為沙門者犇晉。居於河南。生叔蘭。叔蘭幼從二舅受經法。一聞輒悟。通華梵語及書。然性輕躁。好遊獵。嘗遇虎墮馬。折其右臂。母數呵禁。終不改。已而為之蔬食乃止。頃之暴亡。三日而蘇。自言入一朱門。金銀為堂。見一人自云是其大父。謂叔蘭曰。吾脩善累年。今得此報。汝罪人。何得來耶。守門者以杖驅之入竹林中。見其獵伴為鷹犬所啄齧。流血號叫。叔蘭走避數十步。值牛頭人欲扠之。叔蘭曰。吾累世佛弟子。常供二沙門。何罪見治。牛頭曰。此雖有福。不救獵罪。俄而見其兩舅來語牛頭曰。我等二人恒受其供。惡少善多可得相免。二舅遂導之還家。俄而甦。於是改節修慈。專志經法。以晉元康元年譯出放光經及異維摩詰經十餘萬言。旋遭母喪。葬畢遇石勒之亂。避之荊州。後無疾忽告知識曰。吾將死矣。數日便卒(出三藏記集)。

竺長舒

亦天竺人也。晉初內徙居於吳。奉法精至。尤虔誦觀世音經。比鄰失火。長舒家在下風。勑家人不得動。唯一心念觀世音。頃之火忽自熄。有諸少年心怪之。後一夕密束炬擲其屋。四擲皆滅。乃大驚以為神。各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稽顙謝。自說昨事。長舒曰。我無神力。止念觀世音力耳。諸君但當洗心信向。毋自恐也。於是鄉里間咸知奉法(辨正論)。

闕公則者

趙人也。晉武帝時居於洛陽。蕭然恬放。日常誦正法華經。既卒。其友為設會於白馬寺。至夕轉經。忽聞空中有聲。仰視一人形色光麗曰。我闕公則也。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堂中人共見之。有汲郡衛士度者。受業於公則。其母常飯僧。是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諦視之乃公則常所用鉢也。有飯滿中。其香充堂。食者七日不飢。支道林為之讚曰。大哉闕公。歆虛納靈。神化西域。跡應東京。徘徊霄墟。流響耀形。豈欽一贊。示以匪冥(大唐內典錄・念佛寶王三昧論〇按他書譔引。公則為東林社中人。今據二書正之)。

孫興公

名綽。太原中都人。遷會稽。早慕淵泊之行。與名僧支遁遊。放曠山水。撰喻道論。其略曰。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類各岐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窖井者則怪游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焉。復觀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元照乎。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情高卑不同。故訓教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遇中材則示以禍福。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艸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賜。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斃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立德闇昧之中。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耀。自然之利至也。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易滋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虎章。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於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群生哉。答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佛者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應世軌物盖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堯舜世夷二后高讓。湯武時難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三千之責莫大無後。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生廢色養終絕血食。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宏道敦仁廣濟群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答曰。父子一體惟命同之。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垂條為宇結草為茵。端坐六年道成號佛。於是游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大範群邪遷之正路。眾魔小道靡不遵服。於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化瘁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既襲父爵為長樂侯。哀帝朝官散騎常侍領著作

郎。桓溫將遷都洛陽。人情疑懼。興公上疏力爭。溫大慍。然卒莫能難也。尋轉廷尉。卒年五十八(晉書宏明集)。

謝慶緒

名敷。會稽山陰人。性澄靜寡欲。隱於太平山十餘年。篤信大法。長齋奉佛。招引同事化納不倦。自注安般守意經。為之敘曰。夫意也者。眾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蕩浪逸無涯。彈指之間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想念。一身所種滋蔓彌劫。凡在三界倒見之徒。弱喪淵流莫能自反。正覺慈愍開正慧路。漸塞忿欲之微兆。為啟安般之要徑。泯生滅以冥寂。伸道品以養恬。建十慧以入微。縶九神之逸足。防七識之洪流。故曰守意也。若乃制伏麤垢拂剔漏結。閉色聲於視聽。遏塵想以禪寂。乘靜泊之禎祥。納色天之嘉祚。然正志荒於華樂。昔習沒於交逸。福田矜執而日零。毒根迭興而罪襲。是以輪回五趣億劫難拔。嬰罹欲網有劇深牢。由於無慧樂定。不惟道門使其然也。至於乘慧入禪亦有三輩。或畏苦滅色樂宿泥洹。志存自濟不務兼利者為無著乘。或仰希妙相仍有遣無。不建大悲練盡緣縛者則號緣覺。菩薩者深達本有暢因緣無。達本者有有自空。暢無者因緣常寂。自空故不出有以入無。常寂故不盡緣以歸空。苟厝心領要觸有悟理者。則不假外以靜內。不因禪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不隨四禪也。若欲塵翳心慧不常立者。乃假以安般息其馳想。猶農夫之淨地明鏡之瑩剞。然則耘耨不以為地。地淨而種滋。瑩剞非以為鏡。鏡淨而照明矣。又嘗手寫首楞嚴經置都下白馬寺。寺為鄰火所延。其什物及他經並燼。而此經文字獨完。惟毀紙邊而已。尋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起。會月犯少微。占者以隱士當之。人言當應在戴逵。俄而慶緒卒。逵字安道。譙郡人。亦有高行。孝武時累徵不就。善屬文。兼工藝事。欲造無量壽佛。積思三年雕刻方就。迎置山陰靈寶寺。郗超見而作禮。撮香在手。勃然烟上極目雲表。眾皆歎其神異。子顒。能世其業(出三藏記集・晉書・冥祥記・法苑珠林)。

知歸子曰。當牟子之世。佛法未盛行。而牟子篤信其道。豈非獨往之士哉。安支竺闕之徒。宏法扶戒導信化疑。亦甚為希有者矣。東晉之初風教漸廣。王導・庾亮・周顗・謝鯤・桓彝之屬。皆嘗與梵僧尸利密多羅游。謝安居東山。降心支遁。遁奉詔入禁中講經。會宗遺文。守文者陋之。安聞而歎曰。此九方歅之相馬。略元黃取神駿者也。至如王羲之・坦之・珣珉・許詢・習鑿齒。各與緇流津接。大率名言相永自標遠致而已。咸康中庾冰輔政。奏沙門應盡禮王者。下禮官議。何充等以為不宜壞其本法。執奏至三。冰議遂

寢。充篤信佛法。飯僧造寺所費不訾。阮裕嘗謂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未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蓋嘲之也。充弟準。高尚寡欲。散帶衡門。日誦佛經。其他士大夫信向雖眾。脩行軌則罕有聞焉。不得而著也。迨至晉宋之交。始有東林之盛。應化神靈繼此騰集矣。予錄牟子以下諸賢行業及其論議。雖未詣淵微而其意已遠。岷江之流始於濫觴。又可少乎哉。

汪大紳云。為傳中不可少之文。所記事言雖淺。然亦近實。千經萬典流傳。有外於四十二章之旨乎。千聖萬賢出沒。有外於導人以無為之化乎。佛者覺也。盡之矣。

劉遺民傳

劉遺民者。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也。少孤。事母孝。善老莊言。不委蛇於時俗。初為府參軍。晉司徒王謐・丞相桓元・侍中謝琨・太尉劉裕先後引薦。皆力辭。時慧遠法師止於廬山東林寺。脩念佛三昧。遺民往依之。遠師曰。官祿巍巍云何不為。遺民曰。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壘卵之危。吾何為哉。劉裕以其不屈。乃以遺民之號旌焉。同時宗少文・周道祖・雷仲倫・張萊民・張秀實・畢士穎咸來廬山。遠師曰。諸君之來。能無意於淨土乎。乃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社。眾至百二十有三人。遺民鑱石為誓。其辭曰。夫緣化之理既明。則去來之兆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朝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啟其誠。冥運來萃者矣。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 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然後妙覲天儀啟心貞照。識以悟心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眾靈以繼軌。指大覺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遺民度西林澗北別立禪坊。精研元理兼持禁戒。嘗貽書關中。與什公・肇公揚榷經義。著念佛三昧詩。居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更十五年於正念佛時。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遺民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被之。他日又夢入七寶池。見蓮華青白色。其水湛湛。有人頂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遺民飲水甘美。及寤異香發於毛孔。乃語人曰。吾淨土之緣至矣。請僧轉妙法蓮華經近數百周。遺民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知有阿彌陀佛。此香當先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與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臥牀上面西合掌泊然化去。預勅子雍即土為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年五十九。後六年遠師宴坐龕中。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觀音勢

至左右侍。遺民及社中僧先化者皆在側前揖遠師曰。師早發心。何來之晚。乃展期七日而逝(東林傳・出三藏記集)。

知歸子曰。佛法入茲土。始昌於晉。而士大夫之息心淨土者罕聞焉。至遺民一唱。遠近傾動。雖遠師實成之。亦由遺民精誠內激。冥孚眾志。初遺民與周道祖・陶淵明稱潯陽三隱。道祖既入社。遠師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許我飲酒則諾。許之遂造焉。無何攢眉而去。志尚雖高。於道闊矣。惜哉。

汪大紳云。此真冷淡生活。淡得盡時方好。知歸子已入此保社矣。大佳大佳。

居士傳三

二張王宗周雷傳

張萊民

名野。尋陽人也。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甘苦與九族共之。州郡屢辟不應。朝命拜散騎常侍亦不就。入廬山白蓮社。稱遠公門人。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年六十九(東林傳)。

張秀實

名詮。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好古樂道。荷鉏力田。帶經不釋。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庾悅憐其貧。薦為尋陽令。亦不應。已而入廬山依遠公。研窮佛經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西向念佛無疾而卒。年六十五(東林傳)。

王喬之

琅邪人。官臨賀大守。已而入白蓮社事遠公。與劉遺民諸賢作念佛三昧詩。而喬之詩獨傳於世。詩曰。妙用在茲。涉有覺無。神由昧徹。識以照麤。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餘。其二曰。寂寞何始。履元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游緬域。得不踐機。用之以冲。會之以希。其三曰。神姿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咸。與佛斯群。應不以方。受者自分。寂爾淵鏡。謝彼塵紛。其四曰。慨自一生。夙乏慧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毫功。在深不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遠公為作序云。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悟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是二者自然之元符。會一而致用也。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元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元音叩心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所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將頹。懼來儲之未積。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仰援超步扳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眾萹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宏明集・廬山集〇喬之一作齊之。或其字也)。

宗少文

名炳。南陽人。妙善琴書。精於理論。殷仲堪・桓元・劉裕並以主簿辟不就。乃入廬山事遠師。築室依白蓮社居之。既而兄臧為南平守。偪與俱還江陵。閒居絕俗。頗營稼穡以給其家。衡陽王義季親訪之。少文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宋受禪。三徵不應。雅好山水。西陟荊巫。南登衡岳。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游履。悉圖之於壁。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嘗著神不滅論。其略云。群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麤妙之識。夫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誠能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以至無為。無為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鳳鷖。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為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眾變盈世。群象滿目。皆萬世以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必永滯於三塗之域。夫神聖圓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長住。不可凋矣。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現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朏然。彌厚則照而昧矣。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夫自古所以不顯至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幾何時而又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為甘臭腐於漏刻。以枉

長存之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元嘉二十年卒。年六十九(宋書・東林傳・宏明集)。

周道祖

名續之。雁門人。父歿。過江居豫章。年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養志窮居。精研老易。既而入廬山白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朝命徵太學博士。不就。劉裕北伐。世子守彭城。迎之舘於安東寺。延入講禮。月餘還山。裕還鎮。復遣使迎之。宋受禪。為開舘東郭外。招集生徒以禮經教授。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庭。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未幾移疾鍾山。景平元年卒。年六十七(宋書)。

雷仲倫

名次宗。南昌人。少入廬山事遠師。篤志好學不交世務。精於毛詩・三禮之學。本州辟從事。朝以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年五十餘。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害耳。吾少嬰羸患。為性好閒。故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晤言之歎。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在心所期盡於此矣。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宋元嘉十五年徵至京師開舘雞籠山。聚徒教授。除給事中。不就。頃之還廬山。二十五年又徵詣京師為築室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舘。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是歲卒。年六十三(宋書)。
知歸子曰。白蓮社一百二十三人。居士之可得紀者七人焉。才敏如康樂。欲求入社。遠公拒之。誠慎所與哉。而七人之外。流風遺書不可得而見矣。予亦不得而稱之也。

安陽董何魏陳劉傳

安陽沮渠侯

京聲者。天水臨城縣人。河西王蒙遜之從弟也。為人疎通彊識。幼稟五戒銳意內典。少時嘗到于闐國。經衢摩帝太寺。遇天竺法師佛陀斯陀。咨問道義從受禪要秘密治病經。既而東歸高昌。求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居數年。魏主燾破河西。安陽奔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初出觀世音彌勒二觀經。丹陽尹孟顗見而善之。請與相見。厚設供養。至孝建二年。比丘尼慧濬聞其諷禪經。請得傳寫。遂出為五卷。其年於鍾山定林寺續出佛母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不樂榮利。從容法侶宣通經典。是以緇白交敬禮焉。大明末遘疾而卒(出三藏記集)。

董吉

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所居村人有疾病。請吉誦經輒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中毒。請吉往會。溪水暴漲不得度。吉默禱於大士。裸而戴囊經以度。及岸忽囊經為水漂沒。甚悲恨。至晃家懺悔自責。俛仰之間乃見經囊在高座上。啟視之。未嘗沾濕。於是縣人一時皆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欲降之。乃闢山地四五畝。構造小屋。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民害遂止。後有數人來謁曰。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當見聽。吾世有此山。今君來止。慮相犯冒。當更作界分。以殺樹為斷。吉知是山鬼。乃曰。僕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干君等。願見祐助。鬼許諾而去。越一宿。自吉所闢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冥祥記)。

何曇遠

廬江人。宋御史中丞萬壽之子也。少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居父喪。哀毀成疾。遂歸心淨土。請僧數人於家懺悔宿業。久而益虔。一夕轉經竟。眾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異而問之。曰。見佛身黃金色。光丈餘。自西而至。幡花翼從。充滿虛空。佛熙怡微笑詔曇遠速去。曇遠素羸弱。至是神色壯厲。便取香花散之空中。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香數日乃歇(冥祥記)。

魏世子

梁郡人。生當宋世。奉佛精進。率諸子女修西方淨業。唯婦獨不信。其女病死七日復蘇。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啟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兒及父兄池中各有大蓮華。當生其內。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歸啟報。語竟而瞑。母自是亦奉法焉(冥祥記)。

陳參軍

名鍼。荊州華容人。天台智者禪師之兄也。仕梁為普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遇仙人張果謂之曰。吾觀汝相。陽筭已盡。死在朞月。參軍懼以白智者。智者授以童蒙止觀。教行方等懺法。先具十法。一者明信因果。二者生重怖畏。三者深起慚愧。四者求滅罪方法。所謂大乘經中明諸行法。應當如法修行。五者發露先罪。六者斷相續心。七者起護法心。八者發大誓願度脫眾生。九者常念十方諸佛。十者觀罪性無生。具此十法莊嚴道場。著潔淨衣燒香散華。於三寶前如法修行。一七三七一月三月。乃至經年專心懺悔。即得重罪消滅禪定現前。參軍奉教修習夙夜不怠。未及一載復見果。果大驚異曰服何藥而致此。曰但修懺法未嘗服食。果以手加額曰。奇哉道力。越死超生。後參軍於禪定中升天宮見金殿。榜曰陳鍼之室。後十五年當生於此。及期。徧謁親知言別。端坐而逝(佛祖統記・小止觀)。

劉謙之

魏孝文帝時中官也。太和中自傷刑餘。奏乞入山修道。齎華嚴經一部。晝夜禮誦。絕粒飲水。經三七日忽髯髭盡生。復丈夫相。神思通悟洞曉幽旨。遂殫精造華嚴經論共六百卷。奏聞孝文。倍加敬信。華嚴一教遂盛於時(大唐內典錄・華嚴經疏鈔〇疏鈔以謙之為北齊人。又言感第三王子焚身供養文殊事。因而發心。按北齊無太和年號。且魏齊諸王子盡列於史。並無焚身事。今據內典錄削之)。

嚴恭

泉州人也。隋開皇中客於揚州。造精舍。寫法華經。道俗崇敬常送錢供給。後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載至中路。船覆失錢。是日恭入庫。見一萬錢如新出水。怪之。已而其人以船覆告。乃知庫中錢即其所貸也。一商人至衡亭湖祭神。夜夢神云。諸

君以所贈物與嚴法華為書經用也。其他感應甚眾。恭遂以書經終。大業末。子孫猶傳其業。群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同時益州新繁有荀生者。居縣西三十里許曰王李村。工書。然自重不肯為人書。人雖辱毆之。不顧也。一日把筆走前村。向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而畢曰。好令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異。其後大雷雨。牧牛小兒住其地中可丈許。雨不能濕。自後遇雨牧兒輒避雨其處。武德中有異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踐。村人遂以闌楯周之。齋日設供。每聞天樂聲(冥報記・三寶感通記)。

知歸子曰。數君之奉法。可謂專且勤矣。其能格天人而度生死也。宜哉。夫陽氣奮而萌芽作。秋風至而木葉零。至誠而不動者。不亦鮮乎。

何周到裴劉傅傳

何彥悳

名尚之。廬江灊人也。少頗不馴。長而折節蹈道。起家臨津令。累遷左衛將軍。宋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摸之請制建寺鑄像。文帝以問彥德及吏部羊元保曰。朕少讀經。不多因果之事。昧然未究。所以不敢立異者。以卿輩時秀率皆信敬耳。比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其說汪洋。大明至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昨蕭摸之請制。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戒遏浮淫無傷宏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橫目之俗多不信法。以臣庸蔽更荷褒拂。非所敢當。然前代群英王導・周顗・庾亮・王蒙・謝安・郗超・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元・殷覬。或宰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靡不傾心歸依至教。慧遠法師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是教源。濟浴亦為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圖澄適趙三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僧尼。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至土木之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頓絕。羊元保進曰。此談盖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頂聞。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畫吞併之計。無取於此。彥德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責仁德則兵氣消倘。以孫吳為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謂彥德曰。佛門之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典益重元化二十三年為尚書左僕射。文帝有所興造。彥德輒苦言諫止。律身簡約。妻亡不再娶。旁無姬侍。大明中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領中書令。卒於官。贈司空。謚曰簡穆。孫求。字子有清退寡嗜慾。居吳隱波若寺。人莫見其面。除永嘉太守。一夕乘小船逃去。隱虎邱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求弟點。字子晢。父鑠。素有瘋疾。無故害其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居憂。幾至滅性。長傷家禍。遂絕意仕宦。兄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於三年。歷宋・齊・梁並徵不出。雅好佛道。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招名德沙門與諸勝侶清言竟日。嘗於吳中石佛寺講經。晝夢一

道人授藥一丸。服之夙患渴利自此而差。天監二年卒。點弟胤。字子季。嘗入鍾山定林寺聽習釋典。通義學。仕齊歷官至中書令。拜表解職。隱若耶山雲門寺。梁武帝即位。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使者以手敕喻意。胤辭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使者還奏。敕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敕山陰月給庫錢五萬。亦不受。乃敕何子期・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已而至吳居虎邱西寺講釋典。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晚而斷肉。有虞人逐鹿。鹿徑趨胤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而赤毛。集講堂馴狎不去。中大通三年卒(宏明集・南史)。

周彥倫

名顒。汝南安城人也。初為宋益州刺史。蕭惠開府主簿。隨惠開還都。明帝頗好名理。以彥倫曉佛經。引入殿內宿。直帝所為慘毒事。彥倫不敢顯諫。輒誦經中罪福因緣。帝心動。為之小止。嘗著三宗論。闡空假不空假義。時長史張融作門論。謂道之與佛致本則同。達迹成異。彥倫難之曰。言道家者。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言有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也。佛教之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者。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群家耳。此塗未明。紛紛橫沸。皆由著有。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盡有盡無。非極莫備。非有非無。三宗所蘊。惟足下其眄之。歷官至中書郎。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斷肉食。雖有妻子。常樂獨處。將軍王儉謂彥倫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曰。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子季亦好佛法。然未能斷肉。太子問彥倫精進何如胤。答曰各有其累。太子曰何累。答曰周妻何肉。初彥倫嘗貽子季書。令斷肉。其略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何賒。而終身資之以永歲月。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歉彼弱麗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況其甘心撲摝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閒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弗身踐。至於升鳧沉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一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子季得書感動。末年亦斷肉焉(宏明集・南史)。

到茂灌

名溉。彭城武原人也。仕梁。歷官至吏部尚書。以清白自修。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因疾失明。詔以散騎常侍。就第養疾。生平敬信佛法。初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茂灌先世所立也。每得祿俸。皆充二寺。已而斷腥膻。別營小室。朝夕從僧禮誦。武帝為月致三淨饌。太清二年卒。臨終屬其友張綰・劉之遴。敕子孫薄葬曰。氣絕便殮。殮以法服。殮竟便葬。不須擇日。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不變。手屈二指(南史)。

裴幾原

名子野。河東聞喜人。少好學工文。有至性。居父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梁天監中為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大通初累遷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所得俸悉以分戚黨之貧者。借官地二畝起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晚年深信佛法。持其教戒。飯麥食蔬終其身。大通二年卒。先是預剋死日。及期自省移病詣同泰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喪葬務從節制。謚曰貞子。同時劉士深。名杳。平原人。亦好學彊記。天監初官太學博士。後代幾原為著作郎。累遷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士深自讀佛經。常行慈忍。中年喪母便長斷腥血。治身清儉無他嗜好。性不自伐。不論人長短。臨終遺命以法服殮。載以露車還葬舊墓。勿設靈筵勿致祭醊。其子遵行之。又有任孝恭者。臨淮人。亦善屬文。武帝時官司文侍郎。初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本佛理。已而蔬食持戒。太清二年侯景陷臺城。為所殺(梁書)。

劉彥和

名勰。東莞莒人。少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娶。依沙門祐法師居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分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其所定也。天監初。除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彥和表言。二郊農社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如所請。尋遷步兵校尉。其為文長於佛理。時有道士造三破論。排抑佛道。彥和作滅惑論以斥之。其略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佛之為道。空元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元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自用靡識其然。顯跡則

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普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異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故教分道俗。亦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為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真偽自分。若以麤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離朱而曰我明也。尋有敕與沙門慧震於定林寺證經。功畢啟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遂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梁書)。

傅宜事

名縡。北地靈州人。好學能屬文。居母喪。哀毀骨立。士友稱之。陳文帝聞其名。召為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宜事篤信佛法。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太心嵩法師著無諍論以詆惠朗。宜事著明道論以釋其難。其略云。無諍論言。比有宏三論者。歷毀諸師。非斥眾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為讎敵。讐敵既搆諍鬪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苦聚。答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元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寤乘決羽。豈能望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說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別。如是輾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芽。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巵同畫地之餅矣。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尊本無改作之愚。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設。理非宿搆。覩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宜然。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宏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須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質朴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復有何諍。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真矣。答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

後則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為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明月在天。眾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豈復見有諍為非。無諍為是。必欲考真偽。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歷散騎侍郎太子庶子僕。後主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制誥宜事。雖以文章為後主所重。然性剛直。與朝士不相中。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干政。而宜事益疎。乃共譖宜事受高麗使金。遂下之獄。宜事獄中上書極論後主過失。後主大怒。頃之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益怒。遂賜死獄中。年五十五。其後三年而隋滅陳(陳書)。

知歸子曰。彥德宏法以佐治。彥倫護生以全仁。三何肥遯於邱園。茂灌陸沉於朝市。至如裴劉諸子文稱其質。行浮於名。彬彬乎有君子之風矣。梁陳之際。士大夫名學佛者甚眾。然往往持祿保位。視鼎社之遷如去涕唾焉。嗚呼。此豈佛教使然與。吾所以不忘夫傅子也。

汪大紳云。竟體旃檀香。無復有亂之者矣。贊極雅正。轉覺妙遠不測。

竟陵文宣王傳

竟陵文宣王蕭子良 者。字雲英。齊武帝第二子也。宋順帝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封聞喜公。自孝武時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齊既受禪。文宣盡陳其弊。請罷之。建元二年。以母憂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人。請修復古塘。並墾荒田數千頃。高帝納之。會遷官事寢。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時水旱不時。請原除逋租。又請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及罷征交州兵。五年正位司徒。移居雞籠山西邸。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武帝初好射雉。文宣諫止之。及永明末。將復射雉。文宣復上書曰。忽聞外議。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豈可以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眾生身無患苦。臣見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顒顒尚恨其少。豈可今日復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加三思。帝雖不盡納而深見寵嘉。居常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文宣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僧眾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一夕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說淨住淨行法門。因著淨住子。淨住者。梵語布薩。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也。書凡三十一篇。其歸信門云。如來愍念眾生。愛同一子。所以垂形丈六。表現靈儀。顯發眾生欣樂瞻覩。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今者雖稟精靈。昏惑障重。進不覩相好莊嚴。退不聞八音辨說。將由罪業深重。煩惱牢固。深憂惡道無由可絕。豈容順默使流晏安。自不堅強其志忘身捨命捍勞忍苦銜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無明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眾苦。抱長枷梏大械。帶金鉗負鐵鎖。膿瘡穢爛臭惡纏匝。而欲以此牀求見國主貴臣。雖復一心無怠。何由而果。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具。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礙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剎。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覩法身無礙。敬禮諸佛求哀懺悔。既悔已後。常行柔軟調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真正心。不襍心。無貪悋心。勝心。大心。慈悲安樂心。善歡喜心。度一切心。守護眾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廣勝妙心。

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眾生。其尅責身心門云。身為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惡業。是故特須深自尅責。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所以稱內外者。本非形分。但由心異。若出家之人觀空無常。厭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為內。乖此為外。在家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行禮義。是則為內。乖此為外。若欲修行。先自剋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法。愚闇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廉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情有所著則取。傾危失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者實。意無所戀故得。常安涅槃之樂。斯佛道之法也。當知剋責心口是八正之路。撿察身行是解脫之蹤。其慚愧門云。經云。慚愧得具足。能滅闇障故。又云。慚愧如鐵鉤。能制人非法。若無慚愧。與諸禽獸無相異也。慚愧之義以不及為本。今既理妙難精。觸向乖背一念之間。造過無量。過無量故。慚愧亦應無量。其中枝派不可縷述。姑舉一端。養生之急在於衣食。由此衣食勞亂極深。所須繒纊皮革。無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皮肉。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進納軟滑貪嗜美味。無羞無恥。須臾變改。臭不可近。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助別。其大忍惡對門云。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情所集。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眾生心無礙故。以其在苦。則多礙多惱起不善業。今所以得無礙者。良 以在礙而修無礙。故礙而不為礙。既於礙而無所礙。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娑婆世界五濁之剎。五痛五燒具諸惡報。是故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為資糧。以拔惱為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萬劫。夫欲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自必履危涉險備受艱難。蹈熾火歷氷霜。攖苦切。甘楚毒。於萬苦中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無此惱。忍何從生。籍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儔為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謂忍痛癢。忍思想。忍疾病。忍飢苦。忍疲勞。忍寒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無恥辱。忍撾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憍慢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真可謂大忍辱矣。其勸請增進門云。勸請者殷勤之至意也。由發殷勤之意。則願善之情深矣。勸請有二。勸請眾生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眾生。說法久住。十方四惡趣。我今悉勸請。修持諸戒行。獲得於人身。十方一切人。我今悉勸請。令修十善業。得生於天上。十方諸天人。我今悉勸請。立登正定聚。得離於惡道。十方諸學人。我今悉勸請。覺察諸煩惱。速登無學地。十方阿羅漢。

我今悉勸請。知非究竟位。唯有一佛乘。十方辟支佛。我今悉勸請。成就大悲智。教化諸眾生。人天二乘眾。我今悉勸請。體覺如來藏。修習菩薩行。一切諸菩薩。我今悉勸請。修行十度行。速登於十地。兜率天菩薩。我今悉勸請。常轉不退輪。速下度羣生。菩薩智未明。我今悉勸請。金剛滅塵累。顯發真實相。十方一切佛。初成正覺者。我請轉法輪。安樂諸眾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歸命請。願久住於世。如是佛菩薩。我今皆勸請。發此殷勤心。是故稽首禮。其隨喜萬善門云。眾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妒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生惡想。摧毀破壞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嫉妒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勸請眾生如說奉行。十方一切眾。所有微細善。仁義及禮智。孝養謙恭等。慈和及愛敬。廉貞清潔行。若有如是善。我今悉隨喜。離欲在家人。奉修如來戒。三歸五八戒。十善菩薩戒。清淨諸律儀。離惡名聞者。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飯僧施法衣。浴除煩惱垢。救攝諸貧窮。飢寒露窘者。疾病艱危苦。施藥悲憐業。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物。園林池花果。施佛并供僧。渴乏除熱惱。其福實無量。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造經流法教。然燈發慧明。習誦及轉讀。決了諸義趣。若復為人說。倍增歡喜心。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建立諸塔廟。堂殿及寶剎。彩畫及木像。金銀銅石等。傳寫諸相好。顯示於法身。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若有造僧房。牀帳及臥具。令彼息心者。安意於禪林。出入苦空門。次第寂滅觀。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如來大慈悲。善說諸法門。發生隨喜行。令我等修學。隨喜諸聲聞。忍苦度生死。隨喜諸菩薩。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無畏天人尊。能於三界獄。引出諸眾生。願令眾生類。悉得於佛道。是故我隨喜。稽首禮諸佛。其廻向佛道門云。廻向者以不著為義。原一切眾生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生死者。皆緣耽著果報不能捨離。若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隨有微福廻施群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生著。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所說修行。廻向為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業。皆應廻向。兼勸眾生不著果報。十方諸眾生。所行微善業。仁孝及謙敬。慈愛柔和等。忠正修禮智。矜逮賑孤窮。如是世俗善。悉廻向佛道。一切諸外道。種種勤苦行。五熱炙其身。投巖赴水火。反縛塗炭等。無量諸邪見。今皆為廻向。同歸正覺道。一切清信士。歸戒行十善。乃至諸女人。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說法。開化眾妙福。廻向施群生。共成無上道。一切弟子眾。聞聲即解悟。善來成比丘。乃至四道果。方便及初觀。空苦非常想。亦廻施群生。共向無上道。十方諸辟支。自然成緣覺。深悟在別世。曉了因緣法。隱顯化眾生。

獨處樂善寂。如是兼一切。盡廻向佛道。十方諸菩薩。讀誦於經法。入禪出禪者。勸總行眾善。如是等三善。一切眾德本。亦廻施眾生。歸向無上道。一切諸善等。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有無不雙盡。悉令與一切。同入真妙境。著廻有相心。皆向解脫道。如是諸菩薩。我今勸廻向。發此無著心。是故稽首禮。其他文多不具載。書成。開筵廣第。集士庶為設講。往復懇到。皆灑然動容。歎未曾有。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文宣開倉賑救貧病。於第北立廨収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復尚書令加中書監。武帝不豫。詔使文宣輔政。文宣素不樂世務。乃推西昌候鸞。詔以鸞佐之。隆昌元年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之。見淮中魚無筭浮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齊書・廣宏明集)。

知歸子曰。余嘗考田獵。不見於古帝王之世。虞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商書曰。暨鳥獸魚鼈。咸若其。及物之仁如此。驅而殺之豈其心乎。余觀齊梁間君臣論議。往往能慈心愛物矣。充是心也。勝殘去殺之風不難覩也。文宣所著淨住子。行願深淨悲智兩足。其游於佛海久如。不可以世智詳矣。於是采著其言尤切要者。而以諫獵一書首之。

汪大紳曰。敘論具大悲心眼。齊梁間學佛人如蕭子良 者誠為希有。其尅責身心一門尤為法要也。〇允初近與吾書。自述往日超佛越祖大願力。原來只是放失其心而不知求。近來始信得千聖萬賢總法門。出不得求放心一語。此是眾生往來三界疲極自息證驗也。然吾不敢輒為之助喜。以允初有求心甚深甚重。以有求心求放心。將心覓心。求而又求。又要弄出無數伎倆。揑出無數鬼怪。放心不益甚乎。來書儒佛雙關。一念捨不得佛。一念又捨不得儒。儒佛交爭。朱子嘗判為隱微深痼之疾。此放心之病之大者。允初其能覺之乎。允初性燥。每喜捻著一面令牌。道急急如律令者。安知不奉孟子為太上老君。硬捉一物把持定了為護身符乎。此瞞心之大者。非但放先其心而已。如上種種諸病。吾皆為允初打筭過耒。吾安敢為之助喜。吾於是如法思惟。不輕不重。為允初打筭出一退字來。又恐允初承虛接響。過了適檢子良 傳說。那段因緣極是法要。直判出外道佛道。界限極是分明。吾遂決意將那退字助喜。留此一段因緣在傳後發揮去者。第一要講明求放心法要入手處。朱子道得好。不是將心覓心。只是一念悚然。心便在這裏了。徹始徹終處。程子道得好。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収入腔子裏。自能尋向上去。此兩則公案若能透得。以上所說病痛頓爾消殺去矣。允初允初。你說那求放心一句子。為學佛關鍵也。說得有來歷。你看釋迦老子至達摩以下

諸位先生。與諸魔及一切外道做盡冤家對頭。你道是甚意思。只為諸魔外道放失其心。流轉三界輪回六道。萬劫長夜。所以諸位先生苦苦哀哀勸他學問。佛說恒河沙數。祖說一字不立。只是要覺他本心而已。諸魔外道本心頓覺。便是佛。便是祖。本是一家眷屬。你何苦放他去做出事來。為魔為外道。自取長夜之不妙乎。允初所說豈不有來歷。然必如子良 判出佛道外道。界限方得分明。魔道外道俱是絕頂聰明人。聰明反被聰明誤。貪進不已放失其心。咄。魔了也。咄。外道了也。釋迦老子也曾放失其心。貪進不已。直走到非非想天。咄外道了。也一念悚然。忽然退位本心。方得發現。所以子良 說那求進是假名。退撿是實法。真是法要也。你看釋迦老子不獨與諸魔外道做盡冤家對頭。且向一身中與五蘊・六根・六塵及一切山河大地做盡冤家對頭。是甚意思。只為五蘊是放心的大浪子。走了走了。走向六根去也。走了走了。走向六塵去也。走了走了。走向一切山河大地去也。走了走了走向輪回三界流轉六道去也。吾佛悲之。所以苦苦哀哀勸他學問。喚轉他耳。多嘴老漢說到此。允初舊病復發。肚裏打葬道。原來釋迦老子與一切人天作眼目。果然大慈父。大恩師。大紳佛學果然透徹。吾今要奉勸大紳與渠。破除世覺專心尊奉釋迦求佛覺去也。咄。允初又放失其心矣。不見惠能道得好。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咄。

傅大士傳

傅大士者。名翕。號善慧。義烏人也。齊建武四年生於雙林鄉傅宣慈家。十六納劉氏女曰妙光。生二子曰普建・普成。會有天竺嵩頭陀訪之曰。吾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曰。鑪韝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也。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歸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自謂得首楞嚴定。苦行七年欲導群品。梁武帝時遣弟子奉書詣闕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皆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申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昶告白。太樂令何昌以書進。詔遣迎至。武帝問從來師事何人。答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異日武帝請講金剛經。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大士曰。陛下會不。曰不會。大士曰。大士講經竟。一日講經次。帝至。眾皆起。大士端坐不動。眾報曰。聖駕臨此。何不起。大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尋還双林著心王銘云。觀心空王。元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元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又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嘿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

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太建元年嵩頭陀先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曰。嵩公兜率待我。不可留也。四月二十四日示眾曰。此身眾苦所集。甚可厭惡。須慎三業。精修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出。弟子曰。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次補釋迦。大品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年七十三(五燈會元・佛祖通載)。

知歸子曰。初祖入梁。機不契。去而之少林。人以此為梁武惜。然當時如寶誌公・傅大士並傳佛心印。闡大乘法。徘徊於梁。而梁武執著福罪因緣。貪圖小果。醉有為佛事。沈湎不醒。一微戞漢遮蓋本真。皎日當空覆盆絕照。豈不哀哉。菩薩深慈。眾生迷倒。於大士傳可觀焉。

汪大紳云。自家屋裏人。說自家屋裏話。讀之通身毛孔皆笑。朱子於大士偈盖嘗有取焉。予安得遊朱子之門。日夕饜飫家常話乎○五宗興而說法如雷。連那即心即佛。送他一拳。連那萬象主。與他一脚。傅大士竟成老婆禪去矣。門外漢試猜看。畢竟是同是別。

荊山居士傳

荊山居士陸法和者。不知何許人也。齊梁間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既居荊州高要縣紫石山。無故捨去。俄而有蠻亂侯景之降梁也。居士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助檀越擊之。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擊之何也。不省。及景圍臺城。居士時在青溪山。元英往問曰景事云何。居士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景熟時。何勞問也。固問之。則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其將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居士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子弟八百人誓之江津。且發湘東。復遣胡僧祐領兵千餘益其軍。居士笑曰。吾兵馬甚盛。何須此。江陵多神祠。人俗祈禱即驗。自居士軍出。祈禱無驗者。人以為神皆從行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居士乘輕舟不甲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而還。謂將士曰。吾觀彼龍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踴躍。即攻之。逐縱火舫於前而風逆。居士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眾見梁兵步水上。遂大潰。眾皆投水死。而約逃竄不知處。居士曰。明日日中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居士曰。吾前於此洲水涸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為剎實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纔出鼻遂擒之。約見居士求死。居士曰。檀越與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且當得檀越力也。湘東果釋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如居士言。居士既平約。會蜀賊將至。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不流。橫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居士與王琳一戰殄之。居士為人言若不出口。及有所論則雄辨無敵。生平多諸靈異。嘗於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數百歲矣。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初入疊山。多惡疾人。居士為采藥療之。率不過三服即差。即求為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授以禁戒。即不復噬螫。所泊江湖。每於岸側表云。此處放生漁者即皆無所得。得即大風雷。放之乃定。將兵時禁諸軍漁捕甚嚴。有竊違者中夜即有猛獸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已而詣居士。居士曰。何殺蛇。弟子愕。指曰是非汝所殺者乎。弟子乃見蛇頭斷袴襠。振之不落則恐。居士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斷牛頭。已而詣居士。居士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梁元帝即位。以居士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已而加司徒。部曲數千人通呼為

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其市法以空櫝鎖置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人計貨輸稅。自委諸櫝中。及夕有司開櫝條。其稅目輸之庫。居士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元帝使止之。居士曰。法和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相援耳。今既被疑。業定不可改也。及魏舉兵。居士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元帝又使止之曰。此間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居士乃還州。垒其城門著麤白布衫。有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元帝敗滅。腹著前凶服哭泣受弔。齊文宣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救梁。會江陵陷。居士乃舉州入齊。文宣以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居士入朝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親宴之。賜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居士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三年間再為太尉。無疾預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尸小縮至三尺許。既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居士有讖語預道齊事。後一一皆驗(北史)。

知歸子曰。吳人汪生言。居士在佛門得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趣。瑞金羅生以汪生之言為然。或乃以靈異震居士也。悲夫。

昭明太子傳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梁武帝長子也。母丁貴嬪。仁恕恭儉。虔精奉佛。居常蔬食。受戒日甘露降於殿前。能通經義。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薨。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天監元年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朔。武帝臨軒冠太子於大極殿。時武帝大宏佛教。太子亦深心信奉。遍覽眾經。於宮內別立慧義殿。招引名僧講論。嘗撰解二諦義云。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智。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一名俗諦。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為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慧超咨曰。浮偽起作名之為俗。離於有無名之為真。未審浮偽為當與真一體。為當有異。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為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為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為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咨。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起動不關真諦。答曰。真諦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橫見起動。又咨。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答曰。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所以是橫。咨。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答曰。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蕭曄咨曰。真諦稱真。是實真否。答曰。得真實真。又咨。菩薩會真之時。為忘俗忘真否。答曰。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又咨。忘俗忘真何得實真。答曰。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法雲咨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又咨。有智之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答曰。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又咨。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答曰。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諦。法寵咨曰。若使凡夫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答曰。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咨。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否。答曰。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敬脫咨曰。未審聖人見真。為當漸見。為當頓見。答曰漸見。又咨。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答曰。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又咨。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為不悉忘。答曰。一得無相。萬有悉忘。解法身義云。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

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默然。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為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剛。即為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曰金剛。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為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法身。法雲咨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否。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咨。既為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為萬行所得。答曰。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咨。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言無相全無所得。答曰。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又咨。現有眾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為無。答曰。凡俗所見謂之為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又咨。經說常住。以為妙有。如其假設。何謂妙有。答曰。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法寵咨曰。未審法身之稱。為止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答曰。通而為論。本跡皆是。別而為語。止在常住。又咨。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何為法身。答曰。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又咨。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答曰。眾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實何累。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義殿。太子為人孝敬篤至。每宴居一坐一起。不敢南面。被召當入。輒危坐達旦。丁貴嬪有疾。太子朝夕侍。衣不解帶。及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奉武帝敕。彊進飲食。比至葬日。進麥粥一升。不嘗菜果。體素壯。至是減削過半。自加元服。武帝使省萬幾。百司奏事填委太子。明於庶事。辨析可否纖毫必白。其有過失徐令改正。未嘗糾彈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伎。時招引文學之士討論篇籍而已。會大軍北伐。京師穀貴。太子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道路視貧困家。有流離者密加賑賜。又出綿帛多作襦褲。方冬施凍人。其死亡無以斂者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大通二年詔發吳郡吳興義興民。開漕大瀆以瀉浙江。太子以吳興被水。請權停此役。武帝優詔報之。三年三月寢疾。自知不起。終不以狀上聞。四月薨。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梁書・廣宏明集)。

知歸子曰。予觀昭明太子之論。可謂了了見佛法者。非梁君臣之所及也。太子仁孝寬明。動合規矩。若使撫有梁祚。勤施四方。淳和之風可日俟也。天步方艱前星遽殞。一夫作難而江國土崩。豈不哀

哉。文中子言。齋戒修而齊梁亡。非釋迦之罪也。蓋定業使然。天亦不能純佑命於太子也。悲夫。

汪大紳云。其行事頗與六度經相應。昭明真佛種也。吾不重其佛法。重其仁孝寬明是為佛種。論法到極入微處。只是所知愚也。惜其未遇達摩以下諸大作家。痛與錐劄。脫却所知愚。只管要離有離無。依舊只管在有無上之乎者也。之乎者也到沒奈何去處。且上文撰樓青黃亦白黑去者。此處是文人根種。非佛種也。那得有天子福分。那得有帝王事業。以渠脚跟插在秀才和尚們隊裏。弄得虛花花故也。嗚呼。以彼仁孝寬明根種。又曾念過孝經・論語・五經者。弄得下梢頭毫沒收拾。不亦惜哉○為甚金剛經・心經・七佛偈・壇經。汪大紳喜歡奉行。朱子嘗判得千是萬是曰。六朝人佛學。只是說。只是清言家數而已。說得來清虛惹厭。所以達摩入中國來。一切掃去。傳至惠能始有下手做工夫處○可惜許多聰明絕特有志之士。難得入此門來。及入此門來。又有漫天荊棘。一個個陷入其中出身不得。弄得一個個毫沒收拾。千病萬痛總只為做工夫的祇在動靜上轉換。講道理的祇在有無上拈放。箇箇認指為月。何曾識得月耶。入此門來不是小可的事情。千生萬劫於此一了無不了。於此不了。盡未來劫總未有了期。豈可貪圖說得去做得好看便罷。若只是說得去做得好看便罷。鄉里小兒中這般人如麻似粟。此門中不勞尊駕光輝也。雖然事不可一向。既承尊駕光輝。不妨打開方便法門。請來遊戲一回者。你要游戲此法門。切不可在動靜上轉換。有無上拈放。動靜只是境。有無只是意根卜 度。與心了不相干也。你若有大力量。動也一棒。靜也一棒。有也一棒。無也一棒。打得有無動靜諸魔腦袋子都裂去也。影兒都不見也。自然心光發露。咄。連那心光也送他一棒。囫 。跳出心量了也。心量拘他不住了也。尊駕豈非超佛越祖一个好人乎。老漢這裏輕心慢心待人。想你文謏謏的書生如何下得此手。罷罷罷。且用箇小小法兒。去者也不要管他是心是境是意根。遇著靜時只看靜的相在那裏。遇著動時只看動的相在那裏。遇著無的時候只看無的相在那裏。遇著有的時候只看有的相在那裏。看得來呆呆癡癡顛顛倒倒。逢人不知是人。見物不知是物。過了這箇時候。送到大知識門下喫棒去。尊駕乃有收拾。此是光輝法門的勾當○微聞秀才和尚們相商道。若使臨濟德山棒入汪大紳手。須瞎却天下人眼。誠哉是言。

劉明劉庾劉向馮李傳

劉靈預

名虬。南陽人。徙居江陵。宋太始中為當陽令。罷官歸。豫章王辟為荊州別駕。不應。齊永明三年徵為通直郎。亦不就。竟陵王聞靈預精釋教。致書通意。要其東下曰。僕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回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宣習質文昭辨。空有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覘濠射之冥遊。屈祇鷺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與。答曰。虬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音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厚恩。周召宏施。遠澤既灑。仁規先著。敢收樵牧之嫌。敬報軾轚之義。家居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講涅槃・大小品。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得疾。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間。香氣滿室。空中磬聲鏗然。是日卒。年五十八(南齊書・廣宏明集)。

明休烈

名僧。紹平原鬲人。元嘉中再舉秀才。宋齊之交隱居教授。累辟不出。尋居攝山。聞僧遠夙德。往候於定林寺。齊高帝欲就寺見之。遠問休烈曰。天子若來。居士若何相對。答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顒高臥不起。朝命以山人之服加其身。故云。旋遁還攝山。高帝賜以竹根如意筍籜冠。初至山中。野老諫曰。山多毒蛇猛虎。不可居也。休烈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之人可蹈水火。蛇虎何能為。遂居焉。棲心靜泊二十年許。時道士顧歡作夷夏論。意在抑佛伸老。休烈論之曰。若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宏也。是以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為於無為。將乃滅習反流而邈天人矣。嘗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經。中夜忽見金光照室。光中有樓閣及化佛菩薩。永明七年捨宅為棲霞寺。夢巖間有佛放光。志欲創造未果而卒。次予仲璋遂與法度造無量壽佛像三丈一尺餘。並建觀音勢

至像以終父志。少子山賓。字孝若。能世其家業。梁普通中官至散騎常侍。時范縝著神滅論。蕭琛・曹思文並立義難之。武帝亦下敕排縝論。令釋法雲示王公貴人凡二十六人。各有答書。申不滅之旨。而山賓書辭義尤切。其文曰。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論者限於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遠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稱祖考來格。此皆陳之載籍。彰彰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烟盡。四微虛搆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染宸翰。弘獎至教。啟悟重昏。令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良 兼欣戚。後假節攝北兗州事。卒於官。贈侍中。謚曰質(南史・宏明集)。

劉士光

名歊。平原人也。年十一讀莊子逍遙篇。即能為客說其大義。及長博學有文。已而精心學佛。不娶不仕。神僧誌公遇之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真。如此三說。年三十一著革終論。其略曰。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神已適彼。祭何所祭。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敝。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邱隴。盖欲孝子有追思之地耳。今欲剪截煩厚務從儉易。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斂畢載以露車歸以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塋。塋足容棺。不須博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像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明年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士光曰。吾不及見此實矣。至秋而亡。親故誄其行。謚曰貞節先生。族弟彥度。名訐。少喪二親。哀毀幾滅性。及長事伯父母及兄姊。友孝篤至性愛潔清。兄為娶妻有日矣。彥度聞而逃。乃已本州辟為主簿。不就。主者強起之。乃掛檄於樹。復逃去。彥度深信佛法。曾與士光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 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士光舍。年三十一。遺言勿立後

嗣。其他終制與士光略同。宗友相與刊碑立銘。謚曰元貞處士(梁書)。

庾彥寶

名詵。新野人也。博通經史緯候之學。而性尚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敝衣不修產業。嘗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家。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彥寶默然恣其取足。鄰人或被誣為盜。妄攀彥寶。彥寶矜之。因以所藏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酬之。鄰人獲免來謝。彥寶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彥寶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不屈。普通中詔以為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於宅內建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彥寶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訖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時年七十八。武帝聞之。詔謚貞節先生(南史)。

劉宣文

名慧斐。彭城人也。少博學。能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匡山。遇處士張文逸。相得甚歡。有終焉之志。遂居於東林。又於山北搆園。號離垢園。時人稱為離垢先生。研精釋典。兼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師沒後將三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大同三年卒。文逸。名孝秀。南陽宛人。仕州中從事史。徙尋陽。性通率耐冷。好佛氏書。謹持戒律。居東林。力田以供山眾。僧有敗行。輒集眾佛前為羯磨而笞之。多有悔過者。普通三年卒。室中聞有非常香氣。同時阮士宗。名孝緒。陳留人。亦以清隱著名。末年蔬食斷酒。虔精事佛。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一夜忽然完復(南史)。

向居士

遺其名。北齊人也。幽栖林野。木食澗飲。默契心法。天保初聞二祖可公風教甚盛。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

滅影。離眾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復以偈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知。無明智慧本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得偈。即往禮覲。密承印記(五燈會元)。

馮宪

北齊冀州人。以儒生被貢入臺。聞惠光法師演化鄴城。私自惟曰。元素兩教頗曾究懷。至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以擇所從。既至。值光開講。傾聽久之。疑滯頓釋。頓足稽首。願畢命歸依。遂為弟子。究心法要。常自檢責。有叩擊者。應病予藥。多至感泣。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長覓短。須識詐賊覓他過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常須看心。自己多過。雖在世間。無有滋味。此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如愛奴。豈可長養賊心。使覓名利造疽蠹也。故經云。常為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傳寫其言者。世號捧心論焉。充在光門。低頭斂氣。日營飯粥。奉僧既了。躬自滌器。夜宿竈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纔動。粥便已熟。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稠人廣眾。率先供給。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所應用。莫不備焉。作務少暇。口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續高僧傳)。

李子約

名士謙。趙郡平棘人。髫年喪父。事母孝。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自齊迄隋累徵不應。遭母喪。哀毀骨立。服闋遂捨宅為伽藍。脫身游學。博覽內外經教。歸心佛乘。終身不飲酒不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來萃陳樽俎。危坐終日。少長肅然。莫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性仁而好施。州里有分財不均相鬩訟。子約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埒兄弟內慚。更相推讓焉。偶出見盜刈其菜。默而避之。家僮執盜粟者。子約慰而遣之曰。窮困所致。無相責也。嘗出粟數千石貸鄉人年飢。鄉人無以償。皆來致謝。子約設酒食勞之。舉契對鄉人焚之曰。債了矣。幸勿介意也。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粟。不受。已而又大飢。

設粥食餓人。所全活以萬計。為大冢收瘞道殣。至春則出穀種給貧乏。趙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所活也。客謂子約多陰德。子約曰。所謂陰德者。譬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行子皆知之。何謂陰乎。客又謂子約。報應之說。佛書載之。世典獨無。何也。子約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非報應乎。佛經云。輪轉五道。無有窮已。非即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之謂耶。至如鯀為黃能。望帝為杜宇。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彭生為豕。黃母為[元/?]。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非即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子約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由心。木豈有心。客不能難。開皇八年終於家。年六十六。趙之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其妻范陽盧氏。有賢德。子約亡。賻贈無所受。謂其州里父老曰。參軍生平好施。今雖終。安可奪其志哉。更散粟五百石(隋書)。

知歸子曰。余論次劉明以下諸君子。跡其行事。大都遺世纓網。翱翔物外。息心清淨之域。勤身慈忍之途。洵足靜躁。競於末流。播淳風於百世。至如向居士者。識自本心。深達祖道。斯又絕類離倫。妙遠不測者矣。他若顏之推・王固・姚察・徐孝克之徒。亦能淡泊自居。修持罔間。而委蛇亂朝。歷事異姓。效揚氏之草元。媿莊生之曳尾。吾無取焉。後之學者謹去就之。幾審清濁之辨。嚴淨毗尼。超越塵累。斯可謂之度諸疑謗。報佛深恩者矣。

張洪賑張廷珪辛替否傳

張洪賑

名普惠。常山九門人。其學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仕魏為諫議大夫。每朝廷有大議。必據經義反覆陳論。無少屈。時孝明帝不親視朝。郊廟之事都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洪賑上書曰。臣聞明德郵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遠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殖不急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元寂之僧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孝道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奉。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遷尚書右丞。出為東豫州刺史。卒謚宣恭(魏書・廣宏明集)。

張廷珪

河南濟源人。為人慷慨有志節。則天朝累遷監察御史。長安中。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佛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宏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殷。土木開發盤礴峻築基階。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

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又營築之費。僧尼是稅。雖乞匄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且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提之行。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南西北東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尚。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則天召見。深慰賞之。時祭酒李嶠亦言。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貧窮人與二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省勞役。順諸佛慈悲之心。普聖君亭育之德。則神人胥悅功德無窮。則天不能用。開元初。廷珪為禮部侍郎。嘗應詔極論時政。遷黃門侍郎。後以少府監致仕。卒年七十餘。贈工部尚書。謚貞穆(唐書)。

辛替否

京兆萬年人。景龍中官左拾遺。時中宗盛興佛寺。百姓勞敝。帑藏耗竭。替否諫曰。夫釋教者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己以損人。當去己以全真。不榮身以害教。經云。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誠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失真實而冀虛無。臣竊痛之。既奏不納。睿宗朝切論時政。遷右臺殿中侍御史。天寶初卒(唐書)。
知歸子曰。經言。若諸菩薩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來。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季世之君。重斂黷兵。殘民以逞。乃欲窮土木之工。耀金玉之飾。以希福報。蓋重愆不亦闊乎。善乎孟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斯可語於淨戒矣。書亦有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菩薩所為。度盡眾生方成佛道也。張辛諸賢。實有見於是。錄其言。有國君子可以觀焉。

居士傳十二

江劉張司馬李元萬朱二吳彭高傳

江含潔

名紘。濟陽考城人。父蒨。為梁光祿大夫。含潔年十三。父病眼。含潔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其叔父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同智者啟聞。捨同夏縣界牛屯里宅為寺。乞賜嘉名。敕曰。慧眼是五眼之一。可以慧眼為名。寺成。泄故井水。清洌異常。乃悟所夢。取水洗眼。並以煮藥而病遂差。南康王為南州。召含潔為主簿。含潔頗好老莊。尤善佛義。不樂仕進。及父卒。廬於墓。頃之亦卒(梁書)。

劉士烜

名霽。平原人。梁天監中起家奉朝請。尋為建康正。引疾歸。母明氏寢疾。士烜年已五十。晝夜侍閱七旬。誦觀音經數至萬徧。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延數旬耳。後六十餘日乃亡。居喪廬墓。有雙白鶴翔於廬。服未終亦卒(梁書)。

張孝始

名元。河北芮城人。祖成。仕周。假平陽郡守。父延儁。歷州郡功曹主簿。孝始性仁孝。敬信佛法。兒時見村陌間有棄狗子者。收養之。其叔父怒之曰。何用為。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天生之而人棄之。非其道也。見而不収是不仁也。其祖喪明三年。孝始年十六。晝夜誦佛經禮拜祈福。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唱言。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復明。元罪深重。願瞎元眼。至第七日。夢一老翁以金鎞刮其祖目。後三日。祖目果明。縣博士楊軏等上其孝行。詔表其門(北史)。

司馬喬卿

河內人。唐永徽中官揚州戶曹。遭母喪。毀瘠刺胸前血寫金剛經一卷。所居廬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盖。日瀝

汁一升。食之味如蜜。盡而復生。如是數四。一時士大夫多傳異之(法苑珠林)。

李觀

隴西人。顯慶中寓滎陽。遭父喪。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異香發於院。郁然連日。香及其鄰 (法苑珠林〇按此李觀與唐書所載字元賓者。先後相懸。法喜志・金湯錄合為一人。非也)。

元紫芝

名德秀。河南人。開元中登進士第。母喪。廬墓側。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繪像寫佛經。已而官魯山令。歲滿携一縑駕柴車還。愛陸渾山水。居焉。家無僕妾。歲饑。或日一爨。酌酒鼓琴自娛。生六十年未甞識女色。天寶十三年卒(唐書)。

萬敬儒

合肥人。親亡。廬墓側十八年。刺血寫佛經。斷手二指輒復生。宣宗表其家。改所居曰成孝鄉(佛法金湯)。

朱康叔

名壽昌。揚州天長人。以父蔭為將作監。宋治平中。歷官知閬州廣德軍。康叔七歲。父官長安出其母劉氏嫁民間。康叔既仕。念母行四方。求之飲食罕御酒肉。每於佛前灼臂燒頂刺血寫經。冀遂其志。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康叔念報母恩。欲度眾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著懺法。然其文繁旨秘。觀者不能盡了。乃更為韵語。使一切人歌詠讚歎俱獲福利。蘇子瞻為說偈曰。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生。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眾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針。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咏懺文。既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尋起通判河中。居數年。母卒。涕泣失明。有白烏集其墓上。後知鄂州代。還卒於家(東坡文集・東都事略)。

吳璋

江南吳江人。母陸氏。當明永樂中以孀婦選給內廷。母與焉。宣德中隨淮王就封韶州。璋往求之。舟中供觀音大士像。日夕哀禱。願必見母。中途下痢。遇一僧療之獲瘳。既至。韶淮王已徙饒州。復徒步往饒。足指膚裂臥野寺中。復遇一道人塗以藥。立起過嶺。蛇嚙其足仆於地。復見前道人再塗以藥。乃如故。一夕宿孤村。有婦奔之。不納。方雪。急走出門。入一古廟前。道人迎。笑謂曰。子其賢哉。出餅啗之。天明至饒訪母。果在。乃啟王乞奉母歸。不許。復以死自誓。而後許之(大慈錄)。

吳君平

浙江桐鄉人。生明萬歷間。少孤。長而業儒。館於靈隱寺。每念父母。涕泣如初喪。有僧謂言。欲報親恩。莫如寫佛經。君平然之。食淡四十九日。刺胸前血寫金剛經一卷。既畢。僧俗聚觀。驗創痕。凡十有一。皆合掌歎曰。希有事也。但補闕真言未寫。奈何。君平復刺胸出血補之。其夜夢父母立雲中謂曰。賴爾寫經功德。我二人已得生淨土矣。佛憫爾誠。且[田/廾]爾一善童子。是年果生子。數月後。與以肉食輒閉口不食。君平亦遂長齋誦經終其身(金剛持驗記)。

彭信宇

名有源。湖廣益陽人。少奉觀音大士。日誦諸經以祈親壽。父疾亟。刲臂肉和藥以進。尋愈。父歿母亦病疽發於掌。夜夢見大士謂曰。汝母壽盡。若得人肝服之。猶可救也。晨起視母。母方思食羊肝。信宇曰。天啟之矣。至夜禱於大士。持刀刺胸。血湧膜開。至五六刺。耆然心出。緣心得肺。緣肺得肝。而信宇痛且絕矣。頃之蘇。呼其妻煮肝進母。母食之而甘。病尋已。然其肺既出。不復收。眾為禱於大士。大士見夢曰。是孝子肺。收之無難。但世無孝子。欲出之百日令眾徧見之耳。却後百日。肺既收。創合如故(明文偶鈔)。

高彙旃

名世泰。江南無錫人。崇禎中舉進士。官禮部郎中。出為湖廣提學。秩滿歸。母李氏精修淨土。無疾而逝。彙旃日跪柩前誦妙法蓮

華經。越三虞。庭中枯蘭忽榮。一莖三華。內外純白。有聚沙居士者異其事。推論之曰。高子之感斯瑞也。有二因焉。一者世間孝子。但知榮名利養生事死哀。世緣牽率。多生父母眷屬積骨如須彌山。積淚成大海水。沉沒生死洄淵。不克自出。高子當沉痛昏迷肝腸崩潰。乃能歸命法王。捧持妙典。下佛種於身田殘壞之中。抽法芽於火宅焚燒之內。以念母因緣轉而念佛念法。其自利最勝。二者末法士大夫少知歸心佛門。輒眩惑於邪師魔民。掠影宗門。抹撥經教。種植邪因違背正果。高子持誦契經。獲斯靈感。使末法中人信知金口所宣。龍宮所藏。是菩提資糧。是金剛寶藏。一字染神。萬劫不壞。以念母因緣。再轉而破魔網。樹法幢。其利他最勝。是二因緣皆從念母而生。積劫之淨因與宿生之善根。在愛別離苦中種子逼現。豈非五濁惡世甚難希有者乎。遂說偈曰。稽首妙蓮華。諸佛所宣說。若能為人說。乃至竊一句。即是如來遣。告報於異生。共宿摩其頂。法利無量數。而況有孝子。跪誦以報母。晝夜六時中。持誦準漏刻。雙趺印入泥。血淚積成穴。經聲哀痛聲。上達夜摩天。諸天相傳報。贊歎未曾有。乃遣主林神。示現庭中花。一叢而三莖。晶瑩如玉雪。發生凋枯叢。尤為奇特事。我聞諸供養。花為最勝妙。弄花生諸天。胎花生淨土。今於庭砌內。粲此潔白花。表是母與子。皆捨垢染故。我聞妙蓮華。一華具一切。十大千世界。微塵數蓮華。重重作主伴。以為其眷屬。又以一蓮華。攝入一切華。多華及餘華。一一成伴義。故知此蘭華。即是妙蓮華。皆是蓮眷屬。隨機而出現。如是淨妙華。開演戒定葉。方便為枝幹。六度為繁密。無漏法樹林。何憂不增長。佛說孝順果。等補處菩薩。以是十方佛。咸重四恩故。哀哀孝子心。供養生身佛。即名供養佛。佛心隨順故。孝子即身花。果花無有二。心花開敷時。蓮花與俱故。我願十方界。一切諸眾生。咸思報佛恩。誓願為孝子。孝心同佛心。諸佛所加被。十方諸孝子。即是微塵佛。彙旃自國變後不復出。主東林書院三十餘年。闡程朱之學。學者宗之。卒於家(明文偶鈔)。

知歸子曰。經云。孝名為戒。又言。祀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或疑佛氏既已捨其家。毀其身矣。復何孝之云。殊不知。捨其家者盡虛空而為家者也。毀其身者徧法界而為身者也。故曰佛者覺也。覺也者。反始而合本之謂也。反始而合本。孝莫大於是。世之君子誠欲孝其二親。則舍佛將奚之焉。如江劉以下諸賢。其有以知之矣。

汪大紳云。知歸子之於佛。可謂知之明。信之篤矣。現居士身而說法。不毀身。不捨家。可也。

李師政梁敬之斐公美傳

李師政者

上黨人也。唐初官門下典儀。武德中太史令傅奕七上書。請除佛法。僕射蕭瑀爭之力。事雖不行。然猶下沙汰僧道之令。議者率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師政駁之曰。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不永。隋宏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宏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害於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者也。於是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其空有一篇最為精造。辭曰。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慚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其實矣。至如冉疾顏夭。彭壽聃存。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萬形。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由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人之殊命盖亦如是。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何為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論曰。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消。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何得同因果於兔角。匹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玅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恚。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夫妙道之元致。即群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譬如對明鏡而旁觀。臨碧池而俯映。眾像粲

而在目。可見而無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表質。水遇寒而氷壯。氷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為一。菩提不得謂為有。何況群生與眾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非身。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義空。而非太虛。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元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於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為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隕。病因藥除。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為首鼠。良 以道聽而塗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水消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邁人天。豈得闚之以寸管。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無裘禦冬則苦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千品萬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三世因果。佛不我欺。十方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胸臆而為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死生。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廣宏明集・大唐內典錄)。

梁敬之

名肅。安定人。建中朝官翰林學士守右補闕侍皇太子。學天台教於荊溪法師。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宏博。覽者費日。乃削定為六卷。撰統例云。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元之門可闚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非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遺。燾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七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萬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如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籍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破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

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掩也。如通川不可遏也。義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證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層氷。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為上聖之域。豈隔闊遼夐與凡境杳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為悟。失之為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也。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於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沉為穽。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滓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而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大師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年。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荊溪然公。頂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荊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荊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以不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提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薙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踈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是祛鄙滯道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卒贈禮部郎中。時吏部郎中李華亦從荊溪學止觀。荊溪為述止觀大意一篇。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皆其同學云(佛祖統紀・柳河東集)。

裴公美

名休。河東聞喜人也。兒時與兄弟居家塾讀書。有饋鹿脯者共薦之。公美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將何繼。家世奉佛。至公美益精進。有異僧自清涼來。貽舍利三顆並一簡。簡有梵書。莫能識已。得譯者。辨其文曰。大士涉俗。小士居真。欲求佛道。豈離紅塵。長慶中擢進士第。舉賢良 方正異等更內外任官新安太守。屬希運禪師初自黃檗山捨眾。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公美入寺。觀壁間畫。問是何圖相。主事者曰高僧真儀。公美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不能對。公美曰。此間有禪人否。主事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乃請運至。公美舉前問。運朗聲曰裴休。公美應諾。運曰在甚麼處。公美當下知旨。如獲髻珠。遂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復請住黃檗山。後遷宣城。復創精舍請運居之。公美既徹法源。復博綜教相。與宗密法師往來甚親。宗密有所著述。輒序而行之。其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略疏序曰。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眾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閟。故曰密嚴國。統眾德而大備。爍群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廻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萬。行引而為智。然後為正智。依而為因。然後為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真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盖為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盖詮此也。然如來垂教。指法有顯密。立義有廣略。乘時有先後。當機有深淺。非上根圓智其孰能大通之。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而顯演。潛通而廣被。以印定其法。為一切經之宗也。圭峯禪師得法於荷澤嫡孫南印上足道圓和尚。一日隨眾僧齋於州民。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遇圓覺了義。卷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告其師。師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經諸佛授汝耳。禪師既佩南宗密印。受圓覺懸記。於是閱大藏經律。通唯識・起信等論。然後頓轡於華嚴法界。宴坐於圓覺妙場。究一雨之所霑。窮五教之殊致。乃為之疏解。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兩卷。小鈔六卷。道場修證儀一十八卷。並行於世。其序教也圓。其見法也徹。其釋義也端。知析薪其入觀也明若秉燭。其辭也

極於理而已。不虛騁。其文也扶於教而已。不苟飾。不以其所長病人。故無排斥之說。不以其未至盖人。故無胸臆之論。蕩蕩然實十二部經之眼目。三十五祖之骨髓。生靈之大本。三世之達道。後世雖有作者。不能過矣。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之親聞乎。何盡其義味如此也。或曰。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方。行者莫能至。況文字乎。在性之而已。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對曰。噫。是不足以語道也。前不云乎。統眾德而大備。爍群昏而獨照者。圓覺也。盖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今夫經律論三藏之文傳於中國者五千餘卷。其所詮者何也。戒定慧而已。修戒定慧而求者何也。圓覺而已。圓覺一法也。張萬行而求之者。何眾生之根器異也。然則大藏皆圓覺之經。此疏乃大藏之疏也。羅五千軸之文。而以數卷之疏通之。豈不至簡哉。何言其繁也。及其斷言語之道。息思想之心。忘能所。滅影像。然後為得也。固不在詮表耳。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能之耳。人而不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休嘗遊禪師之閫域。受禪師之顯訣。無以自効。輒直讚其法而普告大眾耳。公美居官操守嚴正。不為皦察之行。而吏民畏信。大中初官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革除姦弊。責所在令。長兼董漕運。賞勤而糾惰。舟無廢滯。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為便。六年同平章事。又五年罷歷諸州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初卒。年七十四。公美自中年後斷肉食。屏嗜慾。齋居焚香誦經。習歌唄為樂。嘗著勸發菩提心文云。大眾從無始來。常認為我身者。是地水火風假合之身。旋聚旋滅。屬無常法。非我身也。大眾從無始來。常認為我心者。是緣慮客塵虛妄之心。乍起乍滅。屬無常法。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者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知者是也。空寂靈知。神用自在。性含萬德。體絕百非。如淨月輪。圓滿無缺。惑雲所覆。不自覺知。妄惑既除。真心本淨。十方諸佛。一切眾生。與我此心。三無差別。此即菩提心體。捨此不認。而認臭身妄念。隨死隨。生與禽畜雜類比肩受苦。為丈夫者不亦羞哉。居常自言能不為俗染。可以說法度人。常著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復發願世為國王宏護佛教。後于閬國王生太子。掌有文曰裴休。聞於中朝。公美子弢通書欲奉迎。不可乃止

(唐書・五燈會元・圓覺經略疏序・道院集・北夢瑣言〇按清凉通傳載河東節度使李詵使五臺還。公美與之論佛法。其言甚辨。然詵使五臺乃貞元十一年事。公美年甫數歲。何由與詵問答。明為後人附會。削之)。

知歸子曰。唐世士大夫善說法要者。李梁裴三君子而已。典儀之論禪病。何其痛哉。梁之於荊溪。裴之於圭峯。皆能洪其教者。獨怪

公美撰圭峯碑。謂六祖之道傳於荷澤稱七祖。而南岳馬祖為別系。夫公美既得法於黃檗矣。扶教而抑宗。此予所不解也。

汪大紳曰。空有篇句句字字說透汪大紳凡夫病種。大紳凡夫病是久矣。偶讀六度經。見有大弟子欲以神通免難者。佛說有形之罪可免。其如無形之罪乎。瞿然而起曰。善哉言乎。曾思周程發聖人之蘊。於此可悟入焉。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曰慎獨。曰正心誠意。曰靜虛動直。曰擴然大公。皆於無形之中纖塵不立。纖塵纔立便是放肆。便是偏著虛偽。便是擾擾。便是私曲。無形之中罪惡如山。在儒則斥之曰小人曰異端。在釋則斥之曰魔曰外道。學聖學佛到得纖塵不立境界。曰誠曰明曰一真法界曰圓覺於是出焉。乃大紳凡夫於無形之中好色好名好勝。藏垢納汙海深山積。兀自大言不慙談空說妙宣揚孔佛。咄。安得有無形之中罪惡如山而能空者乎。咄。安得有無形之中罪惡如山而能妙者乎。咄。安得有無形之中罪惡如山埋却聖種而能宣揚孔者乎。咄。安得有無形之中罪惡如山埋却佛種而能宣揚佛者乎。兀自無耻狂心歇息不下。扯那性本無生當體本空話頭。做箇安心丸喫將去。好色過了喫一丸兒者。好名過了喫一丸兒者。好勝過了喫一丸兒者。咄。你道一切本無生。一切本空。那水性本空本無生。你何不入水去。火性本空本無生。你何不入火去。毒性本空本無生。你何不喫砒礵去。你這裏來不得。可知是假。你這凡夫。何不體究真空纖塵不立。去到那入水入火喫砒礵時。只是纖塵不立。再開口談空說妙也未遲耳。你這凡夫原有些熱腸。原有些血性。你若到這地位。色心歇絕轉為大寶燄。名心歇絕逾於須彌山。勝心歇絕升為不動尊。你這熱腸血性發作時。原是大豪傑大羅漢大菩薩。決定能忠爾忘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比不得那一班儒門酸子禪門禿驢。連那好名好色好勝念頭動動時。還要滿面正經。便教他做正經人。有甚用頭。你若肯正經時候。如上所說。把這萬劫熱腸潑天血性放出來時。了不得也。如何了不得。李師政來參。你便坐在萬仞崖巔大棒子劈頭打下萬仞崖邊去也。管教這漢一條窮性命絲毫不留。倘若這漢乖巧道是義學門徒。將那所講用紅格兒謄清做著時文樣子。打聽得汪大紳處館時恭恭敬敬送上求政。你便用著敗毛大筆頭判將去曰。真實做工夫人。一句也背他不得。一賞一罰多少分明。你這熱腸血性用得何等諦當。你何苦為好色好名好勝用却做了凡夫。惹李老先生出你的醜。大紳現身說法竟。一切凡夫們聽者。

又曰。止觀之法非獨為台教綱宗。抑亦孔佛大總持也。堯舜禹相傳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觀也。惟一止也。允執厥中止觀等也。湯曰聖敬日躋。聖觀也。敬止也。合言之止觀等也。文曰

於緝熙敬止。於緝熙觀也。敬止止也。合言之止觀等也。孔顏相傳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觀也。未嘗復行止也。合言之止觀等也。曾思孟相傳張皇孔氏之學。曰正心誠意。止也。曰致知格物。觀也。曰明善。觀也。曰誠身。止也。曰誠者。止也。曰思誠者。觀也。合言之止觀等也。濂洛關閩諸大儒之學以此推之無不合矣。予所見佛書甚少。所及憶者尤少。所及見所及憶者如金剛經言。云何降伏其心。觀也。云何住。止也。曰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止也。生其心。觀也。合言之。止觀等也。圓覺經言之備矣。而楞嚴經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心經觀自在由觀而止層層深入。總不出止觀法門也。以是推之。千經萬典自無不合。予以是知台宗甚大。然予於台宗書。自永嘉頌外實未之寓目也。予何從而得之。予讀朱子書得之也。朱子言存養。止也。言省察。觀也。言存養省察交致互發。止觀等也。重提主敬。觀自在菩薩也。痛下格物窮理功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也。萬法總持歸一誠字。無上正等正覺也。予讀朱子書。句句字字為孔門金針。且為釋迦氏金針。予讀釋迦氏書。句句字字為孔門心印。即句句字字為朱子心印。與孔朱異者迹而已矣。後儒議朱子格物之學者多矣。由其說得無釋迦氏所呵為窮空不盡者乎。釋迦之為釋迦。窮空極盡而已矣。吾孔氏之為孔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先儒有言。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還為那心粗。然則餘塵尚諸學亦心粗而已矣。嗚呼。止觀之為大總持也。而觀法尤要。未有不深於觀而能止者也。不觀而止。饒他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可不慎與。所以儒門之學格物為要。佛門之學觀法為要。朱子精於格物。觀音大士精於觀法。所以為儒佛之選也。嗚呼。予之為是言也。一以為怪談。一以為曠論。皆非予之心也。予之心盖欲一切人天究竟實義。無取中途之樂而已矣。

又曰。日用而不知者凡夫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菩薩也。通乎晝夜而知者如來也。文中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其於易也幾乎。公美之於圓覺。文中之於易。皆見得端緒。

又曰。之三君子者。佛門中之文質彬彬者也。

李樊牛于商鄭馬陸李傳

李山龍

馮翊人。唐初官監門校尉。武德中暴亡。而胸微熱。家人伺之。尋蘇。自言死後有吏攝至一王府。庭中有囚數千。皆枷鎖北面立。王坐高牀。侍衛甚盛。山龍既至階下。王問曰。汝平生作何福業。對言。鄉人每設齋。恒施物助之。又問。汝身作何善業。對言誦法華經日兩卷。王曰大善。即請升階上高座。王移座對之。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便請下座。山龍下。則庭中諸囚忽已不見。王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眾囚聞經皆已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引東行百餘步。過一鐵城云是罪人所居。山龍憫然稱南無佛。復行見一大鑊。火猛湯沸。旁有二人坐臥。山龍問之。對言。我等罪報得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囚得一日休息耳。山龍又稱南無佛便歸家。距歿時已七日矣。同時有史阿誓者。居郊南福水之陰。誦法華經行住不廢。充邑令史。出入城郭必由小徑。低氣怡顏緣念相續。平生未嘗乘馬。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時香聞里許。後十年妻死。合葬啟之。舌本如生。又有薛嚴者。官忠州司馬。長齋奉佛。日誦金剛經三十遍。至年七十二將終。幢盖自空而下。天樂盈耳。其妻見嚴冉冉昇空而去。室中異香芬烈。家人莫不聞之(冥報記・法苑珠林・續高僧傳・報應記〇阿誓或作呵擔)。

樊元智

安定人。弱齡好道。居京城南。依杜順和尚。杜順令習華嚴為業。仍依經修普賢行。每誦經。口中頻獲舍利。前後數百粒。有時夜誦。口放光明照及四十餘里。遠近驚異。年九十二無疾而終。荼毗時牙齒變為舍利。得百餘粒。悉放光明。數日不歇。僧俗建塔以為供養(華嚴經疏鈔・華嚴感應傳)。

牛思遠

名騰。不詳其里居。少挺異操。沉靜寡言。早歲明經擢第。天后時以舅裴炎得罪。貶為牂牁建安丞。中丞崔察欲害之。有異人授以神呪得免。遂篤信佛道。雖已婚宦。如守戒僧。口不妄談。目不妄

視。在牂牁大布釋教。置道場數處。夷人皆漬其化。居三年。莊周獠反。轉入牂牁。遠近皆殺。長吏應之。建安大豪起兵劫。思遠坐樹下。將戮之。忽有旁人持刀斬守者頭。置思遠籠中舁而走。事平還視事。後宰數邑。皆計日受俸。人服其清。尋棄官。精心釋教以終其身(紀聞)。

于昶

不詳其里居。天后朝任并州錄事。晝決曹務。夜判冥司。每知災咎陰為之備凡六年。丁母憂。持金剛經日以為課。更不復為冥吏矣。年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遽謂左右曰。西方聖人來迎我也。即向西連稱佛名而逝(報應記)。

商居士

遺其名。三河縣人。年七歲能通佛書。後廬於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千卷。閱誦未嘗一日廢。從而師者百輩。每行其骨體珊然若戛玉之音。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告之曰。吾旦暮且死。當以火燼吾尸。慎無逆吾旨。是夕坐逝。後三日焚之。視其骨若鈎鎖之相屬也。於是里人建塔以奉焉(宣室志)。

鄭牧卿

滎陽人。舉家修淨業。開元中病篤。或勸進魚肉。不許。手執香爐一心西向。忽聞異香蔚然。遂逝。其舅尚書蘇頲。夢寶蓮華開。牧卿坐其上(佛祖統紀)。

馬子雲

不詳其里居。舉孝廉。任涇縣尉。充本郡租綱。督運入京。舟溺沉米萬斛。繫獄中。子雲專心念佛。閱五年遇赦得出。隱南陵山寺中。持一食齋。天寶十年卒於涇先。謂人曰。吾因數奇。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爾。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室。子雲云。佛來矣。遂逝(紀聞)。

陸康成

不詳其里居。官京兆法曹。公退。忽見已故吏抱案立於前。康成驚曰。爾已下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皆來年兵刃死者。康成曰。得毋有我乎。吏檢示之。康成瞿然曰奈何。吏曰惟金剛經可託。特以報公。言訖不見。康成遂取金剛經誦之。日數十遍。明年朱泚反。署為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怒令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不能入。遂捨之。康成去之終南山老焉(報應記)。

李知遙

長安人。篤志淨土。為五會念佛。導諸眾信。晚得疾。忽云。和尚來也。洗漱著衣然香爐中。出堂頂禮。聞空中說偈云。報汝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生淨土。將爾上金橋。却就牀坐。泊然而化。異香滿室。眾共聞之(淨土文)。

知歸子曰。予觀百家所紀載。其言感應事詳矣。而或者以為異。夫萬法一心。自感自應。如食充飢。如飲止渴。曾足異乎。觀山龍以下諸君事。固知心力不可思議矣。與之言佛而不信者。其亦不自信其心者哉。

汪大紳云。心光為業力所障。遂有地獄等事。業力為心光所破。則地獄等事一時解釋矣。精心持佛語。久之心光自然發露。能救一切苦矣。知歸子撰此一傳。度苦之念。勸人之心。真至已極。伏願仁者敬而聽之。

李長者傳

李長者。名通元。唐宗室子也。為人美鬚髯。朗眉目。丹唇紫肌。天稟超特而學無常師。迹不可測。少留情易道。妙盡微旨。年四十餘專精內典。嘗遊五臺。入善住院。逢異僧授以華嚴大旨。將別。長者曰。師去何之。僧指北峯頂。其夜望見北峯火光亘天。長者曳杖而登。見前僧在火光中樹紫金幢。帝冠者數百圍繞。長者湧身入。作禮而起。忽失前境。乃於巖上一坐三日。已而下山。遂發弘經之願。在則天朝會華嚴經新譯八十卷成。持至太原。寓高仙奴家。日食十棗栢葉餅一枚。居三年。遷馬氏古佛堂。閱十年。又負經而去。行二十里。遇一虎當路。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汝當為我擇一棲止。即以經囊負其背。至神福山下有土龕焉。虎依龕而蹲。長者入龕。虎乃去。山中故無水。是夕風雷拔龕前松。出泉清洌甘美。山中人因號之曰長者泉。夕則吐白光以代鐙炬。二女子不知其自來。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食時則具淨饌置長者前。食已徹去。起開元七年至十八年。著論畢。二女子亦遂去不見。長者自為論序云。夫以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今此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明眾生之本際。示諸佛之果源。其為本也。不可以功成。其為源也。不可以行得。功亡本就。行盡源成。源本無功。能隨緣自在者。即此毗盧遮那也。以本性為先。智隨根應。大悲濟物。以此為名。依本如是。設其教澤。滂流法界。以潤含生。於是寄位四天。示形八相。菩提場內現蘭若以始成。普光法堂處報身之大宅。普賢長者舉果德於藏身。文殊小男創啟蒙於金色。以海印三昧周法界而降靈。用普眼法門覩塵中之剎海。依正二報身土交參。因果兩門體用相徹。以釋天之寶網。彰十剎之重重。取離垢之摩尼。明十身而隱隱。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為廣也。以虛空而為量。其為小也。處極微而無迹。十方無卷即小相而匪虧。纖塵不舒含十方而非礙。於智海果德顯殊分於五位之門。常住法堂示進修於九天之上。此方如是十剎同然。聖眾如雲。海會相入。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眾形。彼此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論中大要明眾生性即諸佛性。迷即為凡。悟即是佛。但能信入。從始發心。文殊理。普賢行。一時頓印。如將寶位直授凡庸。回觀世間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故其明十種發心云。賢首品中從凡夫位以信為首。決定取佛大菩提。故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心不動智與自心無異智故只為無明所迷故無明與十方諸

佛心本來無二故。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身根本智與自身無異故。何以故。皆是一法性身。一根本智。猶如樹株一根多生枝葉等。以因緣故一樹株上成壞不同。故從凡夫地信如來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我悉盡能行之。何以故。自憶無始時來波流苦海無益之事尚以行之。何況如今菩薩萬行濟眾生事豈不能為。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皆從三昧生。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三昧皆從如來自性方便生。我亦具有如來自體清淨之性。與佛平等。從凡夫地信十方佛一切神通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神通依真智而得。我但依真性智中無有煩惱無明成智一切業亡。唯有智慈通化自在。從凡夫地信佛智慧。我亦當得。何以故。一切諸佛悉從凡夫來故。從凡夫地信佛大悲普覆一切。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大悲從大願起。我亦如諸佛發大願故。從凡夫地信佛自在。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自在於性起法門。智身法身入眾生界。不染色塵。諸根自在。我亦不離性起如來智故。從凡夫地信自發心。經無盡劫修功德行滿。位齊諸佛。不移一念。何以故。為三世無時故。如是從凡夫信解始終徹佛果位。如上所發十種信者。必能決定成就十信之門。住於堅固之種。永不退轉。他所論暢演一乘義至深廣。此其最切者。長者常冠樺皮衣麻衣。長裙博袖散腰徒跣。放曠人天。靡所拘執。一日出龕遇山中人高會宴樂。長者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眾驚其去。有送者至龕。謝遣之。是夕烟雲凝布。巖谷震蕩。有白鶴翔空哀唳。其餘飛走悲鳴滿山。山中人共往候之。則已端坐示寂於龕中矣。白光從頂而出。上徹於天。時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壽九十有六。所著華嚴論四十卷。決疑論四卷。略釋一卷。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至於十玄・六相・百門義海・普賢行門・華嚴觀等及諸偈讚並傳於世。宗教兩家咸推服焉(華嚴合論・決疑論序・賢首宗乘・清凉通傳・華嚴持驗記)。

知歸子曰。予讀華嚴經。悲悔故見狹劣闇大方不知局此幾何世。然而渾渾乎其無涯。郁郁乎淵淵乎無所施吾視聽也久之。得李長者論。紬繹之。恍乎其有會焉。吾願生生窮遊於華藏海中。其庶幾乎。

汪大紳云。無相光中常自在。長者之謂矣。知歸子讀華嚴經有得輒告吾。吾不信也。今觀傳贊。知所得於經論者。有以發其覆而遊於廣大高明之域。口吐白光代炬。為說華嚴之始。白光從頂而出。上徹於天。為說華嚴之終。長者其有以教我矣。

顏清臣韋城武傳

顏清臣

名真卿。琅邪臨河人也。舉開元中進士。擢制科。天寶末年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舉兵為諸郡倡。扼其衝。大破賊。肅宗即位。赴行在。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立朝嚴重。直道而行。不畏彊禦。以是不容於朝。屢外轉。乾元初拜浙江節度使。清臣故信樂佛法。嘗受戒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時肅宗詔天下立放生池。清臣為立碑。歌誦主德。助宣佛化。其文曰。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難之運。無少康一旅之眾。當祿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厲精為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回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虓[谷*闞]五年椎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跧伏行就沸湯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而嫗煦萬類。勤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於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訖於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衙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如今者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情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辭曰。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大。乾元啟蹟。緯武勘亂。經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巍巍。威深虩虩。遘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致誅。史明辟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期。非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祐。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

辟。率土之濵。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為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流水長者。從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真卿勒銘敢告。凡百文成。復上表肅宗乞御書其碑額。肅宗詔曰。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依。江漢為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文。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結好生之上德。倡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於衷。予嘉乃意。所請者依。德宗朝官太子太師。為宰相盧[木*巳]所嫉。李希烈反請遣清臣往宣詔旨。希烈欲降之萬方。終不屈。卒為賊所殺。年七十七。淮泗平子顏碩以其喪歸。將易棺以葬。發之。顏色如生(唐書・魯公文集・鐔津集)。

韋城武

名皐。京兆萬年人也。生彌月。父飯僧祈福。一胡僧不召而至。坐之庭中。既食。乳母抱兒出。胡僧忽升階謂兒曰別久無恙乎。兒目僧而笑。眾詰其故。胡僧曰。此兒諸葛武侯後身也。夙有惠於蜀。他日當為蜀帥。受蜀人之福。吾與之有舊。故來相視。父因以武字之。已而起家帥府。為監察御史。德宗朝知隴州行營留事。朱泚反。署為御史。城武斬其使。遣兄平乃弇赴行在授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貞元初移劒南西川節度使。治蜀二十有一年。數出師破吐蕃。服南詔。府庫既實。三年一復其民賦。蜀人安之。封南康郡王。雅信樂佛法。請清凉國師著法界觀元鏡一卷。嘗作鸚鵡舍利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一念。留真骨於已斃。殆由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河東裴氏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或教以持佛名號者。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佛。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予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為緣起也。真際離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或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以今年七月悴而不懌。已而日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阿彌陀佛。暨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遂命火以闍維之法。餘燼之末果得舍利十

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五臺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泪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其異也。予謂。古之所以通聖神。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恆。而況此鳥有宏於道。聖證昭昭。胡可默也。是用不愧。直書於辭。順宗朝王叔文等亂政。城武上表請太子監國。暴叔文等之姦。已而太子遂受禪。叔文等皆罷黜。是歲卒於西川。贈太師。謚忠武。蜀民思其德。立廟祀之(唐書・宣室志・佛祖通載)。

知歸子曰。記稱顏公少遇道士陶八。八得鍊神之術。期以他日待公於羅浮。公既死。有人至羅浮見二客圍棋。一客顧之曰。煩寄一書於北山顏氏。乃受書而還。其子得書大驚曰。此先太師手筆也。公之得仙。無足異者。然予讀公書。其於佛法信向久矣。若韋公者。其亦顏公之亞也。故合而論之。

汪大紳云。如此大人物。却以兩篇文字作對合而傳之。抑何妙遠不測。曰慈悲心所發故。宏法深心所成故。

龐居士傳

龐居士者。名蘊。字道元。襄陽人也。父任衡陽太守。寓居城南。建菴於宅西。為修行之所。唐貞元初參石頭禪師。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後參馬祖。復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道元於言下領旨。留駐二載。自後機鋒迅捷。諸方莫能難。嘗以舟載家珍數萬沈之湘流。元和初歸襄陽。棲止巖竇。與妻子及女靈照市鬻竹器以自活。嘗作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又作偈曰。心如境如。無實無虛。不是賢聖。了事凡夫。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靈照遽報曰。日已午矣。而有蝕也。可試觀之。居士避席臨窓。靈照即據榻趺坐而化。居士笑曰。吾女鋒捷矣。乃拾薪燔之。展期七日。太守于頔素與親厚。乃往問安。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端躬若思。異香滿室。頔亟呼之。已逝矣。遺命焚棄江湖。頔遣使報其妻。妻曰。這癡女與無知老漢。不報而去。何忍也。因往告子。子方鄹畬。釋鉏應曰嗄。良久亦立而亡去。妻曰。愚子癡何甚也。亦燔之。未幾徧詣鄉閭告別隱去。不知所終(傳燈錄・龐居士集序)。

知歸子曰。予少讀寒山大士詩。樂之如遊危峯邃澗。中聞懸泉滴乳。松籟徐吹。五蘊聚落一時杳寂。已而讀龐居士詩。又如刺船入海。天水空同。四大浮根脫然漚謝。嗚呼。魚山清梵。伽陵仙音。剎剎塵塵。度生無盡矣。

汪大紳云。看龐家老老大大。遊戲寂滅光中。一何似老杜詩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欻欻飛也。

居士傳十八

王敬初陳操甘行者張秀才傳

王敬初

襄州人。初見睦州陳尊宿。尊宿曰。今日何故入院遲。敬初曰。看打毬來。尊宿曰。人打毬。馬打毬。答曰人打毬。曰人困麼。曰困。曰露柱困麼。敬初惘然。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尊宿以告。尊宿曰。露柱困麼。曰困。歷官至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敬初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敬初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疑之。明日屬鼓山供養主探其意。米亦隨至。匿於屏間。供養主問曰。昨日米和尚有何言句便不相見。答曰。獅子咬人。韓盧逐塊。米聞即省前過。遽出笑曰我會也。敬初曰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敬初豎起一箸。米曰這野狐精。敬初曰這漢徹也。一日問僧。一切眾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無。敬初指壁上畫狗曰這箇還有也無。僧不對。敬初代答曰看齩著汝。又嘗與臨濟到僧堂問曰。這一堂僧還看經麼。臨濟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曰不習禪。敬初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個甚麼。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敬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臨濟曰。將謂你是俗漢。後嗣法溈山祐公(五燈會元・先覺宗乘)。

陳操

不詳其里居。為睦州刺史。參陳尊宿。一日尊宿看金剛經。操問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尊宿舉經起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省。遂嗣法焉。後官至尚書。齋僧次。拈胡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個麼。僧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操曰敲鐘謝響。後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操却縮手。僧無語。操曰果然。嘗訪資福和尚。和尚見操便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一圓相。和尚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和尚便歸方丈閉却門(五燈會元・先覺宗乘)。

甘行者

名贊。池州人。嗣法南泉願禪師。一日入南泉設齋。黃蘗運為首座。行者請施財。答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曰甚麼道爭消得贊賵。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黃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

乃矚。行者嘗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行者曰譬如餧驢餧馬。藥山令供養主行乞至行者家。行者問從何來。曰藥山。行者曰來作麼。曰教化行者。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行者便捨銀兩錠。歸舉呈。藥山曰。速還之。子著賊了也。主即送還。行者曰。彼中有人。加銀施之。巖頭嶻禪師嘗舍行者家度夏。補衣次。行者趨過。巖頭以針作箚勢。行者整衣謝。妻問云作麼。行者曰說不得。妻曰也要大家知。乃舉前話。妻頓悟乃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咽。其女子聞之亦悟曰。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嶻上座箚將去也(五燈會元・先覺宗乘)。

張秀才

名拙。謁石霜諸公。石霜問秀才何名。曰名拙。石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五燈會元)。
知歸子曰。自曹溪之化行。而居士之究心祖道者多矣。予閱傳燈諸錄。錄諸子問答機緣如此。其他行事不得而詳也。

王摩詰柳子厚白樂天傳

王摩詰

名維。世為祁縣人。後徙家於蒲。與弟縉俱有俊才。開元九年擢進士第。歷官至監察御史。母博陵縣君崔氏。持戒安禪。摩詰於藍田營山莊。為母經行之處。既卒。乃上表於朝。請施莊為寺。詔許之。天寶末為給事中。安祿山陷京師。為所得。以藥下痢佯瘖。祿山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賊平論罪。時縉已官刑部侍郎。請削官贖兄罪。乃左遷太子中允。累遷尚書右丞。在京師從薦福寺道光禪師遊。日飯數十名僧齋。中無所有。唯藥鐺茶臼經案繩牀而已。居常不茹葷血。不衣文綵。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處一室。焚香獨坐以禪誦為業。時與友人裴迪往來山莊。彈琴嘯咏樂之忘歸。同時有魏處士者。高不仕之節。屢徵不應。摩詰為書遺之曰。聖人知身之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之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古之高者曰許由。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迹。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豈入道者之門與。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願足下思可不可之旨。無守默以為絕塵。以不動為出世也。乾元二年七月有疾。以縉在鳳翔。索筆作別縉書。又與親故書數幅。多敦厲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逝(唐書・右丞文集)。

柳子厚

名宗元。河東人。早歲登進士第。舉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末官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引入禁中議政。轉禮部員外郎。俄而王韋敗。子厚貶邵州刺史。未至。貶永州司馬。子厚自幼信佛。求其道積三十餘年。韓退之嘗遺書規之。子厚答曰。浮屠之教。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既南遷。與諸禪人遊處。一時南方諸大德碑銘之文多出其手。其為言尊尚戒律。翼贊經論。以豁達狂禪為戒。嘗著文曰。東海若闡淨土法門。其辭曰。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刳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蟯蚘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韜列星涵太陰。揚陰

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不處也。必汩之西澨。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蟯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也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羶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而不可易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汩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雜於十二類之蟯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眾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羶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其愚也。元和十年遷柳州刺史。柳故夷子厚導以禮義。恤其孤獨。經其生產嫁娶葬埋。各有條法。三年教化大行。柳民懷之。及卒。柳民為立廟羅池。事具韓退之羅池廟碑(柳州文集・唐書・昌黎文集)。

白樂天

名居易。太原下邽人。貞元中擢進士第。元和中官左拾遺。彊直敢言。其所諫爭多軍國大體。憲宗屢納之。既而為宰相所忌。出為江表刺史。徙江州司馬。樂天好釋氏書。用以自理性情。能順適所遇。不以遷謫介意。立隱舍於廬山。與諸禪德遊處。或經月忘歸。長慶中為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諷。時河朔亂。出師無功。樂天上言制御之策。不用。乃求外任出知杭州。太和二年為刑部侍郎。求為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會朋黨事起。樂

天見時不可為。思退處散地以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如滿禪師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先是太和中樂天在東都長壽寺受八戒。與僧俗百四十人畫彌勒上生圖。共發願生兜率內院。及晚歲得風痺疾。更捨錢三萬命工畫西方極樂世界。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佛居中。觀音勢至執侍左右。百萬人天恭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莊嚴。具如經說。既成。復發願言。願此功德回施一切眾生。一切眾生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大白毫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以偈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苦。願如我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又自以生平湛樂文字。放言綺語往往有之。懼結來業。願以文字因緣回向實地。希於來世讚歎佛乘勸轉法輪。乃作六偈唱於佛前。讚佛偈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為天人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讚法偈曰。過現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回向。讚僧偈曰。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眾中之尊。假和合力。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讚眾生偈曰。毛道凡夫。火宅眾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懺悔偈曰。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求其相。中間內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發願偈曰。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願我得親。最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最後供養。受菩提記。會昌六年卒。年七十五。遺命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神道碑。可葬香山如滿禪師塔側。家人從之。無子。以從孫嗣(唐書・長慶集)。

知歸子曰。摩詰・子厚並以文術鳴當時傳後世。然考其生平。視白公有愧焉。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古人所為致悲者也。摩詰脫盖於輞川。子厚激誠於海若。驚心垢蔑蟬蛻清虛。具此淨因理宜解脫。而子厚乃復流連神趣。立威醉人亦獨何哉。

汪大紳云。三人同傳而以白先生為指歸。此傳引人入勝處也。王柳名理妙絕。白先生則願力堅矣○又云。知歸子贊已具隻眼者。二人生平卒不能無愧者。知歸子亦曾究其因乎。以二人乃文人根種故也。此等根種最不濟事。吾近來尚喜歸震川侯朝宗汪鈍翁諸先生文。并及湯臨川洪昉思曲子不濟事甚矣。真實學道人。案頭只宜看內外經典。先儒古德書。歷代史冊。及韓歐李杜詩文。乃無一字入陰界。記取吾語。流連神趣語尤好。只為他趣根深耳。趣根亦從文根得來。其為神者。以子厚生平孑直故也。去其趣而存其直。則生天矣。記取吾語。

居士傳二十

楊大年李公武傳

楊大年

名億。浦城人也。少能文。年十一宋太宗召試詩賦。授秘書省正字。真宗朝累遷至左司諫。咸平中詔近臣議靈州棄守事。大年上書極言征戍之苦。棄之便。真宗立劉后。后所出微。朝臣以為不可。真宗欲得大年草制。使丁謂諭旨。大年難之。謂曰。勉為之。不愁不富貴。大年曰。如此富貴。非所欲也。乃以命陳彭年。旋移疾歸。大年初不知有佛。後會翰林李維勉以宗門事相策發。遂生深信。著發願文云。十方常住一切諸佛。真淨妙法。無生聖人。惟願以真實眼。真實智。真實平等。不捨誓願。洞賜哀憐。切念億與法界眾生。從無始曠大劫來。未識佛時。未遇法時。未會僧時。於其中間至於今日。趨塵背覺。迷失本心。閉解脫門。涉輪迴道。蝟張見網。蜂喧妄壟。懸嗜慾之帆。鼓無明之浪。杯我慢酒。醉苦惱鄉。不憑歸向之誠。是滯因果之迹。如斯過咎。齊佛所知。惟佛所見。若輕若重。等與法界眾生有茲罪者同共懺悔。願罪消滅。以億所集善根隨時回向真如實際。承諸佛本誓願力。大威猛力。勝護念力。盡未來際直至無上菩提。為一切依正莊嚴具。為一切自他解脫門。一切三昧門。一切陀羅尼門。一切安立眾生門。一一稱虛空等法界。皆有我身起勇猛心。捨身命財。興大佛事。作大利益。攝化有情。願諸有情見我身。聞我名。皆發菩提心。與我同回向。無上菩提心不退轉。願億與法界眾生未契心者。開佛知見。悟自本心。一念發明。諸境純淨。去來坐立見聞覺知。咸以如實智相應。不相違背。從今去已盡未來際。令菩提心相續不斷。所作利益常得現前。供養諸佛利樂眾生。眾生成佛盡。然後成正覺。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法界有邊。願心無極。病起由秘書監出知汝州。謁廣慧禪師。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廣慧曰來風深辨。大年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廣慧曰君子可人。大年應諾。廣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廣慧曰。公曾與何人道話來。大年曰。億曾問雲嚴諒監寺。兩个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億曰我祇管看。未審得如此道否。廣慧曰。我即不然。大年曰請和尚別轉一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跳- 兆+孛]跳在。大年言下脫然。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更須合掌南辰後。自後與廣慧遊從日密。遂嗣其法。嘗致書李維勉曰。自遇廣慧師。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夢忽

覺。平昔礙膺之物爆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然現前。繼紹之緣其在是矣。天禧四年為翰林學士。代寇準奏請太子監國。斥丁謂姦邪。謂聞而深恨之。是歲微疾。環禪師往視之。大年曰。億四大將離。大師如何相救。環槌胸三下。大年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大年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大年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都尉得偈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即往詣之。而大年逝矣。年四十七。謚曰文(武夷集・五燈會元・宋史)。

李公武

名遵勗。上黨人也。舉進士。尚萬壽長公主為駙馬都尉。累官至鎮國軍節度使。性尚朴素。有節概。天聖間請太后歸政天子。論者韙之。居常探索宗要無間寒暑。得心法於谷隱禪師。嘗作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武不樂仕宦。請援唐韋嗣立故事退處山林。不許。與楊大年及慈明禪師為法門好友。大年卒。為制服。將卒之年。遣使邀慈明於唐明。既至月餘而公武得疾。臨終畫一圓相作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慈明問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武曰今日熱如昨日。隨問曰臨行一句作麼生。慈明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武曰。晚來倦甚。更不答話。遂泊然而逝。仲子端愿。官大尉。亦篤志祖道。築室後圃。邀達觀禪師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一日問達觀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達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了。達觀曰善惡都莫思量。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達觀曰未知生焉知死。曰生則已知。達觀曰生從何來。端愿擬對。達觀揑其胸曰。祇在這裏。思量則甚。端愿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端愿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端愿立朝有直節。以太子太保致仕終(五燈會元・宋史)。

知歸子曰。楊李二公不捨塵勞頓明本有。遂超然於生死之際。偉哉。初機學人往往厭動求靜。靜不可得。煩惱攻中。業繫日強。妄希解脫。難矣。即奈何不取鏡於二公也。

汪大紳曰。廣慧・達觀皆得臨濟機用。所以能了當人大事。近來知解之流。祇向人如何若何怎麼怎麼。弄得人[跳- 兆+孛]跳者只

管[跳- 兆+孛]跳去。貪程者只管貪程去。看你何日是了。悲夫。

居士傳二十一

晁王文富張趙傳

晁明遠

名迥。世為清豐人。父儉。徙家彭門。明遠幼能文。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至道末官翰林學士。性樂易淳固。服道甚篤。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真宗數稱為長者。初受學於劉海蟾。得煉形服氣之術。後學釋氏。以止觀為宗。在禁苑中與同僚偶坐。有汲水者趨而過。語同僚曰。觀空純熟。目無全人。所著書有道院別集。多發明空理。其一云。人生世間。其夢無數。無數之夢。一一稱我。一一之我。豈非空乎。歷劫之中。其身無數。無數之身。一一稱我。一一之我。又非空乎。夢既是空。身亦如夢。何以迷著。念念爭空。又云。人生有身。而後有名。人人各以身名自執。為我己之身名。自無始來。生化出沒亦已無數。不知定以何時何處之身執為我耶。定以何時何處之名垂之不朽耶。靜思好身後名者不亦悠悠哉。又作七審。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滅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中得恬愉否。書之座右。終身自考以驗道力。仁宗即位。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昭德坊。里名其堂曰凝寂。時習安坐。鞭心入理。晝課心經。夜則數息。戒家人無輒有請。其夫人密覘之。見其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如木偶。一夕夢遊西北方國。入大山洞中。群僧列而誦經。明遠合掌禮之。顧見一道士向明遠作禮。趨而避之。居一月卒。年八十四。謚文元。其後李昌齡紀明遠事。謂其前生實淨居天主云(東都事略・道院錄・法藏碎金・文元逸事)。

王子正

名隨。河陽人。登進士甲科。歷知州郡。其為政外嚴而內寬。居常慕裴公美之為人。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往興教寺謁小壽禪師。機語契合。自是踐履日深竟明大法。時長水法師子璿疏首楞嚴經既成。屬子正為之序。序曰。大佛頂義密因了義首楞嚴經者。乃竺乾之洪範。法苑之寶典也。昔能仁以出震五天。獨尊三界。舍金輪而啟物。現玉毫而應世。觀四生之受苦也惠濟庶物。愍羣機之未悟也力垂善誘。於是俯仰至理述宣微言。闢大慈之門。廓真如之海。以為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起。一切眾生不出因緣而有。乃知生死輪轉

貪欲為本。修證常樂禪慧為宗。則斯經也可以辨識諸魔。破滅七趣。謂止及觀。修圓覺妙明之心。發真歸元。證上乘至極之道。懿夫般剌譯其義。房相筆其文。今釋璿師學識兼高。辨才無礙。以是經典為時教於一代。分妙理於十門。功濟大千。道傳不二。信受則為世津梁。開悟則入佛知見。乃題經以作疏。因疏以明理。故可以開前疑而决後滯。披迷雲而覩慧日。隨志在外護。慙無內學。因獲覽閱。輒述序引。歸依法寶。幸精究於真詮。讚揚佛乘。願普霑於勝果。嘗刪次傳燈錄為玉英集。行於世。明道中參知政事。臨終書偈曰。畫堂燈不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贈中書令。謚章惠(東都事略・五燈會元・楞嚴經疏序)。

文寬夫

名彥博。汾州介休人也。歷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嘗兼譯經潤文使。封潞國公。初鎮北京。時華嚴洞老來別。寬夫曰。法師老矣復何往。曰入滅去。寬夫以為戲言。既去。使人候之。果入滅矣。大異之。及閣維。親往臨視。以琉璃瓶置座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入吾瓶。俄有煙自空而降入瓶中。傾之獲舍利無算。乃皈信佛法。晚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發願云。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居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為淨土會。年九十二卒。謚忠烈(東都事略・林間錄・佛祖統紀・佛法金湯)。

富彥國

名弼。河南人。慶歷中與文寬夫並相天下。稱為富文。封鄭國公。趙閱道嘗貽書策之曰。執事富貴已極。道德甚盛。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願益勉之。彥國以為然。守亳州日。聞修顒禪師主投子。遂往參謁。顒見即呼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彥國汗出浹背有省。即延至府中居兩月。日有發明。後呈顒書曰。弼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年八十餘卒。元祐初加太師。謚文忠(東都事略・五燈會元・湘湖野錄)。

張安道

名方平。宋城人。累官太子太師。[改- 己+易]歷中外。望重一世。慶歷中為滁州守。遊瑯琊山。抵藏院。偶見楞伽經。取視之。恍然

如獲舊物。讀至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宿障氷釋。遂明心要。作偈曰。一念在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以此經授蘇子瞻。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江淮間。王介甫問安道曰。孔孟去世後千餘年。絕無人焉。何也。安道曰。豈為無人。亦有過之者。介甫曰何人。安道曰。馬祖一。汾陽無業。雪峯存。巖頭巖。丹霞然。雲門偃。介甫未喻。安道曰。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介甫歎服。後以語張天覺。天覺撫几曰。至哉此論也。卒謚文定(東坡文集・佛祖統紀)。

趙閱道

名忭。衢州西安人。氣宇清逸。喜慍不形於色。仁宗朝官御史。勁直敢言。神宗朝擢參知政事。屢陳新法之害。歷知諸州。民懷其惠。閱道年四十餘。屏去聲色。居常蔬食。究心宗教。初在衢與慧來禪師遊。慧來不容措一辭。及在青州時時冥坐。忽聞雷震。大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的。慧來聞而笑曰。趙閱道撞彩耳。元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作高齋居之。禪誦精嚴。日延一僧與之對飯。嘗作偈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注云。切忌錯認。日所為事。夜必露香以告於天。七年卒。年七十七。先期徧辭親友。其子屻。見其形色異常。問後事。閱道厲聲叱之。遺慧來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少頃趺坐而化(東都事略・五燈會元・趙清獻集)。

知歸子曰。明遠之學於天台三觀之旨。知所致力矣。子正與楊大年並號參禪有得。觀其去來之際。非其驗耶。文富張趙平生勳德具載於史。予獨序其學道之始卒。以著其所存者如此。

汪大紳云。以文富勳名若未了此一著。亦祇是一場大夢耳。讀至此。令我勳名之念氷消矣。

居士傳二十二

楊次公王敏仲傳

楊次公

名傑。生於無為州。自號曰無為子。元豐中官太常。初好禪宗。歷參諸老宿不契。既從天衣禪師遊。天衣每引龐公機語令參究。及奉祠泰山。一日鷄初鳴。覩日出如盤湧。忽大悟。易龐公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書寄天衣。天衣然之。嘗示僧曰。學道之人。十二時中常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人苗稼。擿鼻拽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裸裸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須著精采。不可說禪時便有道理。洗菜作務時便無知也。如鷄抱卵。若是一刻拋離。暖氣不接。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也。熙寧末以母憂歸。閒居閱藏經。遂歸心淨土。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憫諸眾生溺心五濁輪轉無已不知出離。而參禪人又輒視淨土為權教。妄生異見。深負諸佛大悲方便導引之心。適同時王敏仲撰淨土決疑集成。次公為之序。其辭曰。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往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者何也。彌陀光明如大圓月。徧照十方。水清而靜則月現全體。月非趣水而遽來。水濁而動則月無定光。月非舍水而遽去。在水則有清濁動靜。在月則無趣舍去來。故華嚴解脫長者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是知眾生注念。定見彌陀。彌陀來迎。極樂不遠。乃稱性實言。非權教也。淨土無欲。非欲界也。其國地居。非色界也。生有形相。非無色界也。一切眾生未悟正覺。處大夢中。六道升沉。未嘗休止。諸天雖樂。報盡相衰。修羅方瞋。戰爭互勝。旁生飛走。噉食相殘。鬼神幽陰。飢渴困逼。地獄長夜。痛楚號呼。得生人趣固已為幸。然而生老病死眾苦嬰纏。惟是淨方更無諸苦。蓮胞託質。無生苦也。寒暑不遷。無老苦也。身非分段。無病苦也。壽命無量。無死苦也。無父母妻子。無愛別離也。上善人聚會。無怨憎會也。華裧香食珍寶受用。無求不得。無窮困也。觀照空寂。無蘊苦也。悲濟有情。欲生則生。不住寂滅。非二乘也。智照生死。得不退轉。非凡夫也。三界蕩然。譬如四裔。丘陵阬坎。穢腐所積。溪壑阻絕。孰為津梁。乃有狂人迷路於此。惡獸魑魅惱害雜居。刀兵水火或時傷暴。風霜霹靂凌厲摧攝。罔知城域可以庇覆。飲食衣服未或充足。甘受是苦

不求安樂。有佛釋迦是大導師。指清淨土是安樂國。無量壽佛是淨土師。爾諸眾生但發誠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則無諸惱。不聞知者固可哀憐。亦有善士發三種不信心。不求生者。尤可嗟惜。一曰吾當超佛越祖淨土不足生也。二曰處處皆淨土西方不必生也。三曰極樂聖域我輩凡夫不能生也。夫行海無盡。普賢願見彌陀。佛國雖空。維摩常修淨土。十方如來有廣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試自忖量。孰與諸聖。謂不足生者。何其自欺哉。至如龍樹祖師也。楞伽經有預記之文。天親教宗也。無量論有求生之偈。慈恩通讚。首稱十勝。智者析理。明辨十疑。彼皆上哲。精進往生。謂不必生者。何其自慢哉。火車可滅。舟石不沈。現華報者莫甚於張撙。十念而超勝處。入地獄者莫速於雄俊。再生而證妙因。世人愆尤未必若此。謂不能生者。何其自棄哉。般舟三昧經云。跋陀和菩薩問釋迦佛。未來眾生云何得見十方諸佛。佛教念阿彌陀佛。即見十方一切諸佛。又大寶積經云。若他方眾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發一念淨信。歡喜愛樂。所有善根迴向。願生無量壽國者。隨願皆生。得不退轉。此皆佛言也。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欺自慢自棄己靈。流入輪迴。是誰之咎。四十八願悉為度生。一十六觀同歸繫念。一念既信。已投種於寶池。眾善相資。定化生於金地。無輒悔墮。誤認疑城。即時蓮開得解脫道。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大光明中決無魔事。直指淨土決疑集者。吾友王古敏仲之所編也。博采教典。該括古今。開釋疑情。徑超信地。其載聖賢之旨。在淨土諸書最為詳要。蓋安養國之向導也。若登彼岸。舟固可忘。來者問津。斯言無忽。元祐中官兩浙提點刑獄卒。臨終說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先是有司士參軍王仲回者與次公同鄉里。嘗從受念佛法門。問如何得不間斷。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也。仲回躍然。明年次公守丹陽。一夕忽夢見仲回云。向蒙以淨土為導。今得往生。特來致謝。再拜而出。已而得其子訃書。言仲回預知化期。徧別親舊逝矣。次公既卒。其後有荊王夫人與侍妾同修淨土。其侍妾先化去。引夫人夢遊西方。見一人坐蓮華上。其衣飄揚。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問是何人。侍妾云揚傑也。次公嘗著輔道集。專揚佛教。蘇子瞻為之序(東都事略・樂邦文類)。

王敏仲

名古。東都人。文正公旦之曾孫也。初杭州昭慶寺法師省常與諸士大夫結淨行社。文正為之首。及有疾。乃屬楊大年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為僧。宴坐林間。觀心為樂。我死為我請大德施戒剃髮

鬚著三衣火葬。勿以金寶置棺內。既卒。大年曰。公三公也。殮贈公衮。豈可加於僧體。但以三衣置柩中而已。自敏仲之先。七世持不殺戒。好放生命。至敏仲。忽自疑。一日問小法華禪師曰。以古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眾生否。敏仲瞿然。遂發心放生命一百萬。遊江西與晦堂楊岐諸老師究宗門中事。既而作直指淨土決疑集。宏西方之教。閒居數珠不去手。行住坐臥修行淨觀無有閒歇。著淨土寶珠集序云。眾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而無不生。有佛世尊。今現說法。在極樂國。號阿彌陀。緣勝劫長悲深願。大無邊際。光明攝受不思議淨妙莊嚴。珠網麗空瑤林蠹地。池含八德華發四光。韻天樂於六時。散袾華於億剎。諸佛共讚。十方來歸。彌陀心內眾生新新攝化。眾生心中淨土念念往生。質託寶蓮不離當處。神遊多剎豈出自心。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而本非升降。被圓頓機則皆一生補處。明方便門則有九品階差。念本性之無量光本來無念。生唯心之安養國真實無生。解脫苦輪十念亦超於寶地。會歸實際二乘終證於菩提。如大舟載石而遂免沉淪。若順風揚帆而終無留難。悟之則非遠非近。迷之則即近而遙。嗟夫學寡障多疑深觀淺。斥為權小閒若存亡。則以馬鳴龍樹為未然。天台智覺為不達。不信當受菩提記。不肯頓生如來家。籠鳥鼎魚翻然游戲。隙駒風燭妄計久長。虛受一報身。枉投諸苦趣。豈知大雄讚勸金口丁寧。侶聖賢於剎那。具相好於俄頃。樂受則永拋五濁。悲增則迴救三塗。於此不知。是為可憫。自魏晉大經初出。則有遠顯諸賢繼修。事列簡編。驗彰耳目。福唐釋戒珠採十二家傳記。得七十五人。蒐補闕遺。芟夷繁長。該羅別錄。增廣新聞。共得一百九人。隱顯畢叙。緇素並列。會江河淮濟於一海。融瓶盤釵釧無二金。標為險道之津梁。永作後來之龜。鑑居常以大藏浩衍學者不能徧觀。乃隨經次第。釋其因緣。詮其旨要。為法寶標目十卷。既成。說偈曰。歸命正徧知。如來妙法藏。十方大菩薩。三尊真聖眾。我今於法寶。願作勝妙緣。若以一毛端。測量太空界。如說須彌頂。是諸天住處。如指海波中。大魚龍窟毛。廣大殊勝處。非一言可盡。然其所標顯。舉要非妄謬。憫彼不遇者。望涯而自絕。常時過寶所。終身空手過。暫能一經目。即植菩提根。清信樂法人。未暇徧披閱。崑山取片玉。滄溟采如意。隨其所欲見。發函即有得。多聞博覽人。已知龍藏者。溫故檢忘誤。釋然得本明。除彼大闡提。有是種種益。海墨書一義。九旬而演妙。云何以片言。而欲顯法要。如來在定時。五百阿羅漢。各各說所解。而皆非佛意。各順正理故。可依而無罪。我今所撰述。悉稽古德語。非我妄臆說。是故應信受。智者悟筏喻。不著文字

相。見月而忘指。入海譏筭沙。方便有多門。豈以一廢百。種種皆佛事。全來彰妙用。以此勝功德。願常在佛會。一音所演法。歷耳永不忘。如海受大雨。亦如水傳器。持以利眾生。如法界無盡。徽宗朝官戶部侍郎。與中丞趙挺之同理逋賦。多所蠲釋。挺之劾敏仲傾天下財以為己惠。諫官江民表辨其誣。既而入元祐黨人籍。尋化去。有僧神遊淨土。見敏仲與葛繁在焉。繁澄江人。官至朝散夫夫。公第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一日方禮誦時。舍利從空而下。後無疾面西端坐而逝(宋史・法寶標目・樂邦文類・法喜志〇藏中誤以標目為元人作。今據文獻通考・經籍志正之)。

知歸子。曰自曹溪闡無相之宗。斥心外求生淨土者。後學不悟其旨。妄生分別。執著成謗。哀哉。佛本無相。念即無念。以無念念念無相佛。是為直指。是為單傳。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若楊王二公其庶幾乎。

汪大紳云。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二公只是能擇能處〇吾自閱七佛偈後。徧觀萬法。無不攝於是。毗婆尸佛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是偈能了。曹溪之蘊盡於是矣。曹溪之言曰。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毗婆尸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曹溪曰無相為體。毗婆尸曰幻人心識本來無。曹溪曰無念為宗。毗婆尸曰罪福皆空無所住。曹溪曰無住為本。先聖後聖非若合符節者與。曹溪善發先聖之旨。其言曰。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其發明下手工夫之言曰。此法門立無念為宗。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之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此毗婆尸開示心識本來無要指也。下手工夫全在此一句。了此乃能於相而離相。復人之本性也。大哉毗婆尸之偈義也。宗門之淵海也。迦葉佛曰。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是偈能了淨土之蘊盡於是矣。彌陀自性即所謂性清淨也。性清淨故曰淨土也。彌陀為眾生發一切大願。以一切眾生性清淨也。勸一切眾生往生者。從本無生無可滅也。眾生即此身心可以往生者。以即此身心是幻生也。勸其離穢即淨者。亦以即此身心是幻生也。往生有九品者。以幻化有盡有不盡。罪福有空有不空也。眾生發願修淨土法門者。須於迦葉佛第一句中信到萬萬分。則知彌陀非添設也。性本如是也。一切眾生性清淨也。於第二句中信到萬萬分。則知往生非妄想也。生本如是也。從本無生無可滅也。於第三句中信到萬

萬分。則現在身執心執可破也。於第四句中信到萬萬分。則往生上品上上品可登也。大矣哉迦葉佛之偈義也。淨土之大關捩也。修淨土之法全在念門。須打得開。打得入念門之法。以何為要。曹溪之言至矣。曰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嗚呼盡之矣。

張平叔傳

張平叔。初名伯端。後改名用誠。號紫陽。天台人也。熙寧中遊蜀。遇劉海蟾授以丹法。久之洞徹法源。作悟真內外篇。序云。人之生也。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則有患。若無身。患從何有。夫欲免夫患者。莫若體夫至道。欲體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道之體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此非心境朗然神珠廓明。則何以使諸相頓離纖塵不染。心源自在決定無生者哉。然使明心體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亂其真。則刀兵烏能傷。虎兕烏能害。巨焚大浸烏足為虞。達人心若明鏡。鑑而不納。隨機應物。和而不唱。故能勝物而無傷也。此所謂無上至真之妙道也。原其道本無名。聖人強名。道本無言。聖人強言耳。然名言若寂。則時流無以識其體而歸其真。是以聖人設教立言以顯其道。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鈍。執有其身而惡死悅生。故卒難了悟。黃老悲其貪著。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神水華池。故道德・陰符之教得盛行於世矣。然其言隱而理奧。學者雖諷其文而莫曉其義。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訣。縱揣量百種終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余向己酉歲於成都遇師授丹法。自後三傳於人。三遭禍患。皆不逾兩旬。乃省前過。自今以往常箝口結舌。無敢復言矣。此悟真篇中所歌咏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好事者夙有仙骨觀之。則智慮自明。此乃天之所賜。非余之輒傳也。如其篇末歌頌談見性之法。即上之所謂無為妙覺之道也。然無為之道。齊物為心。雖顯秘要。終無過咎。奈何凡夫緣業有厚薄。性根有利鈍。縱聞一音紛成異見。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見聞此篇。則知余得達摩諸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萬法也。如其習氣尚餘。則歸中小之見。亦非余之咎矣。外篇偈頌三十三首。文多不錄。錄其無心頌云。堪笑我心。如頑如鄙。兀兀騰騰。任物安委。不解修行。亦不造罪。不曾利人。亦不私己。不持戒律。不拘忌諱。不知禮樂。不行仁義。人間所能。百無一會。飢來喫飯。渴來飲水。困則打睡。覺則行履。熱則單衣。寒則盖被。無思無慮。何憂何喜。不悔不謀。無念無意。此生榮辱。逆旅而已。林木棲鳥。亦可為比。來亦不禁。去亦不止。不避不求。無讚無毀。不厭醜惡。不羨善美。不棲靜室。不遠鬧市。不說人非。不誇己是。不厚尊官。不薄賤稚。親愛冤讐。大小內外。哀樂得喪。欽侮險易。心無兩覩。坦然一揆。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

後起。不畏鋒刃。焉怕虎兕。隨物稱呼。豈拘名字。眼不就色。聲不來耳。凡所有相。皆屬妄偽。男女形聲。悉非定體。體相無心。不染不礙。自在逍遙。物莫能累。妙覺光圓。映徹表裏。包裹六極。無有遐邇。光兮非光。如月在水。取捨既難。復何比擬。了茲妙用。迥然超彼。或問所宗。此而已矣。年九十一坐趺而化。用茶毗法。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至淳熙中嘗一還家。踞上席與家人語化後事甚悉。時其孫不在。及歸則已遠去矣。其弟子有王邦叔者。從平叔九年。不知入道之要。一日至羅浮觀。平叔問曰。子從我久矣。而不求道何也。曰非敢然也。自揣愚昧。恐無分耳。平叔曰。噫。道在我心。人人有之。賢者不加多。愚者不加少。如子言。是自蔽其明也。可哀也哉。邦叔涕泗交頤。拜不能起。平叔曰。子姑退而深思之。有所覺急來告我。邦叔辭去。入室靜思。至夜。平叔往省之。邦叔啟戶出。平叔笑曰。吾一尋汝便見頭面。汝固有之物尋之不得。何也。遂滅所執燭而去。邦叔大窘。坐至五更大悟。通體汗流。待旦呈頌曰。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跡水天平。箇中誰唱真仙子。聲滿虛空萬籟清。平叔覽之問曰。誰唱誰聽。邦叔再頌曰。莫問誰。莫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豎大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津。急撞靈臺安寶鏡。鏡明澄靜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人睡定。覺來紅日正當中。平叔遂出金丹圖授之。止於羅浮。後三十年坐逝(天台志・悟真篇・青華祕文)。

知歸子曰。世之學仙者往往執幻為真。從空覓有。迷失真常。歷諸塵劫。首楞嚴經呵之切矣。平叔雖志慕金丹。其所論撰往往契西來大意。於老氏之徒可謂具正知見者。予故表而出之。

汪大紳云。予嘗略觀其書。蓋在佛老門中能真實踐履者。然以明眼人觀之。得毋坐在閨閤中做功課者乎。

鍾離孫陸張孫馬左范胡孫朱二王吳張李陸閻錢咎吳陳傳

鍾離瑾

會稽人。母任夫人。精修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時一日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去。處處無非極樂。不解歸來。予將行矣。汝其念之。翼日晨起焚香持佛名。頃之合掌而化。瑾自是感奮。日行利益二十事。後知吉水縣。將嫁女。為置媵。審之則舊令女也。乃報姻家請緩婚期。而先遣舊令女姻家曰。公安得獨為君子。予有猶子方擇偶。請平分奩具。俾同親迎可乎。從之。夜夢舊令來謝曰。賤息荷公厚德。已奏之上帝。當十世有祿。尋官浙西。與慈雲式公論往生指要。清修彌篤。任夫人故有旃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及是瑾方瞻禮。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知開封府。方夜半。忽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期至矣。即趺跏坐逝。前一日舉家夢瑾乘青蓮華。天樂圍繞。乘空西邁。子景融。官朝請大夫。徙居儀真東園側。常誦觀無量壽佛經。修念佛三昧。嘗曰。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只在自己家。一夕請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聽畢。兩手作印而化。曾孫松。官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中寓居蘇州。與寶積實公結社修淨業。與者且百人。年八十六無疾化去(佛祖統記・樂邦文類)。

孫良

錢塘人。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嘗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名萬聲。二十年不輟。忽令家人請僧唱佛名。方半日。望空合掌曰。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佛祖統記)。

陸浚

錢塘人。少為吏。久之棄去。預西湖繫念會。以淨土為歸。每對佛前懺悔聲淚並下。間與友人相見。說淨土因緣。未嘗不感慨嗚咽。恐此生之不度。淨業之難成也。臨終請圓淨法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上生章。圓淨語之曰。此時好去。浚曰。眾聖未齊。且待少時。起就竹牀面西端坐。頃刻化去(佛祖統記)。

張廸

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法師受菩薩戒。專修淨業。佛前然臂香為誓。每稱佛名其聲奮厲。至失音猶不已。嘗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飛舞於前。又有綠髮童子合掌問訊。後三年。西向念佛名而化(佛祖統記)。

孫十二郎

名忠。明州人。早慕西方。蔬食持戒。於府城東築菴。鑿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眾為念佛會。嘗見佛身現空中。趨出呼其二子至同拜禮焉。久之始隱。後人因名其地為駐佛巷。元祐八年。釋可久神遊西方三日而蘇。言池中金臺標可久名。其次則孫十二郎也。遂逝。久之十二郎得疾。請道俗百人為念佛會。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能繼其業。亦向西坐化(佛祖統記)。

馬仲玉

名圩。廬州合肥人。父忠肅公亮。守杭州日。慈雲式公授以淨土法門。遂全家奉佛。元豐中仲玉遇僧廣初。得天台十疑論。喜曰。吾今得所歸矣。遂依慈雲十念回向法。行之二十餘年。後更與王敏仲往還。益精進念佛。常以放生為佛事。歷守淄川新定。以慈惠為政。課誦經呪。觀想西方。日有常法。時荊王夫人與其侍妾同修淨土。其妾已化。去已見夢於夫人。引之遊於蓮池。見有朝服而坐華上者。曰此馬圩・楊傑也。時傑已化去。而仲玉尚無恙。崇寧元年得疾。盥沐易衣端坐念佛而逝。有氣如青盖騰空而上。已而家人十數同夢仲玉曰。吾已得生淨土上品矣。其秋有婢臥疾。亦念佛而逝。子永逸亦行十念法。習十六觀。閱三十餘年。已而得疾。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來接引。結印示寂。香氣滿室中。既殮。柩上產五色華。其光爛然(樂邦文類)。

左伸

天台臨海人。從法師神照受菩薩戒。遂造西方三聖像求生淨土。誦法華經三千四百部。金剛經二萬卷。紹聖二年秋有疾。命其子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已而夢三偉人立江皐。召伸登舟。復請僧誦阿彌陀經。遽曰。我已見佛光。即端坐結印而化(法華持驗記・佛祖統記)。

范儼

仁和人。居常蔬食。不牽世緣。曰百年旅泊耳。尚何求哉。日誦法華經。手書一部。求生淨土。大觀中忽見普賢乘六牙白象放金色光謂儼曰。汝常誦法華。念彌陀佛。得生淨土。故來相報。越一夕。覩眾聖授手。就座合掌而逝(佛祖統記)。

胡達夫

名闡。錢塘人。官宣義郎。為人坦易。好吟咏。好遊山水。亦信向佛法。未能入也。晚年致政。與清照律師遊。一日感疾。其子請清照過之。謂曰。達夫平生與慧亨相善。豈可不知末後大事乎。達夫曰。將謂心淨則土淨也。清照曰。達夫一切時中無雜念染污否。曰未能也。清照曰。如此安能心淨土淨耶。達夫曰。經言一稱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何也。清照曰。阿彌陀佛有大誓願。有大威德。光明神力不可思議。具如經說。以是一稱洪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中霜雪何有。達夫大感悟。遂一心稱佛名。請僧為之助。累月。最後清照至。達夫曰。此來何晚。已煩觀音勢至降臨甚久。清照與眾僧同舉佛名。達夫安然而化(樂邦文類)。

孫忭

錢塘人。號無諍居士。幼學易。歎曰。窮理盡性。易之教也。烏用于祿為。遂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心。君聞之乎。忭有省。遂日閱華嚴・金剛諸經。以淨土為歸。母龔氏誦阿彌陀經。持佛名。晝夜不輟。偶得疾。請清照律師指示西歸。說法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專持佛名。忽夢龔氏告曰。吾已得生淨土矣。汝後七日亦當來也。至期果逝。頃之。忭夢至蓮池。見清照在側。旁一人授以梵字帖。不識。其人曰。請十三日齋耳。時方十二月。及期忽得疾。有僧問疾欲為祈禱。忭曰。生死已定。何必禱。即報清照云。當暫相違。遂跏趺作印西向坐脫。翼日清照至。為說法封龕。歸菴三日亦逝(佛祖統記)。

朱進士

遺其名。蘇州人也。嘗遊虎邱寺聽佛印禪師講金剛經。至六如偈。欣然有會。次日午睡。夢一鬼吏督五人行。而己隨後。至一舍。有青布簾懸焉。鬼吏揭簾。眾皆入至厨下。見桶內盛湯。五人各就飲。朱方渴亦欲飲之。鬼吏呵曰。聽佛法人不得飲此。驚而覺。信

步訪之。果得一舍。如夢所歷。其人言厨下新產六犬。其一死矣。朱大恐怖。自言不聞佛法且為此畜矣。殆哉。遂絕世務。日誦金剛經。年八十九。八月望。要諸道友相別。入後園登樹杪說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劈破虛空。兩脚踏著白雲。立化菩提樹東。言訖端然而化(金剛證果錄)。

王無功

名闐。明州慈溪人。再舉進士不第。布衣蔬食。徧參講席。晚年專修念佛三昧。述淨土自信錄。其序云。古之大聖人立言垂教。被於百世之下。其鬱而未暢。晦而未明者有之矣。即吾佛淨土法門是也。余徧覽諸經。深求其指。往生功德一言以蔽之曰。在凡夫獲不退而已矣。何則。此土修行。圓教初信。小乘初果人。邪見三毒永不復起。茲為斷惑發悟。創入聖流越生。不昧其所證。斯超四趣。不失人天。至於凡夫地中雖伏惑發悟。菩薩一經生死非常之變。則忘其所證所修。是故遇緣或退。仍墮苦塗者有之。乃若凡聖同居淨土。如極樂國等。雖具三界。惟有人天。故一切含識獲生者即長辭四趣。又助緣大備。壽數莫量。縱至鈍根。一生熏修無不證聖果。寧復有退失事乎。如來讚勸之本意不過如此。且圓機體道是最上淨業。苟加願導之即預優品。若夫愚朴輩。但能稱佛發願者。莫不往生。嗚呼。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矣。彼守癡空之徒。效無礙無修。起自障心。絕他學路。可不哀哉。紹興十六年。一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子沙門思齊曰。此吾淨業所感也。乃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百八粒(佛祖統記・樂邦文類)。

王衮

嘉禾人。居錢塘之孤山。政和間舉隱逸不起。嘗參小本禪師未有所入。偶聞僧誦彌陀經有感。遂專心淨業。日誦阿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斷。即所居為蓮社。無問道俗貴賤咸得與會。一日無疾沐浴面西跏趺而化(佛祖統記・樂邦文類)。

吳信叟

名秉信。明州人。紹興中官於朝。與秦檜忤。斥為黨人。歸而築菴城南。日夕宴坐。制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扣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習禪誦。久之檜死。以禮部侍郎召。時停度僧之令。信

叟請賣度牒以裕國用。因論及檜黨。卒為檜黨所中。論以佞佛邀福。出知常州。二十六年復被召至蕭山驛舍坐。頃之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即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佛祖統記)。

張掄

不詳其所自起。官浙西副都總管。虔修淨土。嘗請高宗書蓮社二字顏其居。為之記曰。臣嘗讀天竺書。知出世間有極樂國者。國有佛號阿彌陀。始享國履位。捐去弗居。超然獨覺。悟心證聖。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眾寶莊嚴。地皆黃金。無山川邱谷之險。氣序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飢寒老病生死之苦。無五趣雜居之濁。用是種種神通方便。善導眾生。忻樂起信。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佛號。即此一念清淨純熟圓滿具足。融會真如同一法性。幻身盡時此性不滅。一剎那頃佛土現前。如持左契以取寓物。臣敬聞其說。刻厲精進。無有間斷。惟佛惟念亦既有年。闔門少長靡不從化。乃闢敝廬之東偏。鑿池種蓮。做慧遠結社之遺意。日率妻子課佛萬徧。而又歲以春秋之季月涓良日。即普靜精舍與信道者共之。於是見聞隨喜雲集川至。唱佛之聲如潮汐之騰江也。夫慧遠創為茲社。距今閱數百禩。其間緇素景慕餘風。祖述其高致者。代不乏人。然率闇汶不章與木石同寂。臣獨何幸。乃蒙太上光堯壽聖皇帝親灑宸毫書蓮社二大字為賜。雲章奎畫得未曾有。萬目共瞻歡喜踊躍。不獨傳示雲林。侈千載之盛遇。實願天下後世凡歷見聞。普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無上菩提。其為饒益詎可量已。謹刊之金石。用對揚丕顯休命焉(樂邦文類)。

李秉

紹興末為內廷。官歷三朝。爵武功大夫。管御藥院。乞宮祠以去。秉壯歲慕禪宗。參淨慈自得禪師有省。既別自得。作拄杖頌寄之曰。得來拄杖元無價。分付知音好受持。千里同風了無說。夜深月上珊瑚枝。已而歸心淨土。刻龍舒淨土文以勸世。持誦謹篤。逾三十年。子元長。偕諸同好結淨業會於傳法寺。秉與焉。嘉泰四年秋有疾。減食却劑。神色愈警。及冬。夢中忽見彌陀現相。越七日凌晨見金華滿室中。呼二子掖起。別親友。索筆書曰。六十一年盡亂道。些兒見處却也好。而今驀直往西方。萬劫長離生死老。置筆整手結印而逝(樂邦文類)。

陸子元

名沅。會稽山陰人。試吏部再為第一監行在都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居官落落。守正不媚權勢。歲滿遷大府寺丞。尋外轉。歷提舉福建市舶。以母憂歸。中同僚鄭興裔之言。得罪閒居。家明州橫溪之上。客至語及鄭事。必曰沅與鄭歷劫中冤耳。謹當以善法解之。否則彼此酬酢無了時也。居常持法華經。晨起即澡浴焚香。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佛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回。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日周一部。如是三十年。年登八十。增至三部。宗教兩家靡不研究。復誦彌陀佛號。一意西馳。年八十五。沐浴冠服而化。口鼻間出蓮華香。郁然彌日方息。事在紹熙五年(渭南文集・法喜志・法華持驗記)。

閻邦榮

池州晉陽人。中年嘗遇僧勸修淨業。持往生呪。遂斷葷血。每旦向西誦呪千遍。又率諸男女同聲誦之。積二十年。紹熙元年正月朔。閱大涅槃經歎曰。人生夢幻耳。吾何戀乎。三月朔。聞異香芬馥彌日不歇。其子夢阿彌陀佛放大光明。徧照堂宇皆作金色。越五日晨起。如常課誦訖。顧家人曰。我今日當行。慎勿相攪。遂面西瞑目跏趺而坐。日過中。瞿然起曰。我去也。便起立。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而化(樂邦文類)。

錢同伯

名象祖。台州人。祖端禮官參知政事。嘗參護國元公有省。遂究極宗門旨趣。臨終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盖為地水火風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己有。大丈夫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去留自在。是上來諸聖解脫路涅槃門也。吾今如是。豈不快哉。置筆斂目而逝。同伯以恩起家太常丞。開禧中官參知政事。時韓侂胄 為相。欲用兵於金。同伯執不可。遂罷知外郡。已而復起。與史彌遠謀。共誅侂胄 。天下賴之。嘉定二年拜左丞相。尋罷歸。初同伯問道於此菴元公。此菴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同伯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如何。此菴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同伯有省。既而歸心淨土。守金陵日。於鄉州建接待寺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與高僧談處其中。自致政後修持益力。嘉定四年偶得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

開。僧有問起居者。答曰。不貪生。不怕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郡人同夢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淨土為慈濟菩薩(佛祖統記・續綱目・往生傳・台州志)。

咎省齋

名定國。明州人。為州學諭。常修淨業。結西歸社。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於池。為鄉民藏骨之所。月二八日集僧俗院中誦觀經及佛號。為擘窠圖。勸人念佛。有鐵工計公者。年將七十。喪明。因從受念佛圖。誦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滿十七圖。一日方念佛次。忽瞑半日復甦。謂其子曰。我已見西方佛菩薩矣。咎學諭是勸導之首。當分六圖與之。並為致謝也。西向坐逝。嘉定四年。省齋夢青童告曰。佛今告君三日當往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速稱佛號。端坐而化(佛祖統記)。

吳復之

名克已。自号鎧菴居士。居於婺之浦江。少讀周官。慨然有濟世之志。既不得志。隱於左溪。苦目疾。或勸令禱圓通大士。復之曰。臨危不變乃真丈夫。或舉杜祁公言。君未讀佛書。何以知其不及孔孟。復之試持大士號。疾良已。遂起深信心。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豁如發蒙。既讀宗鏡錄。遇寶積實公謂曰。此書無規矩。不若看止觀。令即境觀二字倚為几杖。服食已而果有悟入。歎曰。至哉規矩之說。所謂至方以方天下之不方。至圓以圓天下之不圓者乎。著法華樞鍵。回向極樂曰。不讀法華。無以明我心本具妙法。不生安養。無以證我心本具妙法。如來諄諄示誨。智者懇懇宏經。佛祖垂慈。初無異轍也。乾道中寓蘇州。與實公為蓮社。命工繪十界九品圖於兩廡。一示萬法唯心。一指西方徑路。社友鍾離松為之記。嘉定七年冬終於寶山。遺言以僧禮茶毗。壽七十五(佛祖統記・樂邦文類)。

陳君璋

黃巖人。生於元時。年四十歸心佛法。與妻葉氏誦法華經回向極樂。歷二十年。疾篤。命其子景星扶之坐曰。吾歸去。景星曰歸何處去。曰沒處去。令死後用桑門闍維法。合掌稱阿彌陀佛而逝(往生集)。

知歸子曰。宋世宗風大盛。而其時傳天台教者每以淨土為歸。故士大夫篤志西方者視唐時稱盛焉。嗚呼。百年如電。六道如環。生此界中。不歸淨土。將安所終乎。

汪大紳云。此一卷氷雪文也。日復一過。我懷如何矣○念佛繙經。至口鼻間皆出蓮花香。則淨業成矣。心心念佛。心心種蓮。心開見性。花開見佛。是為極樂。

居士傳二十五

劉潘許郭陳吳傳

劉興朝

名經臣。不詳其里居。年三十餘。會東林照覺總公。始究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公。冲舉或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言下有省。已而官洛中。就參韶山杲公。杲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否則將成失心之疾矣。未幾復至京師參正覺逸公。逸曰。古人言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興朝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波羅提尊者見性是佛語詰之。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至五更而覺。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語。姑抑之。向明以告逸。逸曰更須用得始得。興朝曰莫要踐履否。逸厲聲曰。這个是甚麼事。却說踐履。興朝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及明道喻儒篇以曉世。其略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心可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摩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搥。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予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 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歿。不得其傳。而所傳於世者特文字耳。予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予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

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予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五燈會元)。

潘延之

名興嗣。家豫章東湖上。懷道耽隱。自嘉祐以來公卿交章薦不起。琴書自娛。號清逸居士。嘗問道於黃龍南公。得其密意。一日南公弟子源公訪之。見其拂琴次。源公曰老老大大猶弄個線索在。對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也不少。對曰知心能幾人。覺範洪公題其像曰。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為舌。擎大千以手為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哉(石門文字禪・金湯徵文錄)。

許叔矜

名式。蘇州人。舉進士。名著雍咸間。官尚書祠部郎中。出知洪州。參洞山曉聰。得正法眼。嘗贈曉聰詩。有句云。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頃。泐潭問曰。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語。叔矜曰今日放衙早。泐潭曰。聞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語是否。叔矜曰。別點茶來。泐潭曰名不虛傳。叔矜曰和尚早晚回山。泐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上藍便喝。泐潭曰須你始得。叔矜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後官至轉運使。卒贈禮部尚書(五燈會元・蘇州志)。

郭功父

名祥正。當塗人也。母夢李太白而生。及長工詩。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尋致仕。隱於青山。自號淨空居士。渡江謁舒州白雲端公。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一頌。謝功父遠訪之勤。當須舉似諸方。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功父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白雲。白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撩天。玉兔趕他不著。一日白雲問曰牛淳乎。曰淳矣。白雲叱之。功父拱手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乃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嘗到雲居請佛印升座。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

眾曰。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佛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功父拜起。佛印曰收得龍麼。功父曰已在這裏。佛印曰作麼生騎。功父擺手作舞便行。佛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後復起知端州。尋棄去。老於家(東都事略・五燈會元)。

陳體常

名易。家蔡溪之左巖。少好學。該綜經史。熙寧初應試。即棄去。與釋氏論出世法。嘗作頌曰。密坐研窮有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祖佛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明猶認影。巍巍獨露尚披衣。翻嗟會得昭靈者。也道尋常得旨歸。其二曰。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即見即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元旨。鶴唳猿啼顯妙機。有意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崇寧中舉遺逸。又舉八行。郡守郭重致禮聘之。體常謝牋曰。早粗修於八行。晚但了於一心。心既本無。行亦何有。平生無忤視妄言。或語老莊釋氏大意則亹亹忘倦。宣和八年跏趺而逝(漁隱叢話・法喜志)。

吳德夫

名恂。不詳其里居。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韶迎晦堂禪師入城。舘於大梵院。咨訪大法。德夫亦往叩焉。晦堂曰。公平生學解即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德夫不能對。一日閱傳燈錄至鄧隱峯倒卓而化。其衣順體不退。深以為疑。復趨問晦堂。晦堂笑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逆也。曰是順。晦堂曰還疑否。曰不疑。晦堂曰。自既不疑。何疑於彼。德夫言下大徹。即說偈曰。咄這多知俗漢。齩盡古今公案。忽於狼籍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閒拈出示人。祇為走盤難看。時韶亦於晦堂得法。述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榻地恰團圓。後德夫官至秘書(五燈會元・林間錄)。

知歸子曰。觀諸賢問答及所論著。於心地法門豁如矣。迹其出處之際。類能不繫於物。非其驗耶。以視夏竦・呂惠卿之徒。濫廁傳燈者。其相去何如也。

汪大紳曰。歷歷孤明。巍巍獨坐。近來居士頗有這般人物否。有則叫他到大紳門下來看箭。

蘇子瞻黃魯直晁無咎傳

蘇子瞻

名軾。眉州眉山人也。母程氏。方娠。夢僧至門遂生子瞻。年七八歲常夢身為僧。少長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登進士第。熙寧初判官告院。時王安石方用事行新法。神宗召見子瞻。問何以助朕。對曰。臣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所言。朕當詳思之。子瞻每有論列。多與安石不合。及攝開封。推官上書。極言新法之害。安石滋不悅。遂請出外補杭州通判。時錢塘圓照律師方開淨土法門。子瞻因命工畫阿彌陀佛像為父母薦福。而作頌曰。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眾生。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徙知湖州。御史劾其以詩訕謗。逮赴臺獄。禍且不測。神宗密遣人覘之。子瞻方酣睡。鼻息聲達戶外。神宗曰。朕知蘇軾胸中固無事也。遂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子瞻自出獄後。持不殺戒。過岐亭訪故人陳季常。與之詩曰。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刳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烝壺以烝鴨。坐客皆忍笑。髣然發其羃。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烝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鬢得滿幘。武子雖豪舉。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成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及至黃。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得城南精舍安國寺。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克己悔過。久之身心皆空。覓罪垢相了不可得。居五年。移汝州。走高安。別弟子由。將至之夕。子由與真淨文壽聖聰聯牀共宿。三人並夢迎五祖戒禪師。俄而子瞻至。元祐初為翰林學士。四年出知杭州。杭州大旱且疫。子瞻設法補救。多所全活。浚茅山鹽橋二湖。修復六井。民甚便之。為立生祠。六年入為翰林承旨。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八年出知定州。紹聖初朋黨禍作。謫居惠州。既至。與王定國書曰。軾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一人來。凡百不失所。風土不甚惡。軾既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南北去住有定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

田築室。作惠州人矣。又與李公擇曰。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公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相遠矣。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以尊主庇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居三年。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已。復徙昌化。携阿彌陀佛像一軸自隨曰。此吾往生公案也。薪米不具則食芋飲水。著書嘗負大瓢行歌田間。頫仰浩然。有以自樂。元符初大赦北還。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得疾。止於常州。上表請老。許之。臨終時。門人錢世雄進曰。先生平生踐履至此。更宜著力。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高宗朝贈文忠。子由名轍。在高安時。黃蘗全禪師勸之參禪。最後叩洪州順禪師有省。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卒謚文定(東坡年譜・文集・春渚紀聞・龍舒淨土文・宋史・五燈會元)。

黃魯直

名庭堅。江西分寧人也。嘗遊灊皖山谷寺。樂之。因自號曰山谷道人。治平中登進士第。故好作艷辭。法秀禪師呵之曰。汝以綺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懼入泥犂耶。魯直悚然悔謝。遂銳志學佛法。知太和縣。以平易為治。年餘移監德州德平鎮。過泗州僧伽塔作誓云。菩薩師子王。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為美食。解脫味為漿。遊戲於三乘。住一切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語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酒顛倒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辱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量眾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身。洞徹萬德莊嚴。於剎剎塵塵為我作證。設經歌邏羅身。忘失本願。唯垂加護。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既至。官通判。趙抃之希朝旨。欲於鎮行市易法。魯直謂。鎮小民貧。不可乃止。元祐初除校書郎。修神宗實錄。遷著作佐郎。母病彌年。盡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卒。護喪歸。哀毀得疾幾死。既葬。廬墓終喪服除。起為祕

書丞。紹聖初乞外補知宣州。改鄂州。會黨禍作。章惇・蔡卞論神宗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初魯直詣晦堂禪師問道。晦堂曰。論語云。二三子以吾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公居常如何理論。魯直呈解。晦堂曰不是不是。魯直迷悶不已。一日侍晦堂山行時。木樨盛放。晦堂曰聞木樨香否。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魯直釋然。即拜之。既謁死心禪師。隨眾入室。死心張目問曰。死心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何處相見。魯直不能對。死心揮出。及至黔。忽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慈悲也。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屢奉召命。辭不行。乞州得知太平趙挺之為相。素恨魯直不附己。或誣魯直以文章謗國。遂除名。羈管宜州。所舘之家。有司輒坐以罪。乃舘於戍樓。上雨旁風浩歌自得。崇寧四年九月以疾終所善。蔣津為治殮。送其喪歸江西。高宗朝追謚文節(山谷文集・宋史・五燈會元)。

晁無咎

名補之。明遠四世孫也。善屬文。與蘇子瞻・黃魯直善。官至吏部郎中兼國史編修。歷知州府。有惠政。在齊州嘗活流民數千人。年二十餘即歸向正法。深信因果。與圓通覺海諸禪師遊。參求向上事。崇寧二年衛州民殺猪。有犬銜猪首骨去。狺狺四日不食。或異而析之。於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如來像也。髻有粟如珠。紺目跏趺。莊嚴畢具。無咎弟載之親見其事。記於石以示無咎。無咎曰。佛菩薩誓救眾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佛菩薩動於威神為警此輩。因懼生信。於沸鑊湯蓮花湧出。戒悔殺害。普作回向。由是增長深般若因。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乃作贊曰。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剎。如是一類。是彊非彊。業力所驅。啗彼養己。是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償。如汝啗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人非牛馬。齊貝瓠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然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自不知。是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揚湯燖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伽。

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眾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罽賓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世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吾身。往有大猪。生不啖穢。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威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臼內。跏趺坐人。稽首世尊。在我齒臼。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軟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又嘗作宴坐文云。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非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國土。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有形骸。妄有名字。是張是李。是男是女。汝既非此。此亦非汝。譬如蠔相。被石粘住。認石為我。千劫受苦。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我如空。被釘釘住。是空非物。釘無著處。便得脫然。離我我所。正恁麼時。揩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大觀中知泗州。卒年五十八。從弟說之。字以道。官至徽猷閣待制。嘗訪湖南明智法師學天台教觀。晚年日誦法華經不輟云(宋史・雞肋集・佛法金湯)。

知歸子曰。蘇黃晁三君子。並以文人遊泳佛海。子瞻之浩落。魯直之銳猛。無咎之切深。考其文亦各肖其人焉。岐亭之詩。得齒臼佛贊而其指益昶。肉食者其亦有隱於中否耶。獨怪魯直始作自誓文。至居黔時乃悉毀所持禁戒。屢見於詩則予不能知其說也。嗚呼。淨業難成。習果易縱。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汪大紳云。東坡生平如一屋散錢。從何處收拾。此傳寫來。一一上串。極有心眼。極有精神〇東坡遊戲人間。比山谷會熱鬧些。其於禪也俱涉理路。東坡較濶綽些。

又云。無咎傳當與七佛偈・般若心經・西方佛號同誦。朝夕持百八珠。心口相應。一年二年三年中若不入道者。我願得斷舌報。

居士傳二十七

鄭介夫鄒志完江民表陳瑩中傳

鄭介夫

名俠。福州福清人也。少刻苦好學。治平中擢進士甲科。調光州司法參軍。秩滿入都監安上門。熙寧六七年間兩河關輔大旱蝗。民又苦新法。流亡載路。介夫繪所見為圖。極陳新法之害。且曰。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神宗覽圖及奏。大感動。明日罷新法十八事。下責躬詔。越三日果大雨。王安石罷相。呂惠卿繼之。行新法如故。介夫復上書極言之。惠卿以為謗訕朝政。斥為民。安置英州。居大慶山。英之子弟歸其德。興於學者甚眾。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又得釋氏而後大明。三氏之外。百家傳記歷代史載至於醫方小說。其於民物有補毫髮。無不留意。此其學也。以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相與。譬之直一蟬之翼。合上下四方通為一物。亦若是而已矣。此其識也。以為吾之是非毀譽與祇鬼禍福朝廷黜陟相表裏也。故雖對妻孥莫敢溢人美惡。幽闇闃寂莫或自欺。上不諛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此其守也。惟君為堯舜。民復太古。一飯一衣。四方萬里同飽暖也。一憂一樂。四方萬里同欣戚也。夐古之上。無窮之下。大之天地。細至鱗介。猶若是也。而功無尸。物無府。此其志也。其視先後古今等人與我等。我與人等。眾生與佛等。佛與眾生等。無一物無取無捨。非即非離。以大清淨圓攝為我住止。是曰居士。哲宗即位。復官。歸鄉里不出。元符元年以前事再竄英州。徽宗即位。赦歸。薦起為泉州教授。秩滿歸。又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夢客有稱鐵冠道士遺之詩。視之乃蘇子瞻詩也。寤而歎曰。吾將逝矣。臨終作詩曰。似此平生只藉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今身畔無一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授其孫而卒。年七十九。嘉定中謚曰介(酉塘集・宋史)。

鄒志完

名浩。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歷官襄陽教授。元符中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擅政。志完三上疏劾。惇未報。會詔立劉后。復上疏爭之。惇因詆其狂妄。除名。貶新州。徽宗即位。召復故官。遷司諫。歷吏部兵部侍郎。蔡京用事。再斥衡山別駕。永州安置。復除名。羈昭州。移漢陽軍。初志完官襄州。夢詣大剎。見白衣大士親

為說法。覺而繪所見為之像。其後在昭州供奉益虔日。跪像前誦華嚴經。有舍利出於袖間。像後生竹三竿。垂枝下覆。與世所畫普陀巖竹無以異也。讀華嚴合論。作頌曰。華嚴佛菩薩。悲智咸徧周。廣開方便門。主伴互酬請。於無言說中。說法無數量。我讀誦思惟。獲從信根入。闇逢照世燈。病遇雪山藥。無價大寶珠。衣內忽然得。願盡未來際。滿足普賢行。一切導師前。一一興供養。一切眾生前。一一作利益。持經繼有人。悉冀同我願。自號道鄉居士。作道鄉歌曰。要識道鄉去處。只在微塵裏許。不立四至封疆。不問二儀寒暑。日月常放光明。鳥獸率來儀舞。其俗無譽無非。其民無喜無怒。別是一種乾坤。全異九州風土。師曠傾耳莫聞。離婁拭目莫覩。誰知有個冥蒙。踏著從來門戶。入也不動脚根。居也不記年所。行住坐臥虛徐。色聲臭味愚魯。偶然成矩成規。未嘗為鼠為虎。任他卜 度縱橫。迥脫機關取與。人間天上無朋。可謂自今自古。大觀元年復直龍圖閣。乞歸養親。六年而卒。年五十二(宋史・道鄉集・漁隱叢話)。

江民表

名公望。嚴州人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極論哲宗朝朋黨之禍。為將來戒。時內苑稍畜珍禽奇獸。民表以為言。徽宗立。縱之。既出知淮陽軍。蔡京為政。嫉諸言事者。編管安南。居常與妻俞氏蔬食清齋。修念佛三昧。著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間之法。欲得成辦省力。莫若繫心一緣。即如稱念阿彌陀佛。有巧方便。無用動口。不出音聲。微以舌根敲擊前齒。心念隨應。音聲歷然。聲不越竅。聞性內融。心印舌機。機抽念根。從聞入流。反聞自性。是三融會。念念圓通。久久遂成唯心識觀。若是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消除。法法全真。門門絕待。瞥爾遂成真如實觀。初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乃至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月便成三昧。所謂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見佛。有子早亡。見夢於其舅。乞民表就天寧寺轉寶積經。祈生善處。且言見冥中金字碑云。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焚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默時契宗風。名預脫乎幽關。身必歸乎淨土。後遇赦得歸。無疾而化(宋史・樂邦文類・佛法金湯)。

陳瑩中

名瓘南。劍州沙縣人也。性閒雅。與物無競。見人之短未嘗面訐。但微示意儆之而已。登進士第。徽宗朝為左司諫。論議持平。務存大體。惟極言蔡卞・蔡京・章惇之罪。終以直道不見容。尋出補外。既而還為右司員外郎權給事中。言時政過失。忤宰相曾布。出知泰州。崇寧中編管袁州。已而移通州。著尊堯集。辨王安石日錄之誣。上之。復謫台州。初瑩中好華嚴經。自號華嚴居士。及遇明智法師。叩天台宗旨。明智示以上根止觀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深有契入。著三千有門頌云。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不可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智者說四門。一有門。一空門。一亦空亦有門。一非空非有門)一二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惟一空。門門一一為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聞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祇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彼迷一心具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色心絕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著不圓則不具。惟一具字顯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又以書與明智論其義云。有門頌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自在。來諭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慮。然智者以有門為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為法界攝一切法。況復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法。則見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一義亦因緣也。此妙門以有名之。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前書妙假之意也。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有無自爾。茲乃古師詮具之微言也。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爾者。開離執之一妙也。於有為妙有。於無為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無自爾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絕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絕。且一念心起則有三千。國土一千則山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眾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念外無一毫法可得。法外無一毫念可得。此乃本住不遷。不遷者中理圓明之體。此體如理為念。其壽無量。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土曰極樂。名其身曰阿彌陀。身土交參。融乎一妙。故能使說法之音不離彼土而廣長舌相具足周徧。其具如是。向實際之中。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內。何妨去已還來。機熟緣深

定須成辦。此瓏之有得於祖意者也。瑩中自入台州捐書。不復為文。專修念佛三昧。居五年。復承事郎。移楚州。居住過廬山家焉。嘗語所親曰。吾往年遭患難。所懼惟一死。今則死生皆置度外矣。尋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高宗朝賜謚忠肅(東都事略・佛祖統記・冷齋夜話・李忠定集)。

知歸子曰。吾觀鄭鄒江陳四君子。修行如幻三昧。泊然於夷險生死之際。經言塵勞之儔為如來種。豈不信哉。瑩中之於台教盖得其精者。其於淨土一門殆猶承蜩之人。掇之而已矣。

汪大紳云。有即是無。無即是有。此理甚明。吾亦能言之。所難者斷截情見耳。情見既斷者。一任你說有說無。總是光明藏。著些情見。便說得與如來一般。總是生死根耳。瑩中忠義。其斷截情見必勇。其言自是可寶。非獨瑩中也。鄭鄒江皆忠義之士。其勇於入道。能斷截情見故也。最是文人才子好名之人不濟事。說著此事。早已曉得了也。不知只是情見所解。賺得千生萬劫於生死中說好看話頭在。

張天覺傳

張天覺。名商英。號無盡居士。蜀州新津人也。為人負氣倜儻。豪視一世。初任通川簿。嘗入寺。見藏經卷策齊整。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乃不及此。歸而沉吟。中夜不寐。夫人向氏問其故。天覺曰。適欲著無佛論耳。向氏曰。既已無佛。何論之有。天覺疑其言。遂止。後於一同列所見維摩經。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歎曰。胡人之言亦能爾耶。乃借歸卒業。向氏見而謂曰。可熟讀此然後著無佛論。天覺悚然。遂深信佛法。神宗朝以王安石薦內召。再遷至監察御史裏行。旋以事謫於外。元祐中除河東提點刑獄。至清凉山齋宿。禱於文殊。屢覩金燈光明如晝。有化菩薩現於空中。已乃塑文殊像供奉山寺。著發願文云。一切處金色世界。真智所以無方。東北方清凉寶山。幻緣所以有在。無方則一塵不立。有在則三界同瞻。是以五體歸依兩淚悲仰。伏念商英昔在普光殿內。或於大福城東。一念差殊。四生流浪。出沒於三千剎土。纏綿於十二根塵。以往善因。值今勝事。荷剎那之方便。開無始之光明。揣俗垢之已深。恐幔幢之猶在。托之土偶明此願輪。三界空而我性亦空。孰真孰妄。十方幻而我形亦幻。何異何同。伏願菩薩攝入悲宮。接歸智殿。起信足於妙峯山頂。資辨河於阿耨池中。誓終分段之身。更顯希奇之作。尋以亢旱入山祈雨。三禱三應。遂以聞於朝。復還僧寺田三百頃。旋為江西運使。謁東林總禪師。總詰其所見與己合。遂可之。既按部分寧。遇兜率悅禪師謂曰。聞公善文章。悅曰。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天覺不然其語。但對悅稱賞東林。悅不肯。語至更深。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曰有疑香嚴獨脚頭德山托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天覺一夕睡不安。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猛省前語。即往叩方丈門曰。吾已捉得賊也。悅曰贓在何處。天覺無語。悅曰。運使且去。來日相見。翼日呈頌曰。皷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細微處不知不覺墮在區宇。乃作頌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踈。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天覺遂邀悅至建昌。途中作十頌。悅亦作十頌酬之。天覺故與元祐大臣不合。紹聖

初為左司諫。上書毀司馬光。呂公著士論短之。崇寧中累遷至尚書左丞。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罷知亳州。尋安置歸峽兩州。兜率悅嘗見石霜侍者清素得末後句以語天覺。其後天覺在峽告覺範洪禪師曰。昔見真淨於歸宗語及兜率末後句語未卒。真淨忽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用信惜。真淨不知此也。洪曰。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後句。至真淨老師真藥現前不能辨。何也。天覺於言下頓見真淨用處。即取家藏真淨像展拜。題其上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旨。覿露惟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觀四年京罷相。起為資政殿學士。頃之除中書侍郎。時中外共疾京所為。見天覺能立異。共稱為賢。徽宗從人望拜尚書左僕射。時久旱彗星中天。命下之日大雨。彗沒不見。徽宗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大革弊政。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上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徽宗甚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過。匿匠樓下。為相逾年。復為同列所忌。諷言官文致其過。出知河南府。旋安置衡州。蔡京復相。太學諸生為之頌冤。復故秩。宣和四年十一月晨臥於牀。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誰久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俄取枕撞門窓有聲如雷。遂卒。謚曰文忠(宗門武庫・羅湖野錄・宋史・清凉通傳・法喜志)。

知歸子曰。天覺早歲嗜祿躁進。邪正不明。幾不有其躬危矣。洎其晚節直道而行。不撓於眾枉。豈非所謂改過君子者耶。其於心地法門知所致力矣。嗚呼。小智之流一入禪宗毫無畏忌。撥置因果。墮無明坑。不知自奮者。斯又天覺之罪人哉。

汪大紳云。初祖入東土傳佛心印。一口便已吸盡。以下諸祖心心相印。至曹溪而發洩無餘。後來看得容易。口口相傳。依舊流為義學。於是南嶽青原而下諸祖深有懼焉。再開方便之門。曲盡錘爐之妙。重重秘惜。狠狠掃除。用格外之提撕。為當頭之棒喝。語多奇特。話似風顛。此皆不得已之苦心也。善學者開宗明義。當於初祖及六祖機緣法語窮參力究。須實見得心外無宗。凡外於心宗者即屬邪見。任他見得漫天際地。只是一團虛氣。一點黑子耳。如此方見得分明諦當。多生來疑情難斷。蘊界難枯。再開方便之門。重起錘爐之力。曹溪以下門門參究。疑情斷。蘊界枯。乃為了當。然總不出初祖及六祖機緣法語也。此外若更有路可走。此即大妄語。大波旬見。去聖遙遠。末學鮮有師承。往往參尋者纔讀上大人。便將奇特語新鮮話蘊在心中。意欲超佛越祖。下梢頭箇箇弄成下劣狂魔。痛哉痛哉。傳中多少奇特。縉閱之依

舊疑著。幸賴路頭素明。疑而不惑。已信得無別路可走耳〇觸翻淨瓶。張天覺活埋了也。枕聲如雷。天覺末路出現。復何疑哉。

李伯紀傳

李伯紀。名綱。邵武人也。父夔官龍圖待制。初為松溪尉。與大中寺慶餘禪師往還。究心佛法。時參政呂 公謫居建安。以龍圖故致禮於慶餘。一日慶餘升堂。集眾跏趺化去。龍圖呂 公方遊武夷。歸急趨視之。距慶餘化時越一晝夜矣。呂 公痛哭。恨不及其生叩其所證。龍圖曰。盍誠禱。倘能復反。呂 公焚香再拜。就慶餘耳擊小磬數十聲。慶餘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用爾耶。當為公留七日。遂下座。呂 公咨問道要。請慶餘再開堂說法。龍圖為之疏。辭義甚美。及期。復如前升座而化。其後伯紀過建安。訪龍圖遺跡。書其事。勵學佛者。政和二年伯紀登進士第。歷官中外事。徽宗欽宗高宗三居相位。孤忠信於朝野。偉略盖世。俄頃指顧間懾強敵持危邦。士庶恃之以為命。蔽於僉邪。屢振屢絀。出入險阻。中心浩然。同時吳元中敏與伯紀先後柄政。以恢復為己任。已而先後皆遠竄。數遺書往復。切劘大義。慷慨痛激。自擬申胥。既已欲自效無由。則發憤求出世法。研佛書。聞伯紀通易・華嚴二經。遺書雷陽問二經同別。伯紀復之。其略曰。易立象以盡意。華嚴托事以表法。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何以言之。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攝總於八卦。引而申 之。而其象至於無窮。此即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法界之成壞。一漚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闔闢。一氣之盈虛是也。易有時。其在華嚴則世界也。易有才。其在華嚴則法門也。嘗觀十處九會。雖升諸天宮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羣生前而常處菩提座。每會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來集作禮。同一威儀。慰諭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之佛。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耶。譬猶鏡鏡相照。重重相入。無有窮盡。是故百億天地即乾坤也。百億日月即坎離也。百億山海即艮 兌也。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出世也。陽極陰生君子道消。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依也。六爻周流循環無端。萬物輪廻互高下也。由是言之。華嚴法界與易乾坤諸卦有二理哉。嘗觀善財之入法界徧參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僊人醫卜 船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峯海岸曠野城邑聚落無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彈指而樓閣開。攝心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為菩薩道。行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密等法而已。六十四卦善知識也。君子觀象。善財徧參也。卦之象無所不取。而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強不息積小而大。非精進乎。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修德儉德辟難。非忍辱

乎。稱物平施施祿及下。非布施乎。懲忿窒欲慎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行有恒。非禪定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茂對時育萬物。所謂慈也。議獄緩死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所謂悲也。飲食宴樂朋友講習。所謂喜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所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於乾坤。君子觀象皆得於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嚴法門與易之易簡法門有二理哉。繫辭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謂文殊小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毗盧遮那是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說法而佛無言。散佛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行。觀音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則乾得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陷麗說入。合之則易也。神無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於法界。無不在。無不為也。無芥子許孔中無虛空。無一塵中無佛身。翾飛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縷結皆易之所存。反而觀之。則大千法界與夫天地萬物皆在吾方寸之間。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楞嚴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此心地法門也。為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為華嚴之說。則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心靜而明。廓而大。虛而通。寂而靈。建立萬法為之主宰。而物有蔽之。則明者暗。大者小。通者礙。靈者頑。所謂操存而舍亡也。故易立象以盡意。華嚴托事以表法。皆以其本來所有者示之。非能與其所無也。體此道者莫若誠。至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得於一心者也。昔之發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諸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由此充之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成等正覺。猶育孩稚以為成人。養根萌以為成材。其骨節枝幹初已具足。充大之而已。其悲願之深。勇猛精進。為羣生入諸惡趣。受種種苦。心不退轉。而況死生禍福毀譽足驚怖動搖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戲十方。於夢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誠而華嚴之法界得於一心者也。二者皆不出於心法。故吾儕之所當自事者心而已。了此則廓然。更有何事。夫晝之所想即夜之所夢。生之所履即死之所為。春之所種即秋之所獲。所以處世間者所以出世間者。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運水搬柴中。坐脫立亡在著衣吃飯中。無上妙道在

平常心中。願試思之。後以江西安撫使乞祠提舉臨安洞霄宮。紹興十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中歲嘗自題其像曰。是影是形。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悅。從是以往。蒼顏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遊戲仕塗。天付之拙。須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萬里清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李忠定集・宋史)。

知歸子曰。世之議儒釋者不得其本。往往知見立知。滯迹異同之間。籓太虛。畫滄溟。汗漫精微。祇成戲論耳。吾觀伯紀與吳元中書。周易策數華嚴法界涉入圓融同一涅槃。元清淨體。彼其出入塵勞煩惱中。獨肩世界不厭不疲。非誠得其本者其能如是乎。

汪大紳云。予讀論語。至予欲無言。及莫我知也夫。輒為之喟然歎曰。其先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時乎。其釋迦氏見明星而豁然大悟之境界乎。先師之發是言也。從天而降。不知影落何處。是言也端木先生以上大弟子不用問。端木先生以下大弟子不能問。惟端木先生能逆流而入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曰何為其莫知子也。是問也。香象渡河。金翅劈海。為百萬人之橋梁。於是先師現毗盧身為說法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華嚴重重法界也。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華嚴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成等正覺也。盖聖門之所謂天。即佛門之所謂毗盧法身也。

宗汝霖張德遠傳

宗汝霖

名澤。婺州義烏人也。母夢大雷電有光下燭。寤而生汝霖。元祐六年登進士第。歷官州縣。為人磊磊有節概忠勇。出於至誠深信一乘。樂宣說正法。宣和六年義烏滿心寺鑄大鐘成。為之記曰。如來以大悲心。欲令眾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為欲所沉迷。不為邪所障蔽。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識虛懷聽受。隨所聞聲因緣入道。譬如雷霆蟄驚。牙甲昆蟲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羣動咸作奔趨爭逐。擾擾競前。於是警之。廣令眾生起戒懼心。暨至食時。飢火煎迫。噉涎貪噬腥羶無厭。於是警之。廣令眾生起齊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為市。矜智嚇愚籠絡利己。於是警之。廣令眾生起方便心。昧谷斂昏。陰邪氣盛。一念差誤。為盜為淫。於是警之。廣令眾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想顛倒。莫覺莫知。於是警之。廣令眾生起脩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倀倀冥行。莫知所趨。於是警之。廣令眾生起依歸心。如是等心。悉由中起。念念勿絕。證無上道。滿心古剎也。舊雖有鐘。形度小瑣。發響焦急。無從容韻。寺僧有宗徧募檀越。弋陽主簿葉天將捐財唱之。和者沓至。於是大體鈞模。采鳧氏法。規天地以為爐。翕陰陽以鼓氣。回祿騰焰。飛廉助威。神施鬼設。一瀉而就。徽以金索。懸而擊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四生六道。濡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脫。茲勝事也。樂為頌云。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廻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眾生聞警覺省悟。隨聲懺悔滋益善心。予適宰官代佛宣說。願咸諦聽無量無邊。靖康初知磁州。康王再使金過磁。汝霖力止之。金人破真定。詔以汝霖為副元帥。從康王起兵入援。與金人大小十數戰。輒以少勝眾。金人憚之。呼曰宗爺。康王即位南京。汝霖入見。上疏陳恢復大計。其言洞達心法。識治體。其一事云。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為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為惡

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橫肆兇慕。侵侮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於應酬萬幾。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尋以李伯紀薦知開封府兼留守事。遂修復京城。招降巨寇王善・楊進等百萬眾。河北諸山寨皆受節制。金人來攻輒敗去。疏請回鑾凡二十四上。高宗不從。建炎二年汝霖糾合諸將尅日大舉。會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語之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翼日風雨晝晦。汝霖連呼渡河者三。遂卒。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汝霖既卒。數日間將士散去者十五六。已而盡散去而中原不守矣。汝霖嘗作覽鏡偈曰。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鏡中人。却歸什麼處。又作休牧軒頌曰。空餘短笠與輕蓑。道作休時事更多。更向中間問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同縣人陳允昌。字得全。汝霖父執也。亦好佛法。屏居小室。宴坐湛然。離諸染著。年八十八將卒。飲沉水香湯三日恬然而逝。汝霖志其事而銘之曰。公坐一室。心自內觀。了知六塵。皆是幻妄。故於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子復何言(宋史・宗忠簡集)。

張德遠

名浚。漢州綿竹人也。政和八年登進士第。高孝兩朝再登政府。封魏國公。以恢復為己任。遭讒被斥。志不少挫。士大夫視其進退以為憂喜。其用兵雖屢衂。人咸諒其忠不以為罪也。初居京師。遇處士譙定。教以熟讀論語。始有志於道。已而問法於圓悟禪師。師曰。巖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德遠有省。呈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師囑之曰。公他日無忘護教。嘗作虎邱轉輪大藏記曰。虎邱號吳郡勝處。晉王珣與弟珉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為佛剎。本朝至道中革律為禪。紹與八年予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予曰。我與紹隆同嗣法於圓悟禪師。隆嘗建立轉輪大藏。效彌勒示現體製。施軸於中。負戴其上。規模甚偉。方議卜築。隆適告寂。我夙夜究力。益勵精誠。再閱寒暑。功績甫就。平高益下。棟宇翼然。琅函貝葉。輝燦焜燿。信士鄒珉目規口歎。盡損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夫世變之興。其來有自。因欲生愛。因愛生貪。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

轉交攻激為鬬亂。怨深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倘正。和氣自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媿。余聞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警喻發明空理。丁寧反覆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將見斯藏之成。覩相增信。由信趨善。宿習退轉。直證圓通。孝弟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大慧禪師居泉州。應德遠請入徑山。嘗遣其徒謙候德遠於長沙。德遠母秦國夫人。故奉佛。日常誦經禮拜。及謙至。因問徑山何以教人。謙言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夫人退而習坐。力究前話。一夕忽有省。回看經文無滯。遂作偈寄呈大慧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及卒。遺命供大慧一年以報激揚之恩。德遠從之。晚歲除醴泉觀使。寓餘干。日讀易不輟。書座右曰。慎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尋得疾卒。贈太師。謚忠獻(朱子文集・虎邱志・五燈會元)。

知歸子曰。予讀宗公上高宗諸疏。本末貫徹。卓然命世才也。其於佛法的的見大意。故其轉物之智不窮。張公忠孝大節不後宗公。而機用則稍踈矣。其護法之誠不可沒也。因合而論之。

汪大紳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所能為。若宗忠簡公斯大丈夫矣。將相云乎哉。魏公盖其同志。合傳之是也。

居士傳三十一

三李馮蔡二吳顏呂葛余張傳

李似之

初名彌遠。後易名彌遜。號普現居士。蘇州吳縣人也。大觀三年登第。官起居郎。久參圜悟禪師。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寺。適圜悟出門。遙見便喚曰。且喜居士大事了畢。似之厲聲曰。和尚眼花作麼。圜悟便喝。似之亦喝。於是機鋒迅捷。每與圜悟問答當機不讓。以封事鯁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宣和末起知冀州。建炎三年復官起居郎。累遷至戶部侍郎。秦檜主和議。似之抗疏。力爭不可。檜邀至私第。以甘言要之。似之曰。彌遜受國厚恩。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以為不可。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似之再上疏。爭益力。紹興九年出知端州。改漳州。明年乞罷職。隱連江西山。檜猶以前事為憾。削其籍。似之遂屏絕人事。築菴以居十餘年。一日示微疾。索湯沐浴畢。作偈曰。漫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遂擲筆趺坐而逝。既朝廷思其忠。復敷文閣待制。同時趙表之者。名令衿。太祖五世孫也。參圜悟於甌阜。圜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死一回方得。表之得旨。嘗自疏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圜悟囑令加護(宋史・五燈會元・夷堅志)。

李德遠

名浩。建昌人。紹興中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嘗讀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後造明果。問法於應菴。應菴搥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處去。德遠駭然汗下。應菴喝出。德遠退而力究。不旬日徑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舖。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康朝。湖州長興人。參應菴得旨。作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又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菴。頗自負。德遠贈以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襠後。却來者裏喫拳頭。德遠後為夔路帥。卒於官(宋史・續燈存稿・增集續傳燈錄)。

李漢老

名邴。濟州任城人也。登崇寧五年第。紹興初官資政殿學士。立朝挺挺有大節。屢陳戰守之策。不報。歸老泉州。語具宋史。中大慧禪師方住泉南長樂菴。漢老數往叩擊。一日大慧舉自頌趙州庭前柏樹子話拈云。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因甚特地尋言語。良久云。當初將為茅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漢老忽然有省。別後以書告曰。邴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舍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適。欣幸可量。頃有可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但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願更加提誨。大慧答書曰。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刳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也。漢老遂命工圖大慧像。奉之終身。卒謚文敏(宋史・大慧年譜・語錄)。

馮濟川

名楫蜀。遂寧人也。由太學登第。初參佛眼遠禪師。一日同佛眼經行。偶有童子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佛眼拊濟川背曰好聲。濟川於是有省。紹興七年除給事中。會大慧杲禪師就明慶寺開堂。濟川進見。大慧下座次。濟川問曰。和尚常言。不作這蟲豸。為什麼今日敗闕。大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濟川擬議。大慧便掌之。明年濟川依大慧坐夏山中。日止一食。長坐不臥。一日大慧舉藥山初參石頭及馬祖因緣。濟川復有省。因舉呈大慧曰。恁麼也不得。嚇嚕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嗦咧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嚕嗦咧娑婆訶。大慧印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既而兼修淨業。作彌陀懺儀。嘗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以西方為歸。時經建炎兵亂。後名剎藏經多殘燬。乃捐俸錢造大藏經四十八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分貯諸剎。後知邛州。二十三年秋乞休。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告終。至期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日將午。具衣冠。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州事。著僧衣據高座。囑諸官吏道俗各宜向道。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泊然坐化。漕使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偈以表異蹟。濟川復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有語錄頌古行於世(大慧年譜・五燈會元)。

蔡子應

名樞閩。興化人也。紹興初官吏部郎中。家居日請大慧住靈巖天宮菴。與李漢老同咨法要。既而以書自通所得曰。樞近看狗子無佛性話。恰似平地釘個繫驢橛子。一除除却。頓覺廓然。本無罣礙。見得竹篦子徹底分明。自己脚根下一段大事明如皎日。廓若太虛。從本以來不生不滅不變不易。赤骨歷著一絲毫不得。直饒千佛出世亦無摸索處。菩提煩惱真如涅槃皆為剩法。因作頌曰。雲門篦子。逢人便舉。有眼無睛。徒勞下語。又曰。狗子無佛性。截斷衲僧命。打破趙州關。識得雲門病。大慧可之。已而大慧在衡陽聞李漢老卒。遣僧弔之。歎曰。泉南道友零落殆盡。今惟蔡郎中一人而已。不若生祭之。乃為文曰。致祭於靈巖山下半風半顛大脫空居士之靈。惟靈。鐵器市裏牙人。脫空場中主將。黑豆換人眼睛。只做這般伎倆。將謂閻老不知。一向起模畫樣。而今死去見渠。看你有何憑仗。鑊湯爐炭橫行。劍樹刀山逆上。我儂聞說欣然。獃漢攢眉惆悵。人情敢不周旋。薄奠聊陳供養。郭郎線斷俱休。嗚呼哀哉尚饗。僧未至而子應卒矣。復繫以辭曰。嗚呼。始以前文與公相戲。此意未達公已瞥地。二俱偶然。初無實義。公既去矣。文焉敢棄。就而祭之。是法如是。建州劉子羽。名彥修。紹興中知泉州。亦參大慧。看柏樹話有省。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大慧年譜〔續燈存稿〕)。

吳元昭

名偉明。邵武人。南宋初官學士。嘗閱華嚴梵行品自謂有悟入處。大慧見其所為。跋語曰。此人只悟得無梵行而已。既謁大慧呈解。大慧不許。并為痛說禪病。因舉狗子無佛性話。元昭疑之。留菴十日。呈解二十次俱不許。因語之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爆地斷方了得生死。即辭去。道次延平。忽然契悟。因將室中所舉因緣連書數頌。其一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大慧證以偈曰。通身一串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其法友彌光和之曰。通身一串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縱使當機覿面提。敢保居士猶未徹(大慧年譜)。

吳十三者

遺其名。建寧仙州人。紹興中給侍開善謙公參究頗力。忽於夜中有省。占偈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開善答之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續燈存稿)。

如如居士顏丙者

雪峯然公嗣也。嘗作三教詠曰。硬似綿團軟似鐵。六月炎天一點雪。露柱燈籠笑點頭。啞子得夢向誰說。古來三教強安名。如來杜口於磨竭。夫子謂默而識之。老聃謂大辨若訥。直饒剖破作一家。不免落在第二月。又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著勸修淨業文行於世(續燈存稿・學佛考訓)。

呂鐵船

遺其名。母秦國夫人。夢福巖佑公至家而生鐵船。弱冠時即究心法要。日夕參空山禪師。一日師問曰。曾見趙州麼。鐵船厲聲曰無。師休去。每稱於人曰再來人也。嘗任江淮都總管。於蘇嘉定建永壽寺以延僧。達摩忌日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携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真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个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却是孤恩的。欲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有山居詩及諸偈言。俱超倫邁俗(續燈存稿)。

葛謙問

名郯。不詳其里居。少擢上第。玩心禪悅。謁無菴全公。全令看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有何方便使郯得入。全曰。居士太無厭生。再參佛海。舉全所示語佛海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爍然頓悟。作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寄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問。遂至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不可入魔。謙聞叩請其說。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謙問乃痛省。遂嗣其法。淳熙六年守臨川。感微疾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

僚屬示之曰。生死如晝夜。無足怪者。若作生死會。去道遠矣。端坐而逝(五燈會元・法喜志)。

余放牛者

遺其名。杭州人。參無門開公。凡有論說。無門連道不是不是。放牛不服。退見臭菴問曰。師在無門得甚麼見解。臭菴曰。吾在無門祇得兩个字。不是不是。放牛有省乃曰。今日始知無門為人處。一點惡水不曾輕洒著人。因著是非關行於世。嘗曰。是法平等。不離本心。十方三界。六道四生。萬別千差。皆歸當念。看經念佛布施持齋不隔纖毫。臨官治政事主奉親有何不可。若乃妄談般若。設法安身。誑惑人天。隨業受報。色身與法身無異。我性與佛性一同。但要識得本心。便可出離生死。把纜放船。不是不是。遂嗣法於無門(先覺宗乘)。

張功甫

名鎡。家於杭州南湖之上。官直秘閣學士。參密菴傑公。歸而靜坐究狗子無佛性話有省。自言胸臆豁然如太虛空了無障礙。祖師言句是入道之門。守著不放亦為大病。自此塵緣世念不著排遣自然淨盡。古人公案昔所茫然今亦無疑矣。嘗聞鐘聲作頌曰。鐘一撞。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晚而致仕。頗極遊觀之樂。其言曰。昔賢云。不為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房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生智隔境逐源移。如鳥黏黐動傷軀命。又烏所謂設法度人者哉。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公居焉(佛法金湯・武陵舊事)。

知歸子曰。予讀宋史。觀三李所建立。誠卓然豪傑之士。其入道之捷如師子奮迅。擺脫韁鎖而去矣。馮濟川掉臂宗門。復回心淨土。吾師乎吾師乎。元昭以下諸賢。其行事不概見於傳記。其得法機緣如此。顧不偉哉。

汪大紳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早知此事。四十偈私記可以不作。

居士傳三十二

張子韶傳

張子韶。名九成。號無垢居士。錢塘人也。少好學。年十四入學宮。閉閤終日。寒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斂膝危坐。若與神明伍。相與歎服。既而聞客談楊大年・呂微仲事。心慕之。謁寶印明禪師問入道之要。寶印曰。念念不捨。久久成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令看柏樹子話。久之無省。謁善權清禪師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善權曰然。子韶曰。何故九成無入處。善權出袖中數珠示之曰此是誰的。子韶不能對。善權復袖之曰是汝的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則不是汝的也。子韶悚然。一夕如廁。正提柏樹子話。聞蛙鳴契入。作偈曰。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元沙。會先忌日。就明靜菴飯僧。主僧惟尚纔見乃展手。子韶便喝。惟尚批其頰。子韶趨前。惟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子韶曰。九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惟尚舉馬祖升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子韶推倒卓子。惟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子韶躍起問旁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子韶毆之。顧惟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惟尚大笑。子韶呈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惟尚亦作偈印之。紹興二年擢進士第。一授鎮東僉判。明於聽斷。浙東諸郡訟有不決者皆訴之。民胥鬍禁。監司有所支連。子韶爭之不得。遂投檄歸。頃之以趙鼎薦召為太常博士。遷著作郎。尋拜禮部侍郎。進對時屢以正心術為言。又推陳孟子保民之旨。高宗甚向之。會金人來議和。子韶持不可。為執政秦檜所嫉。改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造徑山。謁大慧杲禪師。議及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子韶請其說。大慧曰。不見小說所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反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存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劒擊像首。其人在陝西忽頭落。子韶言下領旨。題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一日又問曰。前輩既得後。何故復理會四料揀。大慧曰。公之所見但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耶。子韶遂舉克符問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大慧曰余則不然。子韶曰師意如何。大慧曰。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子韶廓然得大自在。嘗曰。余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蹋而開。或與聯輿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余得了末後大事。實在老人處。此瓣香不敢孤負老人也。既復謫守邵州。逾年丁父憂歸。卒哭後詣徑山飯僧。請大慧升座說法。而秦

檜憾子韶不已。命言者劾子韶謗訕朝政并連大慧。遂竄大慧於衡陽。子韶落職安置安南軍。既至。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縕袍糲食。親知餽遺一切謝遣。安南故少雪。歲多疫癘。子韶乃為民禱於龍神。甫半日得雪盈寸。虔寇擾鄰境。或請避之。子韶曰。吾謫此邦死分也。何避為。因為守貳畫計。以火攻之。寇散走。居十四年。秦檜死。復祕閣修撰知溫州。大慧亦放還梅陽。至贛州維舟俟。之而子韶適至。連舟東下。至新淦而別。子韶論不愁念起惟怕覺遲。作偈曰。念是賊子。覺是賊魁。搥殺賊魁。賊子何歸。堂堂大路。惟吾獨之。越南燕北。遼東隴西。撒手便到。何慮何疑。神劒在山。鍔冷光寒。魍魎罔兩。莫之敢干。此名真覺。秦時[車*度]轢。大慧賡之曰。說覺說念。翻背作面。無念無覺。何處摸索。起是誰起。覺是誰覺。豁開戶牖。太虛遼廓。撒手前行不顧人。秦時[車*度]轢何時作。既至溫。寬其賦斂。道以禮法。民大和悅。會戶部遣吏督軍糧。子韶移書陳其害。戶部持之。遂乞祠歸。明年大慧復領徑山。訪子韶於慶善院。子韶曰。九成每於夢中誦語孟何如大。慧舉圓覺經云。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子韶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子韶閒居。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僧。又嘗供十六大天。杯中茶悉化乳。作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倘或塵消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水消氷。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歸數月。苦風痺。家人環之泣。子韶曰。吾平生踐履。今日愈覺有力。何乃為兒女子呫呫涕泣耶。疾稍閒。設絳帳自居。訓子姪益勤。二十九年夏六月六日語從子榕曰。吾其逝乎。是夕疾作。遂卒。年六十有八。朝命復敷文閣待制。贈左朝請大夫。子韶平生謹於法度。衣食器物率常用敝惡。或問此是性耶。子韶曰。汝且道我每日用心在何處。既老讀書不輟。嘗倚柱就明。歲久雙趺隱然(五燈會元・宋史)。

知歸子曰。予讀無垢居士書。蓋欲擔荷五常。闡孔孟心法者。其於佛道未暇及也。而世儒往往以禪議之。意其生平得力之故。固有不可掩者乎。此則子韶之所以為子韶也。

汪大紳曰。予於佛道亦未暇及。然使予有立於世。知必有以禪議予者矣。知歸讚語。蓋具深心。

王虛中傳

王虛中。名曰休。廬州人也。宋高宗朝舉國學進士。棄官不就。著書名龍舒淨土文。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丐僮奴皂隸優妓之屬。咸以淨土法門勸引歸依。其文淺說曲喻。至詳至懇。若父兄之教子弟然。同時歷陽張安國為之序曰。阿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群品。繫念甚簡。證果甚速。或者疑之。予嘗為之言。阿彌陀佛即汝性是。極樂國土即汝心是。眾生背覺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天地懸隔。佛為是故。慈悲方便。現諸無量如幻三昧。莊嚴其國。備諸華好。復以辯智而為演說。令諸眾生歡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欲生其國。即此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於坐。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如是修習乃至純熟。幻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歸吾廬。諸佛菩薩即我眷屬。性無異故。自相親愛。友人龍舒王虛中端靜簡潔博通群經。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自是精進惟佛是念。年且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遑暇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為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凡修習法門與感驗章著。具有顛末。故喜為之序云。安國名孝祥。官中書舍人。嘗問法於大慧云。虛中每晨起禮佛祝願言。弟子曰休。謹為盡虛空界一切眾生然香敬禮。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一切正法。一切諸大菩薩緣覺聲聞聖眾。乞成就一切善願。濟度無量無邊眾生。臨命終時一剎那間。見阿彌陀佛證無生忍。了六神通。不出此間。一歲即來此間教化眾生。漸漸變此南閻浮提盡娑婆世界。以至十方無量世界。皆為清淨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曰休。為此南閻浮提無巨無細一切眾生。敬禮諸天天帝日月后土一切靈祇。為此等眾生感謝覆載照臨生養衛護之恩。謹為此等眾生念南無釋迦牟尼佛一百八徧。以種無上善根。念南無阿彌陀佛一百八徧。以結無上善緣。願此等眾生常沐洪恩歡喜相向。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陵。進修佛法脫離苦海。即變此南閻浮提為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曰休。謹為盡虛空界一切眾生敬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聲聞諸上善人。仰惟大慈大悲。憫念眾生沉淪苦海無有出期。特展威神遞相勸勉。分身於此震旦國中教化眾生。使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陵。易世澆漓共躋仁壽。及於此南閻浮提盡此娑婆世界及十方濁惡世界。身為國王大臣百僚庶尹教化眾生同修佛道脫離苦海。即變吾國以至十方濁惡世界皆為清淨極樂世界。又祝云。

弟子日休。身在世網宿業深重。願為平昔所殺眾生。所食眾生。及南閻浮提所殺所食一切眾生。日誦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一百二十徧。仰惟如來大慈大悲。以日休所誦如來名號一聲。一如來度一眾生。盡其所誦之數。度一切眾生同生極樂世界。其詳載淨土文中。虛中嘗以無量壽經稱讚西方義蘊深廣。而自漢迄宋譯文晦塞罕中倫節。致我佛說經之旨不白。乃禱於觀世音。會四本而譯之。三年乃成。釐為五十六分。文辭爾雅。條理燦然。遂得大行於世。乾道中盧陵李彥弼有疾垂死。夢一人自稱龍舒居士謂曰。汝起飲白粥。疾當瘳。且汝尚憶闕仲雅教汝修行捷徑否。彥弼曰。每日念佛不輟。既覺索粥飲之立愈。彥弼初未識虛中。既而見其畫像與夢合。使諸子往受學焉。虛中將卒前三日。徧別道友。勗以精修淨業云。將有行。不復相見。及期。與生徒講書畢。禮誦如常時。至三更。忽厲聲稱阿彌陀佛數聲。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彥弼聞而感之。為刻虛中像并述其事傳遠近。自是盧陵人多供事之。咸祐中呂元益重刻淨土文。至祝願篇。版中得舍利三顆。其叔父師說載其事於篇首云(樂邦文類・龍舒淨土文)。

知歸子曰。予讀虛中所著書。觀其願力之宏。修持之密。未嘗不惻然內愧憤發也。益國公周必大贊其像曰。皇皇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閔淳風之將墜。攬眾善以同流。導之以仁義之源。誘之以寂滅之樂。世知其有作。而莫識其無為。故中道奄然而示人以真覺。其真知虛中者乎。

汪大紳云。學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究其病根。只是立我與佛耳。立我與佛。我是根。佛是塵。根塵熾然。何劫了當耶。禪門一棒打殺根塵。提脫之捷徑也。淨土轉我作佛。根即是性。塵即是心。變易根塵之秘門也。

真希元吳毅夫傳

真希元

名德秀。建州浦城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理宗朝官至參知政事。立朝不滿十年。所上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野。洊歷州郡。民懷其惠。自寧宗以來。屢下偽學之禁。真元晚出。獨慨然以道自任。讀佛經通其旨趣。嘗題遺教經云。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其題蓮華經普門品云。昔唐李文公問藥山儼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如此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為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他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虛語也。又嘗遺書提刑陳貴謙問禪門事。貴謙嘗參月林鐵鞭諸老。切究向上一機。答之曰。承下問禪門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愚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猻拾栗相似。祖師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句無滋味話頭。淘汰業識都無實義。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來教謂未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為一世賢者。然禪門一著又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為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為客塵妄想所蔽。若不痛加煆煉。終不明淨。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為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

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自己有一段光明大事。故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有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著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錢分。縱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為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免顛倒。夢寐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來教謂無下手處。只是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鬧處皆著一隻眼看是甚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撕挨。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到家消息也。端平二年希元有疾。三上章乞祠祿。疾亟。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謚文忠(宋史・西山文集・緇門警訓)。

吳毅夫

名潛。寧國人。嘉定十年進士第一。立朝骨鯁。不避權要。淳祐中拜右丞相。以直言忤旨。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居常究心大法。深有悟入。序大慧正法眼藏。至此事亘古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開視闔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謂正即離。謂法即塵。謂眼即鑿。謂藏即塞。是故這四箇字直須撇向大洋海裏。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圈禡。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言漢語。覷來覷去綻須光景。此時正好[拚-厶+𠂤]命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入牛角挨牆拶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忽地頭破額裂通身流汗。得箇休歇。始知法眼・慧眼・天眼・佛眼只是一雙凡眼。到這裏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在。履齋老子即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及赴貶所。宿楓亭接待寺。告寺僧曰。文殊言。我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他想。常與定俱。此繫心一緣乃成佛作祖之階梯也。所謂繫心一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時是襍用心。溈山問懶安曰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云牧牛。溈云作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凡此皆繫心一緣也。是後尊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人看个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升・乾屎橛・青州布衫・鎮州蘿蔔・庭前柏樹子之類。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

一下。即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此寺僧徒戒行嚴潔。誦經禮佛脇不附席。蓋禪教律剎之希有。亦謂精進矣。有此鎡基。更能趲上一層。繫心一緣。習定生慧。則人人是佛。自家現成公案。不用借他珍寶開帳鋪席。可惜只在有為法上過了一生。總然以今世持戒福德來世不失人身。脫殼入殼何時休歇。一有蹉跌永劫扶頭不起。所謂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此語最為悲切。履齋老子未能自度先願度人。因書此以效法施云。履齋者。毅夫所自號也。將卒之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雨。已而果然。四更開霽。撰遺表。作詩端坐而逝。事在景定三年(徑山志・佛法金湯)。

知歸子曰。希元之論佛法。信有功於下學矣。雖然學佛而不明宗。如陷蹄涔求適大海。不亦左乎。故陳吳之說。學者其不可不盡心也。

汪大紳云。明宗判得甚是。然明得宗。希元之論皆宗也。明不得宗。陳吳之論皆枝節耳。儒門論禪。何等切直。著於居士傳。法施之善者也。

居士傳三十五

李王董鄭胡傳

李純甫

名之純。自號屏山居士。宏州人也。金承安中進士。少負才氣。自比諸葛孔明・王景略。三入翰林。仕至尚書右司都事。中年度其道不行。遂棄官歸。初好列禦寇・莊周之書。年三十後徧觀佛經。信解猛利。既歸隱。好與諸方老宿遊。亦頗好飲酒。每酒酣。人有問法者。隨機引導。如傾江湖。無有窮竭。於是窒者通。疑者信。莫不洒然以去也。以謂近世儒者推闡大道。窮性命之歸。其為功甚鉅。然其論佛。患不深究華嚴圓極之宗。理事無礙之旨。徒執小乘教相。斥為死灰槁木。又不知性真常中本無生滅。輒謂此身死後斷滅。墮於邪見。疑誤後生。因取先儒闢佛語分章條辨。名曰鳴道集說。為之序曰。自生民以來。未有不得道而為聖人者。伏羲・神農・黃帝之心見於大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見於詩書。皆得道之大聖人也。聖人不王。道術將裂。有老子者。遊方之外。恐後世之人塞而無所入。高談天地未生之前。而洗之以道德。有孔子者。遊方之內。恐後世之人眩而無所歸。切論天地既生之後。而封之以仁義。故其言不無有少相齟齬者。雖然。或吹或噓。或挽或推。一首一尾。一東一西。元聖素王之志亦皆有歸矣。其門弟子恐其不合。而遂至於支離也。莊周氏沿流而下。自天人至於聖人。孟軻氏泝流而上。自善人至於神人。如左右券。內聖外王之說備矣。惜夫四聖人沒。聖人之道不傳一千五百年矣。而浮屠氏之書從西方來。盖距中國數千萬里。證之文字至言妙理。與吾聖人之心魄然而合。豈萬古之下四海之外聖人之心竟不能泯滅耶。諸儒陰取其說以證吾書。自李翺始。至於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蘇子瞻兄弟和之。大易・詩・書・論・孟・老・莊皆有所解。濂溪・涑水・橫渠・伊川之學踵而興焉。上蔡・龜山・元城・橫浦之徒從而翼之。東萊・南軒・晦菴之書蔓衍四出。其言遂大小。生何幸見諸先生之議論。心知古聖人之不死。大道之將合也。恐將合而又離。箋其未合於古聖人者。曰鳴道集說云。純甫既卒。耶律晉卿讀其書。大好之。為序以行世。又有楞嚴・金剛・老莊・學庸諸解。皆不傳。同時有劉謐者。著三教平心錄。至明初建安沈士榮著續原教論。其大旨與純甫略同(中州集・佛祖通載・續原教論)。

王子彧

名文。沼州人。金承安中進士。為尚書省椽。性剛不與俗諧。棄官去。往來登封盧州山中二十年。改名知非。字無咎。自號照了居士。布衣蔬食。厲志學道。初出京時有詩云。親疎俱穩人倫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一筆盡勾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大家休。愛著何時是徹頭。風息浪平人已度。笑携明月下孤舟。居山日有詩云。放下情懷觸處安。生涯取次沒多般。褐衣襤縷聊遮赤。短髮髯髻底用冠。一榻省緣資困歇。二匙隨分了飢餐。也知苦澀人人笑。烈日初心不敢漫。又作決了歌。禪家以為證道。正大中參知政事。思烈行臺洛陽。辟之使參臺事。城陷不知所終(中州集)。

董國華

名文甫。潞州人。承安中進士。為人淳質。恬於世味。學道有得。與子安仁居寶豐坊。並閉戶不出。以習靜為業。其後歷官至昌武軍節度副使。正大中以公事至[木*巳]縣。自知死期。書與家人及同官別。乃為詩曰。白髮三千丈。紅塵六十年。只今無見在。虛費草鞋錢。又曰。無情喪主沒錢僧。送上城南無事人。檢盡傳燈前後錄。更無公案這番新。詩畢。擲筆於地。以扇障面而逝(中州集)。

鄭所南

名思肖 。福州連江人。徙於吳。宋末貢太學。舉博學鴻詞。元兵南下。上書論時事。不報。宋亡自傷不能報仇。終身不娶。不飲酒。不北向坐。歲時伏臘野哭面南拜。棄所居宅。寓城中萬壽・覺報二寺。以所有田施與之。留數畝給衣食。謂佃客曰。我死。汝則主之。著一是居士傳曰。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也。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為在。死為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眾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芻豢之哉。所南性孤峭。寡與人合。時獨行獨吟獨遊山水間。嗜餐梅花。嘗夢乘雲登一高峯得古梅樹。大百圍。花徑半尺。方盛開。摘而食之。空中有聲告曰。此玉真峯頂也。邇來四百萬劫。無人至矣。因為文紀之曰。此一花樹。其壽無量。天根月窟。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搆為花骨。世不得

聞。仙不得識。頑立樹下。頻嗅頻笑。方瞳不瞬。溜碧相射。欲與俱化。泯而為一。倏躍而動。手盡其葩。齒鍊為丹。火凉水浮。鼻舌毛空迸散香霧。六合同同燦發天光。萬返於源。其心忽空。一旦獲無身之身。還我於無極。於戲偉哉。書此紀已。仰面長嘯。聲震空碧。瞿然而寤。舌本猶香。又嘗著施食心法。說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療一切病呪。呪曰。唵。我有大願。無量無邊。虛空爛壞。我願無盡。我默我呪。先斷病魔。我觀我生。我寶無生。意歸其源。六根俱寧。歸無所歸。心華自開。我於是時。現無邊身。為大醫王。普救病難。即臻安康。乃正綱常。終於究竟。我違我誓。我當殛我。滅為微塵。聞聞聞聞。娑婆訶。晚自集所著文。名曰心史。誓教天下萬世皆為忠臣。錮以鐵函。沉古井中。明崇禎時承天寺僧浚井得之。新安汪駿聲刻以行世(蘇州志・宋文偶鈔)。

胡汲仲

名長孺。婺州永康人。博學強記。受業青田余學古。得朱子之傳。以主敬為學之要。默識靜觀。超然自得。發明本心。導諸學者。一時人望皆歸之。居貧厲獨行之節。嘗語其友。至廩不繼襖不溫。謳吟猶作鐘球鳴。此予秘密藏中休糧方也。參閱內典。著大同論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之傳出於北固壽涯禪師。程子・朱子皆得之周子。朱子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劄著痛處。真可笑也。初在宋咸淳中起家監重慶酒務。歷福寧州倅。宋亡隱永康山。至元二十五年起集賢修撰。出教授揚州。歷寧海主簿。延祐元年引疾歸。晚居杭之虎林山。病喘上氣者久之。一日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覺其意。問曰。先生精神不衰。遽欲觀化耶。汲仲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聲寂然。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時又有馮子振者。攸州人。博學負才氣。通內典。與中峯本禪師遊。師作淨土偈一百八首。大闡唯心之旨。子振見而心傾。自號發願學人。為之贊曰。我觀幻住師。於幻無所住。雖不住於幻。能覺如幻人。幻人汝當知。垢與淨相對。離垢即淨性。淨土應現前。是故幻住師。演說淨土偈。手提古佛機。數與念珠等。一偈偈四句。句句義畢彰。字數逾三千。其實無一字。偈迷念珠轉。偈悟轉念珠。若人於此中。一一總無念。於無念念佛。佛念亦復無。紅爪紺髮螺。種種白毫相。有目具瞻仰。月面照日輪。花敷四色蓮。出微妙高潔。所生皆淨土。云何是西方。是人見彌陀。悉得安隱住(元史・佛法金湯・續法喜志・樂邦文類)。

知歸子曰。元世士大夫如趙子昂・程鉅夫・虞伯生・袁伯長・鄧善之之徒。其於佛法不可謂無意者。然文過其質。其於道盖未有得也。予故不得而傳之。

汪大紳云。異人異趣異解。

耶律晉卿國寶傳

耶律晉卿

名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也。仕金為開州同知。宣宗遷汴。完顏復興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既定燕。晉卿閒居久之。已而太祖聞其名。召置左右。日益信任。每從征伐。晉卿隨事納諫。務止殺以全民命。太宗即位。拜中書令。軍國大計悉取決焉。於是均賦稅。正官制。興文學。覈工匠。平權量。給符印。百度具舉。遐邇悅服。元遂得撫定中原者。晉卿之力也。晉卿於學無所不闚。尤傾心祖道。初年二十餘。居燕。自以所得叩聖安澄公。澄公時見許可。其後輒不以為然。晉卿請其故。澄公曰。公昔官要劇。予不敢苦相鉗鎚。又儒者多不信佛法。唯搜摘語錄以資談柄耳。今誠有志本分事。予安得不為苦口。雖然。吾老矣。有萬松老人兼通儒釋。辨才無礙。可往見之。晉卿遂謁萬松秀公。屏絕人事。息心參究。雖祁寒大暑不輟。迄三年而盡其道。秀公授以衣。名之曰從源。號曰湛然居士。其後歷官貴顯。日應萬務而神明淡泊。如處深山中。一日秀公過其家。見晉卿方啖菜根飯脫粟。曰不太儉乎。晉卿曰。昔燕京被圍。絕粒六十日。予守職如平常。及扈從西征六萬餘里。備歷險阻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蓋汪洋法海涵養之效有如此也。嘗自題其象曰。別來十年五歲。依舊一模一樣。髭髯垂到腰間。雙眉儼然眼上。龜毛錐子畫空虛。寫破湛然閒伎倆。又曰。有髮禪僧。無名居士。人道甚似。我道便是。塵塵剎剎露全身。紙上毫端何處避。當西征時。有司奏五臺等僧徒有能呪術及嫺武略者可部以從軍。晉卿止之曰。釋氏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鵝珠。守死不拔生草者。用之從軍。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軍也。乃止。大夫蕭守中曰。沙門不征不役。安坐而食。耗國累民。必此類矣。請除之。晉卿曰。人之生也。有天命焉。人力所不能予奪者也。世有辛苦而飢餓者。有安逸而飽足者。修短苦樂壽夭窮通萬狀不齊。雖孔明之智。項羽之勇。顏回之賢。尼父之聖。亦不能移其毫髮。豈彼沙門能窮吾民。耗吾國耶。故萬世之在天下。天與則生。天奪則死。沙門亦天地間一物耳。其亦天養之也。天且宥之。子獨不容。隘亦甚矣。太宗崩。皇后稱制。任用奧都剌合蠻。晉卿屢諫不聽。尋以疾卒。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元史・湛然居士集・清凉通傳)。

國寶

名安藏。畏兀人。世家別石八里。自號龍宮老人。父腆藏帖材。護廸方燕坐作觀音觀。忽有人抱童子付之。已而其母有娠。及產紅光發於屋。生五歲嘗一臥三晝夜始寤。問其故。云適見文殊為我說法。不覺久耳。已而從父兄問經義。即開解。九歲始從師力學。十三能默誦俱舍論。至十五而孔釋之書皆貫穿矣。十九被徵入朝。以佛法見知世祖。進寶藏論元演集。深被嘉歎。因勸上宜親經史。以知古今治亂之由。正心術以示天下向背之道。遂譯尚書無逸篇・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以獻。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商議中書省事。每賜對必以開言路。廣聖慮。慎刑節用為言。世祖未嘗不稱善。至元三十年夏五月丁丑方宴居。忽端坐若禪定者。左右扶就寢。至夜聞異香馥郁。即視之。已薨矣。有大星隕於庭。圓相凝室不散。頃之見白毫光出西南去。辛巳閣維於國西南門之外。得五色舍利不可勝計。詔收其遺書。得歌詩偈贊頌雜文數十卷。命刻板行世。延祐二年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程鉅夫雪樓集)。

知歸子曰。晉卿於元佐。命功第一。察其本。知其所養者裕矣。國寶出入儒釋間。觀其言論風旨。殆亦晉卿之亞。與而元史逸之。其遺書不可得而見矣。為著其大概如此云。

汪大紳云。敘學佛得力處曰息心參究。未得手時工夫也。曰涵養之效。既得手時工夫也。大抵參究之功須要外屏諸緣方易得手。得手後全要涵養到純一地步方好。

宋景濂傳

宋景濂。名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景濂遷於浦江青蘿山。仍以潛溪題其室。故學者稱為潛溪先生。學佛氏之道。亦自號無相居士。母陳氏。夢異僧手持華嚴經來曰。吾方寫是經。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已生景濂。少強記絕人。長而從吳萊・柳貫・黃溍諸儒問學。博通經史。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辭不行。入龍門山居十餘年。明太祖取婺州。召見。既徵詣金陵。景濂曰。吾聞大亂極而真人生。斯其時矣。遂留事太祖。除江南儒學提舉兼授太子經改起居注。常在左右。備顧問數。稱述帝王仁義之道。勸上毋專任兵刑。洪武二年除翰林院學士。太祖常言。佛氏之教幽贊王綱。又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時廷臣獨景濂能深契上旨。每召對。輒與究論佛經奧義。時詔於蔣山興國寺大興法會。景濂作法會記。其文曰。皇帝御寶。歷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二三與天為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至。煢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為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於南京。命欽天監臣羌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躬視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客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 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蕆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氷桃暨茗荈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大雄寶座。演梵呪三周。初斸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

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呪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群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凄風戒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鑾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眾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焄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不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與盛哉。繫以詩曰。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祲盪摩。白日為薄。孰靈非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霜月凄苦。凉颸酸嘶。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銕為心。寧免涕洟。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遑寐。爰啟靈場。豁彼蒙翳。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覿睟容。香凝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鐘。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颺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迺陟秘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葢。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鴻恩既廣。氛戾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謠。惟佛道弘。誓拔群滯。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五年除贊善大夫。以禮法導皇太子。太祖問廷臣臧否。言其善者。問否者為誰。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臣不知也。主事茹太素上書觸太祖怒。以示廷臣。或言此誹謗非法。景濂曰。彼盡忠於陛下耳。惡可罪耶。太祖乃釋然。嘗欲使參大政。景濂辭。遂老於侍從。然一代禮樂制作。多景濂裁定。十年以學士承旨致仕

歸。明年來朝。先是景濂在太祖前稱楞伽為達摩氏印心之經。太祖讀而善之。至是召見與論諸識生住滅義。乃詔天下僧並讀楞伽經。頃之辭歸。居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未嘗與有司接。嘗三閱大藏。暇則習禪觀。自言宴坐般若場中。有巨鐘朝夕出大聲。未曾聞也。天台僧無聞謁景濂問曰。經中所說父母之恩鴻博勝羨不可思量。弟子欲假如來三昧之力升濟神明。未知何法而可。景濂曰。沙門。汝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本。何以故。眾生由情生恩。由恩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戀不捨。遂成妄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沙門汝欲報恩。莫先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盡。性源自澄。能如是者名大報恩。何以故。愛為欲水。混混不窮。能滋長一切無明枝葉。茂骫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為利劍。鋒刃難觸。能斬伐一切智慧善果。生意剝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為毒藥。眾苦慘刻。能斲喪一切眾生身命。七竅流血。彈指變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燄光芒燭天。能焚毀一切廬舍器物。化為灰燼。無復孑遺。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虎狼爪牙銛利。能吞噉一切有生等類。窺伺搏噬。最可怖愕。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魑魅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修善之士。顛倒錯謬喪其本真。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航檣傾楫敝。能沉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徙不到彼岸。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枳棘叢生道旁。能鉤罣一切塗行商旅。冠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傾崖摧境無時。能壓碎一切動植諸物。有識無識皆為齏粉。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蚖蛇口噴毒火。能戕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膚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道。以是思惟。愛之為害不可具言。沙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即可破妄。汝能破妄即是返真。直入菩提之路。福德所被無量無邊。雖聚七寶高如蘇迷盧山。持用布施。不是過也。是為大功德力。是為不思議勝力。是為十方大覺如來三昧神力。報父母恩孰出於此。景濂善說法要。多此類也。十三年以孫慎獲罪連坐。安置茂州。明年過瞿塘。夜逢僧。唔語端坐斂手而化。年七十二。正德中追謚文憲。其後雲棲宏公輯景濂文為護法錄。其所撰沙門塔銘凡三十九篇。憨山清公盛稱之。以為當代僧史也(宋文憲集・行狀・護法錄・祠堂記)。

知歸子曰。余讀護法錄。如春風之被物。生意岂然。其法會記及答天台僧問。尤能以文字緣泛光明海。其真文人之雄乎。至景濂自敘謂己實永明後身。然耶否耶。讀其數者當自知之。予無容贅言矣。

汪大紳云。許魯齋以儒學導元世祖。興一代文教。宋潛溪則以儒釋之學輔明太祖。然文教之興。潛溪其有明一代之權輿矣。二公皆朱子後人也。君子之澤豈有艾乎。謹書之。以廣後之志乎朱子之學者。

羅臺山云。透得過夢幻泡影電露六字關。然後能愛。不然只是妄想團。地獄渣。無相居士以仁義輔太祖。以割愛啟沙門。直是見得清。立得定。

居士傳三十八

劉萬李王薛傳

劉祖庭

名智旺。應天人也。早歲有孝行。已而堅持五戒。獨處一樓修念佛三昧。居三年。心花發明。往參東山海舟和尚。遂蒙印可。景泰元年海舟示寂。以大衣麈拂付之。古溪澄公作東山顧命歌贈祖庭。其辭曰。金陵有箇奇男子。參訪明師求直指。見說傳燈錄上人。志氣衝天奮然起。念彌陀如自己。拶得寒氷化為水。任他非佛與非心。務要禪河窮到底。晝亦然。夜亦然。銕牛不動痛加鞭。撒手懸崖知落處。千重慾網打不住。碧眼胡僧沒奈何。分付袈裟為信具。趙州禪。真罕遇。截斷南山老葛藤。明月清風送君去(明詩偶鈔)。

萬民望

名表。號鹿園居士。寧波衛人也。世襲指揮僉事。正德十七年登武科進士。官至南京中軍都督僉書。少落落有大志。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慕諸葛孔明之為人也。揭寧靜淡泊四言於座右。嘉靖中與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為友。研窮性命之學。已而閱佛書有契。聞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煉磨得道。因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語學者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聖賢工夫。莫先格物。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到得頓悟本來則徹底明淨。不為一切情境所轉。如鏡照形。鏡無留形。如鳥飛空。空無鳥跡。斯則融識歸真。反情復性矣。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曰。自聞教後。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折服如此。民望明習世務。論議英偉。聞四方有兵變。輒自奮迅。其所規畫多中要害。海上倭起。民望方赴官南京。散家財。募死士。遇賊於蘇州。奮擊之。身中流矢不少挫。遂為巡撫。周琉畫策懸賞格。以擒賊黨進兵破賊海上。焚其舟。居官四十年。家無餘資。野服翛然。時與衲子遊處。年五十九。無疾端坐而逝。有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焦弱侯澹園集・明儒學案)。

李文進

蜀人也。嘉靖中官至都御史總督。宣大初在朝時以釋氏為異端。請除之。上不從。歸而不樂。有方山人者。見而問其故。曰。吾幼時讀聖賢書。即知釋氏為吾道蠹也。不達則已。達則必除之。今既達矣。復不能除。奈何。山人曰。敢問夫子之欲除釋也。亦嘗閱其書而得其所以蠹吾道者安在乎。文進曰。吾聞朱子之說。以為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夫虛無寂滅豈不為仁義忠信之賊乎。山人曰。甚矣。夫子其不自重也。奈何以皓皓之明而蔽囿於他人之一言乎。且余聞之釋氏。毗盧有萬德。普賢有萬行。安在其虛無寂滅耶。今夫子必欲除之。當熟翫其書。果無一善可取。力以除之。則天必助其成功。而無取誚於天下後世也。文進然之。遂閱佛書。過三月謂山人曰。荷子之誨。得見大聖人之心法。與吾聖人曾不少異。夫佛謂眾生心者亦名如來藏。義有空不空。所謂空者。從本以來無私欲之染。無物累之患。廓然大公虛寥冲漠者也。所謂不空者。真體無妄。中實靈明。淨德滿足者也。然空與不空初無二物。唯吾一心。朱子所謂虛無寂滅者。但見其空而不識不空之德也。如來藏中有河沙性德。天地萬物亦吾心之光影耳。吾嘗以為天地生我。今知我生天地矣。山人曰。夫子破格矣。他日見道不難也。其後之官宣大。聞五臺僧楚峯有道者也。請山人為介紹。而會於雲中公館。以昔悟告之。楚峯曰。噫。公見影矣。若吾法王之心。猶未夢見在。文進悚然曰。法王之心若為可見耶。楚峯曰。公欲究法王之心。必極其空而後可以契不空之德。不然則為物欲塞矣。情愛蔽矣。念緒紛紜生滅流注昏瞢汩沒未有了時。尚何能見法王之心哉。文進乃退而修空三昧。六月目不受色。耳不受聲。鼻不受香。舌不受味。六情悄然運動如偶。一日聞秋風落木聲。忽爾念盡。廓然大定。楚峯一日見而問曰。公於此道信乎。文進曰祇是箇李文進。更信阿誰。楚峯曰公今信矣(清凉通傳)。

王道安

名爾康。號性海居士。廬陵人。父育仁。終涪州。知州之官時。攜家宿旅亭。夢大比邱入門而生道安。道安生而淵默。兒時常樂趺坐。年十三見案上圓覺經竊觀之。父遇問曰解否。應曰解。時道安實未曉文義。父遽指經語曰試解之。道安惶迫無以應。良 久胸中晤然開裂。夙慧頓發。即為父宣說其義。父駭之。退而博覽佛書。皆如夙所習。萬歷二十三年舉進士。授行人。先後奉詔冊封。諸王問遺無所受。遇名山輒留止。嘗習靜焦山。半歲乃出。初受戒於雲棲宏公。修念佛三昧。復參求宗要。用力精猛。一日輿行幹折。忽有省。及使唐時又得旨於松杏老人。語人云。吾至是始名舍兩臂矣。

居常行履純密。夕每端坐至曉。自謂不過彈指頃。陶周望善道安。問曰。入道以何為功。曰道無功也。周望曰無功何以進道。曰無功之功至矣。既而復以書告曰。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無功之功難。周望甚服之。二十九年謝病歸。居招提中。為眾講起信論。著起信疏記。無何瘍生左足。日講楞嚴不輟。已而右足又生瘍。漸劇。預知不起。捨田宅與僧。擇日為券。其友請以十月朔後十日。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謂其友曰。後九日吾行矣。及期。見群僧繞案。有頃曰。天人至矣。遂瞑。斂之夕。地震動。屋瓦盡鳴。卒年三十八。道安在時嘗止小樓誦華嚴經。妻劉氏夢大日輪懸樓上。光彩煜然。不可正視。寤而言之。道安為語佛法。欣然信受。屏葷血。清淨自居。先道安三歲沒。沒時了然若無事者(陶石簣集)。

薛元初

名大春。鳳陽亳州人。郎中蕙之孫也。兒時好寬衣大履。却紈綺不御。間遇疾。輒喃喃誦佛名。十歲即善言名理。多與佛經合。父官鴻臚序班。隨之京師。經古賢遺墟。歎曰。偉哉丈夫。僅以一抔土供樵豎遊乎。既而習舉子業。始見老莊書及維摩・圓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曰。世之詆二氏者。未知二氏也。且又不知孔孟學貴發明自性。何論異同哉。每讀書必過夜半。一夕豁然有省。自是慧辨無礙。語次舉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無物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具耳。或言。欲知未發當會已發。曰性一耳。誰為未發。誰為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不疾而速。必待已發又成擔閣矣。或問。草木禽魚皆可見性否。曰纔涉擬議。是識非性。偶聞花香說偈曰。非動非定。非淡非濃。聞之滿室。攬之還空。已夢觀音大士導之河濆。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汝歸路去。尋得疾急。家人相顧泣。元初語其父曰。四大假合。我非真我。我未生時。誰父誰子。即今之死。何異未生。如是諦觀。慎勿悲悼。正襟趺坐而逝。年十五。事在萬歷二十八年(澹園集)。

知歸子曰。劉萬李王薛諸子。俱可謂用志不紛者。其能發明本有也。宜哉。世之學者。狥名象。牽訓詁。知解益多。天真日鑿矣。此陽明王先生所為發憤而太息也。

居士傳三十九

趙大洲傳

趙大洲。名貞吉。字孟靜。四川內江人也。母余氏。夢二小沙彌。一衣緇。一衣白。牽衣求托處。緇者先執母袂不脫。而大洲生。既而白者復來。而小洲生。小洲名蒙吉。字仲通。兩人即三四歲時相愛也。每相引入坡谷僻處趺坐。抵掌語。聞人聲斂容默然。或密聽之。不辨也。詰之。不告也。少長並博通群書。大洲年二十學禪。時與小洲閉戶習靜。既居母喪。悟哀而不傷之體。兩人先後中鄉舉。及大洲成進士。小洲遂不復應試。明世宗朝大洲官翰林。與四方豪傑講習。廓摧俗學。發明本心。以天下為己任。著求放心齋銘云。乾為吾健。坤為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為雷。止處為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為心。別名為仁。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情無情。合為一體。未著軀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為天地心。原此真心不分愚智。魚躍鳶飛各適其職。蒙蒙我生。營營自戕。自斲自喪。自迷自狂。自築其墻。自錮其防。自放於憂悲愴逸鄙吝貪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真常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中西伯。元酒大羹。泊然無迹。辟彼淵泉。今見涓涓。辟彼大莖。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嗚呼。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呼為習呼。吸為習吸。習心作主。須臾不離。辟彼家室。見奪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苦。禹平水土。涵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觸也。一見不倚。微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不絕思慮。自澄寂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浩乎如巨魚之縱大壑也。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淨。自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為真求。放而不放。真悟真修。前後徹朗。愚非為下。智非為上。回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太山。巖巖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為知恥。銘於東西。敢告同志。累遷中允掌司業事。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都城。嫚書要貢。詔百官廷議。日中莫發一語。大洲奮然出班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為今之計。請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釋沈束於獄。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耳。先是周尚文為大同總兵。力戰敗俺。答既卒。大學士嚴嵩格邮典不予。給事中沈

束以為言。復下之獄。故大洲及之。時世宗遣中使瞰廷臣還報。心壯其言。令手疏便宜。立擢為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令齎金五萬犒軍。嚴嵩心嫉之。當撰敕。不令督戰。不與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大洲單騎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會寇引出。將出白羊口。大洲為仇鸞設畫。謂賊輕重甚多。而白羊路險。若以奇兵趨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道。我以全軍擊之。可大克也。鸞不能用。尾之。反為賊敗。既復命嚴嵩。復讒之。世宗怒其為尚文束游說。下之獄。杖於廷。謫荔波典史。稍遷至南京吏部主事。四十年召為戶部侍郎。又以忤嵩罷。穆宗即位。起禮部右侍郎。充日講官。每進講。開陳心學究極存亡得失之幾。穆宗甚重之。遷南京禮部尚書。既行。復召還。留直講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課讀楞嚴經。謂曰。諸君齒亦長矣。不以此時讀此經。更何待耶。三年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與高拱共事。議論多不合拱。以私怨考察科道。大洲疏言之。拱益不悅。諷言官劾大洲。大洲疏辨。遂致仕去居位。止一載。晚著書。號二通。曰經世通。曰出世通。通各二門。門各為部。既成。為文告古佛聖賢之神曰。貞吉夙生遇緣。幸染真熏。今出頭來。不忘覺照。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途。時發出世之願。如此展轉四十餘年。邇來垂白謝事。形志俱衰。顧影枯殘。忽生勇猛。乃取架上舊書以類臚列。隨文布點。各就部曲。曰統。曰傳。曰制。曰志。屬之史門。申治理也。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屬之業門。明學術也。夫學術必助於治理。治理必原於學術。二門通矣。世可經矣。題曰內篇。取東土金經摘采要文。以便修習。曰經。曰律。曰論。屬之說門。大智三昧所自出也。曰單傳直指。屬之宗門。大行三昧所自出也。夫行智二嚴。如震輪兩足。闕一不可。二門通矣。世可出矣。題曰外篇。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於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乎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世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嗚呼。虛空有盡。此願無窮。劫石可消。斯言常在。唯神其鑒之。萬歷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少保。謚文肅。小洲嘗被薦出為國子監學。正一月即謝事。隨大洲歸。自陳其所證。大洲喜為作悟道詩。先大洲卒(大洲文集・明史)。

知歸子曰。自唐以來。學士大夫儒佛之辨斷斷如也。大洲先生作而兩家之難通。非深入夫不二之門者。惡足以與於斯哉。先生與友人書言。近得李長者華嚴合論。服之。擬以衰殘身命供奉法界。總持二通之作。蓋將游戲乎毗盧性海中也。嗚呼。先生丈夫之雄哉。

汪大紳云。大洲先生與龍湖紫栢皆以英雄而入道者。入道愈深。我相愈重了。王摩詰・蘇東坡・黃山谷俱以名士而入道者。入道愈深。我相愈有趣了。然則與不學道者何以分別。曰大洲三人學

道。三人我相是雄的。不學道者。我相是雌的。王摩詰三人學道。王的我相香。蘇的我相活。黃的我相瘦。不學道。我相便是臭的死的肥的。善學道者不要強做著無我。只要在我相上著工夫。我相雌的可厭。要修得他雄起來。臭的可厭。要修得他香起來。死的可厭。要修得他活起來。肥的可厭。要修得他瘦起來。此是漸門。倘遇性急的朋友。要請教我如何是頓門。我便對他道。為學只要了我相耳。我相不除。禍事不小。然又急切除不得。做工夫到得這裏。十分著急。不妨回轉頭。將這我相做親人看待。極力的覓這我相。覓來覓去。要覓他來見一面。覓到一面也不得見。這便是頓門。

嚴敏卿陸與繩傳

嚴敏卿

名訥。蘇州常熟人也。嘉靖二十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讀。三吳數被倭患。歲復大祲。民死徙幾半。有司徵斂益急。敏卿疏陳民困。請蠲貸。報可。累遷吏部尚書承。嚴嵩亂政後。吏道污襍。敏卿力為振飭。戒朝士無得私謁。慎擇曹郎。抑奔競。振淹滯。銓政一新。人稱之曰嚴青天。拜武英殿大學士。尋致仕歸。居常信奉佛法。歸心淨土。著樂邦文類序云。昔善逝愍群生之旋復於諸苦趣也。指樂邦令歸依。列聖幽讚。宿耆受生者不一。載諸竺墳。燦如星陳。及後之宗焉者漸遠。率以聲色求而不知求諸心。故大鑒示以惟心。俾知欲得淨土當淨其心。是善逝說觀佛而示是心是佛之旨也。是具三心十心而往生之方也。是法藏發勝願。其心寂靜。志無所著之因行也。及後之宗焉者漸遠。率弟視九品恬嬉具縛。夫恬嬉具縛則諸佛不必出世而度生。而群生之流浪無已也。不求諸心則愈求愈遠。三聖之觀皆外逐於相也。聖人因病以致藥。眾生因藥而滋疾。可不哀耶。是故稱樂邦。所以使理即者緣般若而修證。拯流浪於苦輪也。言唯心。所以使觀行者本法身而解脫。見三聖於真常也。善逝指人以寶藏。大鑒啟之以元鑰。大鑒示人以因華。善逝接人以果地也。披其華而遺其果。猶夫無華矣。有其藏而不能啟。猶夫無藏矣。事樂邦者能外夫唯心耶。古今吾心之古今也。延極三世而不可際也。剎界吾心之剎界也。廣被無邊而不可窮也。淨而四聖。染而六凡。吾心之四聖六凡也。不曰唯心。將安所而求樂邦也。誠知唯心。必不能無事於樂邦也。蠢爾含生遠自無始。於無生而妄生。於無我而執我。三縛十使習染久矣。非籍濟願船棲靈聖域。則菩薩尚迷於隔陰。聲聞有昧於出胎。乃下焉者而可自期不退哉。文殊七佛導師也。無生忍非不證也。而受記往生。善財一生圓曠劫之果者也。第一義非不聞也。而發願導歸。不事樂邦將何修而盡惟心之妙也。吾心中之阿彌陀佛。於因地所莊嚴吾心之勝土為樂邦。原我之初與阿彌陀佛無二無別。我則迷而流浪。為佛心中之眾生。佛則覺而修證。為眾生心中之佛耳。我心即佛心。我不可得而我也。佛心即我心。佛不可得而他也。不可得而他之佛。念念度生。無間於我。而眾生執不可得而我之幻我。背覺合塵。役役而顛冥於三界。悲夫。故盡修乎樂邦者所以盡修乎吾心也。盡修乎吾心所以遠離顛倒而證我所同於阿彌陀佛者也。諸佛別無所證。全證眾生本性耳。凡阿彌

陀佛所具足。我亦具足。不離我心。故樂邦非相。即我心故非空。無相即相非相。故即相非相。則依正皆真。生佛同體矣。依正皆真。生佛同體。則樂邦之過去尊音王如來未嘗入滅。未來功德山王如來久已成佛。現在阿彌陀如來在十萬億佛剎外而靡所隔也。八萬四千隨形好。隨念隨見。我心非往。彼佛不來。如鏡中燈。如水中月。鏡非攬燈。燈自現鏡。月非入水。水常含月。在在爾。法法爾。毫相常觀而非觀。寶臺無生而往生。若然者謂之惟心乎。謂之樂邦乎。吾不得而知也。鹿亭上人梓宋曉師所集樂邦文類。乞予言弁其卷。遂為稽首佛祖。抒臆見而[田/廾]之隆慶。萬歷間蓮池宏公以淨土法門倡於雲棲。敏卿實為外護。居鄉好施予。出語唯恐傷人。歲飢致書當事。請蠲租者三。民甚德之。稱之曰嚴老佛。年七十有四卒。贈少保。謚文靖。次子名澂。字道徹。號天池山樵。少有清節。敏卿既入閣。澂侍母歸。所過或饋之金。澂曰。父辭之朝而子受之塗可乎。固却之。師事管東溟。傳其學。既又與瞿元立參究宗乘。以蔭為中書舍人。官至邵武知府。晚而家居奉雲棲之教。子樸。淳謹樂善。年二十五得疾將卒。澂謂曰。毋雜思。但一心念佛。樸曰諾。澂又曰。從今以往。吾亦一心念佛。樸喜曰。審如是。兒無慮矣。正容合掌而逝。澂乃取樸所刻龍舒淨土文印之。廣遺親故。繫以書曰。澂一病幾殆。不意復生。雖則苟延。焉知來日回首營生。舊計有同嚼蠟。一具皮囊終須敗壞。六塵緣影何處堅牢。不如換却凡心。求生淨土。誦彌陀一句。消罪業無邊。聊奉勸文。用表誠意。卒年七十八。弟澤。字開宗。官中書舍人。慷慨能急人之難。臨終書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俱是爭名奪利場。今日老夫撒手去。萬緣都淨見空王。投筆而逝。澤子拭。字子張。崇禎七年進士。知信陽州。有守禦功。入　本朝。大吏交章論薦不出。搆小楞伽室於錦峯山祖墓旁。息心禪誦。一日晨起禮佛畢。趺坐脫去。弟濟。字道行。太學生。工書。有手書楞嚴經行世(明史・常熟志・雲棲法彙・淨土文跋・樂邦文類序)。

陸與繩

名光祖。號五臺居士。平潮人也。嘉靖二十六年成進士。除濬縣知縣。遷南京禮部主事。歷官驗封郎中。轉考功及文選。萬歷中累遷吏部尚書。與繩公忠強直練達掌故。先後居吏部。力持清議。推轂豪俊。不遺疏賤。人望翕然歸之。亦因是為忌者所中。屢退閒家居。究心佛乘。發宏護之願。不以毀譽易心。嘗為文募刻五燈會元。其辭曰。夫佛道東流。至晉宋齊梁之間。學佛者競以名理禪觀相高。莫究本心妙明之體。自達磨大士來至此方。始唱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傳至六祖能公。斯宗大振。厥後五宗並立。門風峻甚。圓機密義不可以隨言而解用智而求。至於揚眉瞬目或喝或棒。所以闡呈真體。愈出愈奇。有省者若痛處喫拳。不會者如聾人聞鼓。而膚識之士乃或病其難通。訾其詭異。蓋由鈍根之無入。則謂聖言之有隱。大抵然也。然開元之後。宗教大明。上至冕旒簪貂。下及販夫孺婦。往往能響答元言刃遊道妙。當斯時也。見性知心。超凡入聖。上下數百年內。先後千有餘人。自兩儀奠定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何儒門淡泊寥寥若此。釋教流通林林如彼。良 以道喪多岐。智分穿鑿。仲尼沒而時乎不再。顏淵死而今也則亡。官失而求之四夷。學絕而傳之方外。一晦一明。有由然矣。至宋巨儒周元公程伯子乃旁尋墜緒。密闡心宗。或問儒佛異同。伯子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伊川晚閱內典。遇異人。始明此學。考亭亦曰。達摩盡翻窠臼。尤為高妙。乃知斥佛老為異端。非程朱之定論也。自茲而降。去聖時遙。儒昧通方。釋拘異學。由是西來妙旨東土希聲。所幸教外之單傳。具載傳燈之五錄。濟禪師以其書浩博。撮為會元。斯固莊生所譏。聖人已往而糟粕徒存焉者。然而求道之人。有能因言筌窮理窟。日由繹之。夕鑽剔之。忽焉而鋸窮木斷。水到渠成。所謂因指以見月。假筏而渡海。亦易易焉。則是此土此書之不可一日無矣。賤子幼慕神仙。每符瑞夢。既聞魯訓。知反求乎六經。載遇竺墳。時泛觀乎三藏。稍能通其一貫。會其殊塗。祇自討論。無誰告語。嗟乎。五千退席憫增慢之難移。四十無聞嗟寓形之易盡。願與同懷之士。共成得道之因。敢以此書請同戮力。昔在先覺有聞半偈而明心。或識二字而證果。矧二十卷之活句。誠百千劫之奇逢。入此法門皆當作佛。倘有通微俊彥。慧徹高賢。盡捨牀頭阿堵物。成就世間希有事。庶開來而繼往。亦自度而度人。不亦偉與。幸無膠泥。曲儒談曰。非吾孔氏之書也。居父喪。既葬乃渡江上鄭山禮佛舍利。既至僧出一塔中。懸金磬。可寸計。內視舍利圜轉不定。初如珠。已如彈丸。已如瓜。忽如車輪。五色變幻光彩射目。時同遊者或見如梧子色白。或見如菽色青。與繩心異之。因出金建石浮圖。藏塔其中。書其事。乞諸宰官居士。遂重興塔殿。密藏開公首募刻小本藏經。與繩與・馮開之・陳廷裸等倡導甚力。遠近響應。終以集事。開之。名夢禎。秀水人。萬歷中進士。官至國子祭酒。免歸。師事紫柏可公。發宏護之願。刺血寫經律論各一卷。廷裸別有傳。與繩晚歲亦從紫柏老人遊。研究益力。已而修念佛三昧。及臥疾。陽陽如平時。左手握心印。經旬不解。紫栢來視。歎其心力堅猛。為說偈曰。手印堅持。眾所見者。手印之初。不可心測。豈能目覩。是不能覩。即壞不壞。智者了然。眾人驚怪。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子伯貞。名基忠。能紹其學。以蔭為兵部司務

遷刑部郎中。會紫柏以妖書事被誣下獄。既說偈化去。伯貞贊其像曰。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為法津梁。既遇吾師。曰真法王。歸依參請。篤老皇皇。忠得夤緣。巾瓶侍旁。昏衢智燈。苦海慈航。世間父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遠之又思。創見則詫。即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彈指。悟昔之非。舍海認漚。乃今始知。因師知佛。因佛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是。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涕泗。法乳難酬。有死無二。豈期緣慳。躬承師逝。嗟呼哲人。不可思議。戒慧之光。遇緣益熾。遊於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意地寂然。既展王法。曰了夙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六月牢戶。露地風煙。屹峙如山。光溢於顴。西源夏瘞。淫潦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齧風穿。南遷啟龕。載覿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覩此奇異。允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伯貞後卒於官(明史・阿育山志・紫柏老人集・五燈會元序・平湖志・密藏禪師遺集附錄)。

知歸子曰。敏卿之於雲棲。與繩之於紫柏。非徒外護而已。考其言論風旨。亦各有相喻於微者焉。嚴氏陸氏代有顯人。予采其通知佛法者著於篇。嗚呼。世祿之家。驕以取敗者多矣。非範之於道。其能久乎。

汪大紳云。佛與眾生。心性本無差別。過關人不妨如此道。未過關人畢竟以換却凡心一句為斬關奪隘要著。凡心者何。眾生色心也。眾生全靠著這色心育養五蘊。安隱六根。受用六塵。陪奉自謂快活度日。不知本來一段光明陷在色心之中。五蘊埋却。六根交結。六塵封蔽。弄得你這段光明污染千生。流浪萬劫。無絲毫出頭分。在你須起箇厭離心。換却他方。是如何得換却。宗門中人拋一無義味語在你肚子裏。與鐵餕餡相似。任你咬嚼。色心一點也育養他不來。咬嚼到得五蘊可憐。六根零落。六塵消煞。所謂敗家散宅時候也。家已散矣。宅已敗矣。這段光明自然出現。盖天盖地去也。淨土中人請一尊佛放在你肚子裏。這便是你的主人公了也。念念無間。一心供養。供養久之。佛念漸長。色心自漸漸消去。消到盡時。即此五蘊根塵變成佛國。所謂形段身易為光明身者。只是還你那一段光明耳。換却凡心一句。是修行大關隘。換得來是聖。換不得來是凡。此處沒毫頭許假借。修行人須自考。若過不得這關。慎勿徒效過關人說心說性是一是二。賺却一生也。儒門中苦苦說道心人心。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亦最是要緊去處。克得己方得。由己變化得氣質之性。方能成性。此如水之寒。火之熱。無可疑者。於此未能痛下工夫。現成說箇是一

者。只為做了色心眷屬。捨不得食色性也一句耳〇嚴氏之於雲棲。陸氏之於紫柏。遙遙相對。章法天然入妙。

楊唐戈孫朱郭郝杜二吳張傳

楊邦華

名嘉禕。江西泰和人。萬歷中諸生也。少好學。於書無所不窺。已而潛心內典。年十三持不殺戒。蚤虱無所傷。至二十餘入南京國子監。俄疾作。夢遊地獄。見地藏菩薩於冥陽殿。覺而放諸生物。延僧誦經。唱佛號。已而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花現吾前。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唱佛號不絕。命侍者息燭曰。吾常在光明中。不須燭也。問何所見。曰蓮開四色。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千丈身。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惟不見勢至耳。言訖忽躍起拈香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生矣。寂然而逝(往生傳)。

唐體如

名廷任。浙江蘭溪諸生也。天性醇慤。躬孝友之行。已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參雲棲宏公。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閱十三年如一日。年六十。當仲冬之旦。謂諸子曰。新春十有一日吾行矣。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印口稱佛號微笑而逝。事在萬歷三十一年(往生傳)。

戈以安

錢塘人。事雲棲宏公為師。法名廣泰。事親孝。好行陰德。晚歲奉佛甚虔。與僧元素結春秋二社為念佛會。誦華嚴經。已而曰。吾大限迫矣。當為西歸計。遂閉一室習禪誦。晨夕不輟。預尅歸期。前二日家人來視甚悲。以安曰。生必有滅。奚悲為。吾方凝神淨域。面覲彌陀。若等勿以情愛亂我正念。請元素至。共唱佛號。及期而化(往生傳)。

孫叔子

江南桐城人。父鏡吾居士。讀雲棲彌陀疏抄。喟然歎曰。至哉妙用。旋乾轉坤。所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惟念佛一門乎。鑄阿彌陀佛像。按四十八願以為莊嚴。像成送之雲棲。因乞法名為廣寓。稱弟子叔。子年十二從焉。遂受五戒。法名大圩。歸而斷葷

血。棄科舉業。修念佛三昧。勤苦不惜身命。俄見兩比邱持蓮花立於前曰。孺子善哉。一心淨土。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瞿然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結金剛拳印。高唱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寂。有淨土十二時歌傳於世。其室中歲產瑞芝。卒之歲有大如斗者。其色或如金。或如玉。或如赤白輪(往生傳・雲棲法彙)。

朱綱

順天貢士。官終府同知。專修淨業。日誦佛名三萬聲。積十五年。一日坐榻上。方提珠誦佛名。忽異香滿室。曰佛來也。遂逝(徃生傳)。

郭大林

湯陰人。亦專志淨業。年七十六。一日謂其子曰。明午吾去矣。無疾而逝(徃生傳)。

劉通志

順天人。精勤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其法侶李白齋先卒。通志絕而復甦。謂家人曰。白齋與我當同生淨土。已維舟相待矣。為我易衣掛念珠於項。從之。遂逝(徃生傳)。

郝熙載

錢塘諸生。為人忠信不欺。晚歸雲棲之教法。名廣定。居家禪誦無間。已而得疾。一日忽舉首視窻外。謂其子曰。今者別一乾坤矣。夜半云。佛坐蓮花臺現吾前。吾往矣。遂逝。事在萬歷三十九年(往生傳)。

杜居士

遺其名。順天宛平人也。隱西山瑞光寺側古齋堂中三十年。專志念佛。對人惟合掌稱佛號。預知將終。禮懺九日。誦至懺中懇切語。輒流涕哽咽。遂絕食。日飲水少許。懺畢坐脫。浹旬始殮。顏色如生。有五色雲盤旋屋上。山中人傳異之(徃生傳)。

吳大恩

浙江仁和人。仁慈好施。恤孤窮。護生命。鄉里稱之。已而皈心佛法。晨夕誦經唱佛號。一日別眾跏趺而逝。神色煥然。室有香氣。事在萬歷四十年(徃生傳)。

吳用卿

名繼勛。江南新安人。性沉毅。嗜善若渴。晚修淨業。持往生呪唱佛號。日有定課。嘗失足墮江中。有物籍之。流十里躍而登舟。眾以為神。已而患背疽。持誦自若。俄而正念示寂(往生傳)。

張愛

萬歷間中官也。晚持金剛經。閱數年病死。至一王者所。謂曰。汝合向人間受胎。答曰愛持金剛經。願生淨土。不願受胎。王者曰。汝持經功少。奈何。愛曰。曾聞十念成就。況其久乎。王者曰。且放還聽持經去。既甦。遂去之西山碧雲寺專誦金剛經。又十一年。一日集眾曰。我以持經力。今西去矣。沐浴更衣端坐而逝(金剛新異錄)。

知歸子曰。右錄雲棲往生傳而稍附益之。大都聞雲棲之風而興者也。其他學士大夫名節炳著者別有傳。嗚呼。自東林以來。樂邦之化莫盛於斯矣。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況於親炙之者乎。予於宏公亦云。

汪大紳云。今者別一乾坤矣。如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到此地步。修行尚少證驗在。何以明為如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以十法界觀之。便是十箇乾坤。佛法界是佛乾坤。菩薩法界是菩薩乾坤。緣覺法界是緣覺乾坤。聲聞法界是聲聞乾坤。此是四聖法界也。即為四聖乾坤。天法界是天乾坤。修羅法界是修羅乾坤。人法界是人乾坤。旁生法界是旁生乾坤。餓鬼法界是餓鬼乾坤。地獄法界是地獄乾坤。此是六凡法界也。即為六凡乾坤。修行到得超凡入聖時候。聖境自然現前。豈非別有一乾坤耶。何以明其證驗。以十法界之因觀之。一念起處於十惡境上生心即是地獄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地獄乾坤。於慳妬境上生心即是餓鬼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餓鬼乾坤。於痴婬境上生心即是畜生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畜生乾坤。於五戒境上生心即是人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人乾坤。於下品十善境上生心即是修羅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修羅乾坤。於上品十善境上生心即是天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天乾坤。於四諦境上生心即是聲聞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聲聞乾坤。於十二因緣境上生心即是緣覺界因。念念不斷便造

了緣覺乾坤。於六度境上生心即是菩薩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菩薩乾坤。於無上菩提境上生心即是佛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佛乾坤。由此觀之。從樂邦生心念念不斷。有不往生者乎。有不往生者必其所發之因未真也。必其念佛有間斷也。故曰修行尚少證驗在。讚歎此語。一以堅人決定心。一以發人精進心。

殷陳顧朱周蔡虞黃莊鮑傳

殷時訓

名邁。號秋溟居士。應天人也。早歲肄業南京國子監。與江西何善山遊。聞陽明王子之學。又受教於司業歐陽南野。遂屏居山寺。反求諸心。期於自得。嘉靖二十年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歷官貴州提學副使。乞假歸。隆慶初以薦起浙江提學副使。遷南太僕卿。仍移疾家居。萬歷初。張居正當國。欲引以自助。屬操江都御史。王篆詣其家致意。時訓不應。已而謂其子慶曰。張公太橫且有禍。篆非端人。不可與作緣也。久之起南太常卿。旋以禮部侍郎管南京祭酒事。累疏乞休。得請。時訓性淡泊。雖處清要。不耐交際。苛禮自通。藉後在官十三。在告十七。閒居耽釋氏書。從楞嚴經金剛乾慧發悟。著贅言一卷。論楞嚴要義。又謂楞嚴諸解直吐心得。以經解經。溫陵為最。著溫陵要解輯補十卷。官太僕日。居滁陽。棲雲樓。作偈曰。春陰蔽幽齋。朝來始和霽。春風悠然來。花雨滿庭際。又云。百慮靜中起。旋向靜中消。早知生即滅。始信起徒勞。又云。丈夫自堂堂。脚底有元路。撒手便歸家。何曾移寸步。又云。六塵雖幻相。能令真性裂。何名出世心。但不隨分別。又云。應跡寄人寰。凝神栖絕境。識得銕牛機。爐燄如氷冷。又云。對雨千峯靜。看山百慮輕。昨宵明日夜。露地白牛生。晚棲天界寺。息心禪定。持戒精嚴。雖老衲子不過也。年六十有二。自知逝期。焚香坐脫。若假寐然(明詩偶鈔・楞嚴蒙鈔・江寧志)。

陳廷裸

名瓚。江南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刑科給事中。劾罷嚴嵩餘黨。又請錄建言。廢斥者忤旨。杖六十除名。家居一意修西方淨業。有客過之呵曰。爾不聞大鑒之論唯心者乎。何厭垢而欣淨為。答曰。惟心淨土。發之大鑒。而非自大鑒始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固先言之矣。蓋懼人以不淨之心求淨土也。非曰土無垢淨也。且樂邦之可樂也。不獨華池珠閣鳥音風樹云爾也。吾幸而與羣聖人遊。被無量光。經無數劫。證無生忍。成無上道。濟無邊眾。誠樂矣。客以客之禪樂垢土。而我以我之禪樂淨土。禪無客無我。樂無垢無淨也。客無庸呵我矣。隆慶初復起吏科。屢以直言。與時相忤。萬歷中累官刑部侍郎。十六年七月臥疾。誦佛名益虔。故事

京師大臣三品以上暑月賜氷。既置氷於榻前。眾見氷中湧出七級浮屠。欄楯鉤綴窗格玲瓏。移時氷漸消。塔影漸瘦。頃之氣絕而影沒矣。贈右都御史。謚莊靖(明史・樂邦文類序・談薈)。

顧清甫

名源。號寶幢居士。應天人。明嘉靖間諸生也。少豪雋。工詩。善書畫。年將四十。盡棄所習。斷酒肉。搆小樓。獨坐其上。精修禪觀。唯一小童侍左右。奉香華淨水。家人女子絕不見其面。每夜五更起。擊大木魚高聲唱阿彌陀佛。其舍旁有屠兒。每聞木魚聲即起屠豕。一日遲起。恚而責其妻。妻曰。爾不聞彼道人。日打木魚念佛耶。自不知罪。乃責我何也。屠兒愕。即折刀不復屠。一時屠兒從而徙業者甚眾。與棲霞雲谷禪師善。結西方社。憨山清公一日至棲霞寺。望見一道者。閒閒如孤鶴。即之。其目不瞬。脫若遺世。已而入殿門禮舍利塔。瞻拜良 久。塔頂忽現五色光赭如寶錯。清公異之。以語雲谷。雲谷曰此寶幢也。方作西方觀耳。頃之示微疾。請名僧數人相對唱佛號。已而內人走報曰。滿宅聞蓮華香。眾驚喜。清甫恬然如平時。徐語僧曰。我坐蓮華中半月餘。見彌陀法身徧虛空世界。世界皆金色。佛視我微笑而挈我。又以袈裟覆我。我決定往西方矣。諸子涕泣請曰。父即往。奈兒輩何。清甫笑曰。汝將謂我生耶死耶。而獨不觀於日乎。日出於東而沒於西。是果沒乎。遂剋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蓮香三日始歇(憨山夢遊集)。

朱元正者

海鹽諸生也。平生有志聖學。律身甚嚴。年六十餘深入禪悅。居宅後敝屋中閉關。不問家事。每日晨誦法華經一卷。日過中則靜坐。其門人陳則梁訪之曰。先生年高。盍少開酒禁。元正曰。子謂我須調養血氣耶。不知我於生死已晝得斷。則梁竦然。其年七月語其子曰。吾在此無事可行矣。問何處去。曰西方去。子及孫固留。許之。至十二月朔示微疾不食。家人蒼黃治殮具。元正曰。勿忙。此後八日半夜事也。及期端坐欲逝。復曰。吾生平秋毫不負人。今冬舍後匠人為我平後門一片地。欲待明年元日便老人出關行步。其好意未報。因取紙作詩謝之。寂然而逝。時方鷄鳴。預戒家人臨行勿令婦女來。過二三時乃來。來亦勿哭。比天明眷屬至皆哭。元正復張目搖頭。令婦女去。去盡乃瞑(法華持驗紀事)。

周楚峰

名廷璋。雲南人也。生於正德嘉靖間。為人淳朴。治家不計有無。有輒散之貧者。人與之語輒笑。或謔之詈辱之亦笑而已。素向佛法。晨起必誦金剛・彌陀・觀音諸經各一卷。充然自得曰。吾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如是而已。年八十七以清明日上家決辭祖考。還謂其婦曰。吾將行矣。彌陀迎我。觀音勢至俱來也。已而曰。觀音謂我絕葷五日可西行。遂日食一粥一蔬。至期沐而冠。令子弟誦七如來名而已。誦經既畢。端坐而逝。翼日有香發於體。貌如生(金剛靈應錄)。

蔡槐庭

名承植。湖廣攸縣人。性孤迥。淡於聲利。年二十餘長齋奉佛。嘗誦三千佛名。日記一名。至三年乃卒業。遂終身不忘。登萬歷十一年進士第。歷官嘉興太守。在官日誦金剛經。室無長物。爐香經案而已。重興古楞嚴寺。禁民間殺牲祀神。其文云。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未嘗以鬼神為無有也。第鬼神享用與人間不同。人好酒肉便以酒肉祀鬼神。譬之蛆蟲噉糞便以糞貢人。豈不得罪於人。蓋神明清淨。聞人間酒肉污穢厭惡不暇。豈肯鑒嘗。故郊祀者止用淡酒。承祭者戒酒戒葷。意可知已。至於餓鬼不能飲水。何能食肉。欲祀鬼者須用變食真言。又非可漫為也。為此特示爾等。凡祀神者宜焚香設齋。并誦金剛經一卷。神自鑒納。陰司極重此經。我今告稟城隍。將爾等前罪赦除。後次不可再犯。若仍前殺牲污神。不惟無益且遭罪譴。此係實說。決非妄言。嘗問法於雲棲宏公。遂專修念佛三昧。已而官太常寺卿。乞休歸。知交中有欲薦為巡撫者。以書問之。槐庭笑曰。若視一巡撫太尊貴生。我法直超三界。金輪王尚不屑意。况區區耶。或勸槐庭當教兒。答曰。生死事大。吾自救不暇。遑恤我後。諸子或美其宮室。不能禁。以扇掩面過之。晚歲結草菴為念佛會。導諸賣菜傭同回向淨土。作二偈以謝客。其一云。安養思歸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斗室隨緣住。稀羹信口餬。胸中絕憎愛。一任馬牛呼。其二云。休把閒言語。頻頻告老大。年來性暴惡。開口便糊塗。業重期心懺。人親以病踈。張三與李四。好醜不關吾。將逝之歲。自號為不久道人。及疾。舁詣佛寺。請僧祝髮。歸至所臥室。見銀臺接引。連稱觀世音菩薩。遂逝。有淨土詩及因果書行世(明文偶鈔・金剛新異錄・慈心寶鑑)。

虞長孺

名淳熙。錢塘人。生而長臥不暝。三歲唱佛號不絕口。蓮華寶樹現於室中。以告祖母。祖母曰。此西方瑞相也。因教之習定。遂時時垂目端坐。弟僧孺。名淳貞。少而相得。居母喪。共習天台止觀。長而為里中師教。羣兒習鼻觀。以是忤主人。弗恤也。已中鄉舉。尋授徒毗山。與同社友誦梁皇懺。至次日雲光入楹。甘露霑壁。天雨金粟玄黍沈水香。方冬萬花盡吐。長孺感其靈異。習定益堅。遂能前知。雲棲宏公聞而呵之曰。虞生墮魔網矣。萬歷十一年成進士。居京師。道人未來事。口占晴雨輒應。聞父喪。一慟欲死。語僧孺曰。吾與若不能終事父。將不得為人子。非入山修道何以報恩。歸而廬墓三年。受戒於宏公。每晨起拜墓畢即往雲棲問法。作淨土四十八問。語在雲栖法彙中。居山日以羹飯施諸獐兔。虎來輒叱去。服除起職。方司主事。頃之復告歸。語僧孺曰。吾不悟道。決不復出。當為陸法和否。亦為王伯安耳。遂携僧孺上天目坐高峯死關前。與僧孺約曰。任汝登山臨水。看我七日取證去。晝夜策厲無少間。至三七日不悟。倦甚。欲就枕。忽見高峯禪師斬其左臂。豁然有省。馳證雲棲宏公曰。凡寐而覺者。不巾櫛而復依衾枕。必復寐矣。迷而悟者。不莊嚴而復親穢濁。必復迷矣。火蓮易萎。新篁易折。子自為計。毋以一隙之光自阻進修之路。因勸令回向淨土以續前因。長孺遂終身行之。或有不信念佛者告之曰。自覺覺他。覺滿曰佛。念佛者念覺也。念念不常覺而念念常迷可乎。民止邦畿。鳥止邱隅。不止至善之地而止不善之地可乎。或問如何念佛。曰。提醒正念。相續不斷而已。百千方便只一知字。念念無量光。何不可入佛知見。學人修道專求出離生死。念念無量壽。有何生死可出離。已而還官。遷主客司員外郎。改司勳。復乞歸。與僧孺日遊湖上。時宏公方坐南屏演圓覺經。募錢贖萬工池。立放生社。緇白數萬。伽陀之音震動川谷。一時清節之士多與其會。實長孺倡率之。嘗與僧孺放舟湖心。過三潭。僧孺慨然曰。此古放生池也。奈何為漁人所奪。長孺因謀復之。築堤架閣。為放生所。頃之入南屏山不出。僧孺亦隱靈鷲老焉(德園集附錄)。

黃平倩

名輝。四川南充人。萬歷十七年進士。與陶周望同官編修。並學出世法。中年妻死。不復娶。一夕夢登寶塔。同年友焦弱候贈一卷書。視之乃雲棲戒殺文也。覺而持不殺戒。得俸錢輒買生物放之。刻雲棲文施諸鄉里。已而上書雲棲。稱弟子。篤志淨業。自書座右云。心淨則佛土淨。不淨三業。滿中穢惡。何由往生。然非常常覺照。痛與一刀兩段。三業可得淨耶。雲棲聞而善之曰。誠如是。淨

之又淨。淨極光通達自性。彌陀不求而獲矣。平倩故嘗受五戒。至是又請雲棲遙受菩薩戒。嘗見一蜘蛛。為誦佛號。蜘蛛良 久立化。為建小塔。作文志之。友人范子喬請書戒殺卷。携過武當。其從者探其囊。棄卷龍湫中。子喬求之。遇神龜引路。復得之。而卷不濡。尋以少詹事乞歸。遨遊山水。間與衲子酬酢。或欲薦起之。有忌者上章言詞官。結社談禪。與方外為侶。不當復玷廊廟。遂老於家(明文偶鈔・雲棲法彙)。

莊復真

名廣還。浙江桐鄉人。少為儒。已而學醫。年四十餘頗厭世事。遂從事養生術。久之致疾。乃喟然曰。吾獨不能為天地間一閒人乎。遂搆小園。疊石樹花木嘯歌其中。一日覩花開落。悟身無常。即毀園閉關坐禪。取金剛諸經誦之。偶出遊杭州。遇一翁與之語學佛。翁曰。子學佛。誰所師。曰未也。翁曰子不讀柳子厚服氣書乎。雲棲有蓮池禪師者。近在此。盍往師之。應曰諾。遂徒步詣雲棲。謁蓮池蓮池。授以念佛法。遂受五戒。歸家日課阿彌陀佛五萬聲。未半載心地寂然。年八十再詣雲棲受菩薩戒。歸老於家。居常病其鄉人不知正法。多宗邪教。閱淨土諸經論。掇其語要名曰淨土資糧集。以導眾信。鄉人從而化焉(淨土資糧序)。

鮑性泉

名宗肇。紹興山陰人。家世信佛。性泉既冠斷葷酒。能覆誦法華・楞嚴二經。日每一周。其父命鬻楮於嘉興。怒其折閱。罰之跪。良久起。則已默轉楞嚴竟矣。嘗從紫柏・散木諸老師遊。晚而皈心雲捿。篤志淨業。兼肆力於方山。合論永明宗鏡錄諸書。信解通利。自號天鼓居士。著書曰天樂鳴空。其自序云。華嚴有言。若有眾生一念信入毗盧法界。縱以惡業墮阿鼻地獄。毗盧放光觸其身分。應念命隕即生兜率。化為天子受無量樂。正樂之頃忽有天鼓自空而鳴。告諸天子。此樂虛妄不久壞滅。慎勿貪著當念無常。諸天聞已頓悟無生。即證果位。蓋毗盧之光熾然常放。無間無別。而地獄眾生未必盡出。其出者乃往昔曾與毗盧有緣。一念信入法界者耳。是知此光不住毗盧不住於我。非我非渠了無處所。故得應念脫苦。既離地獄復耽天樂。樂久無常衰相現前。乃聞天鼓如是激揚。即超十地。而此天鼓亦無所從。但有音聲了無形質。雖無形質常自空鳴。是故號之為無依知印法門。妙矣哉無依知印也。吾越有山名曰鵝鼻。古寶掌千歲和尚所居。登其巔者每聞空中樂聲嘹亮。皆謂天帝

作樂。故號天樂鄉。噫天樂即天鼓也。天鼓即無依智印法門。即毗盧法界之光。既入無依智印法門。則天鼓轟轟天樂鏗鏗。不舍晝夜遍界全聞。予復撾之。欲警昏蒙。雖形言迹。出處無從。以故假號天鼓居士。而名此集為天樂鳴空。臨終囑其子治齋。邀法侶王季常・戴升之・徐春門等。及緇衣數人至。同聲誦西方佛號。日西時忽合掌謝眾曰。與諸君永別矣。遂趺坐而化。他所著書甚具。皆不傳。其天樂鳴空刻入徑山大藏中(天樂鳴空序)。

知歸子曰。經言雖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眾生。南泉亦言。平常心是道。智者領得南泉意旨。念念趨向而無趨向。念念觀空不作空解。若諸居士者。其庶幾乎。

李卓吾傳

李卓吾。名贄。泉州晉江人。嘉靖間領鄉薦為教官。萬歷初歷南京刑部主事。出為姚安知府。卓吾風骨孤峻。善觸人。其學不守繩轍。出入儒佛之間。以空宗為歸。於時諸老師獨推龍谿王先生。近谿羅先生嘗從之論學。又嘗與耿天臺・鄧石陽遺書辨難。反復萬餘言。抉摘世儒情偽。發明本心。剝膚見骨。在姚安自治清苦。為政舉大體。往往喜與衲子遊處。常住伽藍。判事而事辦。是時上官嚴刻。吏民多不安。卓吾言曰。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民共享太平足矣。仕於此者携家萬里而來。動以過失狼狽去。尤不可不念之。但有一長即為賢者。豈容備責耶。居三年以病告。不許。遂入雞足山閱藏經不出。御史劉維疏令致仕。遂客居黃安。旋至麻城龍潭湖上。薙髮去冠服。即所居為禪院。居常與侍者論出家事曰。世間有三等人宜出家。其一如莊周・梅福之徒。以生為我梏。形為我辱。智為我毒。灼然見身世如贅瘤。然不得不棄官隱者一也。其一如嚴光・阮籍・陳摶・邵雍之徒。苟不得比於傅說之遇高宗。太公之遇文王。管仲之遇桓公。孔明之遇先主。則寧隱毋出。亦其一也。又其一者陶淵明是也。亦愛富貴。亦苦貧窮。苦貧窮故以乞食為恥而曰。叩門拙言辭。愛富貴故求為彭澤令。然無奈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賦歸去也。此又其一也。侍者進曰。先生於三者何居。卓吾曰。卓哉莊周・梅福之見。我無是也。待知己之主而後出。必具蓋世才。我亦無是也。其陶公乎。夫陶公清風被千古。余何人而敢云庶幾焉。然其一念真實。不欲受世間管束。則偶與之同也。卓吾喜接人。來問學者無論緇白。披心酬對。風動黃麻間。時有女人來聽法。或言女人見短不堪學道。卓吾曰。人有男女。見亦有男女乎。且彼為法來者。男子不如也。既而麻黃間士大夫皆大噪。斥為左道惑眾。欲逐去之。卓吾笑曰。吾誠左道耶。即加冠可也。遂服其舊服。御史馬經綸嘗往問易義。大服事以師禮奉之。入黃蘗山。旋御以北館。於通州復為言官所劾。下詔獄。獄成。勒歸原籍。卓吾曰。吾年七十六。死耳何以歸為。奪刀自剄死。經綸備禮殮之。葬於通州北門外(明文偶鈔・溫陵外紀)。

知歸子曰。予始觀卓吾居士論古之書。駭其言迹。其行事動為世詬病。以為居士實自取之也。既而讀居士論學書。服之。嗚呼若居士者。可謂知本者與。居士既出家。不受戒。無何又反冠服。其戲耶。其有激而為此耶。則予不足以知之矣。

汪大紳云。卓吾努目。允初低眉。以低眉人寫努目人。眼光忽如巖下電。此知歸子所謂落落自喜者與。
羅臺山云。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吾與卓吾先生亦云○中間一段。無古無今。蒼莽悲懷。恰好閒中。磕著痛處。觸著奇癢難奈處。借一段冷語消釋。觀者切勿認作實話。鈍置卓吾。鈍置知歸。吾今日讀此。乃見卓吾先生可敬處。可愛處。吾今日讀此乃如讀屈子天問。讀莊子天下篇。讀枚叔七發。

管楊陶焦唐瞿傳

管登之

名志道。太倉人。學者稱東溟先生。為諸生。篤學力行。隆慶初知府蔡公建中吳書院。以登之為師。集諸生講學。嘗曰。世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志。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力。而後可以立身。聞者竦然。五年舉進士。除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以父憂歸。服除。補刑部主事。萬歷初張居正當國。總纜威福六年。登之條上九事。大旨在肅朝綱。通下情。革弊政。欲奪居正權歸天子。居正不悅。尋以員外郎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道。時廣東多盜。登之實軍伍。嚴連坐。分兵扼要害。所部宴然。而言官希居正旨。劾之降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居正敗。廷臣交章論薦起湖廣僉事。以母老乞歸。初登之以選貢入京師。止西山碧雲寺。閱華嚴經世主妙嚴品。忽悟周易乾元用九之義。反觀身心渾同太虛。照見古今聖賢出世經世乘願乘力與時變化之妙用。以為理則互融。教必不濫。或順而相攝。或逆而相成。或閟實而彰權。或廢權以明實。種種出沒種種張弛。各有條理難可思測。此無他。龍德不可為首也。孔子無可無不可。子思親承家脉。故曰並育並行。川流敦化。孟子而後。全體太極貫通三教者。周元公一人而已。我聖祖攬二氏以通儒各理其條貫。以儒治儒。以釋治釋。以老治老。與其相參。不與其相濫。蓋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規欲圓即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極而至於事事無礙。以通並育並行之轍。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推而極於法法不濫。以持不害不悖之衡。其生平論學大旨如此。嘗著從先維俗議。其護法篇云。釋門於儒家護教者名曰佛法金湯。狀其以外護內若金城湯池之不可破也。蓋佛法有內外二護。拈花之頃。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屬大迦葉。入滅之期。以結集三藏十二部屬阿難。又於刀兵劫後減盡還增。起而轟揚三乘教法。屬十六應供羅漢。三者總名內護。而有所謂金湯外護者。則屬之國王大臣。其重有加於內護。此以折攝二門寄之也。蓋護佛法於增劫初減之時易。護佛法於減劫將終之時難。護增劫初減時之佛法。但有攝而無折。護減劫將終時之佛法。則折攝必須並行。而末法中則折法更嚴於攝法。邪法不折則正法不可得而攝也。正法以教理行證全備為義。故護法者必有以鼓末法之人。通五時之教。明一乘之理。修無漏之行。入涅槃之證。

而後可當金湯外護之名。吾觀唐宋名賢作禪講二家之金湯者。護教護宗則有之。罕有達於護行護證之旨者也。愚嘗謂儒者不透孔子一貫之心宗。不見乾元用九之天則。則斷不可與護持如來正法。何者。言不能慮其所終。行不能稽其所敝也。近有越僧欲續國初岱宗佛法金湯編。予嘗為之言。其大略曰。夫所貴於金湯者。為其護持正法也。未有身不行正法而能護持佛之正法者。欲續金湯。當知三重。一曰德行。二曰願力。三曰知見。德行欲密。大而忠孝全德。細而辭受纖行。無敗缺也。願力欲堅。八風不能搖其願。百鍊不能移其力。有餘忍也。知見欲正。佛子必攝之以慈。魔子必折之以威。勿以小仁賊大仁也。三重闕一則金湯之量不完。雖使宗徹五綱。教通三藏。兼以捨宅為寺。傾產飯僧之功。而如來之正法不屬焉。况乎敗類宰官虐聲居士。徒以塵羹塗飯之餘讚揚佛事。此佛門之少正卯也。金湯云乎哉。晚尤究心楞嚴經。應諸方扣擊。益詣元奧。三十五年冬有疾。述孟子七篇。謂子珍曰。當以殘冬卒業於此。明年將逝。予欲無言。決矣。至除夕始畢。明年七月病革。命侍者舁至中堂。端坐而瞑。年七十有三(從先維俗議・楞嚴經蒙鈔・明文偶鈔)。

楊貞復

名起元。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歷初登進士第。授翰林院編修。累遷吏部侍郎。貞復早歲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言學有省。允儒者近溪羅氏弟子也。其後貞復官京師。近溪適至。遂受業稱弟子。時執政者不悅學。近溪遂南歸。貞復歎曰。吾師老矣。今者不盡其傳。異時悔可及乎。乃移疾歸依近溪以卒業焉。居閒究心宗乘。慕曹溪大鑒之風。遂結屋韶石。與諸釋子往還。重刊法寶壇經。導諸來學。為之序曰。六祖大鑒禪師。予東粵人也。得法黃梅。宏法曹溪。是有法寶壇經之籍。東南人士家傳人習。予隨眾讀誦。晚乃自謂有得於其見過知非之旨。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何絕望至此哉。蓋過不在於過。凡吾人自以為善而帖然安之者。即過也。何者。是皆識為之也。識生於習。孔子之所謂習即佛之所謂業也。業識所現。智者過而不留。而愚夫執以為是。以至認賊作子。喪真失常。是以孔子於其門人僅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於其交遊僅與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至。其自鳴亦僅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其難如此。凡吾人不見性體。即不能見過。性體一見。過狀歷然。不能見過而自謂見性者。欺也。不至見性而自謂見過者。亦欺也。見過者見性之實也。見性如人之活。見過如人知痛痒。謂活人不知痛痒。無是理矣。問人之活否。曰知

痛痒矣。問人見性否。曰知過矣。此孔子之旨也。亦佛之髓也。六祖壇經屢發之矣。於法達念法華三千部而責其負此事業。全不知過。他日又語神會曰。吾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何不自知自見。乃問見與不見。至哉言乎菩提無樹。明鏡非臺。直入此門方為真實。世之學人樹菩提而臺明鏡者。即以為賢。此有為之法有漏之因。宜其麻木不知痛痒也。此經南中無板。故重刻而序之。蓋欲吾人由是經教以詣我孔聖見過自訟之域。共證本來淨諸業障而已矣。其後有詔召還。尋卒。所著有證學編行於世。多推明近溪論學之旨云(曹溪志・明儒學案)。

陶周望

名望齡。號石簣居士。會稽人也。萬歷十七年舉會試第一。成進士。授編修。與同官焦弱侯相策發。始研求性命之學。已而請假歸。過吳江與袁中郎論學三日。上剡溪謁周海門。參叩甚力。每自撫膺曰。此中終未穩在。一日讀方山合論。手足忭舞。語弟奭齡曰。吾往者空自生退屈也。海門嘗致書詰其所得。周望復書曰。竊聞華嚴十信。初心即齊佛智。佛智者無待之智也。何階級之可言哉。然必五十位升進。鄰於二覺。後契佛乘。孔子三十而立已歷信位矣。然必知命耳順以至從心。蓋知見久汰而日銷。習氣旋除而日淨。如精金離鑛經鍛鍊而益露光芒。嬰兒出胎加歲時而自然充長。人形金體不異舊時。瑩淨魁梧新新莫掩。然則放刀屠兒。獻珠龍女。無待之智燈也。懶安拽鼻。二祖調心。神化之實功也。以緣起無生為覺照。故不屬斷除。以佛知見為對治。故不落二乘耳。是故道人有道人之遷改。俗學有俗學之遷改。凡夫於心外見法。種種善惡執為實有。如魘人認手為鬼。癡子怖影為物。遷改雖嚴。終成壓伏。學道人善是己善過是己過。遷是己遷改是己改。以無善為善故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過甚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僧問古宿如何保任。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大慧亦言。學道人須要熟處生。生處熟。如何生處。無分別處是。如何熟處。分別處是。到此則過是過。善亦是過。分別是習氣。饒你不分別亦是習氣。直得念念知非。時時改過。始有相應分。是真遷善。是真改過。是名隨心自在。亦名稱性修行。先代聖賢所有言說。總不出此。尚何置同異於其間哉。然僕今日之病則在悟頭未徹。疑情未消。解處與行處。說處與受用處。未能相應。以此惻惻。居心不寧。老丈何以救之。周望居常參一歸何處公案。自言緊作課。寬作程。一生再生。會有出頭分。不敢求速效也。已而起前官。累遷左諭德。萬歷三十一年妖書事起。沈一貫當國。欲藉以陷沈鯉・郭正

域。周望詣一貫切責之。又見朱賡不為救。慷慨數賡。願棄官與沈郭同死。二人皆心動。沈郭卒得免者。亦周望力也。頃之復乞歸。以祭酒徵不起。周望生平廉隅甚峻。進退以義。自奉薄。布衣蔬食終其身。其為學久而益誠。未嘗自是。每曰。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晚而參雲棲宏公。受菩薩戒。因與諸善友創放生會於城南。以廣雲棲之化。作放生詩十首。以凡百畏刀杖。無不愛壽命為韻。其一云。人生事腸腹。及與口舌三。二但取飽軟。一乃司吾饞。萬錢飾盤筵。殉此徑寸甘。下咽了無知。理與木札兼。晚食美葵蓼。甚飢望蘧鹽。徑寸况易欺。何當信其婪。半臠償一身。債主真不廉。人羊須臾理。請君覩其凡。其二曰。毒莖烹肉肥。利刃藏魚窄。魚肉豈不美。智者走弗食。吾有萬世患。驚以取一適。匕箸成戈矛。操之還自賊。君看几筵上。怨敵常繞百。食肉作莖觀。斯言心可刺。其三曰。介盧曉牛鳴。冶長諳雀噦。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羣魚泣妻妾。雞鶩呼弟妹。不獨死可哀。生離亦多慨。楚語既侏離。齊音了難會。寧聞楚人肉。忍作齊人膾。可憐登陸魚。喁喁向人誶。人曰魚口喑。魚言人耳背。何當破網羅。施之以無畏。其四曰。挾弩隱衣袂。入林羣鳥號。狗屠一鳴鞭。眾吠從之囂。殺機翳胸中。燦然若懸杓。吾聞螳螂蟬。能變琴者操。至人秉慈尚。虎象焉足調。因果苟無徵。視斯亦已昭。與其噉群生。寧我吞千刀。其五曰。從事愁見拘。波臣苦遭蕩。蟈氏群處囊。悲鳴更相杖。寄書已成悔。見夢徒增妄。數錢贖爾至。縛解羈囚放。困極勢未遒。蘇餘氣仍壯。銜恩未忍去。故作三回望。何方絕網羅。向去保無恙。感激見深衷。遲疑抱遐悵。贈爾金口言。努力此回向。耨水具功德。蓮華好安養。微施豈懷報。往矣慎波浪。群蛙尤有情。鼓吹西窓傍。其六曰。昔有二勇者。操刀相與酤。曰子我肉也。奚更求肉乎。互割還互噉。彼盡我亦枯。食彼因自食。舉世歎其愚。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其七曰。吾聞豐坊生。赤章呪蚤虱。蚤虱食幾許。討捕已酷烈。借問坊食者。還當呪坊不。宏恕聖所稱。斯言非佞佛。其八曰。生食不可食。熟以過時敗。生既嫌腥膻。敗時仍臭穢。腥穢君所知。胡為強吞噉。水火幻味香。口鼻成災怪。如蠅穢中育。還以臭為愛。及其生子孫。居然臭穢內。阬圊難久居。蟲乎可為戒。其九曰。豎首橫目人。豎目橫身獸。從獸者智攖。甘人者勇鬬。悲哉肉世界。奚物獲長壽。一虎當邑居。萬人怖而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莫言他肉肥。可療吾身瘦。彼此電露命。但當相憫宥。共修三堅法。人獸兩無負。其十曰。食肉反有墨。食糠反肥盛。薇蕨雖苦飢。甘脂亦生病。我痛思彼痛。彼命如我命。勿憎質直語。質語應易聽。又設問答著放生解惑篇。甚詳辨。文多不載。三十七年秋有疾。飭治後事。三日而

逝。謚文簡。奭齡亦好禪學。崇禎中與蕺山劉子講學陽明祠。從之者甚眾(明史・歙菴文集・行述・雲棲法彙・紹興志・豫園)。

焦弱侯

名竑。應天人也。萬歷十七年舉進士第。一有司欲為建坊。弱侯謝之。請移賑飢民。除修撰。為東宮講官。進講時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弱侯即輟講。皇太子改容聽之。乃復講如初。嘗采故事為養正圖以進。日有啟導之益。為同官所嫉。用科場事被謫出為福寧同知。再遷為南京司業。初弱侯師事耿天臺・羅近溪。已而篤信李卓吾。往來論學始終無間。居常博覽群書。卒歸心於佛氏。天臺嘗引程子斥佛語以相詰。弱侯復之曰。伯淳斥佛。大抵謂出離生死為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矣。以出離生死為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利心。則即生滅而證真如。乃吾曹所當亟求者。從而斥之可乎。時有唐子張者。先從近溪學。已而來謁。初見言知。弱侯曰。如為常見。是眾生法。再見言無知。弱侯曰。無知為斷見。是二乘法。子張憮然。弱侯因語之曰。人心之妙。囊括太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舍得。以無求之者攝心獨坐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即。事物現前茫無湊泊。大慧呵之為默照邪禪是也。以有求之者。認取識神以為家寶。有可俟排有可著手輒生歡悅。不知認賊為子。百劫千生輾轉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元沙訶之為昭昭靈靈的禪是也。夫此本地風光。無徑可尋。無門可入。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學者於口耳俱喪之餘。言思路絕之際。瞥地一下。任伊說有說無。信手拈來何所不可。若未曾實證此理。靠些知解為本命元辰。不知此知頭出頭沒時滅時生。生死流浪輾轉不休。於無生法忍還相契否。子既有意此道。便當真參實悟。求正人指與出路。此正人。吾有一訣可以勘驗。出離生死為正。流浪生死為邪。說無為法為正。說有為法為邪。無門路無階級為正。可以知知可以說說為邪。中心行道而外不毀法為正。駕言無礙任情恣肆為邪。子當如此辨別之。既得其人。死心蹋地務求安身立命一著。方是究竟法也。居南京。以所學倡後進。從者甚眾。晚修念佛三昧。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崇禎末謚文端(澹園集・陶石簣集・明儒學案)。

唐宜之

名時。湖州人也。以諸生貢太學。出判壽陽。繼輔襄國。流賊破襄陽。宜之投端禮門左井中。家人掖之出。絕而復蘇。上書自訟。詔付三司究問。得白放還家。宜之初參蓮池。授以念佛法門。遂勤修淨業。諸眷屬皆能覆誦金剛經及普門品。晝則各習所業。夜則共集佛前回向以為常。嘗言修淨土者以觀門為要。須穿衣喫飯常在觀中。或神遊蓮海。華中禮佛。或坐瞻寶剎。佛光照身。淨想既成。往生何待。遂專修佛觀。過南京長干寺。禮塔念佛。次見塔頂放白光。佛為現相。如黃金色。一日坐禪堂。推窗忽見大海中湧一山。佛坐其上。光明四徹。墻壁林木盡空不見。其精誠所感如此。宜之工文章。既歸心佛乘。每順世語言說諸法要。淮南李小有述廣仁品。宜之為序曰。學者聞胞民與物之說。亦有刻意推心引為同體。而無奈與自身痛癢畢竟不同。譬如蒙鏡照人。雖強以人面相逼。而鬚眉終不能了了。古人在畎畝中。未有天下之任。而念及一夫如己推溝。亦無奈其覺性明徹。眾生痛癢呼吸相關。故不禁其焦腸輪轉也。凡夫與眾生雖求親而反隔。聖人與眾生不求緣而自不隔。則覺與不覺之分也。聖人經理民物如拯溺救焚。千方百變皆是仁中之用。唯此覺性徧滿法界是之謂仁耳。伊尹天民之先覺者也。覺眾生與我不隔。而又覺眾生不能與我不隔。如父與子不能一心。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夫如是自不得不以天下為己任。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蓋自覺中來也。伊尹之任。天下不獨謂生民塗炭出之水火而已。若以此為任。後世豪傑將相皆然。安見其重哉。伊尹自思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欲使天下之人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之思。此之謂先覺覺後覺。其任天下如此。故曰重也。蓋眾生不覺。非止於不覺而已。不覺之言不可勝言也。不知君父是我頭目起愛戴想。則自然欺慢。不知百姓是我血肉起調理想。則自然貪虐。不知鳥獸魚鼈是我手足指爪起保護。想則自然屠戮。而諸受害之倫又不能覺知自性。起容受想。起平等想。起慈憫想。於是欺者還欺。虐者還虐。屠戮者還屠戮。合千百劫怨讐報施之慘禍。聖人大悲覺體了了盡知盡見。譬如祖父見子孫殘殺無已。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是故聖人或以王法明吉凶之影響。或以天網昭禍福之不漏。或以三世因緣決因果之不昧。燦然明備矣。然憂世之君子。惟恐眾生聾聵易安。猶必隨其見之所到時有著述。而吾友小有起而輯其大成。曰廣仁品。小有慧根深厚一腔愷悌。先有仁品行世。本以妙生戒殺為宗。自後但見忠孝慈廉之事。則曰此其生機之布護也。但見貪饕淫縱之事。則曰此其殺機之橫流也。而廣仁品又因以出焉。向使小有非二十年至靜中討求。恍然得法界往來之路。何以為眾生之心如此。其焦腸輪轉乎宜之。他所著有蓮華世界書・如來香頻迦音等書

刻行於世。嘗自營生壙。旋捨之棲霞寺中。遺言死後必用荼毗法。臨終現諸瑞相。正念而逝(金剛持驗記・淨土晨鐘・廣仁品序)。

瞿元立

名汝稷。蘇州常熟人。以父文懿公蔭為官。歷黃州知府。徙邵武。再守辰州。遷長蘆鹽運使。其在官以名節自厲。清望歸之。以太僕少卿致仕歸。元立受業於管東溟。學通內外。尤盡心於佛法。時徑山刻大藏。元立為文導諸眾信。破除異論。其言曰。世之誕佛者皆比於范縝之神滅也。而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即心也。即道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所以參贊化育者也。是豈形之所及也。唯聖人為能窮神。而庸愚固未嘗亡。特不知其即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則一狥於形。於是遺範圍天地之廣大而自局。棄曲成萬物之微妙而自穢。終日役役不過耳目口腹。聖人愍焉。故喻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謂之道。復慮人之自畫。而高遠之謂非己所及也。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堯之所以堯窮此神也。桀之所以桀昧此神也。是神者遡之無始。推之無終。豈形生而始生。形滅而隨滅哉。形有盡而神無窮。故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而縝之言曰。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生而神生。形滅而神滅。藉如縝言。操則存者存形與舍。則亡者形亡。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百髓九竅六臟誰為然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夢說築巖。豈目所矚。處今而憶昔。在吳而知越。何形之能然。縝亦不思甚矣。縝之言。使人重形而遺神。淪胥以溺者也。謂形即神。則舍形無我。舍形無我則凡形之所欲皆我之所欲。而以禮義維之。是強也。是外鑠也。神不滅而謂滅。則堯桀均盡。顏跖均生。均生則縱逸者自適。均盡則好修者徒勞。於是示之以餘慶。戒之以百殃。則見以為茫昧而難徵也。揭之以仁義。則以為仁義攖人心。揭之以性善。則以為性惡。則以為善惡混幾何。其能信之。於是聿皇得喪。徽纆貪毒。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沉淪昏衢莫能自出。旋復流浪為苦無已。如來智入三世。圓應眾機。五時說法。海墨不可勝紀。其流入震旦者。纔海墨之一滴。是為今一大藏。其語報則徵之三世。其語性則盡之妙覺。知三世之報則堯桀不均盡。知性覺之妙則性善無所疑。故下焉者得其說必惕於三世之報。惡不俟懲而革。善不俟勸而行矣。上焉者得其說。則妙契性善之真。居仁由義若耳聽目視。何有攖我心哉。是以聖賢之教得如來而大暢。惜哉縝之不講。謂神滅形滅而誕佛也。惟如來之教能窮此神之廣大微妙。語其大則天地者無盡大海之一漚耳。元會運世者無

盡時劫之一瞬耳。語其妙則無聲無臭。此之空諦也。精一執中此之尸波羅密也。一言演為無量義。竟古今而推之莫能竟也。儒佛之是非。黃老之秘密。與夫百家之雄辨。一言蔽之而有餘也。佐堯而堯。佐舜而舜。父以之而慈。子以之而孝。護法以之而護諸眾生。帝釋以之而離愛。梵天以之而勝慧。二乘以之而回向真乘。菩薩以之而證入妙覺。四聖六凡無根不被。故其言必至於海墨也。河沙妙德罔越窮神。故其要必歸於一乘也。世出世法莫不竭盡無餘矣。是以世之興。王莫不尊尚。我太祖太宗彌極紹隆。太祖既刻大藏於留都。太宗復刻大藏於京師。列聖纘緒底今無替。至於列代名卿宿儒。或行峻一世。或文雄百代。龍翰鳳雛之彥。蘭薰雪白之賢。歸命法流頤真靈筏者。數之更僕未易終也。嗟乎四大假合也。百年旦暮也。昔之所歷於今奚存。今之所存又何可恃。至愛終離。大業終棄。神之未窮。茫茫安托。適百里而不得其所托。則皇皇焉浩劫之適。何翅百里七趣紛沓。所托非定。狃百年之得喪而輕萬劫之流浪。可不謂大哀耶。故濟我於一時者不及濟我於一世者也。俾我一世得所安者不如使我浩劫得所安者也。求濟我於浩劫者非如來之教而何。姑未敢論受果登地第。能汎瀾覺海。少溉餘潤。則契根根塵塵。靡不周徧法界。於是纏盖不能縻。陰陽不能控。翛兮其翔。汩兮其集。究曠劫於剎那。拔九類於半偈。莫尚於是矣。密藏・幻余二上人。以南北二藏皆梵筴。流通不易。思刻方冊。廣其流通。拯溺之慈甚盛。諸龍象敷美其事盡矣。予特恐世之誕佛者或沮之。遂書此以輔韋馱氏之跋折羅杵云。又於佛前說誓曰。願畢我形壽。力荷此法藏。苟可效我力。靡所不自竭。念昔佛菩薩。以此法藏故。剝皮以為紙。析骨以為筆。書寫此經卷。積如須彌山。今此真丹國。陟釐瑩於玉。無事以我皮。充此法藏用。使我皮可用。剝所不敢辭。域有蒙氏筆。無事析我骨。使我骨可用。析所不敢辭。我今雖食貧。檀貲當勉具。歷仕及歸農。隨緣力為辦。不直此一生。願盡未來際。常以此法藏。普度諸眾生。同時發願者又有曾乾亨・傅光宅・唐文獻・曾鳳儀・徐琰・于立玉・吳惟明・王宇泰・袁了凡共九人。其文俱刻徑山藏中。元立嘗上溯諸佛。下逮宗門。撮其語要為指月錄。盛行於世。後終老於家。於時士大夫學佛者所在多有。其不列於傳者並著其大概如左。

朱兆隆。名國祚。秀水人。萬歷十一年登進士第第一。天啟朝拜武英殿大學士。在官侃侃持大體。進退以禮。事具明史傳中。居常自奉淡泊。日必闔戶閱一卷書。又靜坐久之乃出。既乞休歸。舟中人見之。知所閱者乃金剛經也。已而謂其子曰。我生平榮枯不較。順逆一如。只得金剛經中無我相無人相六字之力。又時呼老鄰說經中大意。天啟四年預知將終。命酒自酌。端坐而逝。鼻中玉筋下垂。

久之乃隱。謚文恪。鍾伯敬。名惺。竟陵人。萬歷中進士。官禮部主事。出為福建提學。一年以父憂歸。服除不出。年將五十。自念人生無常。佛性漸失。不覺悲淚。乃專精首楞嚴經。眠食造次皆執卷熟思。與永新賀中男往復參訂。成楞嚴如說十卷。將歿前三日。告於佛。請大僧授五戒。法名斷殘。願生生世世為比邱優婆塞。遂逝。崑山王弱生。名志堅。萬歷中進士。官終湖廣提學。其學博通內外。與弟平仲與遊。並禮雲棲宏公稱弟子。弱生嘗手寫華嚴經。至再晚修兜率觀。卒於官。未卒前兩月。嘉定徐成民治閻羅事。言弱生已注名上生兜率矣。既弱生自官所寄所著彌勒懺歸。乃驗成民言不虛也。平仲名志長與遊名志慶。皆博學有高行。老於公車。其手書華嚴經各一部。金壇王宇泰。名肯堂。父方麓。名樵。萬歷中以南京右都御史致仕歸。得疾苦躁。宇泰奉金剛經進曰。願大人澄心聽兒誦經。方麓頷之。誦至無我相無人相。方麓微笑曰。煩惱本空。我相何在。遂起坐合掌而逝。宇泰既成進士。官翰林檢討。終福建參政。平生博通教乘。尤精相宗。以慈恩成唯識疏既亡。學者無所取證。乃創唯識證義十卷。書成力疾校讐刻行於世。曰此龍華之羔雉也。初高原昱公以宇泰之請演唯識俗詮。既成浙江布政使。吳體中施金刻之為之序曰。眾生念念執我。在在執法。古佛語之曰無勞執也。此唯識耳。遮執之談。何關表識。而逐影伺聲之流。乃至望識幢而生執。夫識真如之病與夢也。病與夢誠非無。顧何得言誠是有。吾求之始。大覺湛澄識於何生。吾求之終。佛智歷然識向何滅。言思路絕。擬議道窮。坐見八識恍然墮矣。隨即名轉義。不等於斡旋。轉即是智境。非立於對待。未轉通智。全體是識。病外無身。既轉通識。全體是智。覺來無夢。如是則天親不得已以有頌。護法不得已以有論。高原上人亦不得已而有俗詮乎。體中。名用。先桐城人。從紫柏老人遊。復徑山化城寺貯藏經板為流通計。叔父應賓。官翰林編修。受雲棲戒為優婆塞。敬信尤篤。雲棲碑誌多出其手。華亭董元宰。名其昌。為諸生時參紫柏老人。與密藏師激揚大事。遂博觀大乘經。力究竹篦子話。一日舟過武塘。念香嚴擊竹因緣。以手敲張帆竹竿。瞥然有省。自後不疑從上公案。因讀華嚴合論。作偈云。帝網重珠徧剎塵。都來當念兩言真。華嚴論主分明舉。五十三參鈍置人。又云。儒衣僧帽道人鞋。百劫莊嚴不受些。笑倒靈山臨末會。生平伎倆一枝花。萬歷中成通士。官至禮部尚書。告歸。謚文敏(明文偶鈔・刻藏緣起・常熟志・密藏禪師遺稿附錄・明史・金剛新異錄・鍾伯敬集・活閻君紀略・[薜/米]菴別錄・金剛果報・唯識證義序・唯識俗詮序・雲棲法彙・畫禪隨筆)。

知歸子曰。儒佛盛衰實相表裏。曹溪之化盛而李翺演復性之書。東林之教行而周子抉無極之秘。其發軫迥殊而歸宗非別。洎於明道推

闡天人。研窮性命。往往契金剛無住之旨。維摩不二之門。然而痛斥枯禪。深排二乘。非獨顯提名教。抑且陰翼禪宗。雖排斥之言不無太過。將願力所憑別有深旨乎。降及象山・慈湖・陽明・心齋諸先生。直契心源。痛除枝葉。宜乎登少林之堂。飲曹溪之水。而乃曲為眾生。嚴分經界。權實互用。冥顯難窺。越至明之末造。籓籬既撤。華梵交宣。覲彌陀於數仞墻中。謁庖犧於菩提樹下。大同之化於是為昭然。或徒尚空言。終乖實相。長顢頇之習。開閃爍之風。亦識法者所深懼也。予錄自宋以來諸先生。其一意宗儒者不敢旁濫。若出入二教。信向慤誠。踐履篤實者。采其議論以導將來。如管楊以下諸公其尤著者也。子思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非忘言之倫。奚足以語於斯哉。

袁了凡傳

袁了凡。名黃。江南吳江人。故字學海。幼孤業醫。有術者孔生。善皇極數。推了凡命。勸令習儒書曰。明年當補諸生。後以貢生為知縣。終五十二歲。然無子。了凡之先贅嘉善夫氏。遂補嘉善縣學生。既而貢太學。其考校名次廩米斗石之數悉符孔生懸記語。頃之訪雲谷禪師於棲霞。與雲谷坐對一室。三晝夜不瞑。雲谷異之曰。子晝夜中不起妄想。入道不難也。了凡曰。吾生平有孔生者懸記之。既驗矣。榮辱生死其有定數審矣。知妄想之無益也。息之久矣。雲谷曰。吾以豪傑之士待子。不知子之為凡夫也。人之生固前有定數焉。然大善大惡之人則皆非前數之所得定也。子二十年坐孔生算中。不得一毫轉動。凡夫哉。曰然則定數可變乎。雲谷曰。命自我造。福自己求。一切福田不離自性。反躬內省感無不通。何為其不可變也。孔生懸記汝者何。試說之。了凡以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了凡自忖良 久曰。不應也。好逸惡勞。恃才矜名。多言善怒喜潔嗜飲之數者。俱非載福之基也。雲谷曰。人苦不知非。子知非。子即痛刷之。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何前數之不可變也。了凡韙其言。肅容再拜曰謹受教。因為疏。發己過於佛前。誓立功行三千以自贖。雲谷於是授以功過格。教以準提呪。謂曰。事天立命。須於何思何慮時。實信天人合一之理。於此起善行。是真善行。於此言感通。是真感通。孟子論立命曰。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曰夭壽則一切順逆該之矣。曰修則一切過惡不容姑忍矣。曰俟則一切覬覦一切將迎皆當薙絕矣。到此地位。纖毫不動。求即無求。不離有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汝今未能。但持準提呪無令間斷。持至純熟。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日用應緣念頭不動則靈驗矣。是日更字了凡。自後終日兢兢。暗室獨處戰惕倍至。遇人憎毀恬然容受不校也。其明年為隆慶四年舉於鄉。自言行履未純。檢身多悔。積十餘年而前所誓三千行始滿。復誓再行三千行。無何生子儼。又三年後所誓滿。復誓行一萬行。後四年為萬歷十四年成進士。授寶坻知縣。了凡自為諸生。好學問。通古今之務。象緯律算兵政河渠之說靡不曉練。其在官孜孜求利民。治績甚著。而終以善行遲久未完自疚責。一夕夢神告曰。減糧一事萬行完矣。初寶坻田賦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了凡為區畫利病。請於上官得減至一分四釐六毫。神人所言指此也。縣數被潦。乃濬三坌河築堤以禦之。又令民沿海岸植柳。海水挾沙上。遇柳而淤。久之成堤。治溝洫。課耕種。曠土日

闢。省諸徭役以便民。後七年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會朝鮮被倭難。來乞師經略。宋應昌奏了凡軍前贊畫兼督朝鮮兵。提督李如松以封貢紿倭。倭信之不設備。如松遂襲。破倭於平壤。了凡面折如松不應行詭道。虧損國體。而如松麾下又殺平民為首功。了凡爭之強。如松怒。獨引兵而東。倭襲了凡。了凡擊却之。而如松軍果敗。思脫罪。更以十罪劾了凡。而了凡旋以拾遺被議。削籍歸。居常誦持經呪習禪觀。日有課程。公私遽冗。未嘗暫輟。初與僧幻予・密藏議刻小本藏經。閱數年事頗集。遂於佛前發願云。黃自無始以來。迷失真性。枉受輪迴。今幸生人道。誠心懺悔破戒障道重罪。勤修種種善道。覩諸眾生現溺苦海。不願生天獨受樂趣。覩諸眾生昏迷顛倒。不願證聲聞緣覺自超三界。但願諸佛憐我。賢聖助我。即賜神丹或逢仙草。證五通仙果。住五濁惡世。救度眾生。力持大法永不息滅。又願得六神通。智慧頓開。辯才無量。一切法門靡不精進。世間眾藝高擅古今。使外道闡提垂首折伏。作如來之金湯。護正法於無盡。發願已。書之冊。為唱導焉。家不富而好施。歲捐米數百石。飯僧居其大半。餘施窮乏者。曰傳佛法者僧也。吾故急焉。妻賢助之施。亦自記功行。不能書。以鵝翎莖漬硃逐日標歷本。或見了凡積功少即顰蹙。嘗為子製絮衣。了凡曰何不用棉。曰欲得餘錢以衣凍者耳。了凡喜曰。若能是。不患此子無祿矣。家居十餘年。卒年七十四。熹宗朝追敘征倭功。贈尚寶司少卿。著誡子文行於世。其積善篇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然其真假端曲是非半滿大小難易。當深辨也。何謂真假。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根心者真。襲跡者假。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何謂端曲。今人見謹原之士。類以為善。其次則取邊幅自守者。至言大而行不揜者棄之矣。然聖人思狂者與狷者而以原人為德賊。是流俗之取捨與聖人反也。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與聖人同是非。不與世俗同取舍。有志積善者慎無狗流俗之耳目也。但於己心隱微默默自洗滌。默默自檢點。如其純為濟世之心則為端。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純為愛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即為曲。何謂是非。魯國之法有贖人於諸侯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自今以往無贖人於諸侯者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者矣。故知人之為善不論見行而論流極。現行善其流足害人。非善也。現行似未盡善。而其流足以濟人。非不善也。何謂半滿。易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是如貯物於器焉。勤而貯之。日積而滿。懈而不貯則不滿也。此一說也。昔有女子入寺施錢二文。主僧親為懺悔。及後入宮。回施千金。主僧令其徒回向而已。女子問其故。僧曰。前者施心甚虔。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則有間矣。此千金為

半。二文為滿也。鍾離授丹於呂 仙。點鐵成金可以濟世。呂 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 曰如此則悞五百年後人。吾不為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滿矣。又一說也。又為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終身勤厲止於半善。譬如以財施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災。苟此心未忘。雖施萬鎰福不滿也。又一說也。何謂大小。昔衛仲達為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惡錄盈庭。善錄如筯而已。以稱平之。則善錄重而衡仰。惡錄輕而衡低。仲達問何書重如是。吏曰朝廷嘗大興工役。造三山橋。君上疏諫止之。此疏藁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未見從。於事何補。吏曰。雖未見從。君一念之仁已被萬民。善力大矣。故知善在天下國家。雖少而大。若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夫子告樊遲為仁曰。先難。若難舍處能舍。難忍處能忍。斯可貴矣。善量無窮。義類亦眾。有志力行推而廣之。其改過篇曰。夫造福遠災。未論行善先宜改過。然改過有機。其機在心。第一要發恥心。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能用恥則聖賢。不能用恥則禽獸。幾希之間。其危甚矣。第二要發畏心。日月在上。鬼神難欺。雖在隱微。實昭鑒之。一念悔悟真誠。足滌百年宿穢。譬如幽谷。一燈才照。積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貴於能改。但人命無常。一息不屬。欲改無由。可為哀痛。第三要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若有刻不能安之。心如毒蛇螫指。疾速斬除。不肯姑待。此風雷之益也。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就事而改。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於心不安。且其在彼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骨入髓。而其在己珍饌羅列。食過即空。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為戕物虧仁造虐妄業。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無尤人之聖賢。行有不得。悉以自反。謗毀之來。歡然受賜。且聞謗不怒。雖讒焰灼天。如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言力辯。如蠶作繭。自取纏綿。不惟無益。兼有大損。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日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過端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為善。時時正念現前。邪念即起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自遯。如紅爐炙炭雪點自消。此精一之正傳。乃執中之大道。如斬毒樹直斷其根。枝

枝而求。葉葉而摘。祇益自勞。終成迷復。大抵最上治心。當下清淨。纔動即覺。覺之即無。苟未能然。則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隨事以禁之。發願痛改。明須良 朋提撕。幽須鬼神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讐而回嗔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携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幡幢寶盖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義理無窮。功行無窮。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蝟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是宜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才俊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總由冒昧因循空過一生。不可不深思而自勉也。儼後亦成進士。終高要知縣(吳江志・馮開之集・丹桂籍・密藏禪師遺稿附錄)。

知歸子曰。了凡既歿百有餘年。而功過格盛傳於世。世之欲善者慮無不知效法了凡。然求如了凡之真誠懇至。由淺既深。未數數也。或疑了凡喜以禍福因果導人。為不知德本。予竊非之。蓮華經曰。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孟子於齊梁諸君。往往即好色好貨好樂好臺池鳥獸田獵遊觀。納之歸大道。謂非袁氏之旨耶。賢智立言因時。而制權各有至苦之心。又各有其生平得力之故。未必盡同。考了凡行事。其始盖亦因欣羨而生趨向者。乃其後遂若饑食渴飲之不可缺焉。何其誠也。後又得讀其誡子文。敬其志。刪其要而論之。樂善君子當有取焉。

汪大紳云。帶業修行中一箇有力量人。為袁氏之學者。須識得佛氏十善五戒六度萬行。與道家太上感應。皆是聖人作易開物成務之旨。方不至墮落。不然饒你做到轉輪王。一朝墮落。終為牛領中蝨蟲耳。

袁伯修中郎小修傳

袁伯修。名宗道。號香光居士。湖北公安人也。弟中郎。名宏道。號石頭居士。小修。名中道。號上生居士。三人同母生。母龔氏。日誦金剛經。一日有巨蛛自梁下。繞經行數匝。俄對經蹲而伏。母曰爾聽經來耶。乃誦經。至六如偈。蛛微動若作禮狀。終卷視之。已化去矣。因為龕葬之。建小塔焉。三人少以文名。長而皆好禪宗。萬歷中先後舉進士。伯修官至右庶子。中郎為吳江知縣。聽斷敏決。公庭鮮事輒喜遊山水。後為禮部主事。謝病歸。築園城南。植柳萬枝。號曰柳浪。與諸禪人遊處其中。初學禪於李卓吾。信解通利。才辯無礙。已而自驗曰。此空談非實際也。遂回向淨土。晨夕禮誦兼持禁戒。伯修・小修亦同時發願。中郎因博采經教作西方合論。圓融性相入不二門。書成。伯修序之曰。香光子避囂山剎。修習淨業。有一禪人闊視高步。過舍而談。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新撰淨土合論。閱未終篇。抗聲言曰。若論此之法門。原用接引中下之根。何者。中下人根智慧輕微。業力深重。以憶佛念佛獲生淨土。如頑石附舟可以到岸。誠宜念佛。至於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即是佛。更於何處覓佛。此心即是土。更於何處見土。於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是剩語。何得更有分淨分穢。舍此生彼之事。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墜於火阬也。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曾增得一分。眾生墮三塗。趨生死海。本體未曾減却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眾生。於此證入。亦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泯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著。至於進修法門。於無修證中修證。於無等級中等級。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所謂數他家寶己無分文。其或有真實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止獲人天之果。不生如來之家。於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剗其語言。塞其解路。拶其情識。令其苦參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流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歷劫寶藏。却來看經看教。一一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度谷響之眾生。不取寂證是謂佛種。正如杲日當空行大王路。不同長夜趨走攀荊墮棘。豈謂一悟之後即同

極果。如供奉問岑大虫。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未證。奉曰何以未證。岑曰功未齊於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為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為善知識也。宏辨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溈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刼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後世不識教意。不達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為行持。昔之人為經論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計禪宗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為茶飯也。自悞悞人。弊豈有極。是以纔入此門。便輕十方如來。莫不自云無佛可成。無行可修。見人念佛則曰自性是佛。見人修淨土則曰即心是淨。言參禪則尊之九天之上。言念佛則蹂之九地之下。全不思參禪念佛總之為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橋梁。越界有之寶筏。事同一家。何勝何劣。參門之中所悟亦有淺深。念佛之眾所修亦有高下。自達摩西來立此宗門。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入悟。其實迥別。至若般若緣深。靈根夙植。伽陵破卵。香象截流。或見根宗於片言。或顯威用於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彼塵情。究此大事。不怙小解。惟求實知。臥薪嘗膽。飲氷吞蘗。如此三十年四十年。或遇明師痛與針箚。偷心死盡。心花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尚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烟消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詰其所證。恐亦未能超於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辨才。住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於楞伽會上遙為授記。然亦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經中上品上生。生於彼間一剎那頃。亦證初地。良 以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修止。是念佛往生別耳。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即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出為東坡。青草堂再作魯公。隔陰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縱般若緣深不落三塗。而出房入房亦太辛苦。還視中下往生之眾。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況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劣。發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於佛祖機鋒知識語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即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即不可得亦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即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煩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也。反舍檀而取慳。謂忍本空也。反聽隨而置忍。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

舍亂取定。聽情任意。踏有談空。既云法尚應捨。何為復取非法。既云真亦不求。何為舍之求妄。既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為之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為之道。愛憎毀譽之火纔觸之而即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性為氣魄。以我慢為承當。以譎詐為機用。以誑語為方便。以放恣為遊戲。以穢言為解粘。讚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趨尺步之士。或至經年不拜一佛。經年不禮一懺。經年不轉一經。反看世間不必看之書。行道人不宜行之事。使後生小子專逞聰明。惟尋見解。纔有所知即為一超直入。更復何事。輕狂傲慢。貢高恣睢。父既報讐子遂行劫。寫烏成馬輾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尚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自悞悞人。安免淪墜。若不為魔所攝。定當永陷三塗刀山劒樹報其前因。披毛戴角酬還宿債。莫云我是悟達之人。業不能繫。夫謂業不能繫。非謂有而不有。正以無而自無。生既隨。境即動。死安得不隨業受生。眼前一念嗔相即是怪蟒之形。眼前一念貪相即是餓鬼之形。無形之因念甚小。有形之果報甚大。一念之微識田持之。歷千萬劫終不遺失。如一比邱以智慧故身有光明。以妄語故口流蛆出。一言之微得此惡報。雖有智慧終不能消。況今無明煩惱熾然不斷。欲以相似見解消其惡業冀出三塗。無有是處。鄉使此等不得少以為足。常如說以修行。終不自言我已悟了。即心是佛。豈可復同中下念佛求生。了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求生即心是土。蓮邦不屬心外。不釋禮拜。不舍念誦。智力行力雙轂並進。方當踞上品之蓮臺。坐空中之寶閣。朝飯香積。夕遊滿月。回視胎生之品。彳亍寶地。不聞法語。不見法身。象馬難羣。雞鳳非類。何況人天小果甕中蚊虻者哉。而乃空腹高心著空破有。卒以偏執之妄解。攖非常之果報。不與阿彌作子。却為閻羅之囚。不與淨眾為朋。却與阿旁為伍。棄寶林而行劒樹。舍梵音而聽叫號。毫髮有差天地懸隔。可不哀與。故知此道險難未易行遊。成則為佛。敗則為魔。王虜分於彈指。卿烹別於絲毫。苦樂之分宜早擇矣。況今代悟門不絕如線。禪門之中寂寥無人。止有二三在家居士。路途端直可以流通此法。然既為居士。不同沙門釋子。猶有戒律縛身。方置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雖於營幹世事內。依稀得一入門。而道力甚淺業力甚深。即極粗莫如淫殺之業。猶不能折身不行。何況其細。生死之間安能脫然。故知念佛一門於居士尤為喫緊。業力雖重。仰借佛力免於沉淪。如負債人藏於王宮。不得抵償。既生佛土。生平所悟所解皆不唐捐。縱使志在參禪。不妨兼以念佛。世間作官作家猶云不礙。況早晚禮拜念誦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提醒參禪之心。借參門之洞徹。可以堅固淨土之信。適兩相資。最為穩實。如此不信。真同下愚。石頭居士少志參禪。根性

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語言圓轉。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沉酣騷雅之業。嬾慢踈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悟不修行必墮魔境。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及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於是采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滙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為宗。以悟為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念相續為行持。以六度萬行為助因。以深信因果為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參發心持戒念佛者遂得五人。共欲流通。以解宗教之惑。香光識劣根微。久為空見所醉。縱情肆志有若狂象。去年沉湎之後。親遊鬲子地獄。烈火洞然。見所熟談空破戒亡僧。形容阢隉跛足而過。哭聲震地。殆不忍聞。及寤身毛為豎。亦遂發心歸依淨土。後讀此論。宿疑氷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剗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於是禪人悲泪交集自云。若不遇子。幾以空見賺過一生。子生我矣。懇求案集作禮而去。已而中郎起故官。再遷至稽勳司郎中。移病歸。抵家不數日。入荊州城。宿於僧寺。無疾而卒。小修官南禮部郎中。乞休老於家。居常勤於禮誦。一夕課畢趺坐。忽入定。神出屋上飄然乘雲。有二童子導之西行。俄而下至地。童子曰住。小修隨下。見地平如掌。光耀滑潤。旁為渠。廣十餘丈。中有五色蓮。芳香異常。金橋界渠欄楯交羅。樓閣極整麗揖。問童子此何地卿何人。曰予靈和先生侍者也。問先生為誰。曰君兄中郎也。今方佇君有所語可疾往。復取道抵一池上。有白玉扉。一童子先入。一童子導過樓閣二十餘重。至一樓下。樓中人下迎。其顏如玉。衣如雲霞。長丈餘。見小修喜曰弟至矣。諦視之則中郎也。上樓交拜。有四五人來共坐。中郎曰。此西方邊地。信解未成。戒寶未全者多生此。亦名懈慢國。上方有化佛。樓臺前有大池。可百由旬。中有妙蓮。眾生生處。既生則散處樓臺。與有緣淨友相聚。以無淫聲美色勝解易成。不久進為淨土中人。小修問兄生何處。中郎曰我淨願雖深。情染未除。初生此少時。今居淨土矣。終以戒緩。僅地居。不得與大士升虛空寶閣。尚需進修耳。幸宿生智慧猛利。又曾作西方論。讚歎如來不可思議度生之力。感得飛行自在。遊諸剎土。諸佛說法皆得往聽。此實為勝。遂携小修而上。倏忽千萬里。至一處光耀無障蔽。皆以琉璃為地。界以七寶樹。皆旃檀吉祥。出眾妙花作異寶色。下為寶池。波揚無量。自然妙聲。其底沙純以金剛。池中眾寶蓮葉五色光。池上

隱隱危樓迴帶。閣道旁出。皆有無量樂器演諸法音。中郎曰。汝所見淨土地行眾生依報也。過此為法身大士住處。甚美妙千萬倍於此。神通亦千萬倍於此。吾以慧力遊其間。不得住也。過此為十地等覺所居。吾不得而知。過此為妙覺所居。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語罷復至一處。光耀逾前。坐頃之。中郎曰。吾不圖樂之至此極也。使吾生時嚴持戒律尚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為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眾去。予親所見者多矣。弟般若氣分頗深。戒定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狂慧也。歸五濁。趁強健。實悟實修。兼持淨願。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當相晤。一入他途。可怖可畏。如不能持戒。有龍樹六齋法見存。遵而行之。殺戒尤急。寄語同學。未有日啟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此土者也。雖說法如雲如雨。何益於事。我與汝空王劫時世為兄弟。乃至六道莫不皆然。幸我得善地。恐汝墮落。方便神力攝汝至此。淨穢相隔。不得久留。時伯修已沒。因問其生處。中郎曰。生處亦佳。汝後自知。忽凌空而逝。小修起步池上。忽若墜水。躍然而醒。時萬歷四十二年十月望也。小修自為記如此。初伯修有子曰登。年十三病痞將終。語中郎曰。死矣。叔父何以救我。中郎曰。汝但念佛即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不足戀也。登遂合掌稱阿彌陀佛。諸眷屬同聲助之。頃之登微笑云。見一蓮華色微紅。俄而云華漸大。色鮮明無與比者。俄而云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氣促。伯修曰。汝但稱佛之一字可也。登稱佛數聲。合掌而逝(明史・明文偶鈔・西方合論序・白蘇齋集・珂雪齋外集・猶園・金剛新異錄)。

知歸子曰。明萬歷間。蓮池大師以淨土法門倡於雲棲。謹持誦。嚴戒律。從之遊者彬彬多踐履篤實之士焉。同時卓吾老人亦以禪導後進。而學喜師心。行無轍迹。流末滔滔。老人安得不任其咎。予讀袁氏兄弟早歲文。大率掉弄知解。依違光景。心竊病之。已而得見中郎西方合論。三復之不厭。而伯修所為序。懺悔切深。闢荊榛。由坦道。甚矣。袁氏兄弟之善補過也。學者觀此。可以自鑑矣。

汪大紳曰。夫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袁氏兄弟其庶矣乎。覺心悲心怎地廣大真切。大紳又與允初書曰。承勸看西方合論。當檢出來看。檢不出。當借閱也。袁氏禪非敢遽斷為口頭。得法於龍湖。龍湖不無狂魔入肺腑之證。至袁氏一轉而為輕清魔。墜在輕安快活裏作科臼。日流在光滑滑處。生知生見。無箇銀山鐵壁時節。後來知無所得。歸心淨土。真是奇特。然不可以是之故於宗門淨土妄生高下也。須知宗門中事。釋迦佛所說是這箇。彌陀佛所說是這箇。彌勒所說也是這箇。無二無分別也。若然則大家在這裏過活儘彀了。為甚要生西方。要生兜率。曰此

願輪也。又為甚讚歎西方者倍於兜率。曰生人而有人欲生天。亦有天欲生西方。則人天之欲淨矣。人天欲淨。正好了當這箇。所以盡十方法界願輪之大。莫大於往生西方也。乘此輪願者切不可隨語生解。隨語生解便起一分計較心。這計較心是六道輪廻之根。非往生淨土之因也。欲生兜率者請從布袋和尚詩入。欲生西方者請從豐干詩入。此正因也。布袋是彌勒化身。豐干是彌陀化身。

曾端甫趙凡夫劉玉受傳

曾端甫

名大奇。江西泰和人也。篤信佛法。為文博辨瑰偉。著書曰通翼。出入內外經傳。推闡罪福因緣。苦空無常之旨。解愚俗之惑。其護生篇義尤深切。其辭曰。客問。經言。人食羊。羊食人。生生世世。互來相噉。以是因緣。歷千百劫長在生死。推之他物。亦莫不然。如是則人之涉世。觸手成罪。亦可懼矣。將誠然乎通。曰夫聖言如實。經旨不虛。輪廻之說報應之談。據事似誕尋理必然。夫人之力莫大於心。心力所牽。形勿能抗。故心悲則貌皺。心喜則貌舒。暫情猶且役貌。全力固宜君形。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既去。同體禽獸。與禽獸同體。則形逐神遷。力猛則遷於生前。力緩則遷於死後。淹速少異。究竟理齊。若畫師之為馬。靳尚之為蟒。死後之變也。封邵之為虎。明珍之為蛇。生前之變也。明珍化理與畫師同。一以藝故。紆神情於騄耳。一以論故。寄觀想於率然。神往則形隨。想成則我易蛇馬嬗矣。然或速化而或徐受。則猛緩異也。封邵化理與靳尚同。一以虩故。情同于於菟。一以忮故。理均於毒蟒。情同則形符。理均則事等。蟒虎肖矣。然或速化而或徐受。亦猛緩異也。資此而言。則輪廻之說事在不疑。輪廻無疑。則我之為我亦將不免。何則。善境難攀。惡途易涉。即今貪心瞋心毒心勝心憎人心忌人心愛戀心驕慢心妄想心貢高心名心利心殺心淫心。觸事現行。流注不斷。誰非蛇蟒之相。並是馬虎之因。然則四肢九竅暫時人體。愛子艷妻剎那眷屬。一息不還。人物誰辨。如此而猶恬心伊公之鼎。快意朱亥之門。殫四海於賓筵。耗萬錢於食品。傲秦宮之連騎。美晉國之如坻。吾恐傷心之慘。行將自及。周顒所云。不亦悲乎。夫人與物無異。而人之所以不殺人者。其途有三。一曰不敢。二曰不忍。三曰積習。橫目之民。遊俠之家。莫不欲推鋒異己剚刃仇胸。然而斂手莫施。懷惡不展者。徒以竹書可畏。刑鼎是虞。此之謂不敢。司命之君專殺之長。勢堪逞暴。力可快心。然而一夫之獄。遲回不上。一人之死。慘戚不寧。徒以員顱方趾。同體觸懷。寡妻孤兒跲[跳-兆+屏]可念。此之謂不忍。既以不敢而又不忍。則殺人之事世間全稀。渭水之血或終身而未覩。河南之屠或卒歲而不聞。家習為俗。世釀為風。雖或藥崧之徒橫觸躁君。吉頊之黨悞抵鷙后。而猶執杖莫下。持七不前。意怯於臨殺。手柔於瀕死。此之謂積習。三事交

持而蒼蒼之民得寄命於其中矣。若夫物則不然。屠儈之業不施禁於皐蘇之年。鮮食之民不抵償於堯舜之日。殺心熾於異體。愛念伏於分形。聲緣業而殊倮。故似慘似舒。而聞之者不憐肉。償負而非參。故不臊不腥而食之者甚旨。彼命乍酬。則因已往而難見。我仇方結。則果未來而誰知。因果雙泯。砧刃交施。而又見殺聞殺不絕於耳目。自殺教殺無間於歲時。漉蟲護草之慈。僧既寡二。高柴幸靈之善。俗亦無雙。而近儒節用時取之。說吾道中正之語。又薰蒸於其耳。浸灌於其心。於是千生入筋曾無動容。百品充庖略不關念。萬方逞暴。四蟲亡訴。強者則搏人以爭一旦之命。弱者則吞聲以填萬民之腹。不依人而食者則匿於山林。寧受大獸之噬。猶十二之可逃。必依人而食者。則豢於牢筴。以待不時之需。無萬一之能免。嗚呼。唐人有云。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奈何令至此極乎。然如前所稱。別幽冥報對何異王法。為日差緩。酷踰萬倍。豈以口故而甘斯苦。縱謂不然。猶當寶慈止殺。抑嗜全仁。觀同形於異形之中。想共體於殊體之外。觀念既久。慈力自成。正不作子肉之想。亦何有人物之分。若夫習心所使。尤須推破。夫薄惡之俗生女不舉。羌胡之民男亦如之。積習使然。無分骨肉。然則以不殺習心。雖物可不殺。何況於子以心習殺。雖子可殺。何有於物。此之習心締業之本。將欲去殺。先須照習。照心一起。積習自蠲。至於近儒之謬。則隱心而求良 。亦易知夫孟子言仁民而愛物。謂其愛有媛急耳。若用之殺之而猶為愛。則與佛經所言羅剎女事何異。羅剎女食人曰。我念汝食汝。夫食人而曰念人。與食物而曰愛物者同乎。不同乎。中正之義。緣督為經。逐事而求。失之已遠。而況少殺為中。徵何典文。有識聞之。祇足莞爾。子路鼓瑟。殺心在絃。孔子斥之。門人輟敬開闢以來。寧有殺心未盡之聖。而邪說橫興。錮我華夏。大雄嘗言。末法之中魔道熾盛。以魔力故。令人不覺。今之邪說亦自易曉。而地橫萬里。時歷千年。聰明智達雷同。莫悟吾佛之言。信不我欺。昔陶隱君修習求仙。多歷年所。而鸞鶴杳然。心甚疑之。他日其都養先上昇者來告曰。上帝以子註本草。用水蛭為藥。殺命良 多。故他行雖滿。以是為謫。隱君乃悟。改用他藥方。近儒箋書。不幸無天人之告。遂使世安其說。萬物并命。號天不聞。入地無隙。世鮮孟孫之傅。誰動孤獸之悲。旁無介氏之君。孰解三犧之恨。母視子死。子視母亡。或鞭皮而即下。或灑乳而方終。或臨危而護孕。或胃死以隨兒。見之慘目。言則傷心。又公子打圍之後。將軍射獵之餘。萬肉登俎。百族失羣。孤雌夜囀。如抱黃鵠之哀。獨雉朝鳴。似寫商陵之恨。啁啁哳哳。踽踽煢煢。固知七情非獨人鍾。蠢蠢之物亦爾五。常寧惟我有。林林之生皆然。念至於此。則萬劫習心一念可灰。習心既灰。忍敢俱消。三途並宏。

物如人矣。而又大乘為心。急人猶己。一人告百。百人告千。轉轉相告至於無筭。大慈之說曉然於世。而後排虐無。墜[蹏-比+(人*人)]實不僵。雖復咸若世遠。攀巢俗邈。而物之免者良亦多矣。嗚呼。彼既有必酧之果。此又有必造之因。吾言雖苦。或可迴慮。夫近儒之說毋論異於孔孟。即孔孟實然。而吾佛如此。孔孟如彼。一涇一渭。較然自分。堯武並世。人必歸堯。孔佛並生。得不歸佛。此其所以王於三界。奄有大千為眾父父為眾母母者也。昔墨子兼愛。或人病之。墨子曰。今有兼士。於此兼士。視人之父母若己之父母。視人之妻子若己之妻子。別士則反是。請問子謂遠行當托妻子。將托之於兼者乎。抑托之於別者乎。其人曰。吾托之於兼也。墨子笑曰。子方托妻子於兼。言而非兼。何也。今之謂殺為中正。謂不殺為過當者。亦幸然為人耳。使其戴角而居。衣毛而處。縣命於郁厨之下。遊魂於羿彀之中。羲罟前施。孔弋後逐。成湯雖仁。猶然結網。子輿誠愛。曾不聞聲。於斯時也。大覺垂憫。倏然而現。則夫夫也必將悲喜交懷。旁皇歸命。若抱怖之鴿。蔭影而息機。瀕死之羊。銜刀而祈客。又何暇持前人之餘論。較孔佛之勝劣哉(通翼)。

趙凡夫

名宧光。太倉人也。家富於財。少豪華自喜。中歲折節讀書。居寒山。廬親墓旁。疏泉鑿石。結構幽窅。居常奉佛斷肉食。客至亦設蔬果。雖豪貴人必強食之曰。不可不令渠知此味也。已而有疾。或言當食肉。不爾疾且劇。答曰。若疾小加。豈須破戒。設為轉劇。便近歸途。一朝破戒。帶業長往。悔可追乎。已而疾亦瘳。客有被蚿螫者。殺之曰吾以直報怨也。凡夫曰。非也。不殺則直耳。蚿之無知。實無可怨忿。而殺之。得為直乎。嘗與客行。遇二人驅六豕赴屠。凡夫為誦阿彌陀佛。一客稱善。凡夫曰。吾誦佛號度六豕義少。度二人義多。何以故。豕今就屠。受一刀苦。償一債畢。償債畢已步步樂國。彼屠豕人。驅豕一步。刳豕一刀。心心步步造地獄業。趣入苦境而彼恬然不知警懼。可無哀乎。又嘗勸一老人斷肉。老人曰。余年衰。不能不資肉食。凡夫曰。老猶愛命。未老之肉先受刀砧。於心安乎。未死防死。慘死之肉恣意吞嚼。於心安乎。著書號護生品。廣勸世人令斷肉。其言甚痛。天啟中卒於寒山。妻陸氏名卿子。與凡夫偕隱。能詩文(蘇州府志・護生品)。

劉玉受

名錫玄。長洲人也。為諸生。與姚孟長為友。歸心大法。同持佛母準提呪。將赴省試。建壇持呪七日。及入場。有蜂集其筆端而思如泉湧。遂得雋。萬歷三十五年成進士。官廬陵教授。應雲南聘分司鄉試。過下嵩驛宿焉。夢一偉丈夫黑而長啄。揖而就坐曰。余宋將軍曹翰也。昔以王師破江州。憤其固守不下。屠之。遂受報為猪。計口以償所殺。輾轉至今。痛毒無盡。往日荷公憐愛。幸獲再生。昨又償一近縣人債。不意今者遇公於此。言已泣下。玉受家居時。有奴徵租於鄉。獲猪歸。夜夢人乞命。畜之至死。即其事也。已復言曰。予在唐太宗朝為小吏。聽一法師說四十二章經。親為設供。遂得世世為官及翰身。而報盡乃陷此大惡。尚何言哉。自今乞公。凡遇我等。或當執縛或當屠割。為持準提呪與西方佛名。俾予得暫忍其苦。倘承善力脫此苦報再生人中。誓不更造惡業以負公也。玉受曰。此予夙心也。其人拜謝而去。先是玉受嘗舉放生會。其後所至必活一猪。及監蕪湖。關豢二猪於官。會其女將歸。夢隨親作佛事。佛案下有兩人蹲踞。問何人。曰衙中二豕也。賴往因中曾聽大乘經。得蒙見活。故來相謝耳。女覺瞿然有省。遂誓不殺生。請於父續舉放生會。玉受重為序以倡之。天啟中玉受官貴州提學僉事。安邦彥反貴陽被圍。玉受與前巡撫李標巡按史永安等分城守。且一載糧不繼。居民死亡殆盡。玉受守益力。賊登陴忽自退者再。墮梯死無筭。會援兵至乃解。敘功進寧夏參政。致仕歸以頭陀終。自玉受以持準提唱於鄉里。其後進之士。若楊子澄及其二子維斗・公幹。李子木・徐九一・劉公旦・姚文初諸賢。皆結準提社。擇桃花塢桃花菴故趾闢精舍。修白業。子澄。名大濛。篤行君子也。以諸生終。維斗。名廷樞。與應天鄉試。九一。名汧。官少詹事。公旦。名曙。以進士授南昌縣。未赴官遭明之亡。三人者後先殉國死矣。公幹。名廷楨。亦諸生。清真絕俗。中歲夭。士林惜之。文初。名宗典。孟長子。以諸生貢太學。子木。名模。官御史。國變隱居不出。與文初倡上善會。大合緇白修西方淨業老焉(憨山夢遊集・明史・姚宗典準提菴碑・廣仁品)。

知歸子曰。予讀孟子書拳拳然。勸導時君推不忍之心。以生止殺。時君終已不用。卒成戰國阬屠之慘。民如犬豕雞鶩然。哀哉。已而讀佛經。究因果之原。察輪迴之本。反覆沉潛。斷疑生信。幸際太平時。人民樂康。而毛羽鱗介之羣未嘗一日得離戰國之苦。偶讀曾端甫文。盡傷於心。因比次趙劉二君事為之傳。經言。菩薩作大國王。於法自在普行。教令閻浮提內城邑聚落一切屠殺皆令禁斷。常令安住三種淨戒。亦令眾生如是安住。美哉慈善之風。自書契以來。未有能親履其盛者也。治亂循環。冤報相復。禍由己作。業非外至。纏蓋愈重。福智愈微。即令菩薩現身末如之何。後之君子彰

往察來。一念信心永斷殺業。生清淨心結歡喜緣。同類異類有情無情。慈悲愛護作大饒益。其為福德不可思議。恒河沙佛菩薩龍天。證明是言真實非妄。

羅臺山云。佛心天眼與有高微。尚有鍼磁之契。願生生世世與知歸道人徵逐不捨。君為司空我為虞官。君著護生之品。我作金剛之杵。若逢魔外非毀。我當飛起落其牙齒不令成語。

王丁朱莊黃聞黃錢吳王陳駱程傳

王孟夙

名在公。江南崑山人。萬歷二十二年舉於鄉。謁雲棲宏公稱弟子。已而為高苑知縣。在官日禮普門大士。誦阿彌陀經。大旱露禱輒雨。遇歲飢輒盡力為民請賑。間有冤獄已成讞者。必焚香告天。願為昭雪。上官亦諒而從之。遷濟南同知。用兵法部。勒吏卒追捕豪右輕俠。放響馬剽劫者竿其骨於衢內。尸虎穴中。遠近帖然。一夕戒徒御束裝投劾竟去。過吳門不抵家。往來徑山天目石盂間。泝大江入蜀。登峨眉歷匡廬博山而歸。以憨山聞谷諸禪師。居士朱白民為師友。閱大藏經。修念佛三昧。天啟七年遷海鹽石佛寺。時逆奄勢張。方謀篡位。孟夙語其徒曰。此地濵海北。信朝以至則朝於斯。夕以至則夕於斯。已而得脾疾。笑曰可。無為魚腹之葬矣。夜半趺坐而化(明文偶鈔・雲棲法彙)。

丁劒虹

名明登。江浦人。萬歷中受三歸於雲棲。自號曰蓮侶。四十四年登進士第。官泉州推官。遷知衢州。所至輒以佛法勸人。法應杖者聽納米以贖。贍諸獄囚。遇夏月修獄舍。給諸囚香蓆飲葵扇。冬月與之椒薑。擇醫視病者人。與念珠一串教令念佛。雲棲宏公嘗稱其鄰翁居常念佛。臨終與其友一請而逝。因繪一請圖懸齋中以自勗。崇禎中受菩薩戒於大慧。順治二年冬病劇。十一月朔具疏白佛求生淨土。日焚一疏。至第十日飲粥如常。時面有光赩然。徧勸戚友俾修淨業。側身就枕而逝(淨土晨鐘)。

朱白民

名鷺。吳江諸生也。少有俊才。長身玉立。風神閒遠。家貧。教授生徒以養父母。牀頭恒貯數十錢曰買笑錢。親死乃棄諸生學長生術。遠遊至西嶽。登天井。黃綃道服掀髯長嘯。見者以為仙也。已而參雲棲宏公探求法要。宏公化去。白民因禮塔作偈曰。我昔初謁師。問參禪念佛。可用融通得。師答隨口出。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快哉此一語。令人心膽悅。時時舉向人。諸方徧傳說。念佛人無盡。是指亦無盡。靈山會未散。蓮池舌長活。短偈作供養。合

掌無縫塔。與王孟夙同遊徑山。闢一軒居之。閱般若經。會憨山清公至。二人共禮為師。清公名白民曰大力。孟夙曰大[金*(起-巳+戍)]。名其軒曰般若。銘之曰。咄哉此軒。光明透脫。內外洞然。了無縛著。六根門頭。圓通虛豁。世出世間。一齊拋却。此軒之味。恬澹寂寞。軒中主人。身心快樂。一切情塵。火聚太末。問此法門。名不可說。崇禎初至京師。我兵薄城下。或勸之亟歸。慨然歎曰。莫非王臣也。其敢逃乎。端居龍華寺。注般若經。兵退乃南下。所至畫竹賣錢自給。不妄受人一錢。晚居蘇州蓮華峯下。偕山僧修念佛三昧。自號西空居士。年八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時嘉定諸生婁子柔者。名堅。亦參雲棲受戒。歸長齋。工書。尤好書四十二章經・遺教經。曰此佛門論語也。其遺墨世多傳寶之(明文偶鈔・雲棲法彙・吳江志・憨山夢遊集)。

莊平叔

名嚴。華亭人。少與其兄友愛殊篤。兄客黔中而病。平叔徒步逆之。中途舟覆救免。而兄竟病死。平叔致其喪而還。鄉人以是賢之。晚而深達佛法。逢人輒以佛法相勸導。衣履所餘常以施人。家有一子一婿。視之泊如也。間作詩及小詞。皆清遠有致。常調滿庭芳一闋云。六十餘年片時。春夢覺來剛熟。黃粱浮花幻影。有甚好風光。冷眼輕輕覷破。急翻身蹬斷絲韁。兒孫戲從他搬演。何必看終場。青山茅一把。殘生活計別作商量。但隨緣消遣。洗鉢焚香先送心歸極樂恣消遙。寶樹清凉堪悲也。回頭望處。業海正茫茫。天啟四年卒於其友胡子灝之園。崑山王弱生錄其詞。以為數年中所見學道人。以平叔為第一也(王弱生河渚集)。

黃元孚

名承惠。浙江錢塘人。為人耿介不合俗。不能治生產事大母。母盡孝。好施與。隣人寒無衣者。解衣衣之。無食者傾其囊中錢予之。妻弟聞子與奇其清苦。導往雲棲宏公所。以弟子禮見。宏公名之曰淨明。其後得嘔血疾。積三歲弗瘳且亟。子與教之念佛。元孚方苦痛弗省。子與厲聲曰。汝眼光墮地。即今知痛者畢竟落在何處。元孚悚然曰將奈何。子與曰莫如念佛。元孚曰爾教我念自性彌陀耶。念極樂彌陀耶。子與曰汝將謂有二耶。元孚遽有省。請法師慧文至。設佛像為說淨土因緣。元孚欣然請法師為剃髮受沙彌戒。屏家屬。唱佛號。默轉蓮華經七日。家人皆聞蓮華香。忽微笑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真實意。乃

命家人治齋供佛請僧唱佛號。讀雲棲發願文。至云阿彌陀佛放光接引。垂手提携。歡然起坐。諦觀佛像而逝(憨山夢遊集)。

聞子與

法名大晟。與元孚同鄉里。少善病。志欲出生死。乃往雲棲受念佛法門。宏公示寂。憨山清公來弔。子與作禮白言。願薙髮為弟子。清公曰。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能為礙乎。況子有親在。未可也。子與乃已。俄而疾作。子與曰。吾當直往西方耳。疾無傷也。及疾甚。神志昏亂不能自持。大懼。亟命家人請僧至。唱佛號越一日。昏亂如故。復瞿然曰。生死根株。非他人所能拔也。立起盥沐著衣。對佛焚香煉臂哀苦懺悔。徹夜無少倦。及還坐。神志安定。淨土現前。乃薙髮披袈裟別眾而逝。憨山清公聞而歎曰。勇哉。聞生其可謂烈丈夫矣(憨山夢遊集)。

黃子羽

名翼聖。太倉人。素服雲棲之教。與妻王氏精修淨業。崇禎中以薦起為四川新都知縣。嘗飯僧縣堂。躬行匕箸布賜施。繼以膜拜。張獻忠寇四川。過新都。子羽率民城守新都。千僧感子羽之德。相率登城擊鼓稱佛號。夜中其聲震天。賊尋引去。以城守功遷知吉州。明亡。棄官歸印溪。所居樓曰蓮蘂樓。自號蓮蘂居士。營齋奉佛。日持佛號數萬。已而臥疾浹月自制終令四壁張彌陀像。請晦山顯公授菩薩戒。語顯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明晨顯公將別去。尅八日必行。已而果然。年六十四(現果隨錄・明文偶鈔)。

錢伯韞

名炳。亦太倉人也。為人淳善。以貢授教官。年七十餘遷知富陽縣。一日鞫一大盜。盜詭稱被誣求免。伯韞曰。汝殺人多矣。法當抵。盜奮起攫按上硯擿伯韞。伯韞痛仆地。吏爭前執盜毆之。伯韞遽起坐。一手摩其胸。一手止吏曰。莫打莫打。吾痛息矣。聞者傳說為笑。後去官歸。篤志修行。日誦金剛經。臨終作自祭文及偈。頃命左右取清凉水飲之。問清凉水何在。曰放生池水也。水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淨界中矣。熙然坐逝(現果隨錄)。

吳瞻樓

遺其名。亦太倉人也。早修淨業。晚以家事付二子。一意西邁。日持佛號萬聲。兼作西方觀。不雜餘業。閱十二年如一日。室中屢現瑞相。床前湧白蓮華。大如臼。童稚皆見之。年七十餘。怡然坐逝。子孫以事佛世其家焉(現果隨錄)。

王先民

名醇。揚州人。性豪宕。善射。從季父遊長安。挾歌姬。日醉市樓。一日突入演武場。方大閱。先民引弓發矢連破的。掣雙劒舞。霎忽如崩雷。將軍降階執其手欲舉以冠軍。笑謝曰。家本儒生。聊相戲耳。還家。父母命之室。以羸疾辭。為其兩弟納婦。已而脫身徧遊吳越山水。參一雨禪師。受優婆塞戒。居山日誦蓮華經。已而歸揚州之慈雲菴虔修淨業。顏其居曰寶蓋棲。自知時至。結跏趺坐。請僧環誦佛號而逝(明文偶鈔)。

陳用拙

名至善。常熟人。孩時聞大母誦佛號。啼輒止。既入塾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入問母曰。人死安歸。母不能答。以告其父。父曰汝意云何。用拙曰。欲知生死。其必聞道乎。父曰是兒他日定入無生法。及長聞雲棲之風慕之。篤志淨業。有寂公者嗣法雲棲。已而結茅藤溪。用拙首為募金搆禪院。縣中諸搢紳創放生社。請用拙司之。常以私錢佐其費。所放生物不貲。一日寂公夢用拙緇衣黃絛含笑言別。亟走。視之。見用拙方誦佛號。右脅而逝(常熟志)。

駱見於

名鳴雷。惠陽人。崇禎中領鄉薦。為藤縣教諭。遷中書舍人。習華首之教。精心淨業。初事父母孝。父病感異人授藥而愈。母病籲神請減己壽以益親。及朝而愈。明亡後。里居杜門。橫經教授。惟以善誘人。為人謙退和敬。未嘗出一過分語。亦未嘗有不可告人之事。人無貴賤賢不肖 。無不稱駱先生長者也。鄉民陶如耀病死而甦云。冥中方督造善橋云。為駱鳴雷建也。復有林必高者。亦嘗至冥中而還云。方為駱鳴雷建槐亭。妻鄧氏亦虔誦阿彌陀佛。一日炷尺香於爐。火盡而灰不斷。火復逆行上至巔。灰盡赤。其靈異如此(明文偶鈔)。

程季清

名文濟。法名通慧。新安人。遷湖州以老焉。嘗讀書天目。謁高峰禪師塔。不覺痛哭。刳臂肉為供。遂矢志參究。禮雪嶠禪師。逼拶既久。漸有入處。既謁博山無異禪師。師甚器之。臨別步行五里送之。季清每念言。末世禪流不達教理。如盲無導。陷黑暗阬而不自覺。深可憐愍。乃建講社於蓮居。以六年為期。請十法主以次登座說諸大乘經。又延自平法主至菰城丈室。再演成唯識論。季清退而覃思。漸得慈恩綱要。居常讀華嚴經及發菩提心論。聲淚俱下。自號十願居士。里中放生度鬼禮懺誦經諸會。必季清為之導。其友錢元冲喪子。季清與之大興塔寺。費至三十萬金。元冲卒。季清亦喪子。乃閉戶謝客。專修丈六佛身觀。其始懵然已。隱隱漸現而色甚黯。方凝想時。忽空中有聲教曰。若欲見金色身者。須於佛身先作紅想。依教想之。果見佛身光明四徹。室中什物皆成金色。妻盧氏法名智福。仁而好施。長齋。日課佛名二三萬。年三十九疾病。請古德法師授五戒。師為開示淨土法要。乃一意西歸。季清復為誦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五十三門為一一解說。且曰。百劫千生在此一時。努力直往毋猶豫也。盧氏深有省。課佛名益切。徹夜不休。閱半月。親見化佛來迎。急索香水沐浴。西向叉手連稱佛名而逝。季清雖修佛觀。然好堪輿術。徧為叢林度地。禪觀亦少踈矣。又言後身當作國王或諸天神。弘法護世。靈蜂藕益法師聞而訶之。已而告師曰。邇來始信生西要訣。須是放得娑婆下耳。師稱善。順治八年秋嬰腹疾。繪西方佛像懸室中以助觀力。吉祥而逝。居七日。見夢於長女曰。吾已向吳門四十里外作大叢林護伽藍神矣(靈峯宗論)。知歸子曰。蓮華經云。火中生蓮花。是則為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觀諸君行事。在世出世間。其能速證淨因者。蓋願力使然也。季清一念之岐。卒歸神道。智者觀之。可以知懼矣。

周景文姚孟長傳

周景文

名順昌。江南吳縣人也。萬歷四十一年登進士第。痛祿不逮。親署所居曰蓼菴。題其壁曰咬菜。留先澤。焚香問自心選。福州推官強直。與稅監高寀忤。幾得禍。會寀罷去乃解。臨民慈。嘗曰。吾為刑官六年。從不敢一用夾棍周內人也。擢吏部主事。天啟初官文選司員外。署選事。絕請託。抑僥倖。餽問一無所受。素信奉佛法。其在官暇則稱佛號。日課千聲以為常。不携妻子從。家奴六人。日需米五升錢十枚而已。頃之告歸。家居城西里。有龍樹菴僧傅公修雲棲之教。景文為倡募。廣其放生之池。又嘗與竹塢僧斷言善。一日請斷言演瑜伽施食法。有假寐於側者夢所散粟皆化為蓮華。斷言嘗以血書蓮華經。景文見而讚曰。是血是經。非血非經。為無著華。為如意寶。書者誦者皆從空現。向之所夢亦若是而已矣。會魏忠賢擅權。黨禍作。嘉善魏大中被逮。過蘇。景文往餞之。與同臥起三日。旂尉屢趣行。景文怒罵忠賢不已。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旨。劾景文不當與罪人連姻。且誣景文署選郎時贓罪。忠賢即矯旨削籍。前巡撫周起元以忤忠賢罷。至是織造李實追論起元并誣景文請屬有所乾沒。天啟六年三月與起元次第被逮。景文聞意色甚閒徐。為僧書小雲棲三字額已。出詣有司。將發。與文湛持書曰。弟一生向志節一路著力。是弟不濟處。出門便與宦官為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也。景文家居行義甚高。又數為有司。陳說閭閻疾苦狀。及白他冤抑甚眾。以故士民甚德之。逮者至。士民莫不憤。宣詔日。士民不期而集至數萬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諸生王節文震亨等前謁巡撫毛一鷺。請以民情上聞。眾遂直前逼緹騎。緹騎厲聲叱之。眾怒大譟毆緹騎。有死者。城中沸騰。一鷺僅得免。景文中夜乘閒就道。或勸以自裁。景文曰。大丈夫末後一著定當俊偉。且若輩為所欲為者。苦無大人君子張胆明目教誨之耳。吾不可以徒死也。既發。復與湛持書曰。二鼓登舟。旌旗戈戟相望於道。周生此行亦可謂不落寞矣。朔日已渡江。回首閶關不勝贓然。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為伍。亦覺無人而不自得也。既至京。下詔獄坐贓三千金。被考時大聲呼曰。汝不畏天地耶。奈何必欲置吾輩死。天下忠臣義士多矣。汝能盡殺耶。更極口罵忠賢。鎮撫官許顯純命椎

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自起問曰復能罵魏公否。景文噀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明年莊烈即位。誅魏忠賢。倪文煥・毛一鷺等連坐有差。贈景文太常卿。謚忠介(年譜・燼餘集・明史・北行日譜)。

姚孟長

名希孟。亦吳縣人也。為諸生。與舅文湛持往來東林。切劘道義。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景文方官吏部。以志節相厲。並持清議。韓爌劉一燝執政甚器孟長。遇大事多所咨決。天啟五年黨禍既作。孟長以母喪歸給事中。楊所修以孟長負東林望。劾為繆昌期死黨。遂削籍。崇禎初起左贊善。再遷右庶子日講官。又為溫體仁所嫉。左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平居歸信三寶。有宏護之志。初母文氏在時奉佛謹。孟長居喪蔬食三年。晝夜誦佛經為母回向西方。大祥日禮懺甫畢。五色雲見。光照四野。及居南京搜覽傳記。著佛法金湯徵文錄十卷。其序云。盖聞尸林首唱。三車顯出宅之因。葱嶺誕敷。五印示安心之要。一十八梵之作禮堪忍雲驅。六十七載之潛符重溟葦汎。金舂玉撞廣開兜率之音。樹植花敷普現優曇之瑞。具四德三伊之相。性海同舟。悟八空萬法之歸。真如共域。盧行者徵風幡之義。尚以肉身止廊廡之間。龐居士破人我之藩。竟以素衣說團欒之話。蔭法雲之藹藹。並禮蓮趺。曜慧日之昭昭。悉依蘭若。瓶槃釵釧融大冶而總是一金。酥酪醍醐調法羹而攪成一味。賊子無非佛子。凡生即繫聖生。倘仡仡而崇墉。將拒何人於域外。且馮馮而浚險。反淪彼界於塹中。金湯之義敢問所安。曰非也。佛果圓因尚有十倦之劣昧。法音震旦未免六宗之崢嶸。遇竊法之真人亦可碎琴而収座下。破異見之剎利已自投崖而坐巖間。棲棲泛般若之江如愚若訥。怡怡了涅槃之債混迹韜光。劍嶺刀山涌乳傷罽賓之難。引腸掛胃捧心興靜藹之悲。瑞相巍峨化作楮錢流水。瑤宮矗直何當葭管飛灰。但見古廟香爐蜘封鼠竄。即有庭前栢樹蟻穴鵜鳴。故須東土闡西土之淨因。端仗人王開法王之秘密。箋箋時秀能降憍慢之幢。几几元臣廣集芬陀之社。轉法輪於金殿旭日晨開。揚祖德於祇園粲花齒落。運目犍連之神力或像起夫旃檀。現窣堵波之莊嚴或塔奉其牙髮。披精進鎧焚香結十萬之緣。依堅固林開池布六賢之坐。凡此勝事具在前篇。但有緒言聊申末簡。道岸覩紫金之相。此相本同妙明。舍衛放白毫之光。此光誰無慧燄。誕心田之嘉種粲若芬花。護髻頂之鬘陀皎同秋月。振綱維以覺世。聲聲成替戾之音。餐禮義以肥身。處處作乳糜之供。彰九德六德以至三德即是菩提道場。修一度二度以圓六度漸至琉璃寶所。碧潭澄沚沸鼎

生解脫之門。白酒清鹽甘露現清凉之味。豈特以淨而化穢。抑能顯威以達權。電掣魔軍劍揮賊首。波旬作供破煩惱而獻密言。近護出家擲化籌而盈丈室。非患諸邪之害正。而患邪自我生。何慮群醜之弗賓。而慮醜從中伏。八識田起黑風之浪罪染氷紈。四威儀破白淨之容業琱藍璧。猴冠羊質難參獅座之旁。蜉羽蝓裳豈是象王之子。等三綱於敝屣恐三歸莫浣其愆。視一本如弁髦詎一乘頓寬其網。行同饕餮則黍稷非馨。性比豺狼恐泥犁莫貸。七寶八珍之布施何事張皇。一方五老之參承未為了却。敢略鑒其真贋用微辨其薰蕕。因先德燦列之言。冠華嚴攝屬之義。外護非殊內護十善知歸。心光即是佛光三乘同入。隨所示現自有大覺明師。痛下箚椎未許盲拳瞎棒。用是無憂樹下不成荊棘之林。大術胎中剛下淤泥之種。爰清疆界稍峻坊閑。略具苦心敬質明眼。十方菩薩。建大法園。安隱熏修。樹精進旛。即此身心樂邦淨域。勿使性相。而生薄蝕。序華嚴十地品第一。法器充周能戒而定。彼堅固體道。果是證耶。緇素耶。非渭而涇。嵩公之論。明德維馨。序輔教第二。式廓九有。赫曦方中。宣大法音。道隆而隆。普濟羣迷。陰翊王度。永明後身。筆垂秋露。序高皇御製文附宋濂文第三。爰有達人。丕扶名教。有倫有脊。可以言墜。隨所住處。戒水沉香。世出世間。圓滿道場。序金湯名義第四。夢幻泡影。至人所憎。十力調御。遊戲作賓。非樹非臺。去來自在。皓月當空。不傷鑿鑿。序應化諸賢第五。阿闍世王。護正法眼。外道縱橫。利用刪剟。佛始漢至。夢託南宮。哲王代生。法鼓逢逢。序護法人王第六。維屏維翰。繄惟宗工。蔭此瓊柯。而扇芳風。蓮社初藹。藹藹吉士。菡萏香來。是人心蘂。序晉宋以下宰官居士第七。碑碣巋而。至唐始盛。有筆如椽。讚彼清淨。無縫為塔。太虛為紙。誰能銘者。舉似裴李。序有唐宰官居士第八。一華五葉。似似繩繩。何假薙披。鏡拭波澄。碩德名勳。道林斯稱。眾法森羅。原非門外。序宋元宰官居士第九。身心沉霾。等於陰噎。附影吠聲。元津思枻。山藪藏疾。是曰不然。攘之剔之。辨其媸妍。序響附第十。尋移疾歸。家居二年卒。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毅(金湯徵文錄・明文偶鈔・明史)。

知歸子曰。予嘗過支硎中峯寺。僧念庭言。寺故王氏宅。明天啟間捨為寺。以居蒼雪法師。立書契。戒子孫。不得有所求責。而景文・湛持・孟長三君子。皆署名其後為左證。因出以相示。嗚呼。百餘年來死生代遷。朝市之間亦多故矣。而蒼雪門庭修整如昔日。如王氏者可不謂智矣乎。宜其為三君子所樂與也。

汪大紳云。椒山先生不以做成鐵脊漢滿願。蓼洲先生不以志節為有濟。此是兩先生篤志於道處。然即此是兩先生一大障。使兩先生見道分明。便知學道無他伎倆。只是破此一障耳。破此一障乃

知南山望見北山高。早已兩個文殊。早已攝入鐵圍山中。兩先生決定悔此為失言矣。龍湖先生跋椒山公集云。道學家能辦否。參禪家能辦否。念佛家能辦否。下語如雷如霆。臨濟棒。德山喝。不是過也。司空見慣渾無事。所以判得分明曰。吾知其必不能也。又曰。生平求友寘半箇椒山不可得。嗚呼非真實學道人。安能發此千古傷心之言乎。

又云。孟長於佛法中善善惡惡有春秋之志。其序文一闢一闔。一為總攝法門。一為宏範法門。

居士傳五十

馬邦良徐成民傳

馬邦良者

富陽人。萬歷中登進士第。知丹徒縣。仁慈正直。一方推為神君。既去。立祠祀之。後官甘肅。行太僕。以憂歸居慈山僧舍。日禮阿彌陀佛求生西方。過蘇州將謁座主王荊石。至一寺禮佛稱佛名。悲泪不止。時舉人黃鍾與一友謁之。就坐問曰。公信佛念佛一何真實若此。邦良 曰。人身難得。正法難逢。佛可不信耶。念佛可不真實耶。佛法利益人天。非宿植善根多生疑謗。一失人身受苦無量。每一思之痛徹心骨。兩人曰。公言人身難得。舉目便是。三人併諸左右非人耶。時方仲夏。邦良 以扇一揮。羣蠅四飛。詰曰。蠅多與。人多與。兩人憮然久之。邦良 曰。始吾為諸生時。奉上帝旨。掌第五殿閻羅事。每夜坐殿上。簿書山積。亡者三尸自陳身口意業。據律定案。千百人中不失人身者纔一二耳。且陽世極刑不過一死。陰司受罪痛極則死。死已復生。如是作。如是受。絕無適輕適重於其間。惟信佛念佛往生極樂者不入冥塗。然則佛可不信耶。念佛可不真實耶。因言殿西有二楹。供養雲棲・紫栢二大師。而雲棲香火為尤盛。其後領鄉薦。判事漸稀。至釋褐而謝事。二人聞已毛髮竦豎。傳其事以告鄉里焉(淨土晨鐘・活閻君紀略)。

徐成民

名坤。小名佛舍。江南太倉人。父驥生。縣學生。成民為人長者長齋奉佛。年十八。當崇禎六年六月十二日。夜夢被帝召至忉利天。敕示夙世因緣。命攝第五殿閻羅王事百日。自此每夜坐堂中。作呼叱聲。若官府決獄狀。驥生起而瞷之。見一王者南面坐。鬼判獄卒猙獰旁列。則大驚諦視之。而王者乃成民也。遲明詢其故。成民以實告。即令移居寺中。諸昆弟及遠近好事者多携筆札伏壁後記其判語。得九十餘條。決斷精嚴。見者身毛為竪。成民嘗自言。冥中罪囚合四天下。動以萬計。除付所司分治外。其親鞫者猶夕以千計。獄有十八。刑分萬條。塞耳呼號。舉目愁慘。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時來救拔。然非宿有善根者。雖面與開示惛然不知。惟七月之望為佛歡喜日。普天下盡演瑜伽施食法。大士親領眾囚赴食。法力所屆諸罪末減。過此則與人世遠隔矣。是歲七月望夕。成民謂獄官曰。好勸眾囚各稱阿彌陀佛。能稱阿彌陀佛一聲者。合獄都出罪。其不

能者。但令持佛字。復詔四門各樹一牌。庭中樹三十六幡。各各大書阿彌陀佛以示眾囚。復詔眾囚前各書佛字於胸。而命之曰念之念之。慎莫忘佛。佛在爾心。今告爾等。或有惡鬼銅狗犯爾。刀劍刺爾。自火逼爾。爾但稱佛名。一切銷滅。蓮花現前。我若誑爾。與爾同罪。成民自受事後。偶言生死事輒驗。自以徐氏先世有負罪繫獄者。率諸宗黨禮梁皇懺。周而復始得末減乃已。頃之至九月十四日成民上表謝事。於是修持益力。日誦準提呪回向淨土以終其身其。判語二集。里人揚時泰・崑山戴衮序之。名曰活閻羅斷案。刻行於世(活閻羅斷案)。

知歸子曰。予讀文昌化書言。張孝仲日應世務。夜治幽冥。以為異。及觀馬邦良・徐成民事。乃知其事世多有之。觀二人所言。善惡報應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詩云。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又云。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嗚呼。可不念哉。

汪大紳云。為甚要念佛。要腔子裏光明故也。腔子裏香淨故也。一分光明得念佛一分力。一分香淨得念佛一分力。到得滿腔子光明。滿腔子香淨。這便是極樂世界。如今人要長要短。弄得腔子裏又黑又臭。若到得滿腔子黑臭。這便是地獄。佛也救他不得。

居士傳五十一

蔡劉三黃傳

蔡維立

名懋德。蘇州崑山人。祖母沈氏修淨業。一日徧謝諸親鄰。無疾而逝。臨終念佛聲不絕也。父允忠。為人慈善。有節概。持佛戒。維立母徐氏。長齋六十年。年七十餘忽識字。日誦金剛經。維立少好陽明王子之書。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授杭州推官。尋遷禮部主事。崇禎初由主客郎中出為江西提學副使。發明良 知之學。尤致嚴善利之間。作聖門律令繩切學者。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湖。以母憂去官。家居往來鄧尉。參三峯藏公有省。作三頓棒頌曰。原來佛法無多子。三頓三拳已較多。悟去即今便一掌。錯向高安參老婆。嘗與金正希・黃元公・錢啟忠・蕭士瑋諸賢訂為密社。究竟大事。每言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生生死死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聞者竦然。服除。起井陘兵備道。歷調寧遠濟南。崇禎十四年擢山西巡撫。維立居官清苦。能知人。曲盡其用。習於用兵。屢平劇盜。在帝前論治。以大學為先。曰。自儒者心學不明。執一自是。多陷於偏黨。不知有大中至正之道。此亂之所由興也。其將之山西也。帝問何以治盜。對曰。盜之起。皆由民窮。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然愛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願正己率屬俾民不為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在官時與姪方暹書。勉其學道曰。吾姪經歷大變。備嘗諸苦。於此中要得個翻身吐氣法。便步步是真道場。著著是斬魔寶劒矣。即今眼界漸開。胸次漸闊。諸苦中自有安身立命處。若捧住琉璃瓶。坐定安樂窩中。轉動不得。亦是苦趣。姪於勞倦乍息時。庭除閒步時。五更枕上纔覺時。陡然猛醒。當了了自知。非可與他人道也。我於三十歲後粗知信向。只未經大爐錘鍛煉。生死場中未能直入橫出。然借諸苦境為吾道場。蓋亦步步不敢放過耳。此中分猷更無人獨力支撐。更苦功名久置度外。死生亦復了然。惟恐有悞疆事。仰負聖明。如何如何。然一死自誓。則吾末後一著也。十六年流賊陷陝西。惟立帥三千兵拒賊河上。三敗之。而賊復自西安破榆林。逼太原。晉王手書召之還。賊遂渡河陷平陽。攻太原。惟立誓眾死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惟立不當歸太原。遂解職聽勘。或謂惟立曰。事急矣。委之可也。曰不可。曰移鎮候代可乎。曰不可。賊使使招之降。斬其頭懸於城上。賊薄城禦之。所殺甚眾。城陷。北向再拜。出遺表付使

者。至三立祠自縊死。福王時追謚忠襄(明文偶鈔・三峰燈史・忠襄逸稿)。

劉長倩

名道貞。一名濟斌。四川邛州人。少通經術舉於鄉。一日過岳祠。見六祖壇經有所發。遂信向宗門。已而疊遭憂患。一意參禪。以大慧中峯二錄為指南。恒自逼迫。每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眼前如銀山鐵壁。愈不放捨。如是者十八年。崇禎四年下第南游。抵南京。遇一僧從杭州安隱寺來。得三峰藏公語錄。讀之歎曰。何意末世遇此法寶。亟趨吳門謁頂目徹公。問石乘公。二公皆三峰之門人也。參竹篦子話。疑情奮發。歷七十餘日終不契。後參三峯。於鄧尉山中結制度夏。轉益迷悶。一日大樹證公自虞山來。往叩之。忽於言下心地豁然。述偈曰。妙喜老人。無風起浪。咄哉三峯。添鹽合醬。跳出雲門觸背關。夜懸明月青天上。三峯命之入室。問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長倩撫掌一下。三峰曰速道。長倩大聲曰。黃鶴樓前鸚鵡洲。三峯曰未在。長倩以手掣竹篦於地禮拜而出。次日三峰舉句中無意。意在句中語。長倩茫然。三峰云。豈不聞不疑言句是為大病。此後不惟參古人意旨。即自己下語意旨亦須透徹。方得受用。長倩乃更加策發。久之偶舉古德語。忽悟句中意旨。方明柏樹子・[車*度]轣鑽・新婦騎驢阿家牽等句。三峰曰。且喜居士會得一句子也。已而看有無句公案。於樹倒藤枯呵呵大笑。更無下手處。三峰屢詰之曰。非不更有進處。意必於此契證一番耳。三峰曰。子已悟得一句。便知根本智矣。若其中差別難明。迫欲契證。無有是處。日久溫研證入無心三昧。自然入佛入魔。生死自由也。長倩爽然。後於百丈再參德山托鉢臨濟元要等語。深悟旨趣。乃辭去。三峰書法語并拄杖授之。有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曰淮安城外兩水交流。如何是轉身一句。曰滿船烟月下揚州。向上還有事也無。曰長干寺裏千尋塔。夜半長明五色光。後歸邛州。張獻忠陷蜀。羣議乞降。長倩曰。如何提筆寫得個降字。被執。席地坐罵不絕口。坐脫去。有問道錄行於世(三峯燈史)。

黃元公

名端伯。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寧波杭州二府推官。廉辨有聲。以喪歸。篤志宗乘。徧參天童徑山三峰諸老師。最後師事壽昌經公。時明政不綱。元公數上書當路。言寇禍。不納。遂披薙入廬山。初謁壽昌。問百丈野狐公案。壽昌厲聲曰。總無干。至是夜

坐開先寺。驀然有省。始識得壽昌用處。揚維節嘗從元公問經義。復書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即清凉圭峰諸公猶未免作他家奴婢。看他過量大人呵佛罵祖。寧被古人語脉轉哉。我為法王。於法自在。獅音吼處。裂破山河。豈有義路可尋覓乎。已而南京立福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授儀制主事。我兵下南京。元公方寓能仁寺。榜其名於門。遂被逮。大帥者元公同年友。諭降不從。欲以善知識禮全之。亦不許。居獄中。作明夷錄以見志。既大帥復遣騎諭降。不從。乃引出通濟門外。過水草亭。元公北面叩頭坐。受戮顏色不變。行刑者憚之。舉刃輒手顫墮其刀。易卒亦如之。元公厲聲曰。何不刺我心。刺其心乃死。先是元公自號海岸道人。鐫石印佩之。及再出。磨去。更鐫忠孝廉節四字。南京城守時作詩曰。巍巍不動寰中主。一座堅城似鐵山。刀鋸在前無怯志。只緣勘破死生關。臨死又作偈曰。覿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若問安身處。刀山是道場。已而大帥給傳護元公柩歸新城門下。士葬之於忠孝橋側。初元公母李孺人。賢明仁慈。信樂佛法。晚歲誦金剛經・地藏經日虔。一夕夢趺坐山巔。佛光照身。覺謂元公曰。西方之期至矣。無何示微疾念佛而逝。而元公之妾范氏者。免喪後薙染入麻姑山老焉(明史・建昌志・新城志・瑤光閣集・蒿菴集)。

黃介子

名毓祺。常州江陰人。崇禎中以諸生貢太學。好與禪門諸老宿游。依天童密雲禪師最久。默契法源。得密雲印可。授以衲衣。國變後。同縣人張大圓棄官歸。約介子俱隱。結白社為終老計。介子不可。曰不舉事何以報國。不授命何以成人。我師下江東江。陰典史陳明遇等起兵城守。介子與門人徐趨集眾行塘應之。城陷逸去。已而事露見執。當事者欲輕其罪以盜論。介子不可曰。毓祺豈為盜者。將刑。其門人告之期。作絕命詞。遂取襲衣自斂趺坐而化。子晞亦繫獄。晞妻周氏當沒官。自縊不死。絕粒數日者再不死。赴水不死。再吞金不死。自刎不死。終自縊而死。晞之姊寒輝菴主。言周氏嘗宿菴中。夜深經行琉璃燈下。顧盼英毅絕無女子態。真法器也。晞既被繫。周日誦大悲心呪。至死神氣不亂。澹歸道人曰。文信國吞腦子不死。絕食不死。卒死於柴市。三死耳。而周乃八死。嗚呼雄哉(明史・餘學集・明文偶鈔)。

黃蘊生

名淳耀。蘇州嘉定人。父中年無子。日誦觀音經。一夕夢大士抱一兒與之曰。念汝勤苦誦經。尋得一好秀才與汝。已而生蘊生。早歲為諸生。蘊袍糲食研索遺經。以名節自勵。著自鑒錄。晝所行事及念慮純襍。夜必書之。同縣諸生唐昌全有道行。能以乩降神呂 真人感而憑焉。其所言出入仙佛。蘊生聞而信樂之。與弟淵耀。友陳俶侯・元演・元潔・夏雲蛟等十餘人俱往問法。惠雲地菩薩者。生宋仁宗。時年二十。棄家入金粟山從師學道。參究精猛。卒證道果。時與呂 真人同降。或問禪宗差別。菩薩示曰。大道一門。不留權識。本無宗教。安有分別。吾佛出世。哀憫眾生。執心不破。自伐其根。故用止啼。權流言句。有本非真。無亦非實。兩義破除。一中為的。佛氏真源。超乎道德。痴人索夢。尋踪尚跡。故下剗除。權機各出。總斷習心。歸於不習。不習者良 。習者是賊。同出見聞。聖狂不一。本性天良 。物必有則。倣古摹今。精神自失。不急求心。自度何日。宗門昌教。無非革習。正令日新。自明則一。執此泥彼。何異生食。物尚化工。萬不得一。化工尚物。不謀而集。其故云何。至誠惟一。一則天全。隱微莫測。求此良 方。莫如除識。識空性現。識在性窒。譬之夜人。空自謗日。亦猶求星。往而捫石。不見其真。惟辨其迹。性海靈光。反成六賊。一心不運。天地皆忒。吾不開宗。亦無教立。釋迦達摩。驢踪馬跡。吾有一心。萬古不識。非不可識。無形可執。澗底泉聲。碧天朗日。可見可聞。孰覩孰執。有色有聲。無象無質。靈光周徧。一理不忒。子等求心。斷莫泥跡。佛氏真詮。不在行墨。一一歸心。魔說亦得。苟二於心。佛說亦失。破此佛魔。心心無惑。閱十年諸弟子彙先後訓辭為一書。名正教錄。陳俶將刻板行世。蘊生疑之曰。師以道教。道不在言。上品利根。超然言外。中根小品。反墮言中。況謗語之易興。致業因之反重。是欲度人而適成其罪也。俶曰。不然。予欲無言。猶有麟經之著。未嘗說字。今流大藏之文。故古人發魯壁而求書。歷鷲峰而譯典。況乎真靈伊邇。不煩負笈之勞。典誥在陳。具有叩鐘之樂。如愚可以默識。知二亦得承流。至於太陽懸燭。豈有目者弗明。時雨灑枯。豈祈年者罔戴。苟人心之不死。則此道之宜明。如其未挹真源。反嗤異學。聞道大笑下士故常。彼則坐井之觀。吾則同胞之視而已。蘊生善其言。從之。蘊生自聞法後。默究向上事。益自刻厲。時與同事宣說佛法。友張子灝新持不殺戒。謂蘊生曰。子姑現老齋公身而說法可乎。蘊生喜為和蘇子瞻岐亭詩示之。詩曰。罟師貪得魚。不惜魚化汁。屠伯恬殺牛。不見牛眼濕。嗟彼殺業多。所以遭汝得。彼債既已償。汝憂差獨急。微性憐朱朱。愚仁赦鴨鴨。三品戒庖厨。百籩謝巾冪。獸炭與松明。入爐平等赤。象髓與韮菹。入喉平等白。深坐不橫參。大歡不洿幘。敢邀

天公憐。庶免佛子泣。靜念古賢人。飢驅食常缺。今我餘草蔬。猶堪饗嘉客。推此告同心。暴殄非雅集。其二曰。昔有愚小兒。垂死思肉汁。世人與彼同。談食口常濕。大罰方後隨。無肴汝猶得。胡然一晌甘。易此八難急。列柵囚鷄豚。排籤戮鵝鴨。驅驅黑業中。何由發其冪。我喜周生厨。堆盤葵蓼赤。我念唐帝庖。剖蛤毫光白。為生雖有累。如僧但加幘。為帝苟推心。何異下車泣。所嗟願力微。不救世界缺。鸞刀啟烝嘗。折俎供賓客。大哉食時觀。觀彼諸苦集。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杜門不出。福王時諸進士悉授官。蘊生獨不起。南京破。我師至嘉定。士民共推前浙江右參政候峒曾為主。峒曾者元演元潔父也。蘊生與昌全・雲蛟等並嬰城固守。且一月大雨城陷。峒曾挈二子沉於池。蘊生入僧舍與淵耀相對縊。昌全・雲蛟並死之。昌全妻亦從死。淵耀。字偉恭。諸生。好學敦行如其兄(明史・陶菴文集・正教錄)。

知歸子曰。自古忠孝之士。大都以白淨因現慈忍力。觸機遇緣。根種勃發。或入於仙。或歸於佛。各有由來。小生詹詹。橫滋謗議。責螯牛使執鼠。誇海若以灌河。豈有當焉。蔡劉諸先生俱現身儒門。皎然於生死之際。其入道之由不可誣也。經言。菩薩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其諸先生之謂乎。

汪大紳云。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即此一枚鐵釘。是真聖種。是真佛種。是真忠孝根種。此種人之所自具。只因喜歡飛來飛去。捨不得那雙翼。把一枚鐵釘弄壞了。諸公只是能捨。箇箇好似一枚大鐵釘也。

居士傳五十二

金正希熊魚山傳

金正希

名聲一。字子駿。湖南嘉魚人。少從父遊於休寧家焉。初好陽明近溪之學。為文洞達原本。脫棄訓故。讀者往往駭之。年二十六學佛法。習靜古剎中。一日食茄而甘。遂長齋。其友程開祚就正希飯。怪其斷肉也。問所繇。正希與之言佛法。開祚心動曰。是信然。向吾與子僅一世朋友耳。不知前後乃有無量世也。今與子重定交。遂棄所學而學焉。崇禎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我師薄京城。正希慷慨上言防禦策。薦布衣。申甫有將才。莊烈以甫為副總兵。募新軍數千人。改正希御史參其軍。既而甫出戰。沒於陣。正希言浸不用。遂謝病歸。後屢徵不起。家居益銳志學道。嘗自言此生不能及早透徹大法。淨盡羣疑。便灑然出頭激揚此事。使萬靈被光。眾魔歸命。而兀兀榮榮一機莫發。真是虛度。不成丈夫也。延廬山宗寶禪師師禮之。閉關相對。作斷五欲說。其辭曰。細撿平生。每於此事有得力處。隨復退墮。惟茲五欲。實為大障。從今發心。願悉禁斷。一曰色欲。世人欲色。本為身樂。曾不念言。油盡燈滅。髓竭人亡。大可怖畏。佛在世時勅優婆塞姑戒邪婬。亦為眾生欲愛深積。未能淨盡。特樹大防。令無縱濫。故斷婬者是了義教。斷邪婬者不了義教。余今之年四十始衰子壯已娶子可生孫及今斷之已嗟遲暮少生繫戀不比於人。而況岸然稱大丈夫。圖出世事。求大光明。通天徹地。世間勝事。非全精神無少滲漏尚不能辦。何況出世大光明事。聞之於師。此於般若如水與火。如氷與炭。相克相滅。不容並行。要令此心光明無壅。拔出形骸血氣之外。七處割截心無動搖。安可得有須臾欲樂微繫吾念。自傷福薄。不早斷決。遲延至今。可慙可恨。一曰食欲。智者念言。縱令世間五穀飢荒。蔬果饉乏。非食少肉不得自活。寧自攝身端坐俟死。割彼身肉活我軀命。萬無此理。何況今者。肉食之外百味俱全。佛言飲食如病服藥。無得以意趣自增減。視我此身如一竿竹如一根樹。欲其存立用加灌溉。令汁流潤無致速枯。何心揀擇。蔬穀之類天真淡然。原有至味。業重之人舌浸醲肥。無復舌本。真味當前反不覺知。是則佛言可憐憫者。一曰睡欲。嚮晦入息人道常理。惟佛亦許夜半倒身。消日間食。乃至尸寢早罷晏起。每自簡察其害多種。一柔筋骨。做工夫人要是醒時硬峙脊梁堅挺腰骨。其坐如山其立如峰。睡多弛廢坦腹伸足。便同死人一昏神思。流水不腐戶樞不朽。一刻不運心如死

水。睡多如醉血氣盛旺。徒長無明一失正念。初學之人白日醒眼。一念不端能即覺警猛與割斷。雖有夙習能以醒待。不令強勁。睡多憧憧遊思往來。舊習有力新知未強。或現惡境退人信心。且惱亂魔與盜精鬼。乘人熟睡攪亂附身。豈得不防。如上三欲。皆是眾生切身逸樂。眾生芸芸。無量劫來孤負此心。通天徹地徧照法界大光明幢。是無他故。生生陷溺濃重血肉。顛倒其中不得脫離。濃重一分減一分光。濃重十分減十分光。百分千分萬分億分。日漸沉淪黑業可怖。幸於今者信有此心。盡形畢力棄塵舍俗。廢寢忘飡猶恐失之。但一眨眼少圖息肩。已太下劣全不丈夫。何忍復放少絲毫頭。令入濃重陷溺舊處。一曰財欲。上三欲者次第破除。此身無用逸樂享用。戕毀慧命。此身以外何須求備。貪積不休取諸不義。父母兄弟亦生計較。致令家庭傷乖爭鬬。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其為迷謬不可勝言。諺亦有之。要一文錢不值一文。此是眾生尋常見解。不必佛祖而後明了。或謂治生畜積恒產備窘乏時。未為不是。要當隨緣量入為出。至於違心背義取財。則寧閉戶端坐餓死。世尊律儀丐食樹栖。寄於殘生旅泊三界。孔子疏水顏氏簞瓢。光燄萬丈威德千古。此非強為。法如是故。一曰名欲。自反平生好文章名。徒悅耳目無益於人。固大虛妄。此不足破。垂訓立言有關人心。似亦當為。實不盡然。若有真實為已學人。古經前史法戒昭著。不勞今日捧土益岱運水添海。縱有緣起因病立方。予不得已菩薩心行。但令此言垂萬萬世。觸之得益。爰有眾生掩我此言。作彼自為。舉世誦彼不知為我。我無絲毫計較心念。則為真實。我未必能。今後但起文章一念。讀書攻索。是惡邪見障菩提道。所宜痛絕。其次有時好功業名。欲立勞績百姓感服。天子風聞坐取高位。此最陋劣亦不足破。惟是我嘗丈夫自命英雄自處。胸中磊磊不能平懷。常自念言。一事不能一物不透。則是我者心光不到心量不周。曾不念言。我若果為心光不到心量不周。密密究事切切透物。原無不可。今伏田間杜居一室。不周不到甚為多故。何不透取何不究取。但令今者我有功能。為人掩取。為彼功能。膺大封賞。我不自得。更罹重謗。我無絲毫。計較動念則為真實。我未必能。今後但起功業一念。多方習學。動念仕進。是惡邪見障菩提道。所宜痛絕。總之名欲祇緣我見。真見心者豈應有此。真見心者密密自踐。時時自了。無喜無憂。名究竟樂。如此之人。雖盡大地一切眾生來至彼前禮拜稱誦。於此人心不加毫末。雖盡大地一切眾生來至彼前非毀辱罵。於此人心不損毫末。如抓牆壁痛癢無關。頗聞人言。借人驗我。我心何在。我既不為逸樂利養。惟有是非。我是我非。我不能明。藉人為明。益復顛倒。五欲既淨皎如明月。唯生死關最難開破。要之死生亦係妄見。能徹自心淨前五欲。死生關頭亦同一例。義當死時貪戀

不死。其人心中隱默負慙。見人掩辨縱戀其身。其心昭明謂是當死。是故智者直養此心。一切不受身分遮障。現今生時因緣會合。虛妄名生。我心無生。緣起非有。異日死時因緣別離。虛妄名死。我心無死。緣滅非無。是故智者無生可貪。無死可怖。此心光明總不顛錯。可生則生可死則死。緣盡強留作意自盡。皆屬妄見。非真如法。古人有言。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枷鎖。戒之戒之。智者當此應能鋒利。如吹劒毛。正希為學決烈精進。惟日不足。然亦未嘗廢事時流。賊日熾煽。動江左右。諸無賴者多起應之。正希團練鄉兵為扞衛。申明大義。法令周備。民有固志。福王立於南京。擢左僉都御史。不赴。順治二年我師破南京。徇諸州縣。正希率兵扼險拒守。唐王在閩授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進兵下寧國旌德諸縣。我師間道襲破之。正希被執。途中與長兄書曰。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唯順受之。不必逃避。我家為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即流離散亡者。亦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來靜觀之殊。無大悽慘。可見平昔學道得力。聞我女前日積薪於屋。俟有急即譽火自焚。此真學道人。望兄仍時以佛法提撕。一切乃為來生大留種子耳。又與長子書曰。我一身久如浮雲。無絲毫繫戀。但念郡事未定。此心實不安。倘百姓幸安堵。則我瞑目矣。各鄉尚有好事言兵者。此實無益。徒殺百姓何辜。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吾數日之所惓惓者也。遂致命於南京。贈禮部尚書。謚文毅。正希女曰道照。少長齋。長字於唐氏。將行。正希為出治奩具。忽上書。願從親學道。正希大喜。罷奩不治。人或以為言。正希曰。彼方欲向上。我可抑之使下乎。及難作。遂剪髮屏居。已而之靈巖參繼起禪師。入室為所棒。悶絕於地。後參靈隱巨德禪師有省。回望靈巖。拜曰。當時若與我說明。豈有今日。還結夏華山。依蘗菴禪師以居云(明文偶鈔・明史・退翁廣錄・蘗菴別集)。

熊魚山

名開元。亦嘉魚人也。其家故奉佛。持不殺戒。里有異僧天如者。與魚山舉業師童希孔善。嘗見魚山童時。文書其後曰。掀天揭地男子也。已而成進士。就天如問所以應世者。天如曰。汝學道未有獲。操刀不得柄。安能割物。閉關一月讀楞嚴經。瞥然有省。出為崇明知縣。移吳江。禮三峯漢月禪師稱弟子。書問往復。激發精烈。已徵授吏科給事中。以言事為輔臣周延儒所疾。乃以前在吳江時徵賦不及額。貶二秩出之外。遂乞歸。居數年歲。閉關百日。眷屬不相聞。一日天如忽至。語魚山曰。快薙頭好。皇帝方在籬下。又欲寄其籬下乎。魚山愕然。不知其為讖也。已而起山西按察司照

磨。遷光祿寺監事。既又遷行人司副。初魚山與同邑金正希友善。切劘大事。忠憤出於至誠。其論治一本乎道。不回惑功利。辨邪正賢不肖 至嚴。不以禍患退屈。崇禎十三年周延儒復相。舉錯失當。魚山疾延儒所為。因責延儒。所善孫晉・馮元飈・吳昌時令為延儒陳禍福。延儒日益甚。無何大清兵入塞。魚山條上六事不報。及畿輔被兵。詔許官民得請見言事。魚山請以軍事見。遂言輔臣。不稱職。專以情面賄賂用人。壞天下人心術。帝疑其有私。徵詰再三。命具本。本上帝。方倚重。延儒惡其言切。遂下錦衣衛獄究。主使拷掠慘酷。魚山更盡摘發延儒所為奸利事。會給事中姜埰如農亦以直言下鎮撫司獄。帝深恨兩人。手詔衛帥駱養性潛斃之。養性謀之同官。同官以為不可。乃以獄辭上。並繳前手詔曰。誠如聖諭。則天下祇畏臣。衙門不畏朝廷矣。請將二人付刑部擬罪。乃移刑部。刑部尚書徐石麒擬魚山贖徒埰杖戍。帝以為徇縱。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官。而逮二人至午門。杖一百。仍繫獄。魚山在獄年餘。以佛法攝獄中人。晝二時禮誦。夜演蒙山法。拔瘦死者。又為獄中人說心經。因筆之為心經再傳。當受杖時。魚山自分必死。乃取所預為書寄家人曰。國爾忘身。義不反顧。兩年屢嬰大病皆可死。不獨法能死人也。受杖時惟默誦觀世音號。自一至百。血肉糜爛弗覺也。居常奉六齋。至是或勸魚山暫開齋禁。不聽。曰患死於杖耳。死於齋乎。如農在獄中過。魚山見指月錄弗省。既而兩人以盛暑得保出獄。如農母欲見如農。自萊陽疾馳至京師。未到前一日遽還獄。如農大悲慟。既已無可奈何。則問魚山曰。子學佛久有何方便。使吾得見母。魚山曰。觀世音菩薩叩必應。盍誦普門品。如農於是誦普門品日三十徧。不一月。夢菩薩為說法有省。重讀指月錄。釐然開解。又一月。諸囚以疫得保出獄。兩人預焉。如農遂得出見母數日。帝聞兩人出獄。怒復還之獄。頃之延儒得罪賜死。言官多救魚山者。不聽。而刑部仍擬贖徒。復不許。時崇禎十六年也。明年遣戍杭州。三月抵戍所。而流賊遂以是月陷京師矣。如農嘗以書問法於魚山曰。日來參叩於心空境空處略知趨向。然止完得吾儒知止工夫。其於靜定安慮得搔不著痛癢。乃諸師極口詆靜勝為非。譬之日月不靜如何能明。古德云。恰似木人見花鳥。到得木人地位。非靜勝而何。魚山復之曰。承示於空處略知趨向。空何物。可容人趨容人向。既有可趨向。又得謂之空耶。總是於話頭未嘗力究。遂於塵勞暫歇。時見有空可取。止可求。靜可樂。譬如澄得一泓止水。惟恐人撥動則渣滓復生。故告子不動心已是有過。得處覺得古人言句。徒惑亂人。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知纔有不得其心已不靜。已不定。已不安。便有不慮。即得慮。即不得之病。又何可以不求硬作主宰。謂吾已得靜勝也。譬之日月木人。未嘗知有靜勝。

故不緣而照。花鳥不驚。纔知有靜勝。早已不靜勝。去木人日月千里萬里矣。盖靜與動對。滅與生對。初向道時。覺往昔紛馳可厭。自然謂靜與滅是吾人勝境。若明眼人看來。金屑瓦屑總無殊異。須知更有向上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喚作則觸。不喚作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向金剛圈裏翻身。併却咽喉吐氣。朝餐暮宿。如鳥空行。來札所問。老僧臨死時預知時至。為從話頭中來。為從靜勝中得。直須問取這僧始得。非愚之所得知也。所貴學道為了生死。故當不顧危亡。向無可巴鼻處進步。若只圖順易可以攀緣。認定有澄空一境在非心非目之間。以為近道。假饒從佛肚內坐一萬劫。亦祇是死水。澄之則是。撓之則不是矣。唐王在閩起魚山工科給事中。累官東閣大學士。以病乞休。寓汀州。城破遂為僧。更名正志。號蘗菴。得法於靈巖繼起禪師。隱蓮華峯翠巖寺。老於虞山。而如農亦與魚山同時出戍宣州。後薙髮於黃山。寓蘇州以卒。時又有張大圓者。名有譽。江陰人。天啟二年進士。歷官至戶部尚書。南京破。遁入武康山。依繼起及碩機禪師。晨夕參究。夙慧頓發。已而繼起主靈巖。大圓從之剳心受鍛。泮然氷釋。年七十。廣演金剛般若經。八十重疏孝經。居靈巖二十五年。其子弟逆之歸。康熙四十五年九月迎繼起作別。至則合掌曰。弟子時至。明旦行矣。明日復告曰。今佛法世間法一齊放下。但願生生不離左右。言訖而逝(明史・魚山剩稿・蘗菴別錄)。

知歸子曰。黃宗羲言。明季士大夫學道者多入宗門。如金先生及蔡懋德・馬世奇・錢啟忠皆是也。然皆以忠義名一世。宗門以無善無惡為宗。如諸公者。血心未化。乃儒家所謂誠不可掩者。在宗門不謂之知性也。固哉安羲。儒與佛有二性乎。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誠利之則忠義。若禹之行水矣。何血心之能與焉。大慧亦言。菩提心者即忠義心是。余讀金熊兩先生書。其於君臣師友間至性激發。若水寒而火熱。然其真丈夫之雄。法門之傑乎。顧世之論魚山者頗異。予詳其行事。著於篇。俟論世者徵焉。

汪大紳云。予少時未聞道日。極服忠義之士。謂忠義之士便是聖賢。便是活佛活菩薩。此外有甚聖賢。有甚佛菩薩。後來反覆推勘。方曉得忠義之士能了手者實難其人。聖賢之學。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一循乎天理。即此是忠義。即此是道。非忠義之外另有甚麼道也。但於忠義上一些也攙和不得。纔攙和一些子。便非天理。於道即有未盡也。佛菩薩之學如何是忠義。曰本來空是。如何是本來空。曰忠義是。當體即是一真實而已矣。即此是忠義。即此是道。亦非忠義之外另有甚麼道也。但於忠義上一些也污染不得。纔污染一些子便非真實。於道即有未盡也。予於道有聞而

進之不勇者。坐忠義之心微故耳。忠義之微。坐為好名好色之念所汩而已。誓當上面截斷道學佛學。不留一元字脚。下面截斷好名好色。不留一元字脚。專提忠義二字為金剛寶杵。佛來一擊。魔來一擊。臨濟德山何有哉。大慧高峯何有哉。

溫月峰崔應魁蔣虎臣李生傳

溫月峰者

逸其名。亦不詳其里居。隱於江西宜黃扶笋峰。不婚娶亦不去髭髮。幅巾野服。翛然而已。平居愛逃禪。暇則勤種植。給衣食稍贏。輒與人共之。一日行圃間。方有竊者遽却走。偶行他所。見一傭力作甚苦。詢之曰無以家也。乃携歸。試以事輒辦。月峰喜。為盡舉。扶笋聽之。已而傭頗驕欲。遂據扶笋月峰覺之為好語謝曰。扶笋子有也。予無事焉。挈斗米鐮鋤瓦釜各一具擔而去。去峰五里許。度阻峻處。穴而居。垂松葉自蔽。出種植如故。山中多虎。月峰豕畜之。或以為規。微笑曰。是身其吾有哉。藝圃次。有虎薄而睨之。月峰拱語曰。子欲之乎。今飼汝。即解衣就虎。虎伏不動。則又曰。若念我無侶乎。為我點頭三。我與若為友。虎點頭者三。自是月峰出入常與虎偕。其寢也以茅偃地席其上。或發視之。有蟒盤焉。亦無害也。崇禎初卒。年八十餘。嘗著書論性學甚具。既沒而其書不傳(懸榻編)。

崔應魁

北京永平人。少為醫。人以疾請者。不論直皆為之盡。晚歲學佛法。下上盤山。十八年參諸老宿有省。康熙二十七年秋示微疾。徧告常所往來者為期訣別。至期。眾至。環坐談笑如平日。久之乃曰。萬事無常。百年有限。依我行之。決不相誤。索筆書偈而逝。其偈曰。來去赤條條。不挂一絲毫。本來無一物。縱橫任逍遙(盤山志)。

蔣虎臣

名超。金壇人。順治四年進士。官翰林院修撰。以文章自名。性寬厚好施。常以德報怨。督順天學政。持守清慎。每舉債以賑貧士。疏請復古學。禁天下有司刑責諸生。士林頌之。虎臣少時屢夢身為比邱。年十五。有二道人坐其門言。虎臣有師在峨眉。慎毋忘宿因。他日當相見也。居常斷葷肉。喜方外交。居京師時參大博和尚。一日入朝聞喝道聲。豁然有省。詣大博呈解。大博徵詰再三。乃可之。及督學任滿。乃告歸。過百泉謁孫鍾元。語數日。去之匡

廬。遊鹿門。遂直達峨眉。居伏虎寺。久之有司請修峨眉志。乃一至成都。已而得疾。遺書別當事。沐浴端坐吟詩而逝。翼日有胡生者。遇諸山椒頻呼蔣先生不應。及入寺。知虎臣已死。乃大驚(磐山志・施愚山集)。

李生

江西人。不知其名字。往來江漢間三十年。常如五十許人。以一瓢自隨。遊行肆上。乞牛肉兗膏。啖之有餘納諸敗襖中。方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不盡可曉。或襍一二字如符篆。人與之言不答。有府丞者異其人。邀至官舍。留數日辭去。府丞與以葛衣文舄為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市兒競奪之。輒抱頭不與。已而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也。康熙中遂安毛際可遊漢上。與生遇於旅館。生為書扇頭詩數首。皆可讀。際可錄而傳之。詩曰。雲有深山鶴有林。不離當處了禪心。夜來月照長廊下。一句彌陀劫外音。又曰。明暗全捐正眼開。一枝秀出一如來。凡夫到此皆成聖。拍手相逢一笑回。又曰。漫去千峯與萬峯。重重無盡又重重。何如高臥家山裏。前有幽篁後有松。又曰。山色溪光明祖意。鳥啼花笑悟機緣。有時獨坐臺盤上。午夜無雲月一天。又曰。道有道無俱漫語。是淨是禪總強名。昧却本來咬枯骨。溺沈苦海不知春。又曰。道行孤高化有緣。降龍伏虎自安然。於今喜得真三昧。月落風廻綠樹邊。又曰。趙州布衫重七斤。失處分明得處真。山河大地都盖却。誰是當機截斷人。又曰。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數珠粒粒紀時辰。時又有洞庭生者。乞食洞庭山中。狀類狂者。夜則臥寺廡下。寺僧驅之。已而復來。嘗題詩壁上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踏萬方雲。又云。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為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隣。又除夕詩云。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夜。那管明朝是歲朝。長洲汪琬錄傳之。二生者其後皆不知所終(安序堂集・池北偶談)。

知歸子曰。觀溫李諸君子行履。類古所稱沉冥者。味其言。殆寒山拾得之亞。與蔣先生之趣遠矣。宰官耶。比邱耶。予烏乎測之。

嚴仲慤宋文森畢紫嵐傳

嚴仲慤

法名大參。自號[車*度]轢道人。嘉興人也。嗣法於天童費隱和尚。其自敘云。參道人恒喜順風揚帆。隨緣放曠。偶遊雙徑。遇聞谷大師。授以向上一著。苦究三載。了無所入。適閱法眼指簾公案。忽然身心世界盡情脫落。祖師關捩徹底掀翻。再謁聞谷大師・憨山大師・天隱和尚。皆承許可。復見密雲老人。老人舉杖便作倒身勢。老人植杖即起身據坐。老人橫杖抽身便走。老人赶趁轉身向曰。咄哉老僧。又來泥裏洗土塊。老人便休。隱居二十八載。費隱容和尚首嗣老人法席。乃往問曰。古人道百尺竿頭進步。百尺竿頭即不問。如何是進步處。容便打云。向這裏轉身。道人云這猶是百尺竿。未是進步在。容又打云。不知進退漢。道人云。山猫原是短脚的。容云這畜生。道人作虎跳勢。容云莫捏怪。道人作擒僧勢。哮吼而出。容即上堂云。今日諸人莫撒沙。試聽山僧一指述。嘉禾有個老鼠子。偷却上天一粒粟。慣向諸方弄爪牙。惹得清風香拂拂。獨是山僧不近情。白棒掀天直打出。且轉身一句又作麼生道。道人掩耳出堂後。容將如意云付汝表信。道人舉手接云沒手人得接。容曰接了也。道人展兩手。容曰流傳去也。[車*度]轢便禮拜而出。嘗自圖其影。費隱為之贊曰。斗笠不遮眼。鋤頭不著地。何似山中人。了了心無緒。腰束裙而寬。手露臂而冷。欲行不行。前頭無門。鑿開虛空一竅。許大地人在此屙矢放溺。是[車*度]轢平日之受用。呵呵大笑把起鋤頭。須放下草鞋。何不脫來賣。咄咄咄。明月清風得自在。仲慤禮謝。費隱不顧便與一踢。費隱曰。好像一隻狂狗。仲慤曰早被我一口。其友周知微病篤。仲慤往視。道及家事。仲慤云。公一生學道得力處正在此際。不得雜念。知微即舉拳曰是甚麼。仲慤曰也是閒言語。知微點首曰。願與兄世世結為道中骨肉。仲慤曰驀直去。知微即坐椅而逝([車*度]轢機緣)。

宋文森

名世隆。長洲人。父學程。夢文殊抱子授之而生。故初名曰文。年四歲聽父讀金剛經。即能誦四句偈。既長補諸生。年五十餘。遭家多故。鬱鬱成疾。偶觸華嚴經無著無縛解脫句有會。遂長齋斷慾。日誦金剛經。月餘病起。中秋夕見堂前角燈光不透脫。不覺感慨默

坐。參究久之。忽汗下通身。胸中廓然。作偈曰。主主賓賓無主賓。分明指點愈迷津。偶然風觸燈中火。却遇當家舊主人。又曰。今日方知吾喪吾。凡情聖解一齊枯。親朋問我如何是。者也之乎隻字無。頃之聞天笠珍禪師宗風甚盛。欲往咨決。適師過蘇之大雲菴。文森往謁。既見即云。龍腦薄荷香聞天下。師云可要乾矢橛麼。隨問云如何是乾矢橛。文森云八面春風。師云來此作麼。文森云。不求佛不求法。要討個了當。師厲聲曰萬劫千生不得了。文森言下有省。師尋去之杭州南磵。文森再往謁之。師曰向在甚麼處得這個消息。文森曰向在孟夫子飯糗茹草章曾打一個輥。曰如何。文森曰。龐公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語未畢師擊几云。可惜一個龐公尚打作兩橛。文森頓省前過。明年再往南磵謁師。在堂中有問未生前面目者。文森應曰。螺髻峯少頃進見。師云。好箇螺髻峰。只恐未肯點頭在。因舉六祖師秀菩提樹話問和尚如何道。師云。掀倒菩提樹。打翻明鏡臺。髑髏都粉碎。處處絕塵埃。文森云也不過到此。師拂衣而起。拍文森肩曰。如今可把六祖神秀并老僧與居士縛做一束。拋向錢塘江裏去。文森頓悟臨濟喫三頓痛棒意旨。遂口占 偈云。生前面目絕追求。螺髻峰高解點頭。一句頓超三頓棒。凡情聖解付東流。居三年。師過蘇泊舟盤門。呼文森往謂曰。老僧九坐道場。欲來一休歇。了徹人莫如居士。老僧有末後付囑。可承當此事。既去遂遣兩僧齎拂子授之。師行至謝村。遂沐浴更衣坐逝。康熙四十一年。文森得脾疾。示禪客曰。末後何必有句。末後何必無句。刀山劒樹上翻身。鑊湯爐炭中躲避。無端七十餘年。總是逢場作戲。今日尚要賣弄一番。咄你看這粉碎枯髏。那有一點西來之意。其妻疾亟。以告文森。不往。第傳語云。子去。我且行矣。遂後妻數刻而逝(城南遺稿)。

畢紫嵐

名奇。江南歙人也。少避難之杭州。寓僧舍。閱金剛般若經。始知信向。繼閱祖師語錄。疑之。有堂頭僧教看南泉斬猫公案。久之聞斧聲有省。頗自負。尋入馬首山。有醒愚禪師者結茅山居。灰頭土面。紫嵐一見以機語相接。醒愚微哂而已。明日復往見請益。醒愚徵前語。指其負墮處。令參一歸何處。居數月。其所親訪得之要與俱歸。紫嵐歸。參究甚力。行止不少閒。閱五年。偶閱巖頭語大悟。再謁醒愚。醒愚笑曰。今日始知吾不欺汝也。自是常居僧舍。持佛戒。終日瞑坐。自號懶菴。夜臥不夢者二十年。其妻至輒引避。子死亦弗哭也。居蘇州支硎山德雲菴最久。嘗示禪客云。參話頭有法。不可不知。何謂法。一念真疑無閒斷是也。何謂一念真

疑。如雪巖云。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并作個趙州無字。一提提起。如一團熱鐵。如一堆烈燄相似。並無昏沉散亂之相可得。又如高峰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世間一切萬法總歸一法。畢竟歸在何處。決定要討個分曉。此之謂一念真疑也。你若道趙州無字。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起心動念。便不是趙州無字矣。又萬法歸一。一者心也。一歸何處。乃是處而無處。無處而處。若真有處則不是不是也。如此云云。謂之第二念。盡落知解。知解愈精去道愈遠。近世馳聲走譽者都從第二念而入。外面看時句句般若。其實皆是意識依通。認賊為子。可不哀耶。何謂無間斷。今日也一念真疑而參。明日也一念真疑而參。不論年。那管月。但時時刻刻一念真疑而參。必要實證實悟。大法現前而後已。此之謂無間斷也。若果如是一念真疑。如是無間斷。自然有日。不期而然。話頭參破而明心見性矣。又云。古聖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此兩句最元最微。非大法現前不知其故。而今諸方盡作世諦解會。謂打一七二七略有省入。即知此心為涅槃心。從此討機緣。論公案。這則明白。那則諸訛。那則明白。這則諸訛。必要推敲逐個透盡。此則謂之差別智。故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也。這般的都是地獄漢。何以故。都是將意識為涅槃心。都是學得胡言漢語為差別智耳。所以諸方付法之後。將機緣公案揣摩得依稀彷彿。向人前拏三說七。指白道黃。以為得大機顯大用。冤哉冤哉。佛法安得不平沉耶。好教爾知。大凡真參話頭者。不到大徹大悟斷不敢開口妄談佛法。一大徹大悟。縱有百千機緣萬億公案。當下一串穿起掛在眉邊。若也未能。則是不曾大徹大悟。而汝揣摩得依稀彷彿。向人前拏三說七指黃道白者。盡是汝意識堆中狼藉糞穢也。是以懶菴改曰。涅槃心一曉。差別智全明。高流異衲。諦聽諦聽。其他論著頗多。此其最切者。康熙四十七年終於德雲菴。菴主如珏為之殮。收其遺書。有別傳錄八卷行世(別傳錄・畢居士傳)。

知歸子曰。近世士大夫學禪者頗眾。然多掠影宗門掉弄知解。求其真實參悟者盖難其人。諸方希圖外護。付囑如麻。適足為門風玷耳。嚴宋諸君苦心斯道。既有歷年邂逅因緣。卒明大法。盖猶有楊李之風焉。紫嵐之論禪病最為深痛。善學者由是而求之。其於邪正之界不昭如白黑矣乎。

周安士傳

周安士。名夢顏。一名思仁。崑山諸生也。博通經藏。深信因果。居常念言。眾生蚩蚩造無量罪。婬殺二業實居大半。古今世典懲勸頗詳。不斷其源川壅則潰。爰竭苦衷。深維經義。抉微洞幽。拔山搗穴。勒成二書。戒淫與殺。其戒殺書言多深痛。大要云。刀兵之難。在於人道。或數十年。或百餘年。僅一二見。至於畜生。無日得脫。普天之下一遇雞鳴。無量無邊狠心屠戶。手執利刀奮向羣豕。爾時羣豕自知難到。大聲哀號救援不至。各被彼人裂腹刺心抽腸拔肺。哀號未斷。又投沸湯受大苦惱。片刻之間。閻浮世界萬萬生靈頭足異處。積羣豕骨過高山巔。漂羣豕血赤江水流。如是惡因如是惡果。詰其根由皆為我等口腹所致。世人動稱我不作惡何必持齋。豈知爾等偃息在牀。妻孥聚首。即有素不相識之人先。為汝等徧造惡業無量無邊。諸佛菩薩神通天眼。見諸眾生輪迴六趣。如旋火輪。或為大身更相殺食。或為細身更相殺食。或為父母六親眷屬更相殺食。發大悲心說真實語。導彼迷流開爾覺路。我勸世人未能持齋先須斷殺。孟子有言。仁者人也。人不信佛。何不信人。若信是人。何不斷殺。仁則不殺。殺則非仁。諦聽吾言。免入異類。安士每過一切神祠。必祝願云。惟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殺一小魚蝦。惟願尊神是糾是殛。迅雷擊碎所著書板。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家中眷屬若有一人傷一蚊蟻。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遇身及眷屬嬰諸重病。忽一仙人來告之言。投一小蛤於沸湯中。飲之則生不然則死。以貪生故竟從其言。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倘有毒蛇嚙我垂斃。家眾憤憤欲殺此蛇。而我不能極力救阻。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臨河見魚仰面見鳥。不思救度反萌殺機。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若夢寐中見人殺生。不能至心稱佛名號。發救度心。而反歡喜贊成其事。亦同此誓。其戒淫書勸諸淫者。先觀胎獄了種種苦。是謂息淫原始方便。繫以偈曰。父母未生時。因業多掛帶。一點無明根。見慾生貪愛。淫心纔一起。忽被精血盖。從此十月中。次第還宿債。母噉熱食時。如受滾湯溉。母飲冷水時。若臥寒氷塊。腹中當飽滿。頂上懸鐵袋。五內如飢虛。空洞失依賴。會當出胎時。翻身若旋岳。產母忽瞑眩。眷屬盡惶駭。身逼兩山中。熱窄不可耐。穩婆牽其頭。痛極心肝碎。嫩頇扼麤手。刀劒無能賽。放聲鳴其哀。旁人乃稱快。豈知稱

快人。經過忘悔艾。昧昧極思量。咄咄咤災怪。此言非臆說。五王經所載。凡夫戀慾樂。輾轉沉黑穢。生生受煩惱。曾見何人代。欲破煩惱軍。智者擒其帥。主帥是淫魔。魔死餘兵敗。我將胎形慘。屈指陳其概。珍重世間人。可一不可再。次觀此身。諸蟲蝟集。宛轉遊行。食人腦髓。是為初開不淨方便。繫以偈曰。穢哉血肉軀。無量蟲所萃。潛伏四大中。其形甚微細。凡夫不覺知。天眼方能覷。靜氣一返觀。男女真兒戲。次觀男女。膿血洟唾惡露中滿。猶如溷廁糞穢所。都是為息淫對治方便。繫以偈曰。世間苦惱事。皆從愛慾生。愛心不能斷。對色形神傾。水從骨內出。火自心中騰。平時顧禮義。或復愛聲名。到此霎時間。開眼投深阬。鬼神且不畏。名教豈能繩。茫茫五濁世。獄訟滋繁興。幸有如來教。暗室懸明燈。示以不淨觀。慾火消為氷。我從昔年來。亦復似摩登。多方用強制。對境還復萌。自作此觀後。結習日以輕。今者稍覺悟。歸命佛法僧。誓於未來世。埽盡羣魔兵。分身無量剎。普利諸有情。氷菴張夫子誨我。嘗叮嚀其言修觀法。譬諸學庖丁。庖丁技成後。不見全牛形。用刀十九載。猶如新發硎。我此降魔劒。百鍊剛所成。斬盡妖容鬼。髑髏莽縱橫。西施接膝坐。蔓草纏紫荊。三十六種物。到鼻知羶腥。此觀得成就。萬象都空明。爰述為俚句。聞者應惕驚。齊心出苦海。濁世皎然清。次設九想想。初死人正直仰臥。寒氣徹骨。一無所知。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一二日往。黑氣騰溢。轉成青紫。甚可怖畏。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尸停既久。黃水流出。臭不可聞。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徧體生蟲。處處鑽嚙。骨節之內。皆如蜂窠。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皮肉已盡。惟筋在骨。如繩束薪。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筋已爛盡。骨節縱橫。不在一處。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被火所燒。焦縮在地。或熟或生。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冢破骨出。日暴雨侵。其色轉白。或復黃朽。人獸踐踏。而我此身。終亦如是。次想經要。深自策發。經言。菩薩修於死想。觀是壽命常為無量冤讎所繞。念念損滅無有增長。猶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如牽牛羊詣於屠所。繫以偈曰。人想死亡日。慾火頓清凉。愚人若聞此。愁眉歎不祥。究竟百年後。同入灰燼場。菩薩九想觀。苦海大津梁。次念法華所說因緣。生相滅相與不生滅。是為斷淫窮源方便。繫以偈曰。眾生畏苦果。菩薩斷惡因。惡因既已斷。苦果無遺根。譬如猛獅子。利鏃中其身。急顧發的處。獵戶群波奔。犬若遭人擊。但向棒頭呻。一智視一愚。不啻霄壤分。又如止沸湯。爨者去其薪。十二因緣內。無明為之君。一斷一切斷。淨埽鄰虛塵。次當觀佛坐寶蓮華及諸種種莊嚴瑞相。發願往生西方極

樂。是為究竟解脫方便。繫以偈曰。修行無別法。出世為究竟。出世有多途。淨土為捷徑。述此觀想法。言言宗大乘。托質上品蓮。永遠脫淫穽。他諸辨難究析因果。語多造微。不能具載。安士既歿。其書漸湮。表而出之。以勸來者(慾海回狂萬善先資)。

知歸子曰。予讀安士書。因樂訪安士生平行事。久之得其宗人言。安士通世務。習知吳中田賦水利原委得失。著書甚具。康熙三十八年仁皇帝南巡。安士迎駕揚州九龍橋。上疏請減蘇松浮賦事。雖未遽行。然安士之心至今猶可見也。其後應巡撫張公聘。校錄宋元明先儒書。老於家。其大概如此。張氷菴者。名立廉。嘗序安士書。安士書尊稱之。予訪之崑山。人無知者。

汪大紳云。悲猛極矣。如從吾佛世尊金口宣揚。而得六種為之震動。

知歸子傳

知歸子者。不傳其姓名。平生落落自喜。人莫識也。嘗與空空子遊。空空子異之。知歸子世為儒。其父兄皆以文學官於朝。知歸子年未冠。用儒言取科第。既益治古經注疏及世間文字。窮晝夜不自休。嘗慕古抗直士如洛陽賈生之為人也。思欲考鏡得失之故。陳治安之書。赫然著功名於當世。久之自省曰。此非吾務也。於是端黜靜思。反己修德。非禮弗履。久之復自省曰。吾未明吾心奈何。以問空空子。而空空子默然無言也。或告以道家修鍊術。習之三年不效。其後讀佛書心開。以為道之所歸在是矣。聞西方有無量壽佛。放大光明接引五濁眾生往生淨土。意忳然慕之。日面西而拜焉。空空子曰。是可不謂知歸者乎。年三十。有司下檄召作七品官。知歸子辭焉。作偈曰。綠草庭前。好風林下。樂我太平。無冬無夏。頃之遂斷肉食。絕婬慾。作偈曰。我身爾身。爾肉我肉。大德曰生。與爾並育。又作偈曰。從妄有愛。萬死萬生。猛然斫斷。天地清寧。未幾隱去。遺一偈曰。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極樂非遙。當念即是。空空子曰。或言知歸子往來城市間。時與人遇。然予嘗求之。弗見也。

羅臺山贊曰。予與知歸子游舊矣。吾不知其始。渺然相失。逖而萬里。乾隆三十年。歲陽涒蒙。歲名作噩。乃相遇於京師。且月炎天氷光滿屋。脈脈心歡喜談丹鼎考故童。晝暮追戀。爾我都忘。邀我閉關延壽寺街長洲舘。圓覺經一部。莊子一卷。或趺坐之幽幽。或說空之侃侃。出關行省其兄汶上縣。於汶上縣寄我書。書辭短短無他語要。我素貧賤。砥礪其廉。隅我時得書贊歎。謂奇特。如聽朝陽鳳咮。雝雝鳴高梧。彼時我心刻刻有一知歸子。彼時我欲徹究儒釋黃老之原與其氐。凉凉求耦。欲奮而未奮。自得知歸子。我膽廓廓斗覺新寬粗。知歸子文章根性如梅如青蓮。寒香寂靜和祥扇為人慈竺貌臞然。畏避利勢。疑懦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意而有勇。健若霜中鳶。慊慊乎其如有求也。貪夫之徇財好。色者[獻-鬲+魚]色。渴夫之思飲。周飢者索食。日皇皇而不息。夜鰥鰥以水眸。最後聞無量壽佛名字。遂積念焉不休。其志灝然。若迦樓羅王之闢海水而吞龍也。其身飄然。若不繫之舟。蓮海無邊而嵯峨乎中流。憺乎其幾於不憂也。閔乎嘵嘵。唇敝舌焦。其嘯侶而命儔也。吾之不見知歸子三歲矣。一日十二時。十二時百刻。睇睞送遙睛。喉閒長格磔。自今以往。倘得相於茅屋三間。危峯鏡湖。好華一瓶。名香一鑪。一

箇蒲團。一箇盆盂。佛號數萬聲。華嚴一兩卷。不亦樂乎。不亦樂乎。鰒水瀰瀰。日往月來。云何不思。
乾隆四十一年歲易涒灘歲名柔兆陬月吉日造

No. 1646-B 居士傳跋

儒佛之道。泥其跡若東西之相反。然循其本則一而已矣。知歸子之學。出入儒佛間。初未嘗強而同之。而卒不見其有異。所謂知本者非耶。既以自利又欲利人。上下數千百年。凡偉人碩士。有契斯道者。采其言行。比以史法。合為一書。名曰居士傳。事提其要。句鉤其元。真法門班馬也。僕少失學。耽著五欲。順流忘返。年三十宦遊京師。偶於市上得覩雲棲法彙。惕然心動。捧歸卒業。始知信向。歸田以往。客居吳門。於勤息菴曉峯老人處熟知歸子名。後接晤於文星閣中。服其持律之堅。向道之切。不覺惘然自失。知歸子顧以予之能不背於道也。於是往還無間。頃之出此書示予。予讀之竟。作而歎曰。自為儒佛之學者。迷不知本。黨同伐異。泣岐無歸。知歸子起而救之。是書之作。蓋欲學者除去異同之見。反循其本。而致力焉。至於一旦豁然。還問其所為儒佛者。如水中月。如空中華。復何異同之有。予既樂玩其書。爰授之梓人。以廣其傳。兼誌其緣起如此。
乾隆四十年秋八月養空居士王廷言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